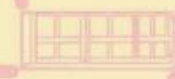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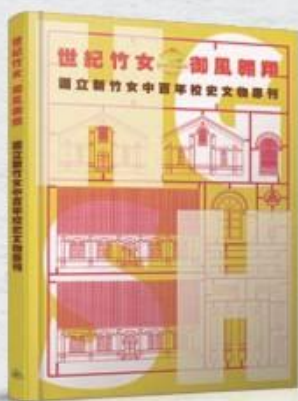


世紀竹女 御風翱翔



國立新竹女中百年校史文物專刊





專刊封面設計理念（設計者：卓敬棠）

以斗大的HGSN校名英文縮寫作為主視覺，搭配所有竹女人的共同記憶——「新竹高等女學校講堂」建築線稿，以模型板件的方式編排，寓意著人人可以拼湊屬於自己的竹女記憶，最後整體搭配活潑明亮的黃紅色系，呈現百年老校但仍保有青春洋溢的氣息。

世紀竹女 御風翱翔

國立新竹女中百年校史文物專刊



目 contents 錄

市長序 04

第一篇

新竹高女的創建與發展 06

第一章 從幾張照片說專刊的緣起 07

第二章 憶昔相遇時 12

第三章 最幸福的一件事 16

第四章 首回開校式 22

第五章 開校初年職員群像 31

第六章 從泛黃的畢業紀念冊談起 42

第七章 塚本校長在竹女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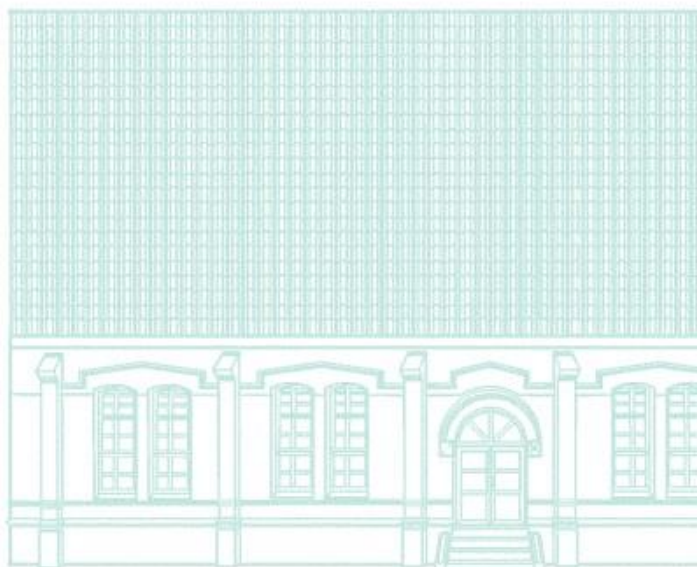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美間校長在竹女 70

第九章 深井校長在竹女 80

第十章 校庭半身胸像之謎 88

第十一章 善方校長在竹女 94

第十二章 折戶校長在竹女 102



第二篇

新竹高女的生活與學習 110

第一章 課程與特色 111

第二章 割烹家事 120

第三章 裁縫及手藝 126

第四章 少女上學去 134

第五章 日本先生的歷史課 144

第六章 高女水泳記 152

第七章 塚本家三姊妹 166

第八章 新竹高女的修學旅行與見學 178





第三篇

戰後竹女的傳承與變遷 200

第一章 譜寫自己的生命樂章 201

第二章 從三年孝班的獎懲登記表開始 208

第三章 威權下的人人自保 214

第四章 校刊《菁菁竹女》的情緣 220

第五章 那些年，我在竹女的數學時光 224

第六章 校徽與校旗 230

第七章 被保險櫃耽誤的珍貴文物—奉安櫃 242

第八章 第一首校歌 246

第九章 兩個時代的交替 254

第十章 竹女「小禮堂」百年風華 270



結語 292

附錄

附錄1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職員一覽表(1924-1945年) 297

附錄2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學校長簡歷(1924-1945年) 300

附錄3 省立新竹女中《樂捐名冊》芳名錄(1946年) 301



國立新竹女中 百週年校慶百年校史文物專刊 序

國立新竹女中創校於民國十三年，為日治新竹州立唯一高等女學校。春風化雨，薰陶百年，培育竹塹學風，即將出版百年校史專刊，深具意義。職是之故，財團法人新竹市文化基金會補助專刊出版經費，特序文以誌盛事。

作為竹女校史論著，本專刊有幾項顯著特點。首先，各篇內容涵蓋時間從日治至1960年代，更著力於長期以來較模糊的日治校史探究。全書體裁非傳統通史式逐年論述，是竹女教師依個人興趣撰寫各篇專題，構成百年校史點滴。其次，本專刊使用資料主要是從竹女校史室典藏舊照片與文物簿冊等材料出發，並參考相關文獻與近人研究，引證盡量註明出處來源，使校史論述更為可靠。最後，由於坊間仍少見有關竹女校史專著，本專刊是在相對缺乏現有校史研究資料基礎下，試圖建構竹女百年校史的努力，其用意值得肯定。

本專刊除有助於今人對竹女校史的認識，如瞭解新竹高女創校之背景及處境；從日治畢業紀念冊分析日臺共學下的學生狀況，更展現殖民體制下女子教育的實況，當時如何透過課程架構、禮儀學習與女德規範，逐漸形成重視「良妻賢母」的價值觀，皆與今日臺灣的教育現場截然不同。對日治五位校長之分析，極有益於瞭解竹女創校初期的發展，思考校史變遷。



世紀竹女 御風翱翔

本專刊對於戰後竹女校史亦有著墨，如從校史室保存戒嚴時期簿冊與操行成績冊等，認識戰後學校狀況等故事。從戰後校友如許淑貞、劉玉蘭與劉慕沙等人的事蹟，也能展現竹女五育並重的學風傳統。透過現存竹女舊刊物與校友保存資料，略窺學生在文藝涵養與數理學科上的優異表現等等。

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不斷對話。本專刊有過去竹女百年歷史軌跡，更有溫暖的現世情懷。如專刊有關創校初代校長塚本清吉之生平事蹟，據聞促成竹女現任林校長桂鳳遠赴日本，追尋塚本校長後代之感人故事。專刊收錄竹女小禮堂事蹟，考證這座日治以來僅存的校園古蹟，與每個世代竹女人緊密相連的淵源等。凡此皆顯示本專刊極為豐富且有溫度的內涵，展現竹女在時代脈動下的百年風華。

欣逢新竹女中百年校慶，臣遠代表新竹市政府及全體新竹市民，向新竹女中親師生及所有校友先進，致上最深切的祝賀。市府上任以來，在高虹安市長的帶領下，致力於推動「新竹好學」的教育願景，培育新竹市學子的學習力、行動力及品格，與竹女「好學、力行、知恥」的校訓相互呼應。在高虹安市長的大力支持下，財團法人新竹市文化基金會補助竹女百年校史文物專刊出版計畫，並將持續大力支持竹女的校務發展。

「世紀竹女 御風翱翔」，恭祝新竹女中，校運昌隆！

代理市長 邱臣遠

2024(民國113)年11月

新竹高女的創建與發展



第一章

從幾張照片說專刊的緣起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不少珍貴校史資料，其中「(日治)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活動照片及資料」櫃中，有五張尚未與其他已整理文物簿冊一起存放的黑白老照片，靜靜地躺在此櫃的小小角落，如圖1標示。⁰¹

五張照片中的第一張正面如圖2-1。照片中的人物是誰？初次接觸，筆者與同事皆毫無頭緒，從照片背面(圖2-2)由後人註記「第一回—第八回塚本清吉」字跡，知道他是「塚本清吉」。誰註記這幾張照片？塚本清吉是誰？照片源自何處？很多疑惑。以下由此照片出發，簡述筆者接觸校史與編輯專刊的歷程。

二、從校史敘述到專刊的編寫

透過已知較完整七個版本的竹女校史敘述可知，⁰²國立新竹女中創立於民國十三年(大正十三年；西元1924年)四月一日，日治時期原名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新竹高女)，設四年制本科及之後設一年制專修科，⁰³期間共五位校長，其中第一任校長，便是圖2-1照片中的塚本清吉。



圖1「(日治)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活動照片及資料」櫃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2-1 照片(正面)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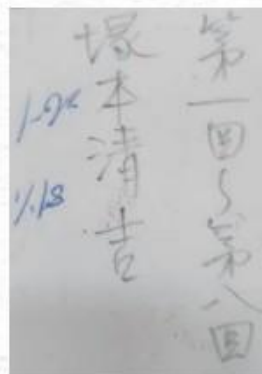


圖2-2 照片(背面)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綜觀竹女各版校史敘述，內容詳於戰後校史，整理清晰，文筆流暢，裨益良多，惟較少論及日治校史，且對日治校長均未著墨。此外，有些事蹟可能解讀有所落差，如徐第威版(民國45年)的記載：「學校前身為日據時代之『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創於民國十三年四月廿五日」，該年四月廿五日實為「開校式」，而非「創於」；或有敘述不清楚處，如管至善版(民國83年)記載：「民國三十四年後，臺灣光復，臺灣省政府行政長官公署遴派姜瑞鵬先生，為本校第一任校長」，指戰後省立新竹女中第一位校長，然從校史而論，第一任校長是塚本清吉；或年代有誤，如聶昭光版(民國38年)記載：「溯自公元一九三四年，日人創建『新竹高等女學校』於新

01 新竹女中校史室預計113年暑假整修重整，本文所引資料櫃照片為校史室舊貌，在此留記。

02 竹女的校史敘述至少有七個版本，分別是：聶昭光版(民國38年版)、林水樹版(40年)、徐第威版(45年)、傅雲鵬版(54年)、管至善版(83年)、王智忠版(103年)與王智忠版(民國108年)。各版作者身分為：本校國文老師、報社記者、校友，其中以國文或美術老師為多如聶昭光、徐第威、傅雲鵬與王智忠老師。詳可參見新竹女中數位校史館，「歷史沿革／校史」。

03 竹女校史沿革最近的版本參考自《新竹女中九十週年校慶特刊》。

竹」，實為一九二四年；或對日治時期畢業人數資料，看法不同，如徐第威版(民國45年)、傅雲鵠版(民國54年)與王智忠版(民國103年)等，前後相承記載：「畢業於四年制本科者，凡十九屆，共一九八七人；結業於補習科者，凡十一屆，共一三九人，合共為二二二六人」，但管至善版(民國83年)記載為：「畢業於本科者，凡十九屆，共一九八七人；結業於專修補習科者，凡十一屆，共三〇二人；合計二二八九人」。這些例子突顯，面對當前的校史敘述，須再冷靜檢視，況且日治時期的校史，又是新竹女中的源頭，不可不知。

清代學者趙翼(1727—1814)在《陔餘叢考》卷七，評論《南史》時指出：「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相較於發揮作者個人才情的文藝創作，歷史敘述難以天馬行空、任意發揮，且多為歷史的「再現」，與事實已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如何博覽、考核與撰述，以補充日治竹女校史的空白頁，與瞭解戰後校史的傳承與創新？是文筆敘述不佳，又不擅長研究的筆者，不能迴避，卻又短時間內難以處理的課題。

在校長室彭湘蘭前秘書等人的鼓勵下，筆者承接協助竹女百週年校慶專刊的編輯，參考各校經驗，如鄰近創立於1922年的新竹高中，為了蒐集2022年竹中百週年校史的資料，早從2015年起便開始陸續相關工作。⁰⁴竹中校友張福春老師撰寫之校史巨著，提到本書辛苦的誕生過程：「醞釀了二十年的新竹中學校史稿得以出版」，⁰⁵撰

寫校史，相當耗時費心。本專刊於民國111年12月18日正式啟動，向全校師長徵稿，預計113年11月前出版，要「無中生有」產出一本以歷史敘述為主的校史專刊，確實面臨很大的挑戰。

在時程緊迫下，與竹女林桂鳳校長討論後，擬訂從校史室典藏文物資料出發，以存放在防潮櫃或展示櫃裡的歷史簿冊、相片、畢業紀念冊、學籍冊、成績表、操行冊、校刊、校友捐贈的圖書、文物，或保存的實體物件如奉安櫃、縫紉盒等，作為探究竹女校史的材料，並參酌相關研究，邀約同仁著手撰寫，一開始頗有「見物識史」的企圖，這也是刊名為「文物專刊」的主因，而不僅是按時代先後，排列幾張照片，旁附說明，以直線式的時序呈現作結案。時序的觀念當然很重要，不過專刊在如前述七個版本的校史敘述，與竹女前圖書館莊金德主任等人編寫的竹女九十週年特刊，前輩辛苦建立的基礎上，期許更加應用校史室的圖像文物，以求更具體呈現這些曾活生生的人、事與物所構成的校史。因此，專刊的編寫難度大幅提升了。

職是之故，誠仰賴長官與貴人相助，使專刊能順利出版。首先，感謝竹女的大家長——林桂鳳校長的大力支持，充分信任，讓我們放手去做，還常提供資料或想法，豐富了專刊的撰寫；感謝各篇作者，竹女各科教師：專任教師周愛文老師、林春蘭老師、劉麗卿老師、顏郁婷老師、劉曜瑋老師、代理教師楊雅峻老師，與前文書組長張瑞芳女士，百忙之中，應允撰稿，又常被催稿。諸位亦多應用校史室典藏資料，對日治或戰後的校史有精彩的論述。感謝圖書館賈忠婷主任，在行政工作上給予最大的支援與鼓勵；感謝本校專任教師陳宥任老師、陳玉蟬老師與陳佳華

04 黃大展，〈推薦序〉，引見蔡元隆，《讀冊真趣味：從懷舊老物件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臺北：秀威資訊出版，2020年)。

05 張福春，《東山弦歌半世紀 新竹中學1922—1945》(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民國109年6月)，頁6。

老師，利用課餘，犧牲休息時間，細心與耐心，給予很多協助；感謝劉毓婷老師與鄭惠文老師，提供相關生物與家政知識，校外的縫紉師傅吳雨婷老師也給予協助；特別感謝卓敬棠組長，為專刊設計充滿質感的封面，使字數超多的專刊，更讓人想翻閱了。感謝何秋英老師，熱心引薦高齡九十多歲的校友洪月娥女士受訪，極有助於日治後期校史的認識，感謝洪女士的協助。感謝古佳怡老師，協助拍攝新豐徐家古宅照片。感謝鈴木芳夫先生來訪，帶來母親今泉みどり女士的故事，啟發筆者撰寫「新竹高女水泳記」。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總括一句，謝天謝地。

專刊能順利出版，也要特別感謝財團法人新竹市文化基金會，補助大部分出版經費，及新竹女中家長會會長翁沛沛女士的慷慨贊助，大力支持。此外，出版前承蒙時任職新竹市政府高虹安市長支持，及代理市長邱臣遠先生惠賜序文，使竹女百週年校史文物專刊，順利圓滿出刊，謹致謝忱。

筆者曾將初期草稿傳予研究臺灣史的校友林桂玲教授，感謝給予鼓勵；感謝時任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研究日治臺灣史的蔡蕙頻教授，在林校長帶領赴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時，熱心提供國臺圖相關資料。感謝畢業多年的竹女校友，筆者的學生倪瑋杉，協助有關明治三十年三月發行的臺灣總督府民政局編《臺灣適用書牘文》之「候文」閱讀，並協助部分日文翻譯。

專刊編寫亦受益於各類資料文獻，如數位化的檔案資源給予極多助益，特別感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同意授權本專刊引用相關圖檔資料，以及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等單位建置之

資源。專研臺灣史的學者論著，如中研院游鑑明教授對近代女子教育的研究、臺師大蔡錦堂教授與許佩賢教授對臺灣教育史的研究、臺大周婉窈教授對日治臺灣公學校教科書的研究，及專精日治時代的王佐榮先生等，眾多前輩學者的相關論著，皆使筆者在編寫本專刊時，獲益匪淺。

然而，在經費與時間限制下，專刊未能展現全貌，如原本想撰寫竹女百年校史之人物列傳，如校醫篇的連煥明醫師，與戰後竹女護理宣都老師等人的故事；還有日治職員如德重彪一、谷喜一、南條博明、龜山相次、江頭乙治、三島利正與高丸靈教，及幾位女教師如出淵ミヤ、飯田リワ與櫻井清香等人物，及專刊原本預計編寫「第四篇：圖說百年竹女」篇等，此次出版前皆未能付印。

回顧日治時代的新竹高女，有二十一年歷史，塚本校長任期十一年，占新竹高女時期約52%，占竹女百年校史11%之久。塚本清吉不但是新竹高女創校校長，也是總督府正式派令到校首位正式「學校長」，更是竹女百年校史任期較長的幾位校長之一，⁰⁶與竹女關聯極為深遠，具獨特意義。這位「重量級」的竹女校史人物，近百年來，卻極缺乏其生平與在校事蹟相關論著，相當可惜；再進一步閱讀臺灣各中學校的校史敘述發現，似乎對日治時代的校史，亦較多呈現記載不明或忽略的情形。針對這個現象，有研究者認為，其原因是戰後臺灣各校的校史敘述，深受政治力影響，因而出現的一些特殊現象，其中包含如對於日治學校的歷史有所切割、遺忘或忽

06 新竹女中創校至今(民國112年)歷任17位校長(含代理)，其中任期最久的為姜瑞麟校長與沈雅利校長，兩位任期皆14年，其次為孟淑範校長任期12年，再者為塚本校長任期11年。

視；此外，另有一種在臺灣重新建立，卻移植中國大陸的學校歷史。⁰⁷然而，在威權政治力消退後，仍應思考恢復原先該有的歷史記憶，藉以重建更完整的校史，找回學校自己的校史主體性，因此專刊有相當多的篇幅，描寫日治校史的點點滴滴，並試圖瞭解日治與戰後校史的關聯。

本專刊之編輯，因此有幾項特點。第一、捨棄逐年通盤敘述的通史式體裁，省略概論式的歷史背景知識的鋪陳，聚焦特定的課題，以主題探究的形式呈現。第二、大量應用竹女校史室典藏的資料，並力求附上引用來源，供後人參考，且各篇至少有一張圖片。必須說明的是，因盡量以通俗白話論述，因此引註格式以精簡為主，並非完全使用學術論文體例，引註主要還是希望讓敘述有所依循。第三、因研究與撰述極為消耗心力，暫未邀請學生，撰稿者為竹女教師群，利用課餘參與撰寫。第四、內容第一篇「新竹高女的創建與發展」與第二篇「新竹高女的生活與學習」，各篇描述日治新竹高女時期的發展與狀況，藉以再現更多面向的日治時代校史；第三篇「戰後竹女的傳承與變遷」，描繪戰後竹女的狀況，並思考竹女百年校史中的變與不變。最後，相較於臺灣各所百年中學與女校，當前仍缺乏新竹女中校史專著供參，因此專刊各篇論著多具有「原創性」。曾有朋友關心的說，好辛苦，未來熱門的AI能幫忙嗎？實測感想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由此亦可見，專刊之撰寫，外力難為，從擬訂主題到完稿，極為不易，能順利出刊，確實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結果。

07 詳參江家瑾，〈學校歷史與歷史記憶—戰後校史撰寫之析論〉（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三、從服裝思考舊照片的來歷

今人對圖2-1標示人物——塚本清吉，感到陌生，筆者當時亦然，但談竹女校史又不能忽略他。仔細端詳照片中的人物後，感到他的服裝相當顯眼，為何戴著大盤帽，穿著配戴胸章類似軍裝？可由時代背景試尋答案。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的各級官員，依官等高低頒行相應的服制規範。文官主要分敕任官（簡任官）、奏任官（薦任官）及判任官（委任官）等區別，因應的服制包含上衣、肩章、褲子、帽子、劍、劍緒、劍帶、外套等，因官等高低而有所差異。⁰⁸此服制實施機關為總督府決定官吏待遇的職員等適用，包含所屬各學校等。因此，塚本校長的服裝反映他的「學校長」身分源自總督府文官體制，這也是其他臺灣日治時期校長服裝上的共通規則。

塚本校長的服裝有幾項可注意處：第一、帽徽形式類似臺灣總督府台字章徽章。第二、上衣肩處，未鑲縫正式文官制服由金絲線構成的金章，類似一條黑帶（圖2-3標示），可見為一般立領制服上衣。這套服裝，又與大正九年（1920年）總督府修正實施文官服制後的變化有關。⁰⁹第三、左胸前配戴三枚勳章，其中有枚十字型徽章，彰顯配戴者之身分。¹⁰由於是奏任官，為高等官三到九等，大正十一年（1922年）塚本敘高等官五等，至昭和元年（1926年）勳六等授瑞寶章，昭和

08 詳參彭威祥，〈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臺北：遠足文化事業，2019），頁110-116。總督府1899年陸續公布〈臺灣總督府文官服制〉與〈臺灣總督府文官服制規則〉等規範官員制服樣式。另可參見如《臺灣總督府報》第484號，1899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484a001。《臺灣總督府報》第475號，1899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475a008等資料。

09 肩章與新式服制變化與大正九年（1920年）頒布敕令第九十二號服制更改有關。參網路資源。

10 目前少見日治官員勳章研究，照片中可能是慶祝天皇繼位授予官員的一般紀念性質的禮章。

五年(1930年)勳五等瑞寶章。¹¹由此看來，1930年前有兩枚明文記載官方授予的正式勳章，則這張照片不會早於1930年，推測是他於新竹高女後期的照片。



圖2-3 制服肩章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3 塚本清吉校長
來源：新竹高女第五回卒業記念冊

綜上說明，對這張照片有幾項新的認識。

首先，塚本校長的此套服裝符合1920年以來總督府頒行的文官服制，是簡化後的立領制服上衣。其次，從左胸前的勳章看來，此套制服仍具有如正式禮服配勳章彰顯位階身分的效果，若作為照片被觀看時，應可出現在大型或重要活動如畢業紀念等場合。最後，從勳章的數量推測，這張照片大概不是塚本校長初任新竹高女時所留。在畢業典禮等全校性的合照中，具文官身分的職員，如具奏任官身分的學校長，甚至可見穿著包含佩劍的正式制服的情形，不過這張照片並未出現這樣的情形。

參照前述認知，筆者戴著手套，逐年翻閱竹女校史室典藏的塚本後期的舊照片，終於在新竹高女昭和七年(1932年)第五回卒業記念冊中，找到類似形象的塚本照片，應是同一個人，如圖3。散落的幾張照片，看來都是1932年後另外翻攝的照片，以作為紀念或留存用。這個經驗提醒筆者，即使只是數張照片，也須先透過對校史室資料的通盤整理，並參酌相關論著，對過去的校史，才較有可能獲得更多具體清楚的認識，也可少走不少冤枉路。

四、編輯緣起—代結語

今日對竹女校史的認識，主要源自眾多前人努力耕耘所累積的校史敘述。為了進一步使校史敘述更為嚴謹豐富，則須對現存有關校史資料作更深入的蒐集與應用，專刊便大量使用校史室的資料。學校校史室文物的收藏、

管理、與應用，不是短期容易完成的事情，但嘗試去認識它們，卻是書寫校史的必經之路，本專刊便是一個嘗試的開端，也可說是竹女百年校史中，第一部由學校正式出版，以論述校史為主的紀念「專刊」。

世紀竹女，御風翱翔，藉著竹女百週年校慶的難得機緣，得以順利出版本專刊。專刊的內容，難免有未完善之處，歡迎指教，讀者可以附記QR-code條碼，提供寶貴資料，給予正向建議。今日的專刊，正是推進後人繼續研究竹女校史的一小步經驗，讓我們一起努力收集更多材料，投入更多人的心力，讓未來竹女校史的研究與論著，更加豐富。

附記

歡迎讀者對本刊內容提供寶貴建議、珍貴資料或給予各篇作者建議，請掃條碼，詳請參閱表單說明。謝謝！

專刊讀者回饋



11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民國110年12月復刻初版，1934年版)，頁139-140。

第二章

憶昔相遇時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新竹高女「卒業記念」第一回至第十六回，第七回未見。「卒業記念」即現代所謂畢業紀念冊。「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第一回卒業記念」封面如圖1，題昭和三年(1928年)三月，由當時新竹州玉川寫真館攝影印製，是新竹高女創校第一屆的畢業紀念冊，時近百年，彌足珍貴。

塚本清吉校長任內(1924年—1935年)歷經新竹高女第一屆到第八屆畢業生。在有限的文獻之外，畢業紀念冊中有幾張難得的塚本校長舊照片，可以增加對塚本校長的認識。本文便試圖以這些舊照片，建構塚本校長在校園裡的形象，拉近今人與這位漸被淡忘的竹女創校校長的距離。斯人已遠，但不妨藉此想像一下，若在昭和三年三月，臺灣正是春暖花開時，若在昔日校園相遇，塚本校長會是什麼模樣？

二、1928到1930年的獨照特色

以新竹高女第一屆畢業紀念冊為例，校長個人照放在內頁第一面，與校舍正面圖像並放如圖2-1，竹女校史室典藏歷屆卒業記念都如此安排。對比當代新竹女中畢業紀念冊內容，通常首頁從校訓、校史、校歌，而後是校長照片與題字，編排順序不同。卒業記念中，開宗明義以學校的整體性與校長的獨特性代替校訓與校史的篇幅。在新竹高女創校之初，校訓與校歌未必成型的背景下，⁰¹校長不單作為一個學校首長，更是學校精神的總體象徵，此時個人色彩較濃厚的獨照，其所顯示的校長形象，因此值得注意。

01 有關新竹高女的校歌，可參見何志宏，〈第一首校歌〉，刊載於本專刊。



圖1 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 封面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2-1 塚本校長與校舍正面
出處：第一回卒業記念(昭和三年)

塚本的個人獨照中，1928年到1930年(第一屆到第三屆畢冊)多為塚本校長戴眼鏡，留著當時日本男性間流行的鬍子，⁰²並穿著制式立領西服形象。圖2-1至圖4可一窺此時畢業紀念冊中校長的穿著與辦公室陳設。

上述服裝也是當時學校教師常見穿著，此時期的服裝風格也顯示塚本校長有教師的身分。臺灣總督府檔案記載，塚本校長於大正十三年任職時，除了是新竹高女「學校長」也兼教諭。⁰³教諭是當時日本人的正式教師職稱，有的也具判任官身分，若為中等學校教師須通過文部省教員檢

02 明治、大正年間日本男性流行留鬍子的風氣，也表現在日治時代的臺灣。此時鬍鬚「有追上世界潮流的隱喻」。詳見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初版二刷)，頁282-287。

03 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三年之記載。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數位檔案。



圖2-2 塚本校長(圖2-1部分放大)
出處：第一回卒業記念(昭和三年)



圖3 塚本校長獨照(部分放大)
出處：第二回卒業記念(昭和四年)

定試驗取得任免資格。⁰⁴照片地點在當時校長辦公室，桌面擺放一大本書籍與各式文件，後方有書架，旁邊陳設如天堂鳥(蕉)、棕竹、觀音竹或鳥巢蕨等植栽。⁰⁵1929年起(圖3)，後方書櫃似改為其他用途，左側設屏風隔間，對面可能是門或窗。辦公室的陳設，搭配塚本校長配戴眼鏡，溫文儒雅的端坐姿態，也像一般文人學者的書房。如果在當時校園偶遇塚本校長時，極可能看見他以此教師形象出現。對一般學生而言，塚本校長以先生(日文的教師)傳道授業的形象出現，或許比文官的權威象徵更具親和力。

總督府檔案明載：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教諭塚本清吉兼任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長，⁰⁶是從教師到成為校長的歷程。

三、1931到1935年的獨照特色

1931年至1935年，塚本個人獨照的共同特色是，皆以左胸戴勳章，與手執佩劍，穿著正式文官制服照片，放在畢業紀念冊正文第一面，如

04 詳參葉碧苓，〈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之研究〉，《國史館館刊》第41期(臺北市：國史館，2014年9月)一文。

05 植栽由新竹女中鄭惠文老師協助辨識。

06 參見「高女教諭塚本清吉(兼高等女學校長)」(1924-07-01)，〈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三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853022。



圖4 塚本校長獨照(部分放大)
出處：第三回卒業記念(昭和五年)

下圖5至圖8摘錄。此期間畢業紀念冊內第一頁校長獨照服裝的共同特色，或許不能僅以巧合作解釋，以下試著分析可能的原因。

圖5至圖8建構出更完整具文官身分的塚本校長形象。圖5為塚本校長全身照，上身是1920年代以來簡化後文官立領制服上衣，左胸戴三枚勳章，搭配看似同款色系長褲與皮鞋，手上拿著圓形大盤帽。塚本校長高瘦體形搭配合身服裝，整體看起來精神抖擻，整齊威嚴。圖6是塚本校長戴上大盤帽的模樣。圖7較模糊，但圖8與圖7類似，為穿著帶有流蘇金穗肩章的新式文官制服，手執佩劍，是正式文官禮服配備。另從圖8肩上有前後兩個並列金章判斷，塚本校長此時具有通常由內閣派任的奏任官身分。奏任官為當時高等官的一種，官位三到九等。到了1935年他升至從四



圖5 塚本校長 (摘錄)
出處：第四回卒業記念(昭和六年)



圖6 塚本校長 (摘錄)
出處：第五回卒業記念(昭和七年)



圖7 塚本校長 (摘錄)
出處：第六回卒業記念(昭和八年)



圖8 塚本校長 (摘錄)
出處：第八回卒業記念(昭和十年)

位勳五等。⁰⁷塚本校長在官職職等與爵位勳等逐步晉升的過程中，1935年也是他在新竹高女任期的最後一年。

與前述1930年之前的半身獨照比較，為何1931年後，塚本校長多以文官形象出現在畢業紀念冊的獨照中？從他的職場經歷觀察，1930年起是個特別的階段。這一年四月，他由從五位升為正五位，並被賞勳局敘勳五等授瑞寶章。⁰⁸此後，直到1935年升至如前述從四位。隨著1930年以來官職勳位的晉升，除了日常可見穿著立領西服的教師形象之外，具備端正官吏儀容與維持位階身分的文官形象，此時期也更受到重視。

有關上述1930年以來，是塚本職場經歷的特別階段之說，還可以從畢業紀念冊職員合照找到線索，如圖9與圖10。



圖9 職員照
來源：新竹高女第二回卒業記念(昭和四年)



圖10 職員照
來源：新竹高女第三回卒業記念(昭和五年)

以上兩張照片為1929年與1930年的畢業紀念冊中教職員合照。有關教職員的課題，請參另篇。⁰⁹合照中塚本校長與其他具文官身分的男性職

09 參見何志宏，〈開校初年職員群像〉，刊載於本專刊。

07 參見《臺灣總督府報》第2560期(昭和十年十二月十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2560a001。

08 參見《臺灣總督府報》第944期(昭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0944a003。但是，《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140記載：「昭和七年……同年三月一日正五位二敘セラル」。在此暫以總督府檔案記載為主。

員穿著正式文官服裝與佩劍。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塚本校長胸前的勳章數量原本兩個，到了1930年增為三個，勳章數量的變化，也呼應前述1930年前後，可能是塚本職場歷經特別階段的推測。

四、結語

作為新竹高女首任校長，塚本校長在1928年到1935年間的個人獨照有什麼特色？首先，是服裝形式的變化。卒業記念冊編輯者不詳，但經選擇後的塚本校長獨照顯示，1928年到1930年間，皆為塚本校長上身為教師日常所穿較簡便的制式立領西服的形象；1931年至1935年間的獨照，則皆為戴勳章或手執佩劍的正式文官形象。個人獨照的服裝樣式，經歷兩個階段的變化。

其次，可能反映1930年前後，塚本在職場歷程上的變化。1928年到1930年間的獨照，其實是塚本剛從教師身分，首度升任為新竹高女校長的前六年，此時更突顯其原本的教師形象，從穿著到布景陳設，皆充滿溫文儒雅的風格。細看1928年留下的第一屆畢業紀念冊裡最早的獨照，衣衫質地，對比同款其他時間的衣著(如圖3、4)，看起來更鬆軟多摺痕，或者說平易近人，更像剛下課後臨時來拍照的老師。1931年至1935年間的形像，則反映塚本校長具文官勳等的身分。隨著1930年後的官勳晉升，至1935年間的穩定發展，高等官端正威嚴的形象，成為此時期個人獨照最主要的特色。或者說塚本校長本人、觀看者或畢冊編輯者，在有意無意之間，特意突出對塚本校長文官形象的更加重視。

最後，塚本校長個人獨照的服裝，則展現不同的身分意涵。身為教師的他，日常以立領西服為主，在某些特定場合，比如教職員合照中，他會穿著正式文官制服並配劍。服裝穿著對應相符

的身分與展現的場合。從給學生畢業後做為紀念的視角而言，畢業紀念冊中挑選的校長獨照，到底想給畢業生留下什麼印象的校長？從本文探討可知，1930年以前是溫文儒雅的教師形象，此後多為端正威嚴的文官與校長形象。教師、校長與文官身分，三者並存，因時因地，則有不同的比重呈現。當然，照片中塚本校長的服裝樣式，絕對不僅止於本篇所述，但畢業紀念冊中的服飾有以上特色。

昭和三年三月，是新竹高女首屆「畢業典禮」。年年花開花又落，伴隨著塚本校長在新竹高女歷經十一載寒暑。在身為教師、學校長與總督府文官這三種角色的互動交融中，編織出塚本校長在殖民地臺灣的新竹高女人生。塚本清吉校長是竹女百年校史中的創校校長，也是新竹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本書另篇將更進一步瞭解塚本校長之生平事蹟。

附記

在本文撰寫塚本校長形象的基礎上，筆者協助彙整資料為《塚本清吉校長の寫真選集1924—1935》一書，如圖11與圖12。於本校林校長赴日拜訪塚本校長後人時，贈予留念。



圖11 選集封面
來源：筆者拍攝



圖12 選集內頁
來源：筆者拍攝

第三章

最幸福的一件事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新竹高女校史室典藏一張「第五回卒業生第三回修業生送別預餞會」照片如圖1，題昭和七年（1932年）七月。台上是塚本清吉校長，台下端坐為第五屆新竹高女本科與第三屆補習科結業將畢業的學生。

此刻，塚本校長穿著教師日常穿的立領西服站在台上，準備對即將畢業的學生講話。在眾多學生整齊列坐氛圍中，顯得格外莊嚴。前排有位女同學還轉頭向後方，離情依依，似仍有千言萬語想對同窗朋友說。

台下學生準備迎向新的開始，人生舞台上的塚本校長又有怎樣的經歷？塚本校長留存事蹟有限，以下參考相關文獻建構其到竹女前之生平概略。

二、文獻裡的塚本清吉

已知最早記載塚本校長的日治文獻，為發行於1926年由宮川次郎著《新臺灣の人々》。本書以日文描述各州概況，編纂收錄評述數百位官民人物家世、經歷與評價。記載新竹州狀況時，以標題「大木中學、塚本女學」並列新竹中學校大木俊九郎校長，與新竹高等女學校塚本清吉校長。作者指出兩校新建，校長的人品必然決定了學校的風格，並簡要評述兩位創校校長。有關新竹高女塚本校長，作者認為他具有「磊落氣質」，從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頭」轉任新竹高女，「高師出身」，講究廉潔，會喝酒，深黯世態人情。⁰¹



圖1 第五回卒業生第三回修業生送別預餞會(昭和七年七月)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從上述描述可瞭解作者對塚本校長的印象。他的學識淵源於「高師」（詳後文），帶給他身為教育家的自我要求，短暫任教第一高女（今北一女），並擔任教務主任，是他赴任臺灣的第一份職務，之後昇任新竹高女校長。他給作者的印象是「磊落」，若配合會喝酒的形象，或可更具體說是給人「磊落不羈」的氣質形象。同書也簡要提及新竹高女教諭前藤信雄，與此時新竹中學校教諭美間正道等人，其中美間正道日後成為新竹高女的第二任校長。

首見以圖文並記塚本校長的日治文獻，為1928年高木正信編纂《新竹大觀》，附照如圖2。⁰²塚本校長穿著制式立領西服，配戴勳章。此穿著風格，也與前文探討他在昭和五年（1930年）前的校園日常服裝特色相似。

本書描述塚本清吉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師）畢業後，到赴任新竹高女期間的簡要經歷，並扼要描寫塚本的個人特質。作者認為，身為教育家不應該如政府官員般華而不實，而應舉重若輕，

01 參見宮川次郎，《新臺灣の人々》（臺北：拓殖通信社，1926），頁302-303。

02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新竹：臺灣經世新報新竹支局，1928），頁62。取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籍資料庫。圖2，引見同頁。



圖2 塚本清吉
來源：《新竹大觀》



圖3 塚本清吉(部分)
來源：《臺灣人士鑑》

站在民族文化的道路上，默默從事教育大業。此處其實指出塚本校長為人低調，是位處事踏實的教育家，以「雋敏聰慧」與「博學達識」等詞形容，這樣一位校長是「此の校に學ぶ幾百の女學生も亦幸福なりと言ふべし」，⁰³不禁流露在新竹高女就讀的數百名學生，可以說是相當幸福的。

此外，作者描述他平時喜歡打庭球(網球)、圍棋、釣魚、游泳與登山等，動靜皆宜的興趣。據說喜愛吃麵食，不過並未提及會喝酒。作者高木正信「身體強健，東奔西走，不撓不曲」，⁰⁴可見是親自遊歷的見聞，並蒐集撰述材料而成，是目前最早圖文並茂記載塚本清吉的日文文獻。

日治期間出版的《臺灣人士鑑》系統性彙整人物資料，亦具參考價值。本書出版於1934年，對《新竹大觀》未及描述1906年以前早年生平多有著墨，如記其為「鳥取縣平民明治十三年十二月一日生」，⁰⁵如圖3。原書多附傳主照片，但未附塚本。戰後，坊間常見如國家圖書館編輯《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中，有收錄

現在新竹中學創校(1922年)首任校長大木俊九郎傳記，⁰⁶但已無新竹高女創校(1924年)首任校長塚本清吉。現代出版之傳記文獻，對塚本清吉之記載似乎相對較缺少，反映當代對其認識亦較不足。所幸宮川次郎與高木正信保存了珍貴的記載，竹女校史室也保存數張照片供後人探究。以下再說明或補充，希望對塚本校長的早年生平，有更豐富的認識。

三、鳥取平民

明治十三年(1880年)已為明治維新的嶄新時代。這年底冬天，在日本本島西端，偏遠、相對較落後的鳥取縣，有戶平凡人家誕生了一個小男孩，取名塚本清吉。兩年後，如所周知，1882年內務卿伊藤博文搭船赴歐洲考察，逐步建立帝國，推進近代化各項思想與體制。相對於東京等大城市，鳥取縣有日本最大規模的沙漠，到了2020年仍長期位居全日本各都道府縣人口數最少的縣。⁰⁷

塚本校長出生在鳥取縣哪裡？參考總督府檔案顯示其原籍為鳥取縣東伯郡由良町一帶，⁰⁸是位於當時鳥取縣中央的一郡，江戶時代曾為池田氏領地，開始繁榮。東伯郡歷經數次行政調整，20世紀後期合併為今日的北榮町。現代的鳥取縣有幾位名人，如日本知名漫畫《鬼太郎》作者水木茂(1922-2015)，生於大阪，於鳥取縣長大；另一位著名的漫畫家青山剛昌，即《名偵探柯南》的作者則出生於此。北榮町於2010年曾與臺中市大肚區締結為友好交流城市。⁰⁹

03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62。

04 小畑永吉，〈序〉，《新竹大觀》，頁6。

05 參見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139標題為塚本清吉正五位勳五等。有關塚本校長之官等，前文已略說明。

06 國史館編印，《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民國92年初版)，頁13，「大木俊九郎」條。《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民國86年版。

07 參考網路資料標題：「日本令和二年(2021年)國勢調查」。

08 〈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三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3853。

09 參見大肚區公所網站，當時大肚鄉鄉長林汝洲與北榮町町長松本昭夫兩地交流締盟。

四、走向教職

男孩在鳥取縣逐漸成長，到了二十一歲那年(1901年)三月，從鳥取縣尋常師範學校畢業。參考日本1884年頒布的《師範學校條例》規定，尋常師範畢業生可擔任公立小學校長或教師，是培養師資的場所，「注重培養學生誠信、尊重、尊嚴的氣質」。¹⁰這位青年在重視紀律的師範學校認真求學，培養良好品格，畢業後可以展開教職之路。

《臺灣人士鑑》記載他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三月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本科。¹¹但另有資料顯示，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於尋常師範學校畢業後，他其實先在鳥取縣西伯郡御來屋尋常小學校擔任「訓導本科正教員」。¹²二十一歲時在小學任教，並具「訓導」即小學正規教員職階。他在此校任教時間應該不長；同一年亦擔任鳥取縣菅內小學校本科正教員。¹³在短暫擔任小學教師的時光中，渡過初入職場的菜鳥時期。之後，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休職東都遊學」，¹⁴即描述二十二歲這年，他離鄉背井，前往東京的插曲，然後才是上述《臺灣人士鑑》所載明治三十九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本科。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生具可擔任中學校校長或教師的資格，教職之路更加寬廣。也許是個人志趣所在，促使他到東京繼續求學深造，開廣見聞。

10 參見日本文部科學省網路資料。

11 《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139。

12 〈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三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3445；拓殖評論臺灣支社等發行，《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殖評論臺灣支社，1936年)，頁291。

13 《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139。為此時鳥取縣西伯郡下轄御來烏村的一所小學。

14 《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頁291。

五、東京求學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塚本清吉入學東京高師範學校(圖4)，明治三十九年三月畢業。入學後的四月底，他曾短暫「休職」，¹⁵原因不詳，可能與上文所說「東都遊學」有關，看來青年時期的他，除了正規教育體系的訓練外，本身也具實務求知的態度。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於1886年，是當時日本第一所官辦培育中等師範的學校，學費全免，由政府提供，引進美國新式教學法，是「交不起帝國大學學費的貧困家庭的優秀人才聚集在免學費的高等師範學校」。¹⁶他先後取得中學校教師修身科、歷史科與地理科、法制與經濟等科證照(免許)資格，



圖4 東京高師校舍(明治30年)

來源：《東京高師沿革略志》

15 「高女教諭塚本清吉(兼高等女學校長)」(1924-07-01)，〈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三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853022。

16 參考東京高師網路資料，另引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手冊》1909年，第33-35頁。

推測他就讀的「本科」可能是第二學部。¹⁷塚本所具備教師資格中的修身科，從明治33年(1900年)4月起，由政府編纂為國定修身教科書，於1904年發行使用，其後臺灣總督府各公學校即仿本國將修身科置於所有科目之首。¹⁸簡單地說，塚本清吉的教職屬性與筆者同行，如中學裡的「社會科」教師，他在學第三年時，正值國定修身科教科書發行，躬逢其時，他畢業後成為類似首批修身科的種子教師。

東京求學四年，對他的教學思想可能有哪些淺移默化的影響呢？當時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不僅培育第一批具新思想的日本中學教師，影響近代日本教育極為深遠，由於是新思想的象徵，也成為清末部分嚮往日本維新的中國留學生的目標。¹⁹這所引進西方新式教學思想的優秀學府，應該對他日後為人處事有不少正向的影響。在學期間，當時的校長嘉納治五郎曾先後擔任過三屆校長，是日本著名教育家與近代柔道運動開創者，²⁰也是將劍道與柔道融入日本學校必修體育課程的幕後推手。

此外，嘉納校長也是最早推動游泳課程的日本學者，鼓勵東京高師學生從事游泳運動。畢業生到各校服務後開始逐漸普及推展學校裡的游泳課程。1921年文部省也委託此校教授編寫小學體操教材，²¹奠定日本中小學校類似「健康與體育」課程之基礎。有別於傳統以知識講授為主的私塾，在重視劍道、柔道、體操與游泳等近代體育教育思想的氛圍下，應該對塚本清吉未來任職新竹高女時有所影響。

六、初任校長

塚本清吉以「拔群」的成績從東京高師畢業，²²這位新手教師，旋於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四日被安排至位於日本南側偏鄉的高知縣，任高知縣立第二中學教諭，兼高知縣師範學校訓導。相較於之前擔任小學校訓導，此時為中學教諭，為七級俸(42圓)。在中學擔任修身科、歷史科或地理科正式教師時，他也在師範學校兼任培育小學教師的初等教員。其後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四月上旬回到故鄉，任鳥取縣東伯郡由良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兼校長，同時為私立育英中學校教務囑託。²³

畢業不到兩年，二十七歲的塚本成為小學校長。他回鄉就任小學校校長的經歷，強化了他在教學以外的行政歷練。此時他也同時兼私立育英中學教務助員，從該校1907年4月初接收由良小學校校舍而開校的歷程看來，²⁴他在這所私立男校創立初期，應該也扮演著推動建校的角色。

17 參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沿革略志》(東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明治44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資料)，頁65。明治36年文部省規程改正後本科分四學部，第二部為地理歷史部。同書，頁25記載明治三十九年本科畢業生共114名。同書，附表明治四十四年歷屆畢業生一覽表統計顯示，該年地理歷史部有25名畢業生。其中一位應是塚本清吉。正文圖4引出同書。

18 參見蔡錦堂，〈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及其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學報》第2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09年3月)，頁5。

19 筆者印象所及，如少年周恩來留日時，曾以報考東京高等師範為第一目標，但並未錄取。可參見何啟仁譯，Michael Dillon，《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臺北：時報文化，2021初版)，頁25-27對此也有敘述。此校對清末民初的中國與當時臺灣教育界之影響可再探究。

20 嘉納治五郎簡要生平參閱網路資料。此外，日治臺灣史較熟知的伊藤修二也曾任此校校長。

21 參見金田英子，〈教科としての「保健体育」の史的考察〉，《東洋法學》53:3，2013年3月，頁18。

22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62。

23 《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139-140。

24 有關此校沿革參考自私立育英中學校網路資料。

七、轉任米子中學校

兩年後，他離開由良小學校。《臺灣人士鑑》記載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四月起轉任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今日本鳥取縣米子東高等學校)教諭，²⁵長達十三年。總督府檔案也記載他於明治四十二年四月一日任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教諭兼舍監。²⁶然而，目前有關塚本校長轉任米子中學校的時間有三種不同說法。

除了1909年轉任米子中學校的說法外，另有其他不同說法。有記載為大正二年(1913年)4月任鳥取縣米子中學校教諭。²⁷有關1913年的說法，欠缺更多資料相互證明，是目前塚本校長任教米子中學校最晚的時間記載。此外，《新竹大觀》描述他於大正十一年(1922年)聘任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前，於米子中學校執教十五年。²⁸由於原文未記載具體時間，不敢姑妄推測，但由此可知，塚本校長或許也可能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任教米子中學校。然而，1907年的說法目前也缺乏其他更多資料證明，卻值得後續進一步探究。在無更多資料佐證1907年，甚至1913年的說法前，由於前述《臺灣人士鑑》與臺灣總督府檔案兩種文獻皆明確記載，明治四十二年他任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教諭，目前筆者仍以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為據。也就是說，塚本校長於1909(或1907)至1922年任職米子中學校，是他整個教職生涯中，在同一所學校服務最久的一段經歷。

25 《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140。

26 〈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三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3853。同出處載，大正四年(1915年)三月三十一日兼任米子中學校舍監。

27 參見《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頁291，塚本清吉於大正二年(1913年)4月任鳥取縣米子中學校教諭。

28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62。

塚本校長在米子中學校期間，官職勳等從大正五年(1916年)敘從七位，至七年(1918年)昇任高等官六等待遇，敘正七位，直到大正十一年派任臺灣，擔任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²⁹敘高等官五等待遇，此時他已步入中年四十二歲。鳥取縣米子中學校任教期間，總督府檔案另記兼舍監。他在中學校任教，同時下課後兼任舍監的經歷，豐富他的教職經驗。以上為塚本清吉於大正十三年(1924年)就任新竹高女校長前的概況。

八、結語

本文根據日治至戰後相關傳記，建構出塚本校長四十二歲以前的經歷。他生於鳥取縣偏鄉，家境較貧，逆境向上。求學過程中，他具有極高的自我要求與努力，二十一歲從鳥取縣師範學校畢業後，繼續升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以拔群的優秀成績畢業後，取得中小學校地理與歷史等科任教資格，展開教職之路。這位教育界的青年，他的能力與表現應該相當深受肯定，二十七歲時擔任小學校校長等多樣的職務，逐漸累積豐富的教學與行政經驗。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對他的影響應該頗為深遠。這所明治後期建立的具西方新思想氣氛的師資培訓學校，當時是眾多優秀學子嚮往的學校，多位著名教育學者如伊澤修二等人都曾擔任過此校校長，其中任期最久的嘉納治五郎校長對日本近代體育教學的思想，應該也對塚本清吉有所影響。

29 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成立於1904年後數度易名，1921年改制為「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簡稱第一高女)，招收以日籍學生為多，辦學績效顯著，迅速當時成為女子教育中的第一名校。戰後，日籍師生被遣送回國，臺北第一、第二及第四高女合併為今日「臺北第一女子中學」。參引自「臺灣女人」網頁資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三十歲以前的塚本，先後擔任過的職務如：小學校訓導、本科正教員、中學教諭，及小學校校長；兼任過的職務如：私立學校囑託助員及校舍舍監，有極為豐富的歷練。三十歲以後，他長期在位於家鄉的米子中學校任教，累積教學實務經驗。1922年離開故鄉，此時四十二歲步入中年的他，自此展開在殖民地臺灣十三年的教職生活。在新竹高女任職前，先在臺北第一高女任教約兩年，該校當時多為日本政要名門閨秀就讀的優秀女校。四十四歲那年起，從1924年的6月至1935年10月間，正式開啟他在新竹高女長達十一年的教職生涯。他的到任，如前所述，被日本作家高木正信認為是新竹高女數百名學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是極受肯定的優秀教育家。有關他到任新竹高女後的事蹟，詳見本書另篇說明。³⁰

附記

本文有關塚本校長於1907年起任教米子中學校(今日本鳥取縣立米子東高等學校，米子東高校)的說法，係本校林校長率隊赴日追尋塚本後代時，另透過米子東高校田辺洋範校長之協助下，從該校校史資料得知的訊息，據聞田辺校長亦為歷史教師。藉由塚本清吉校長的歷史因緣，至此開啟兩校之校際交流。

30 參見何志宏，〈塚本校長在竹女〉，刊載於本專刊。

第四章

首回開校式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圖1 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開校紀念式，當日紀念攝影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一、前言

竹女校史室典藏照片註記「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開校紀念式當日之紀念攝影」，如圖1。⁰¹新竹高女設置於大正十三年(1924年)四月一日，因此這張照片是最接近新竹高女創校時程的圖像，但長久以來對其認識甚少。本篇試以此照片拍攝所在地、合照時間及可能牽涉人物等，試探新竹高女初創概況。此處的「開校式」，指開校紀念式，是開學典禮，因時值創校不久，也是創校紀念典禮，更可視為新竹高女第一屆新生的入學典禮。⁰²

01 此張照片亦出現於德重彪一編，《校友會友誌》第一號(新竹高女校友會，大正十四年出版，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藏版)。另外參見彭湘蘭、莊金德總策畫，《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新竹：國立新竹女中出版，2014年12月)，頁265做為頁面照片，標題稱為「1924年4月25日開校紀念合照」。

0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5日，版6指出：四月二十五日午前八時舉行入學式。

二、皇太子御座之所

圖1所示地點在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新竹小學校；今新竹市立東門國小)。因大正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五年(1926年)四月二日，約兩年多期間，新設置的新竹高女暫借新竹小學校作校舍，當時新竹高女校舍配置如圖2-1與2-2。⁰³

新竹高女開校後之校舍狀況，如2-1與2-2配置圖所示。校舍暫借佔地約兩甲五分多(約七千三百多坪)的新竹小學校內，校地中「講堂」之後棟三間(以紅色斜線標記處)作為高女教室，而正中間紅色虛線處規劃三間，是預計於1924年5月整建竣工的新區域。下圖2-3是以新竹小學校的五間教室暫作學生的寄宿舍，其中最左側一間是舍監室。本圖右下處有細小文字記載，小學校寄宿

03 圖2-1至2-4來源：〈新竹高等女學校設置ノ件認可〉與附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十三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九卷教育及附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檔，卷典藏號：00007249024。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感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同意正式授權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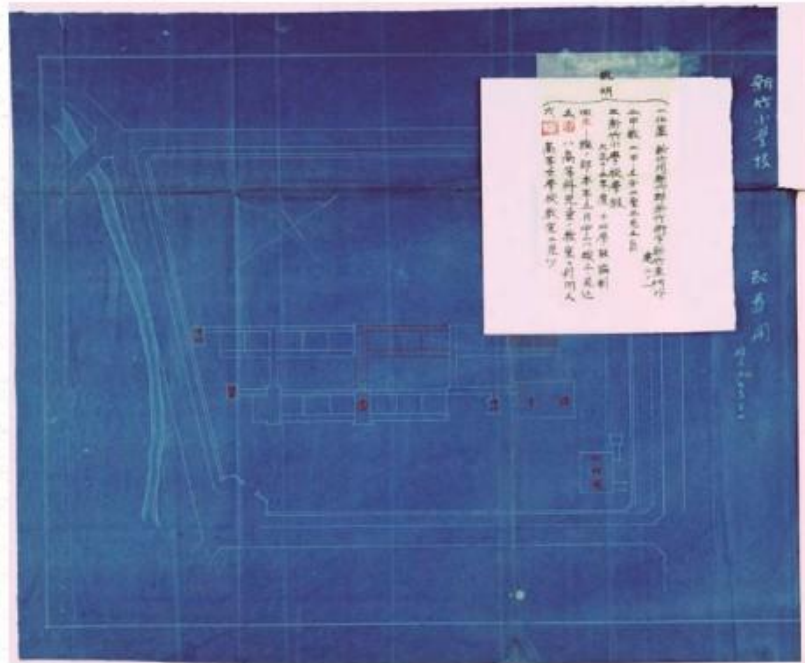


圖2-1 配置圖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正式授權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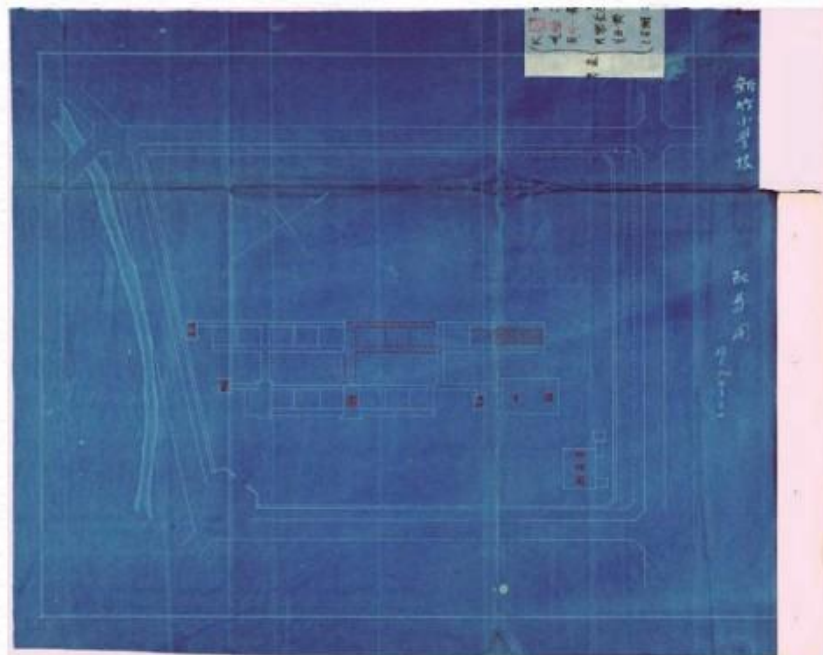


圖2-2 配置圖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正式授權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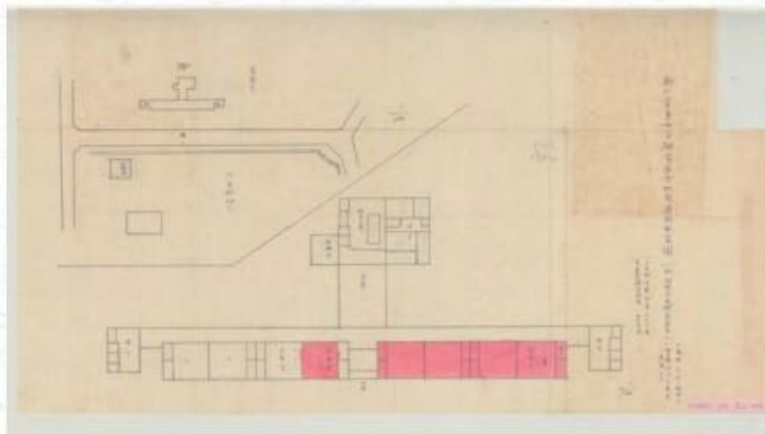


圖2-3 新竹高等女學校寄宿舍利用建物配置圖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正式授權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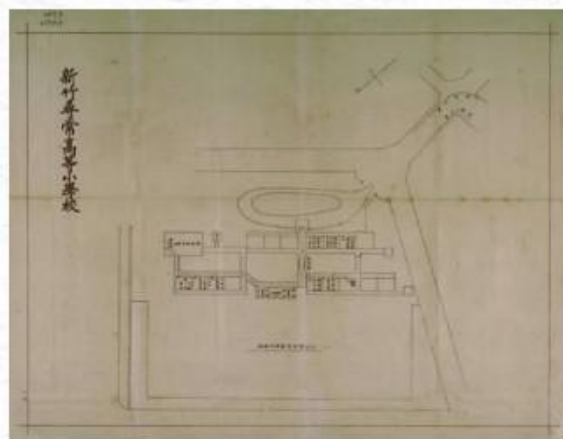


圖2-4-1 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正式授權使用

生有22名，新竹高女為32名。這是新竹高女開校頭兩年的校舍狀況，直到大正十五年四月三日，新竹高女遷至位於新竹市錦町新竹街上，⁰⁴原新竹中學校校區，即今日竹女現址。新竹中學校則移至赤土崎一帶，即今日十八尖山下的新竹高中現址。竹女與竹中兩校，在日治時代早有淵源。

以上新竹高女在新竹小學校的設置圖，今日看來較不清楚，另從其他資料補充。大正十二年(1923年)四月十九日，新竹州有件大事，裕仁皇太子來臺行程，搭火車抵達新竹州東門的新竹小學校巡視。總督府專賣局特別編製的《皇太子殿下奉迎事務要覽》中，包含新竹小學校配置圖(圖2-4-1)。⁰⁵此圖字跡較清晰，可供進一步瞭解新竹高女借用新竹小學校三間教室狀況(圖2-4-2)，圖中「國語練習會場」下方，由左而右原本

分別為：「一公學綴方授業室」、「小學算數授業室」與「中學博物授業室」，作為對應如修身、國語(日語)、外國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圖畫、家事、裁縫、音樂、手藝等一般室內課程教室。其他文獻則記載三間教室，其中兩間曾作教室，一間為辦公室。⁰⁶藝能類科目如家事、裁縫、音樂與手藝等，需更寬廣教學空間的實作課程，則可能另有安排。1924年開校後至1926年4月初，新竹高女便主要以圖2-4-2的三間教室為基礎，⁰⁷作多樣化的教學用途，實屬不易。

借用新竹小學校校舍期間，校舍隨著學生人數增加，教學空間顯然不足。比如體育課兩校師生共用一個操場，新竹小學校尚未配置如體操館、劍道館、游泳池或庭球場等，室外最大活動場所，為圖2-4-1下方的「兒童旗體操場」，兼具小學校學童升旗集會、操場與體操練習之三合一場地，室外體育教學難免有所侷限。但在具有重

04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3620期，昭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3620a006。

05 出自〈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皇太子殿下奉迎事務要覽》(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大正十二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典藏號：001-02544，頁碼0449P19。

06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20。

07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3月31日，版3也記載，最初以新竹小學校三間教室，作為新竹高女教室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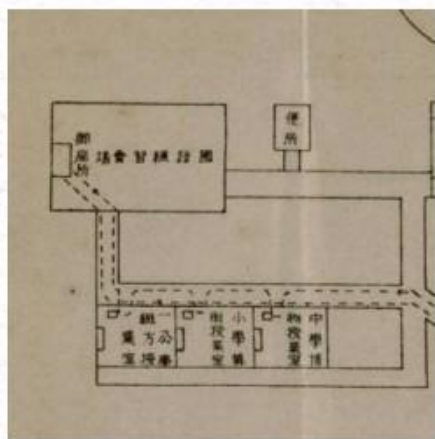


圖2-4-2 圖2-4-1局部放大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正式授權使用

視近代體育教學背景出身的東京高師畢業生，塚本校長到校後，應會致力於改善體育教學可能出現的困境。

依皇太子巡視新竹小學校的動線看來，作為皇太子主要的「御座所」，是位於圖2-4-1下方建築中間，其左右兩間為隨行高等官員休息室，相連成三房，平時這個區域應該不常使用，方可供布置規格極嚴謹的皇太子使用。另二個御座所，一處位於「講堂」，即圖左上當時作為「國語練習會場」（亦可見圖2-4-2），可供巡視瞭解學童國語實施狀況；另一處則鄰近高等官員休息室右側，位於下方五個教室的正中間，後來這排空間整建為新竹高女寄宿舍，於1924年5月左右竣工。當時新竹高女寄宿生是睡在日後的昭和天皇與隨行官員曾巡行並短暫休息之處。若知曉這段往事，師生不知有何感觸？當時的教師回憶，知曉此事後師生都感到是「瑞兆」，很開心。⁰⁸

08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20。

上述新竹高女開校後暫借校舍並非個例。同為大正十三年創校的基隆高等女學校(今基隆女中)，當時借基隆尋常小學校(今基隆市仁愛國小)校舍2間作教室；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今嘉義高中)創校之初，亦暫借嘉義商工專業學校與臺南州立嘉義高等女學校(今嘉義女中)等地作校舍上課。高雄州立高等女學校(今高雄女中)創校後，借用打狗第一高等尋常小學校(今高雄市鼓山國小)校舍，⁰⁹皆反映出新臺灣教育令實施後，短時期內各地陸續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校舍多有暫借他校的情形。

新竹高女從預備搬遷，至1926年遷校底定間之狀況為何？試從新竹州編列各校教育年度預算思考，如表1所示。¹⁰

表1 1923—1930年新竹州教育歲出表

新竹州教育歲出(圓) 經常門預算/時間	新竹中學校	新竹高女
1923年(大正十二年)	20,750	無
1924年	缺	缺(創校)
1925年	24,404	17,189
1926年	22,819	17,600
1927年(昭和二年)	19,577	17,743
1928年	17,841	14,730
1929年	缺	缺
1930年	18,098	15,373

09 各校設置配置圖，參見〈大正十三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九卷教育及附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7249024。另參見國立嘉義高中網頁資料。

10 表列資料分別參見《臺灣總督府府報》第2958期，大正十二年(1923年)6月3日，頁13；《臺灣總督府府報》第3283期，大正十三年(1924年)7月11日，頁18；《臺灣總督府府報》3485期，大正十四年(1925年)4月5日，頁18；《臺灣總督府府報》第3774期，大正十五年(1926年)4月9日，頁47；《臺灣總督府府報》第78期，昭和二年(1927年)4月13日，頁53；《臺灣總督府府報》第351期，昭和三年(1928年)4月7日，頁20；《臺灣總督府府報》第887期，昭和五年(1930年)2月14日，頁45。其他各中學校狀況不一，需另外探討。



圖3-1 職員生徒攝影(局部) 大正十四年三月十日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3-2 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開校紀念式，當日紀念攝影(局部)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表1缺1924年與1929年資料之外，新竹中學校在1923年、1925年與1926年經費預算皆超過兩萬圓，較其他年度多，又以1925年最多，比遷校前1923年多3654圓，比遷校後1926年多1585圓，1927年至1930年間皆在二萬圓以下。新竹高女經費於1926年明顯增加，至1927年最高，增長狀況較為突出，之後都低於一萬六千圓。兩校歲出經費在1925年至1927年間有所增長，其中涉及因素極多，但這段時期正值兩校遷校整頓搬移前後，或亦有關聯。

三、誰來參加開校式？

開校式典禮，參加者眾多，超過百人，男女老幼，有不同族群的人們。圖1座位前三排穿立領制服或文官服飾者，具有官等勳位。參加者的服裝琳琅滿目，男性服裝樣式主要為西服、文官制服或一般立領制服，黑色較多，亦有海軍白，配件如圓盤帽、大甲帽或領帶；女性服裝亦多樣，有和服，或傳統中式大襟衫。現場還可見穿和服的婦女手抱嬰孩，也有穿白色長裙洋服的女孩，左上還有一位調皮攀上屋簷的孩童，不知當時是否有被發現？眾人服裝不一，身分多樣。

有哪些貴賓參加開校式？依據新竹高女職員德重彪一的記載，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上

午九點，於新竹小學校講堂舉行開校式，來賓有「知事閣下、內務警務兩部長」，還有其他百餘名人參加，包含百名新生家長等列席。¹¹此處來賓所指分別為佐藤勸知事、內務部長三浦碌郎及警務部長草野義一。另外，比對照片服裝可知新生家長多為日本學生的家長，也有本島學生家長。

參見竹女校史室典藏大正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日職員生徒攝影(局部)，如圖3-1圈起之人物，從細長臉型、膚色較深與五官大致輪廓看來，與圖3-2圈取之人物似為同一人。這位先生是誰？尚待考究。由此推測，新竹高女的職員也參加了首回開校典禮。

值得注意的是，圖1未見塚本清吉校長，此時尚未正式派令為新竹高女學校長。總督府官方敕令公告大正十三年六月六日「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教諭塚本清吉補新竹高等女學校教諭」，¹²新竹高女開校式時，他仍屬第一高女教員，即將到任。塚本校長未及參加開校式，那麼在校長職務過渡期間，誰代理新竹高女的校長出席？

11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21。

12 《臺灣總督府報》第3254期，昭和十三年六月七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3254a002。

1924年3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篇名「新竹高女新設に就て」署名「堀内教育課長」談新竹高女報導(圖4-1)說明。¹³這篇應是目前報紙中最早有關新竹高女的報導，早於4月25日的開校式。

報導中的「堀内教育課長」為時任新竹州內務部理事官，教育課課長堀内林平(1887-?)，如圖4-2。1922年到1924年擔任新竹州教育課長，1925年轉任臺南州擔任地方理事官，1930年到1931年升任臺南州臺南市的市尹，類似現在臺南市長，後調任高雄州。¹⁴圖4-2為擔任臺南市尹時的堀内林平照片，據筆者查找發現其源自1930年出版《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一書。¹⁵本書作者彙集1895年後日本殖民統治各項農、林、漁、牧、礦、專賣等各產業發展概況經營狀況，詳述石塚總督事蹟與有功公職及民間人士，¹⁶臺南市尹堀内林平，便被視為有功於總督府殖民統治的公職人員之一。由此可見，離開新竹後的堀内課長，官運亨通，昇任至市尹。

堀内林平對新竹高女的創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但長久以來，卻多被忽略。從圖4-1的報導可知，他對新竹高女準備開校一事，早有準備，放在心上；同時身為州教育主管，若無特殊情況，情理上應有充分理由參加新竹高女開校式。從現存檔案文獻中，有關新竹高女申請設置案可知，1924年3月26日新竹州知事佐藤勸稟申內田總督，以「案



圖4-1 新竹高女新設に就て
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



圖4-2 堀内課長
來源：《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

至急御認可」，¹⁷促進認可，期間堀内課長在實質上亦積極推動。終於，3月29日府方函復認可，於4月1日准可設置。新竹州廳當時提出的新竹高女設置「記」，摘錄如圖5-1、5-2所示，¹⁸詳

13 「新竹高女新設に就て 堀内教育課長談」，《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3月27日，版2。

14 有關堀内林平整理自中研院臺史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15 圖4-2來源為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市：南國出版協會，昭和5年7月15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版)，未標頁數。但原圖不清晰，另引自維基百科同來源重製圖片。

16 參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路資料。

17 「新竹高等女學校設置ノ件認可」(1924-04-01)，〈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九卷教育〉，《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7249024。

18 「新竹高等女學校設置ノ件認可」(1924-04-01)與附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7249024。



圖5-1 新竹高女設置記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正式授權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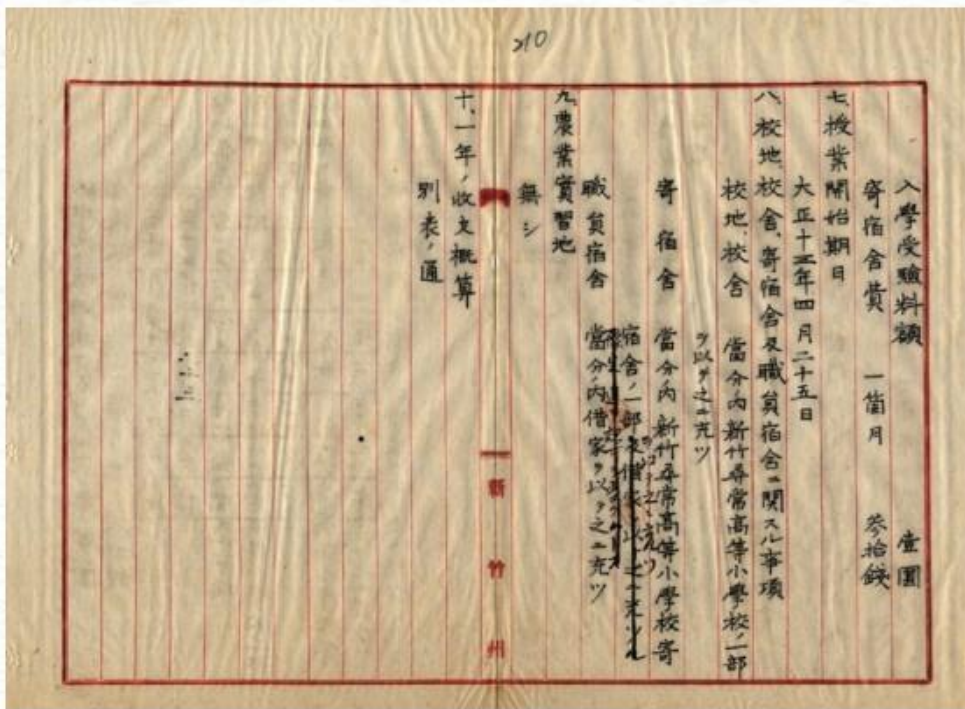


圖5-2 新竹高女設置記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正式授權使用

列新竹高女設置時各項事務規劃如：現地校址與預訂校址、班級數、招生人數、修業年限與課程教授、學費、宿舍與收支等事項，不再贅述。

事實上，當時新竹高女的職員，日後也沒有忘記堀內課長，如昭和二年(1927年)的記載便將堀內林平列入新竹高女「舊職員」名錄中，職稱為「校長事務取扱」，任期大正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二十六日，教授修身科。¹⁹這份文獻原意為記錄職員離職狀況，卻留下有關開校初期校長人事線索。塚本校長正式到任前，堀內課長曾短暫近三個月臨時代理新竹高女校長。從這個角度看，新竹州理事官堀內課長也可說是新竹高女「第一任」前校長，時人曾稱之「堀內校長」，而他確實亦以新竹高女代理校長的身分出席開校典禮並致詞。²⁰堀內林平與新竹高女創設淵源極深，是今日討論新竹高女創置的歷史時，絕對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

新竹高女能順利開校，新竹州地方官員的作為，也有重要的推助作用。日治臺灣地方行政區劃歷經多次變動，新竹州管轄範圍與今日縣市定義不同，當時包含今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廳治設於今新竹市，新竹州知事為本地首長。新竹高女創建前後，1923年11月3日至1924年12月23日的新竹州知事為佐藤勸(1877-?)。《新竹市志》依據《新竹州沿革志》指出，在當時緊縮節約的施政方針下，新竹中學校，新竹高等女學校兩校

校舍「仍在增築中，公學校又增十三班，所以預算金額之一半皆充作教育經費」，在此背景下，他仍設法從事地方建設，「尤以重視教育事業為人感念」。²¹難以確認他是否出現在圖1合照，但由前述新竹州編列教育年度預算看來，在1925至1927年間新竹高女有較多經費，而其任內適逢日臺共學後，故陸續廣設各級學校，實有緣由。

1924年4月1日新竹高女創設前，因3月間正值帝國議會散會，相關預算一時未通過，設校原有經費困難。不過透過總督府與新竹州官民的努力，還是決定排除萬難，設立新竹高女。²²上至總督府下至新竹州地方官民，對新竹高女的成立都抱持強烈支持，德重彪一在感念之餘，記錄下與新竹高女設立有關係的人物作紀念，其中總督府包含內田嘉吉總督、總督府總務部賀來佐賀太郎、內務局長鄉賀照、學務課長生駒高常、視學官小野政雄等人。²³當然，亦不能忽視作為地方長官的佐藤勸，與總督府頻繁公文往返的推助。

從前述1924年3月26日，佐藤知事稟申請示總督府的公文看來，新竹高女設置案已然形成，他是促進新竹高女創立的實際推手之一，《新竹市志》也認為，他的確是一位重視新竹地方教育發展的長官。此後，1924年12月25日，佐藤知事申請退職，返回故鄉東京。

19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9。〈大正十三年第三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3852，亦記載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辭令案，塚本校長派任新竹高女，堀內林平免代理校長。

20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19、21-22。

21 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新竹市：新竹市政府，民國86年)卷七·人物志，頁28-29。

22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19。

23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24。

之後，古木章光接任新竹州知事(任期1924年12月24日至1927年4月22日)，²⁴其任內新竹高女校舍營建完成後遷校現址。由前述兩校教育預算看來，任內1925年至1927年經費皆顯著增加。以往對創校校史之描述，較忽略行政官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總督府之外，新竹州官員如佐藤知事、堀內課長與古木知事等人，對於新竹高女之創設、校舍增築與教育經費等，承先啟後，皆有具體的影響性。

四、結語

本文從現存已知最早兩份記錄有關新竹高女開校的文獻，探討1924年4月1日新竹高女創設前後的狀況。這兩項文獻是1924年3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新竹高女新設に就て」，及同年4月25日開校式合照。

今人對新竹高女校史之描述，以1924年4月1日創校為始，但在此之前的脈絡則較少提及。從本文的說明看來，3月26日已確立新竹高女的創校，3月29日內田嘉吉總督批示於4月1日認可准設，不過實際入學典禮於同年4月25日舉辦。4月25日也常見為他校開學式，但新竹高女開校前的背景是籌設經費不足，且校舍建築未完成，頗為艱辛。從籌備設校，至創校後歷經暫借新竹小學校，至遷校現址，期間新竹州的地方官員，實際上扮演行政上的重要推助角色，有益於奠立早期新竹高女發展的基礎。

有關新竹高女初創情形，最後有幾點補充。其一、《新竹女中創校九十週年特刊》中標示為「1924年4月25日開校紀念合照」，亦最早可見於大正十四年(1925年)4月出版的新竹高女同窓會創刊號引用，是探究新竹高女校史的重要圖像，包含開校初期有關人事，日後可再深入探究。其二、在塚本校長正式成為新竹高女首任校長前，本文發現，堀內林平課長曾短暫臨時代理新竹高女校長，這是過去竹女的校史敘述，皆未提及的部分。最後，必須指出「4月25日」在竹女校史上具有紀念價值。1924年4月25日是新竹高女開校典禮，也是第一屆學生的入學典禮，日治校友回憶指出4月25日是日治時代新竹高女的「校慶日」。²⁵戰後，新竹女中的「校慶日」為每年12月1日，今人多已不識「4月25日」在竹女校史上亦曾為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

本篇談及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的創設，不僅是新竹女中校史的誕生源頭，也反映日治時代在總督府「日臺共學」教育方針下，是在新竹州官方主導下，當時地方官紳人民對新竹地區教育殷殷期待下的時代產物，更是日治新竹州女子升學的唯一重要教育場域。竹女的校史，是地方文教發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竹女的百年歷史，也是不少世代的珍貴歷史記憶。

24 參見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29-30。

25 陳寶玉，〈思い出草〉，《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22。

第五章

開校初年職員群像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圖1 職員生徒攝影(大正十四年三月十日)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一、前言

圖1為大正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日新竹高女「職員生徒攝影」的照片，是目前竹女校史室保存最早的新竹高女全校合照，相當珍貴。本文標題「開校初年」指開校後至照片標註時間，即大約1924年4月至1925年3月間。

照片中，第一排職員細數有15人，是否意謂開校初年職員即15人？這些職員是誰？如何解讀這張重要照片之意涵？由於照片未同時留存名錄，過往也未見討論，加上相關資料散亂不齊，隨著年代漸遠，較不易確認照片職員之具體人

數，但探究這個問題卻有助於瞭解開校初年的狀況。因此，本篇試從此照片出發，藉由探究新竹高女開校初年職員人數，希望有助於瞭解新竹高女開校初年的人事狀況。有關新竹高女時期的職員狀況，請參閱本書附錄。

二、職員狀況

先探尋圖1職員姓名。參考臺灣總督府資料(簡稱總督府版)⁰¹整理新竹高女1924至1925年職員資料如表1，再作說明。

01 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系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三年，頁294；大正十四年，頁282。省略職等、原籍等。

表1 新竹高女1924年至1925年職員一覽表(總督府版)

時間	教諭(含校長)			書記	囑託			雇員
大正十三年 (1924)	1.塚本清吉(學校長) 2.出淵ミヤ			1.徳重彪一	1.齋藤カヤ 2.本多教雄 3.猿渡甚喜 4.連煥明	5.吉田兼造 6.琦山用齋 7.鹿住陟倫	8.原田龜善 9.南條博明 10.福永マスエ	1.藤井三平 2.郭榮波
合計共15人	2人			1人	10人			2人
大正十四年 (1925)	1.塚本清吉(學校長) 2.前藤信雄 3.田島秀(舍監)	4.飯田リフ 5.山崎カヨ 6.林 懋	7.江頭乙治 8.出淵ミヤ	1.徳重彪一	1.齋藤カヤ 2.連煥明	3.吉田兼造 4.南條博明		1.藤井三平 2.郭榮波
合計共15人	8人			1人	4人			2人

表1總督府版的資料，為新竹高女開校前兩年，包含校長等職員姓名，人數合計皆為15人，看似與圖1人數相符。⁰²這15人是否為職員實際人數？另比對新竹州官方統計1924年四月末日之教諭(判任)現員1人，書記1人，囑託10人，雇員2人，不含奏任身分的學校長，合計14人。⁰³以上兩種官方資料，若不計校長，1924年職員人數與職稱相符，可見表1中1924年的職員資料具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而這15人應該就是新竹高女創校時1924年的職員姓名。從表1可見，到了1925年新竹高女的教諭人數大幅增加，從上一年的2人(含學校長)增為8人，相對的囑託則由10人減少為4人。此時教諭師資顯著進展，反映開校之初人事異動的細微變化。

表1反映1924至1925年開校之初職員人事異動。除塚本校長以外，1924年至1925年未異動的「元老」職員為：教諭出淵ミヤ、書記德重彪一、囑託齋藤カヤ、吉田兼造、南條博明、連煥明，以及兩位雇員藤井三平與郭榮波共8位，含兩位本島人連煥明與郭榮波。1925年離職共6人，為囑託琦山用喬、本多教雄、原田龜善；猿渡甚喜、鹿住陟倫與福永マスエ。1925年看似有新進教諭：前藤信雄、飯田リワ、山崎カヨ、林懋、江頭乙治與田島秀等6人。其中田島秀兼舍監；在此之前，出淵教諭與德重書記也曾先後兼任舍監。

有關以上提到開校初年的職員模樣，另以1928年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冊中的職員合照，如圖2供參。

圖2第一排左1起依序為：山崎カヨ、齋藤カヤ、飯田リワ、塚本校長、前藤信雄、柴田信太郎、中村菊平。第二排左1起為：西田登美、津田勝野、出淵ミヤ、辻イチ、江頭乙治、德重彪一、谷喜一。第三排左1起為：下宮芳枝、張雇、太田慶一、林懋、安田光夫、藤井三平與香山靜郎，共21位，有8位女性，1928年的職員人數較開校初年增長。除了校長外，圖2中的出淵ミヤ、山崎カヨ、齋藤カヤ、飯田リワ、前藤信雄、江頭乙治、德重彪一，共7位職員，亦於開校初年持續任職至1928年，可說是開校以來的「元老」職員。



圖2 1928年職員攝影

來源：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昭和三年)

新竹高女開校後的前兩年，職員有來自新竹中學校的情形，有轉任也有兼任，如前藤信雄、猿渡甚喜與南條博明3人。⁰⁴前藤信雄於1925年

02 含照片前第二排最左側第一位，穿著中式長衫戴帽的男士。他的穿著與其他職員有很大的差別，可能並非教員，但仍以職員視之，故合計為15人。塚本校長為第一排右側第八位。

03 參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新竹州第四統計書》大正十五年，頁0066-頁0067。

04 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三年，頁294。

轉任新竹高女後為教務主任；南條博明於1924年4月兼任新竹高女囑託，教授圖畫科，任職近三年，於1927年3月底退職離開新竹高女；猿渡甚喜的動向比較特別，下文說明。值得注意的是，前藤信雄於新竹中學校時的同事美間正道，為日後新竹高女第二任校長(1935至1938年)。

由於表1除了姓名、職稱與人數以外，欠缺更多具體訊息，另參考大正十四年(1925年)四月二十三日發行，由新竹高女書記德重彪一編輯整理的職員資料(本文簡稱德重版)，⁰⁵如表2所示。

表2為1925年4月23日發行德重版資料記載，新竹高女職員共16人：教諭3人(含學校長)、囑託10人、書記1人及雇員2人。另比對新竹州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1925年4月現任教諭6人(含奏任2人，判任4人)，書記1人，囑託7人(含校醫)，雇員2人，合計亦為16人。⁰⁶以上兩種資料人數相符，但部分職員職稱之人數卻有差異，如表1教諭8人，表2教諭3人，但新竹州的統計為教諭6人等。表2德重版記載的1925年新竹高女職員人數16人，也與圖1照片與表1合計15位職員不同。此外，表1有列出教諭山崎力三，但表2沒有列出這個人。不過，筆者從德重彪一的另一份記載發

表2 新竹高女職員一覽表(德重版：1925年4月23日發行)

序號	職稱	姓名	原籍	擔任學科	業務分擔	備註 到職時間/身分
1	學校長教諭	塚本清吉	鳥取	修身 歷史		1924.6.6補教諭 6.12教諭就任 6.13教諭新任命 6.26任代理校長 7.3補學校長
2	教諭	前藤信雄	新潟	修身	教務主任	1924.5.7 新竹中學校教諭補
3	教諭	出淵ミヤ	岩手	國語	第一學年第一組擔任	1924.4.11 1924.4.22補舍監
4	囑託	林 懋	宮崎	英語 地理 數學		1924.8.15囑託
5	囑託	齋藤カヤ	香川	裁縫	第一學年第二組擔任	1924.4.11新竹小學校訓導補教務囑託
6	囑託	飯田リフ	福岡	音樂		1924.9.24囑託
7	囑託	吉田兼造	福井	歷史		1924.4.22新竹小學校補
8	囑託	猿渡甚喜	熊本	博物		1924.4.22新竹中學校補
9	囑託	鹿住陟倫	新潟	體操		1924.4.22新竹小學校補
10	囑託	南條博明	山形	圖畫		1924.4.22新竹小學校補
11	囑託	福永マスエ	熊本	遊戲		1924.4.22新竹小學校補(教務囑託)
12	書記	德重彪一	鹿兒島		庶務會計主任	1924.4.5
13	雇員	藤井三平	佐賀		庶務會計係	1924.4.22
14	雇員	郭榮波	新竹		庶務會計係	1924.4.12
15	囑託	連煥明	新竹		醫務	1924.4.25
16	囑託	神田莞爾	埼玉		醫務	1924.9.19

05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6-77。位動略。原資料未註明職稱、任期與退職時間。表中職稱與備註資料為筆者自行整理，引見同書，頁73-76。

06 參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新竹州第五統計書》昭和二年出版，頁0066-0067，統計大正十四年四月。奏任教諭2人，1人兼學校長；另1人經查找確認為前藤信雄，於大正十四年以高等官七等奏任教諭轉任新竹高女，參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十四年第二卷，典藏號000-04001。

現，山崎力ヨ出現在昭和二年(1927年)的職員名錄中，且註記大正十四年(1925年)4月1日到任，⁰⁷他在新竹高女的任期至昭和六年(1931年)。如此看來，德重版對1925年的職員記載似也未吻合，比如就未將山崎放入1925年的職員名錄中。1925年3月前後，新竹高女的職員人數究竟是15人還是16人，似仍難以判定。

三、1925年職員人數試探

綜上所述，新竹高女1925年職員人數與對應職稱已知有三個版本，如表3所示。

表3所列有關1925年新竹高女的職員人數有三個不同說法。第一個說法是1925年總督府資料顯示為15人；第二個說法為表2德重版資料記載為16人。第三個說法為新竹州統計書記載為16

人，但未列具體姓名供考察。除了職員人數有出入，若干職員職稱也有差異，比如表1將飯田リワ列入教諭，但表2卻為囑託；表1的林懋為教諭，但表2記載為囑託等等，莫衷一是。同一年職員的人數或職稱之說法不一致，在這樣的狀況下，先暫時忽略職稱，進一步比對已知姓名後發現，表1與表2有12人完全一致，分別為：塚本清吉、前藤信雄、出淵ミヤ、林懋、齋藤カヤ、飯田リワ、吉田兼造、南條博明、德重彪一、藤井三平、郭榮波與連煥明。大體上較明確的是：表1與表2共同顯示1924至1925年4月前在職的12人。比對有出入的是：表1的田島秀、山崎力ヨ與江頭乙治3人未列入表2；表2的猿渡甚喜、鹿住陟倫、福永マスエ與神田莞爾4人未列入表1。以上兩版互有出入者共7人，整理如表4。⁰⁸

表3 1925年新竹高女職員人數版本比較

來源 / 人數	教諭 (含校長)	書記	囑託	雇員	合計 (人)
1.總督府版(表1)	8	1	4	2	15
2.德重版(表2)	3	1	10	2	16
3.新竹州統計書	6	1	7	2	16

表4 兩版1925年新竹高女職員互有出入者

序號	職稱	姓名	任職期間	1925.3.10前在校者	所在版本狀況
1	教諭	田島秀	1925.3.18-1927.4.9		總督府版
2	教諭	山崎力ヨ	1925.4.1- ?		總督府版
3	教諭	江頭乙治	1925.5.18- ?		總督府版
4	囑託	猿渡甚喜	1924.4.22-1925.4.15	V	德重版
5	囑託	鹿住陟倫	1924.4.22-1925.5.30	V	德重版
6	囑託	福永マスエ	1924.4.22-1925.5.30	V	德重版
7	雇員	神田莞爾	1924.9.19-1925.4.25	V	德重版

08 表4中任職時間參考自：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同前，昭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發行），頁118-119。表格中打「v」者表示1925年3月10日前在職者。

07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8。

由於圖1「職員生徒攝影」題為大正十四(1925年)年三月十日，以此時間為基準，並參考表4，此前未到職者為：田島秀、山崎力三與江頭乙治，此3人到職時間至少不早於1925年「三月下旬」前，⁰⁹也應該不會出現在圖1「職員生徒攝影」中。因此，有關表1職員人數與表2有所差異的原因，極可能是記錄的時間點不同所致：表1所記為1925年3月下旬至5月18日到任3位「新員」(表4序號1至3)，故含原有職員人數共15人；而表2所記4人(表4序號4至7)為皆於1924年4月後便已陸續到職的「舊員」，並且為1925年3月10日前仍在職者，故為16人。表2未記載1925年3月10日後到職者，故前述1925年4月1日才到任的山崎力三未出現在表2中。這4位職員退職時間從1925年4月15日起(表4序號4)，最晚為5月30日退職(表4序號5與6)，因此到了6月起的職員人數應該又為15人。1924年4月至1925年6月之間，職員人數其實有些微變化，大致在15至16人之間略有波動。後文將進一步考察此4位「舊員」未被表1載入大正十四年(1925年)職員名錄中的原因。

因此，若上述推測無誤，1925年3月10日「職員生徒攝影」除去學生之外，照片所列1925年3月10日前職員人數應該為16人，這個數字正如表2德重版所顯示。至於照片中可能少了哪一位職員？目前無法斷言。不過可以說明的是，三個版本對於1925年新竹高女職員人數記載差異有其原因，表面看似抵觸，但實際上反映1925年3月

到5月之間職員的人事異動。1924年4月後至1925年3月上旬之間，新竹高女職員人數波動為15至16人；1925年3月下旬至同年5月下旬，職員人數波動為16至15人。有時因同一年短暫數月間，人事更迭出現細微波動，隨著時間流逝，資料逐漸闕如，令人迷惘。以上試圖透過有限的資料，比較職員人數三個版本之說法，期待後續有更多樣的資料，可以更清楚釐清1925年新竹高女的職員人事變化。

由於表2的猿渡甚喜、鹿住陟倫、福永マス工與神田莞爾4人，皆於1924年已到職，且1925年3月10日前仍在職，但卻未被表1載入1925年職員資料的問題，以下分別探討此4人，藉此瞭解其任職狀況，或有助釐清。

四、開校初年四位職員動向

(一)桃園農校校長：猿渡甚喜

猿渡甚喜的姓名未列入表1，卻出現在表2，他的動向為何？從前述可知，1924年他任新竹中學校與新竹高等女學校囑託，不過表1僅列職務，而表2指出他在新竹高女教授「博物科」，博物科後來也稱「理科」，這條線索顯示他是理工背景的教師，應具備動、植物學相關學科知識，並可引導學生操作實驗實作的能力。1925年他是新竹中學校囑託，且為新竹高女囑託。¹⁰1926年轉任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教諭兼舍監，教授測量與林業課程，直到1940年。¹¹1941年升任新竹州立桃園農業學校校長至二戰結束前。此後的宜蘭農林學校歷經變遷，為今日國立宜蘭大學前身；桃園農業學校為今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

09 德重彪一編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6記載大正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兵庫縣立柏原高等女學校教諭田島秀補任本校教諭。因此，德重本人所記田島秀實際任職時間就有所差異，較難判定到底是三月十八日還是二十八日，故本文在此暫以「三月下旬」視為其任職時間點。如若為三月二十八日，也間接證明總督府版的記載包含三月下旬到職者的資料。

10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四年，頁281。

11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五年，頁255。

農工前身。1940年以前，有關他的生平僅止於上述職務異動，似乎缺少更清楚的個人資料，目前也僅找到一張他的個人獨照。¹²

猿渡甚喜升任學校長之後，被收錄於1943年更名為興南新聞社所編的《臺灣人士鑑》。記錄他生於明治十八年(1885年)熊本縣，¹³自「東京帝大農科大學林學系」畢業後，「其後，臺南製糖會社技師、森林工業會社技師、臺北州第一工業學校教務囑託及新竹中學校教務囑託」，然後「昭和十五年四月補宜蘭農林學校教諭」，同十六年八月升任桃園農業學校長。¹⁴這段敘述讓我們更瞭解其早期生平外，更有幾點值得注意處：第一、並未提及他曾任新竹高女囑託。第二、此處紀年有明顯錯誤：「昭和十五年四月」補宜蘭農林學校教諭，應更正為「大正十五年」；「同十六年八月」指「昭和十六年」。在此也顯示即使是最接近當時的日治文獻，亦未必全然可靠，須以更多資料互證。第三、從學術經歷看來，他的專長偏向技術實業。

有關猿渡甚喜之動向因此有幾點認知。首先，上述1943年出版的記錄隻字未提他在新竹高女的經歷，隱藏的訊息是，他先為新竹中學校

職員後兼任新竹高女，有前後之別，且職務屬性亦有不同，如在新竹中學校可能擔任其他學科囑託，但到新竹高女後實質取得博物科教諭資格。其同時兼任兩校，或許反映新竹高女開校後師資未足的狀況，屬過渡性臨時配置。由於專長為農科，加上在新竹高女任職將近一年(1924.4.22-1925.4.15)，相對短暫，故可能因此未被十幾年後的當時傳記編者提及，甚至記載有誤差。其次，他於1926年4月初轉任宜蘭前，分別在1925年4月中離開新竹高女，1926年3月下旬離開新竹中學校。¹⁵他就任宜蘭農林學校時編制只有四位教員，¹⁶他是其一，考量當時新竹州往宜蘭交通，及開校人力配置的背景，他大概在1926年3月底前便赴宜蘭準備開學。最後，表2發行於1925年4月23日，此時他已於八天前離校。德重書記的記載應是回憶1925年該學期1至4月中前，對學校整體配置的統整性印象。從他的經歷看來，表1記錄包含1925年3月下旬後陸續到職的「新員」，但未將當年4月以後離職的「舊員」列入職員數中。

猿渡甚喜離開新竹高女後，五十六歲時升任新竹州桃園農校校長。新竹高女學生便曾短暫在這位未來的農校校長教導下學習。之後，接任新竹高女的「理科」教員是1925年4月任職的山琦

12 照片可參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頁。不過，參閱今日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網頁，該校日治時代的校史尚未著墨，故未提及猿渡校長相關生平資料，盼日後有機會獲得更多訊息。

13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三年版，頁294記猿渡甚喜本籍為「沖繩」縣。

14 引見《臺灣人士鑑》(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復刻初版，民國110年12月，1943年版)，頁179。未附照片，引文標點符號為筆者另加。林學科，應該指森林學系，或是漏字。本處原資料記載之時間有錯誤，筆者修正如下：原「昭和十五年」應修正為「大正十五年」；原「同十六年八月」，應為「昭和十六年」，而非「大正十六年」。之後引用同書簡稱為《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

15 〈昭和十六年七月至八月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113。記載猿渡甚喜於大正十二年九月二日為新竹中學校教務囑託；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為新竹高女囑託，可證實這個說法。他於大正十四年七月獲得博物科植物中等教員資格，於新竹高女任職後成為正式授課教員。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先卸任新竹高女囑託，大正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卸任新竹中學校囑託，同年四月一日補宜蘭農林學校教諭且兼代理校長至昭和七年七月。

16 《臺灣總督府報》號外，大正十五年四月一日，頁2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023768e005。

力ヨ。¹⁷圖3出自竹女校史室典藏昭和四年(1929年)第二回卒業記念，可見穿著水手服制服的女學生於理科教室認真聽講的情景。圖中穿著白袍者，應該就是山琦先生。

(二)桃園高小與苗栗高小校長：鹿住陟倫

鹿住陟倫生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為新瀉縣平民。¹⁸1909年從新瀉縣立高田師範學校本科第一部畢業後，先後為家鄉幾所尋常小學校與女子尋常小學校訓導。1921到達臺灣，至1926年間為新竹州尋常高等小學校(今新竹市立東門國小)職員，¹⁹1924年至1925年5月亦為新竹高女囑託；同時，新竹小學校校長吉田兼造與訓導福永マスイ，亦與他一樣短暫擔任新竹高女囑託，此兩人亦可見於表1所列。

大正十四年(1925年)5月，鹿住陟倫從新竹高女退職後，於1926年擔任苗栗小學校訓導兼學校長。1927年為新竹州郡庶務課視學，²⁰為新竹州郡屬，視察轄屬教育學務，同時兼代竹南郡庶務課長。州郡視學多由優秀教師中選拔，可見其表現受肯定。此後又陸續擔任新竹州各小學校訓導。1928至1933年升任新竹州桃園尋常高等小學校校長。由於長年對學校教育有功，於1932年獲當時新竹州知事內海忠司頒贈銀杯，表彰其教育



圖3 新竹高女學生於「理科教室」上課

來源：新竹高女第二回卒業記念

上的貢獻。²¹1934年至1936年擔任苗栗尋常高等小學校校長後，²²轉任臺北州社會教育課等職務直到1944年。

新竹高女任職期間，鹿住陟倫教授「體操」學科。²³從圖4為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為大正十五年(1926年)十月十五日「運動狀況(體操)」照片，可一窺女學生們穿白色夏季服裝(可能也是當時體育服)，頭戴白色圓帽，在新竹高女操場上以支架練習，精神抖擻，動作整齊，努力保持正確的姿勢，是殖民教育強化身體規範的展現，也是傳統纏足女性難以想像的身體表現。日治時代的「體育課」中，體操有專門教師授課，是當時相當受重視的體育項目。此時，鹿住囑託已不在新竹高女任職。照片左側白裝男性職員，應是之後到職教授體操的江頭乙治先生。江頭乙治於大正十二年至十四年間，於臺北第一高女任教體操，

17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同前，昭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發行)，頁118-119。

18 參見〈昭和八年四月至六月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074；〈昭和十二年一月至三月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0189等。

19 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三年，頁295。

20 「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網頁：日本視導制度指導主事從優秀教師且具備相關資格者遴選。

21 《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30日，版8。同時尚有新竹州各小學校校長等受表彰。

22 桃園尋常小學校戰後廢校，校舍今不復存。此外，苗栗尋常高等小學校應該是今日苗栗縣立竹南國中前身，設立於1914年。

23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9。



圖4 運動狀況(体操)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來源：竹女校史室

大正十四年五月轉出第一高女，²⁴接著轉任新竹高女教諭。他是塚本校長在第一高女時期的同事，也是新竹高女創校後最資深的體操老師，希望日後有機會再專文討論他的事蹟。

(三)從小學校教員到米穀局雇員：福永マスエ

福永マスエ為日本熊本縣人，於1922年至1926年任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與上述鹿住陟倫與吉田兼造曾為同校職員。1924年至1925年5月間，他同時擔任新竹高女囑託。1927年至1939年之動向不明。其後，1940年轉任臺灣總督府米穀局總務課雇員。配合戰時統制經濟糧食政策，臺灣總督府於1939年5月頒布〈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業務增加而擴大編制成立米穀局，下轄總務課、業務課、米政課等，²⁵福永在米穀局成立的

第二年成為當局雇員，或許反映此時米穀業務增加，亦補充公、小學職員作為人力資源的情形。

新竹高女短暫任職期間，福永マスエ先後為「遊戲」及體操科教員，曾與上述鹿住陟倫一同任教體操。²⁶相關研究指出，日治臺灣從初等教育起，體操便強調對「正確的姿勢」及重視身體規律等要求。體操科的教學重心為整隊、行進等課程，而「遊戲」科較偏向身體自由活動為主的體育活動。殖民地學校體育教育的特殊性，表現在體操科逐漸排除「遊戲」，突顯出殖民地教育加強身體規範的意義。²⁷

初等教育體操科的發展亦為整體體育教學趨勢。福永マスエ短暫擔任「遊戲」教員的訊息，便顯示從「遊戲」到「體操」的教學變化，體育教體操的情形。此外，也表現在學校對體操活動場域的重視。新竹高女體操課程除了如前述，可於室外排練外，1931年9月7日於塚本校長任內更落成啟用「屋內體操場」，如圖5。²⁸這棟今日看來古樸典雅的建築物之誕生，正與當時體操科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也是殖民地學校體育教學重視體操，以養成「國民身體」規範的歷史軌跡。

24 參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窓會誌》(臺北市：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昭和十三年三月九日)，頁195。

25 詳參黃仁姿，〈戰爭與糧食：二戰期間臺灣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1939-1945)〉，《國史館館刊》(臺北：國史館編委會，2017年6月)第52期，頁33-72。配合糧食政策等因素米穀局於1942年改稱食糧局。

26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6中記載大正十四年曾擔任學科「遊戲」。《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9中記昭和二年擔任學科「體操」。有從「遊戲」轉向「體操」的趨勢。

27 參見謝仕淵，〈身體與近代國家—以日治初期(1895-1898)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與國語傳習所體操科為例〉，《運動文化研究》第4期，頁64-66。

28 詳參何志宏，〈竹女「小禮堂」百年風華〉，收於本專刊內。



圖5 新竹高女屋內體操場
來源：竹女校史室

有趣的是，1924年至1926年間，新竹小學校有多達三位職員曾擔任新竹高女職員，分別是福永マス工、鹿住陟倫，與當時新竹小學校學校長吉田兼造。這是在新竹高女初創，人事未穩定，且此時校舍暫借新竹小學校的情況下，就近雇用他校職員兼任的狀況。新竹州教育課長堀內林平在創校設立前也提到，新竹高女新設職員任用的問題有「其餘別校兼任，是亦無不可也云云」的說法。²⁹看來堀內所指「其餘別校兼任」，主要以新竹中學校與新竹小學校，此兩校職員兼任為主。

鹿住陟倫離開新竹高女後，仍長年持續在初等教育界服務並升任小學校校長，之後轉任總督府從事教育相關主事吏員。新竹小學校教諭兼學校長吉田兼造，從新竹高女退職後也持續在初等教育界服務，如擔任過新竹第一幼稚園校長等。福永マス工較特別，除擔任前述教職，1927年至1939年動向不明，目前缺乏更多資料說明，後轉任總督府米穀局，從事與學校教育無直接關聯的職務。不論如何，新竹小學校兼任的職員表現日後多受肯定，從而得升任校長、擔任吏員或轉任總督府公職。

29 〈新竹高女新設に就て 堀内教育課長談〉，《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3月27日，版2。

(四)醫官神田莞爾

神田莞爾記載為日本埼玉縣人，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八月於臺北市出生，1922年自臺北醫專(今臺大醫學院)畢業，專長為眼科。³⁰他係埼玉縣平民神田健次之長男，為其養子，本家姓勝岡，原籍東京。³¹於1923至1924年任職於新竹醫院醫官補，1924年1月為新竹中學校囑託，1924年9月15日亦兼新竹高女醫務囑託，³²擔任校醫。1925年4月22日後轉任高雄醫院至1932年。³³期間多次獲得臺灣總督府賞予勳勵獎金，並於昭和三年(1928年)授予大禮紀念章表彰。他在官十年多退職，於昭和八年(1933年)後於高雄現地自行開業。³⁴以上有關神田莞爾的生平事蹟，除了明確記載他擔任新竹中學校囑託之外，臺灣總督府相關資料也顯示他於1924年9月至1925年4月下旬擔任新竹高女校醫，但任期短暫，不到一年。1933年後他自行開業，此外未見其他相關記載。

30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93。

31 〈大正十二至十五年第二卷文書及統計警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7160。神田生父為東京人勝岡金次郎。《臺灣人士鑑》記為埼玉縣神田健次長男。

32 〈昭和八年四月至六月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074。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9則記其於新竹高女任職時間為大正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至大正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如表4)。正文暫以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為主。此外，表4記載神田為雇員，但總督府檔案則記其為囑託，正文亦暫以其為醫務囑託。

33 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二年至昭和七年各頁。新竹高女退職時間目前暫以所記大正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為主。

34 《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93。開業「現地」可能為當時高雄市堀江町四之二四，或住家高雄市山下町三丁目五番地開業。〈昭和八年四月至六月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074，記其依願免官。在官十年又一個月(1923-1933)。

以上猿渡甚喜、鹿住陟倫、福永マスエ與神田莞爾四人，他們皆於1924年已到職，且1925年3月10日前仍在職，但卻未被表1載入1925年職員。透過上述對四人生平略加探討後，我們有幾項新的認識。首先，此四人皆屬兼任身分，且皆為1924年已先後到職之「舊員」，如猿渡甚喜與神田莞爾為新竹中學校職員，後任職新竹高女；鹿住陟倫與福永マスエ先為新竹小學校職員。其次，此四人在新竹高女任職時間多為一年多，如猿渡甚喜(任期1924.4.22-1925.4.15)、鹿住陟倫(1924.4.22-1925.5.30)、福永マスエ(1924.4.22-1925.5.30)與神田莞爾(1924.9.15-1925.4.23)，³⁵其中神田莞爾甚至未及一年。再者，四人職等多為囑託或雇員非教諭。最後，此四人離開新竹高女後的發展是，兩位升任校長(猿渡甚喜與鹿住陟倫)，一位轉任總督府內職(福永マスエ)，神田莞爾則自行開業行醫。

在神田莞爾就任新竹高女醫務囑託之前，1924年4月22日到任的連煥明醫師，是新竹高女的首位醫務囑託。大正五年(1916年)，他於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1918年為明新醫院開業任院長，1921年為新竹避病院醫員，1923年為新竹州公醫，之後於1924年至1935年間為新竹高女醫務囑託，任期與塚本校長相似。他又於1926年當選為新竹街協議會會員，1930年市協議會會員，1935年新竹市會議員，1941年為皇奉新竹州支部委員等職務。³⁶

35 此處神田莞爾任期時間與表4所列不同，有關於此，請參閱前文附註說明。

36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臺灣支社，1936年)，頁295。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復刻出版，民國110年12月)，1937年版，頁475。

圖6為昭和七年(1932年)新竹高女畢業紀念冊中的職員合照，位於照片第一排左側第二位，穿著時髦西裝的就是連煥明，當時稱之「連校醫」，他的右側為雇員藤井三平，他的左側依序為龜山相次教諭、塚本清吉校長、柴田信太郎教諭、高丸靈教諭與谷喜一教諭。這幾位職員都很值得探討，比如龜山後來於1937年昇任高雄高女的學校長，1941年為彰化高女校長；柴田在1921年至1925年在臺北州立臺北中學校(今建中)服務；高丸靈教於1940年成為屏東高女學校長，1943年為臺中第二中學校學校長；而谷喜一於1927年至1937年間為新竹高女圖畫教師，他也是引領當時臺灣美術界的重要藝術家。

從上述連煥明的例子可見，除了醫師本職，日治時期臺灣人醫師極為積極參與政治與社會運動，展現了日治臺灣社會地方菁英扮演的多元化角色。有關竹女百年校史中的校醫，有機會的話筆者另篇探討。

綜上所述，有關此四位1925年前已在職的「舊員」，卻未被表1載入1925年職員名錄的最主要可能原因是，表1所記應為1925年3月後到職「新員」與4月以前仍在職的「舊員」。此四人於新學期開學後多已於1925年4月15日後先後離職。其次，表1對1925年職員異動狀況之掌握，可能較專注在教諭，對於部分兼任且為囑託動向之掌握，或許較不易全面。最後，由於皆屬兼任身分且在新竹高女任期較短暫，因此也曾出現被後人記載忽略的情形，如前述猿渡甚喜的例子。



圖6 職員合照

來源：新竹高女第五回卒業記念(昭和七年三月)

五、結語

本文從大正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日新竹高女「職員生徒攝影」著手，並參考相關文獻，探討「開校初年」大約1924年4月至1925年3月間，新竹高女的職員人數、學校人事更迭與部分學科的教學狀況。

新竹高女開校第一年有十五位職員，到了1925年教諭人數大幅增加，職員人數亦略有細微波動至十六位。從1924年至1925年職員異動中，還可發現部分職員係由新竹中學校或新竹小學校職員轉任或兼任的狀況，證明新竹高女新設職員任用確實有「其餘別校兼任」的情形，顯示新竹高女開校初年與兩校人事頗有淵源，前者將原校地讓予新竹高女建校今址；後者為新竹高女初創時暫借校舍，關聯緊密。對開校初年職員人數

狀況的探討，最終仍希望能回歸到對大正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日新竹高女的「職員生徒攝影」，有較多的瞭解。

除此之外，未來期望能進一步對其中個別職員作探討，除了前面提到的幾位職員，如於新竹高女任教約三年的日籍畫家南條博明、教諭出淵ミヤ與飯田リワ等幾位女教師，以及書記德重彪一等人。希望透過對更多職員生平事蹟的建構，有助於對新竹高女開校初年的狀況，能有更具體細緻的認識。

第六章

從泛黃的畢業紀念冊談起—— 日治時期臺灣中等教育的不平等

撰稿人／周愛文（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

一、前言

走進竹女校史室，從右手邊的文物櫃瀏覽起，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日治時期歷屆的畢業紀念冊。不似現今畢業紀念冊的絢麗封面，和多彩豐富的師生校園活動影像，日治時期的冊子通常只是單一色調的封皮，泛黃的扉頁裡收錄了幾張學校的物景與師生照片，其上簡單地標示物景所在與師生姓名。僅此而已的簡略，彷彿我們對那段歷史的一般印象一片斷、簡單，還有大片的空白。但其實，若細細爬梳其中的資料，仍不難發現一些沉寂已久的過往。

熟習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人都知道，總督府初期的相關政策有種族隔離與差別待遇。在初等教育階段，日人與臺人分別就讀小學校與公學校，師資、設備與修習科目上均有差異，升學管道也不相同。日人可進入普通科中學，以備未來繼續深造；而臺人多只能就讀培養醫事人員、公學校師資的醫學校和國語學校，或進入其他實業學校，成為初級技術人員。

1922年總督府頒「新臺灣教育令」，宣稱全面打破種族區隔，常用日語者入小學校，不常用日語者就讀公學校；而中等教育以上採「日臺共學」，但學者研究指出：此舉並未實質滿足臺人升學之需求，因臺人在日語程度、課程學習內容與日人不同，加上面試也有差別待遇，甚至中學校還會派遣教師至日本內地主要城市諸如東京、京都、大阪與福岡等地招生，好讓日本學生到臺灣就讀，致使臺人子弟未獲公平受教機會的問題更為嚴重。⁰¹

01 何義麟，〈日治臺灣中等教育變革及影響〉，《臺灣學通訊》第125期(2022年1月10日)，頁4-7。引見網頁資料。

竹女創立於1924年，正當「新臺灣教育令」頒布之後，其「日臺共學」的情形如何？是否如學者所指稱因日、臺差別待遇依然沒有改善，致使臺人入學人數仍明顯不如日人？本文試圖從日治時期歷屆畢業紀念冊中，整理學生姓名資料，統計臺、日學生的人數與佔比，來檢驗學者的推論。⁰²

二、審視日治時期的竹女畢業紀念冊

圖1為第一屆畢業紀念冊的首頁，上書竹女原名「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以下以新竹高女簡稱），出版時間為「昭和三年三月」。考察新竹高女成立時間為1924年4月1日(大正十三年)。⁰³新竹高女為四年制本科與一年制專修科，一學年有三個學期，因此第一屆學生畢業於1928年(昭和三年三月)。此後直至1945年戰後改制，日治時期共歷二十一年，十九屆。⁰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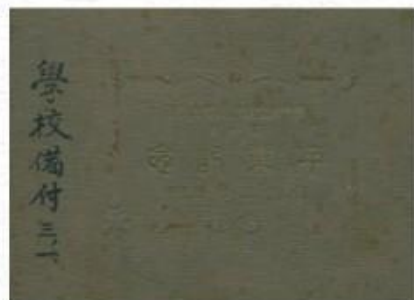


圖1 新竹高女第一屆畢業紀念冊的首頁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02 若考量有留級、休學、轉學等情事，畢業學生人數與當初入學的人數，可能有差別，但目前沒有其他學籍資料可以佐證，只能就畢業紀念冊窺探一二。

03 1926年，大正15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駕崩，同日，皇太子裕仁親王(昭和天皇)登基，改元為昭和，所以，1926年12月25日既是大正15年，也是昭和元年。參考〈昭和〉《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引見網頁資料。

04 參見王智忠，〈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校史〉，收錄於竹女數位校史館-歷史沿革-校史欄(103年版)。

竹女校史室收藏的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只有十三屆，分別是第1-6屆、8-13屆和第16屆。筆者根據臺、日姓名不同的特徵，從學生姓名資料中整理出各屆臺、日學生的人數與佔比如下表1：

表1 日治時期新竹高女歷屆畢業冊所呈現的臺、日學生人數與臺籍學生佔比⁰⁵

屆數 (畢業年度)	臺籍學生總數	日籍學生總數	學生總數	臺籍學生佔比
一 (昭和3年/1928年)	17	47	64	27%
二 (昭和4年/1929年)	27	45	72	38%
三 (昭和5年/1930年)	37	39	76	49%
四 (昭和6年/1931年)	26	42	68	38%
五 (昭和7年/1932年)	40	46	86	47%
六 (昭和8年/1933年)	31	50	81	38%
八 (昭和10年/1935年)	31	44	75	41%
九 (昭和11年/1936年)	21	58	79	27%
十 (昭和12年/1937年)	31	52	83	37%
十一 (昭和13年/1938年)	25	61	86	29%
十二 (昭和14年/1939年)	30	74	104	29%
十三 (昭和15年/1940年)	24	60	84	29%
十六 (昭和17年/1942年)	32	128	160	20%
各屆總計	372	746	1118	33%

根據表1統計資料分析，第1、9和11屆以後，臺籍學生佔比較低，未達百分之三十，其餘各屆能達百分之三十甚至四十幾。會有這樣的起伏變化，首先，是否因1920年代臺灣女性就學的風氣剛剛開展，新竹高女又初成立，知曉者不多，所以第一屆報考人數較少？⁰⁶1929年以後，臺籍畢業生增加，1930年和1932年甚至佔了近半

數。這數據看起來不低，但如果從當時新竹州臺人女性人口數是日人女性的55倍⁰⁷來看，顯然能就讀新竹高女的臺籍女學生比例甚低。再者時代越往後，想就讀高女的人數應該更多，當時能去報考的學生多出身上中階級的富裕家庭，因此競爭非常激烈。⁰⁸

那為何1936年和1938年以後，臺籍學生人數佔比會下降至只有百分之二十幾呢？畢竟日本政府在一戰後高喊日臺如一，1922年日臺共學後，也陸續在各地建立高等女學校，增加女子就學機會，臺籍女性就學機會理應提高。

但根據新竹高女第14屆、15屆畢業校友林木嬌和蘇櫻學姐的回憶，她們就讀時，新竹高女每年招考三班，共150位學生，其中臺籍學生的名額只有30名。⁰⁹林木嬌學姐較早入學，她當年考進新竹高女時是1937年。另外，1944年考進新竹高女的陳寶玉學姐則指出：自1943年開始，新竹高女每學年招考200名學生，日人約占四分之三，臺人約占四分之一。¹⁰根據三位校友提供的數據換算，臺籍生在1937年以後都只占百分之二十幾左右，與1938年之後畢業冊呈現的趨勢的確若合符節。這似乎顯示皇民化時代，日本在中等教育的措施上有臺人錄取名額的限制，人數比例

05 有些年度的畢業學生總數與新竹女中數位校史館大事記中，依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所整理出來的數目略有出入(畢業冊中學生總數皆較少)，考量除了第一屆的學生照是單人照片之外，其餘各屆學生影像都採團體照方式呈現，若拍照當天學生因故未出席，可能導致畢業學生總數與畢業冊留影學生人數不符。另外第16屆畢業紀念冊中，有若干學生雖列日本名字，但旁邊卻被人手寫加註漢人姓名，因此推論這些學生可能為臺人。

06 參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編，〈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臺灣女人網。引見網頁資料。

07 此比例是根據臺灣總督官防調查課編，〈昭和五年末至現在〉，《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官防調查課，昭和6年)，頁6上的人口數據計算得來。當時的新竹州臺人女性有322737人，日人女性有5857人。

08 此處推論係參考卓姿均，〈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臺灣學通訊》，第94期(2016年7月10日)，頁16。

09 參見王智忠整理，〈日治時期校友林木嬌學姐、蘇櫻學姐專訪〉，《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特刊》，頁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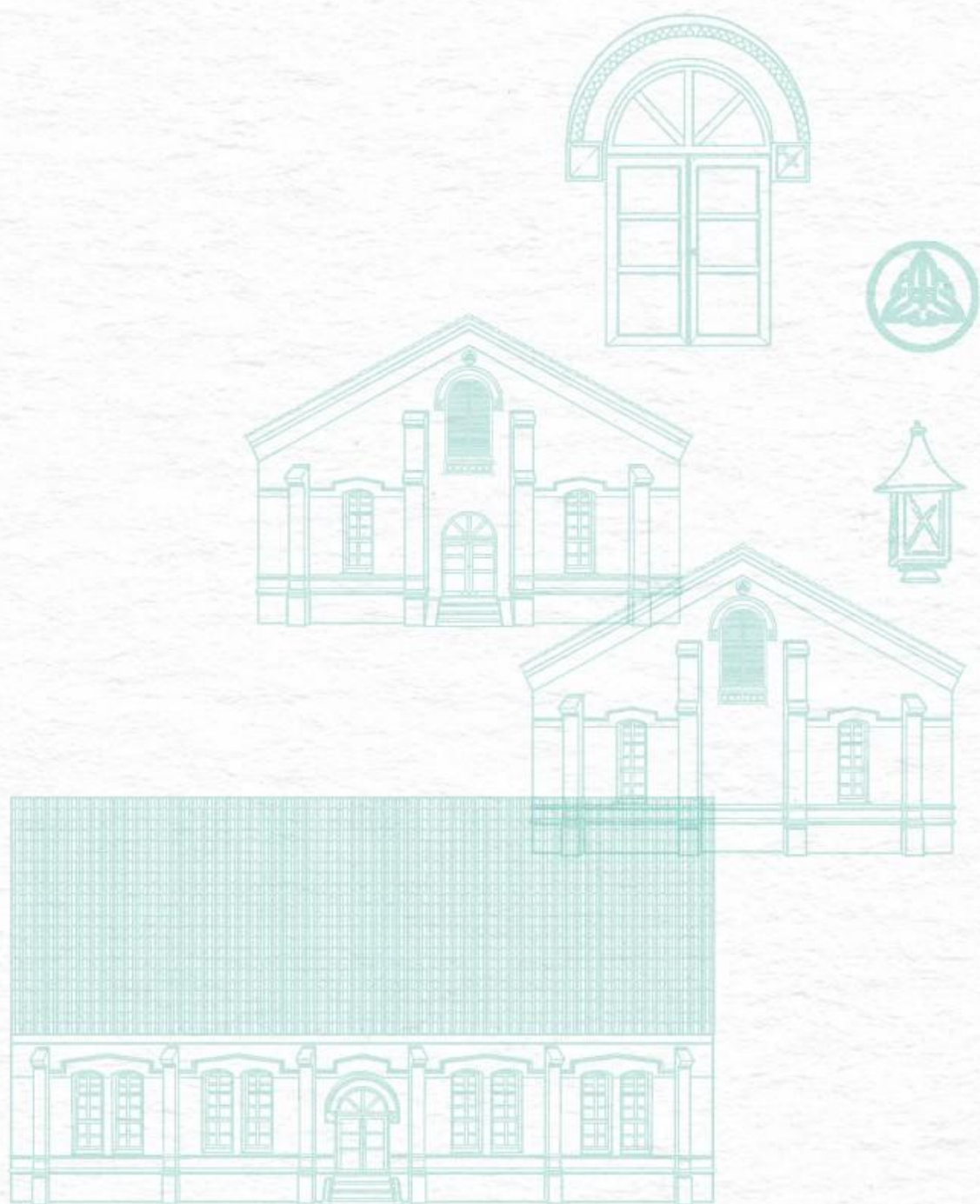
10 陳寶玉，〈值得回憶的往事〉，收錄於《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特刊》頁227。

上甚至比早年更為緊縮，以至於讓臺籍學生印象深刻，幾十年後仍能言之鑿鑿，臺日並未真正平等。只是為何臺籍學生人數比例更緊縮？還有前述的1936年為何臺籍人數佔比降低？皆需要更多資料去考察。

三、結語

從日治時期新竹高女歷屆畢業紀念冊中臺、日學生的人數與佔比，以及校友的回憶，的確呼應前述學者指稱的，儘管「新臺灣教育令」頒布，讓「日臺共學」，日、臺差別待遇依然沒有改善，致使臺人入學人數明顯不如日人。

於是當我們重新翻閱日治時期畢冊泛黃的扉頁時，看到的不只是竹女早期校友的身影，更有當時教育制度對臺灣人不平等的史實。



第七章

塚本校長在竹女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大正十三年(1924年)四月一日，臺灣總督府准設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新竹高女)，⁰¹時值內田嘉吉總督任內，新竹州知事則為佐藤勸。新竹高女共五任校長：塚本清吉(任期1924-1935年)、美間正道(1935-1938年)、深井米次郎(1938-1940年)、善方正夫(1940-1943年)及折戶傳吉(1943-1945年)。有關新竹高女歷任校長之簡歷，請參閱本專刊附錄。

其中，塚本清吉是新竹高女首任校長(圖1)，綜理校務十一年，也是新竹高女任期最久的校長。有關其早年生平，請參另篇說明，⁰²本文將繼續探討塚本在臺期間，特別是在新竹高女任內的概況，以瞭解其生平、在校事蹟，及在竹女百年校史中的特殊意涵。

二、臺北任職時

正式昇任新竹高女前，塚本清吉於大正十一年(1922年)二月，從日本鳥取縣派赴本島，展開在臺灣的教職生活。他於大正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到任，⁰³至專供日人子弟就讀的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中)擔任教諭。⁰⁴目前對塚本在第一高女之生平事蹟之認識，極其有限，以下藉由「東宮行啟」的插曲，瞭解其在第一高女最後一年的狀況。



圖1 塚本校長與校舍正面

來源：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

大正十二年(1923年)四月十六日起，適逢皇太子裕仁親王造訪臺灣十二天，由北而南展開「東宮行啟」。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遊歷草山(今陽明山)，前往北投溫泉及草山行館泡溫泉，此「東宮行啟」行程便與塚本有所關聯。

皇太子召出賜茶與共沐「光榮之浴」者，官民代表有一百二十名，其中官吏二十六人。⁰⁵官吏代表之身分，筆者將其分為兩類：其一、州廳各級單位官員或技師：如臺北州知事高田富藏、內務部事務官田阪千助、臺北州警察署警視近藤滿夫與今井昌治；中央研究所衛生部技師羽鳥重郎；臺北州協議會武藤針五郎、遠藤所六與野口敏治；臺南州協議會員佐藤續；警務局事務官筱琦正、遞信局事務官村田三郎；臺北州七星郡郡守館與吉、基隆郡街長山內小藤二；技師山田博採與前田兼雄。其二、學校長或教諭：如臺北州立第一工學校學校長吉田佐次郎；臺北第一中學校教諭堀再平、蔦宗直太郎與板垣四十六郎；第二高女教諭山崎熊次；第三高女學校長田川辰一、臺北第二中學校教諭河瀨半四郎；州立臺北

01 〈新竹高等女學校設置ノ件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十三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九卷教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7249024。

02 請參見何志宏，〈最幸福的一件事〉，刊載於本專刊。

03 參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同窓會誌》(臺北市：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昭和十三年三月九日發行)第16號，頁195下。同出處記載塚本教授「歷史、教育、法制經濟」。

04 參見〈大正十三年第三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3445。

05 〈御賜茶〉，《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26日，版2。

商業學校學校長平野象一；還有第三旅團第三中隊附西本壽一郎(1923年後為臺北第一中學校教諭)；臺北州立第一高女學校長清水儀六與同校教諭塚本清吉。此次與皇太子接觸之官吏等人，涉及各種層面，從州務、警務、衛生、協議會、地方基層到中等教育概況，皆為體察之範圍。

以上「東宮行啟」的插曲顯示，大正十二年四月下旬，塚本清吉於第一高女任職最後一年時，與第三任清水校長共赴皇太子召會。他在第一高女擔任近兩年的「教頭」後，四十四歲時，即大正十三年(1924年)受「拔擢」，⁰⁶昇任為新竹高女學校長。

三、初到新竹

在塚本正式到任新竹高女前，大正十三年四月一日設校後至六月二十六日間，事實上是由新竹州教育課長堀內林平代理新竹高女學校長。⁰⁷塚本於大正十三年六月六日轉出第一高女，⁰⁸六月二十六日，總督府派令塚本轉任校長，並辭免堀內代理。⁰⁹在此之前，塚本之人事異動訊息，已於同年六月十日於報刊公告周知。¹⁰

塚本於新竹高女開校後近兩個月到任新職。新竹高女開校後，新竹州、街民眾深感「慶

喜」。¹¹新竹高女開校慶祝會選在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午，於新竹俱樂部舉辦，報載「開宴就席，紅裙侑酒，舉觴稱萬歲」，「州下人士無不互相稱慶」，¹²但塚本未及參與。同年四月底，新竹州學務課召開兩日中學校校長會議，¹³此時新竹高女為堀內代理校長。大正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二十六日之間，他處於新舊職務緩衝期，此期間仍多以第一高女職務為主。同年的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塚本來到新竹，新竹高女職員與藏田街長等地方人士相迎，並同往新竹神社參拜。¹⁴此為資料所見，塚本首度與地方官紳之正式公開活動。六月十三日，他又出席學校舉辦的教師「新任式」典禮，¹⁵在正式派任為學校長之前，此為塚本以教師身分出現在新竹高女的歷史性時刻。

從新竹高女的角度看來，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五日之間，塚本的準官職是新竹高女學校長，但實質職務也是教諭，教授修身與歷史，於六月二十六日與代理之堀內課長職務交接後，於總督府文官體制中，正式成為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首任學校長。同年七月三日，塚本以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長職銜補為新竹高女學校長。¹⁶

06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62以「拔擢」形容塚本的轉任；教頭則類似今日教務主任。

07 有關於此，亦可參見何志宏，〈首回開校式〉，刊載於本專刊。

08 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同窓會誌》第16號，頁195下。

09 〈大正十三年第二卷乙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3852；《新竹州州報》第381號，大正十三年六月三十日，頁141上。

1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6月10日，版2，人事訊息。

11 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頁178。

12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29日，版6。另參考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頁14。

13 〈新竹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27日，版6。

14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6月13日，版2。資料所述「街長」，參考《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月27日，版2；《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4月16日，版5，可知為「定刻藏田街長」。

15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女誌》第一號，頁74。

16 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頁180；德重彪一編《校友會女誌》第一號，頁74。

塚本到任為校長時，接近開校第一年首個學期末。夏季休業期間，報載大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六點，選在新竹公會堂邀集地方官民舉行新任命新竹高女校長招待會，¹⁷此為所見塚本第二度與新竹地方官民的大型公開活動。

新竹公會堂於大正十年(1921年)改建竣工前，為新竹俱樂部集會所，由時任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兼任會長，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向總督府申請租借當時新竹分遣隊將校宿舍之一部分官有地，作為俱樂部集會地。¹⁸後來部分建物改建為新竹公會堂。新竹俱樂部與新竹公會堂先後為新竹州、街民眾重要的集會場所，亦具地方官員、民眾與商人等交流聯繫之實質功能。

類似例子可見於新竹中學校校長與地方人士之聚會。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十三日下午兩時半，新竹州為慶賀新竹中學校設置及新教育令發布，於新竹俱樂部集會所開會敘禮。總督府末松偕一郎內務局長官代理與內務局學務課課長生駒高常等特別臨席。先由定刻藏田街長開會敘禮，生駒課長再就臺灣教育令制定之草創期至新教育令發布之過程，詳說內容。末松長官代理接著說明教育令改正之傳統與概念，以及將來之施設與希望等，再由新竹州知事常吉德壽闡述關於新設新竹中學校之共學趨勢，於下午五時閉會。州內各校人員、官員及內地或本島人士參與旁

聽，「頗見盛況」。散會後，在塚乃家本店設宴招待長官代理及生駒課長，最後長官等人搭夜車返回北部。¹⁹

上述新竹中學校設置之慶賀盛況，因適逢新教育令頒布，記載較新竹高女開校慶祝會詳細，其慶祝會以紀念演講形式，上至總督府長官、州廳官員，下到基層街長與民間人士，有不同階層與族群參與，展現對新教育方針上下一體之氛圍。日籍官員散會後，還到當時新竹驛一帶，可能於明治三十一年便開始營業，²⁰極富名氣，有「新竹第一」之稱的純日式旅館料理屋塚乃家本店，繼續聯誼。這間充滿家鄉風情的旅宿店，對離鄉背井長期旅居臺灣的日本人，應該獨具魅力，大概也是會喝酒的塚本校長，²¹與各地人士建立交誼與聯繫鄉情的社交場所之一。

大正十三年，塚本逐漸由臺北轉任新竹後，居住在當時新竹郡新竹街東門外官舍。人生地不熟，昇任新職的塚本，與地方官民建立新的社會網絡，新竹公會堂便是他與新竹官民公開交誼之處。《新竹大觀》的作者高木正信對塚本校長的生平與個性，有相當細緻且近距離的描繪。高木

19 〈新竹紀念演講〉，《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4月16日，版5。

20 〈官場盛宴〉，《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3月2日，版1。本店先在當時北門街後車路，1913年後可能改建在新竹驛對面，也稱「塚酒家」。此外1909年前後還有支店。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9月7日，版2。《臺灣日日新報》1813年3月17日，版5又稱之「新竹旅館塚酒家支店」。大正十五年失火全燒，據說是當時新竹街未有之大火災。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14日，夕版4。相關研究可參見李維修，〈消逝的逆旅：竹陽軒與塚酒家〉，《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年文獻特輯》(新竹市：竹市文化局，民國107年)，頁207-227。

21 宮川次郎，《新臺灣の人々》，頁302。參見何志宏，〈最幸福的一件事〉，刊於本專刊。

1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27日，版2。招待會未明指主辦方，大概是新竹州廳。

18 參見〈新竹街土名東門ノ內土地及建物貸付許可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四十三年第四十六卷地方，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1645；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頁264。新竹公會堂即今新竹市武昌街「新竹生活美學館」前身。

於大正十三年七月六日，到新竹公會堂參與演講活動。²²這年七月，同在新竹的兩人，不知是否曾有短暫交誼，有沒有去過塚乃家小喝幾杯清酒？

四、塚本在新竹高女的事蹟

塚本清吉於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正式派令新竹高女校長，至昭和十年(1935年)八月二十六日提出退職，十月十四日臺灣總督府核予辭令依願免官。²³

以下從《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特刊》，前人編撰之「新竹女中行事紀要」為基礎，²⁴摘錄從1924年6月至1935年10月間相關行事，如表1，再進一步探討塚本在新竹高女的事蹟。

表1 新竹女中行事紀要摘錄(1924-1935年)

日期(西元)	行事紀要
1924.11.1	塚本校長率學生搭乘火車，北上臺北參訪中央研究所、臺灣神社、動物園、北投溫泉，進行一日校外教育旅行
1925.6.20	師生職員約二百人搭乘火車北上臺北，參觀「始政紀念展覽會」
1926.4.25	塚本校長主持創校三週年暨第三屆新生入學典禮
1928.3.6	舉行「地久節」(日本皇后生日)祝賀會，會後，全校師生前往神社參拜
1928.4.25	慶祝第五屆開校紀念日，師生到新竹神社參拜
1928.8.3	舉行第一屆畢業生同窗會(同學會)
1928.11.18	舉行第一屆體育演習會(運動會)
1928.11.26	舉行校外教育旅行— 四年級生南下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地，為期五日(26-30日) 三年級生前往宜蘭、基隆，為期二日(29-30日) 一二年級生前往臺北，為期一日(30日)
1929.3.6	舉行第一屆音樂會，慶祝「地久節」，眾多家長來賓蒞臨參加
1929.8.11	召開第二屆畢業生同窗會
1929.11.3	舉行第二屆體育演習會
1929.11.11	校外教育旅行— 76名四年級生南下臺南、高雄、屏東等地，為期五日(11-16日) 82名三年級生前往宜蘭、基隆，為期三日(18-20日) 93名二年級生前往臺中、彰化，為期二日(15-16日) 98名一年級生前往北投、圓山，為期二日(19-20日)
1930.2.22	舉行第二屆音樂會
1930.3.15	舉行第三屆本科(76人)暨第一屆補習科(專修科)(39人)畢業典禮
1930.3.15	舉辦全島女子中學網球大賽，為期2天
1930.8.10	召開第三屆畢業生同窗會(同學會)，塚本校長親臨致詞，報告校務
1930.10.2	全校師生在塚本校長率領下，徒步健行竹東十餘里
1930.11.2	舉行第三屆體育演習會
1930.11.15	召開家長會，進行親師懇談，並有學生作業成果展

22 〈新竹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7日，夕版6。

23 〈昭和十年十月至十二月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084。

24 參見彭湘蘭、莊金德，《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行事紀要」，頁266-272。本文主要以有明確指出為塚本或是全校性活動作摘選。原以民國紀年，調整為西元。但本文另將原資料明顯錯誤處，比對史料加以更正如：「中央研究院」改為「中央研究所」；「北埔柑橘園」改為「新埔柑橘園」等，不再贅述。

日期 (西元)	行事紀要
1930.11.17	校外教育旅行一 80名四年級生南下臺南、高雄、屏東等地，為期六日(17-22日) 88名三年級生前往宜蘭、蘇澳、基隆，為期四日(19-22日) 93名二年級生前往臺中、彰化，為期二日(21-22日) 96名一年級生前往北投、圓山，為期二日(21-22日)
1931.2.21	舉行第三屆音樂會，聽眾來賓眾多
1931.3.14	舉行第四屆本科(79人)暨第二屆補習科(專修科)(23人)畢業典禮
1931.7.16	本校150名學生參加露營活動
1931.8.2	舉行第四屆畢業生同窗會
1931.10.3	本校師生至苗栗出磺坑，參訪製油廠
1931.11.1	舉行第四屆體育演習會(運動會)
1931.11.7	舉行家長座談會暨學生學習成果展
1931.11.10	校外教育旅行一 四年級生南下臺南、高雄、屏東等地，為期五日(10-14日) 三年級生前往宜蘭、蘇澳、基隆，為期三日(12-14日) 二年級生前往臺中、彰化，為期二日(13-14日) 一年級生前往北投、圓山，為期二日(13-14日)
1931.12.20	於禮堂舉辦本校第一屆慈善義賣會(園遊會)
1932.1.23	全校師生依體能分兩梯隊進行健行活動
1932.2.20	舉行第四屆音樂會
1932.3.15	舉行第五屆本科(86人)暨第三屆補習科(專修科)(22人)畢業典禮
1932.5.5	全校師生進行到大溪的健行活動
1932.6.26	新竹州假本校場地，舉辦新竹春季網球大賽
1932.8.21	舉行第五屆畢業生同窗會
1932.10.22	舉辦慈善義賣會(園遊會)，計約三千多人入場，部分義賣所得將捐贈軍部
1932.10.30	舉行第五屆體育演習會
1932.11.16	校外教育旅行一 59名四年級生北上臺北、宜蘭、基隆等地，為期三日(17-19日) 64名三年級生前往嘉義、雲林、臺南、高雄為期五日(16-20日) 一二年級生、補習科(專修科)學生以及未參加校外教育旅行的三四年級生共250名，在塚本校長率領下，17日前往新竹新埔，參訪柑橋園
1932.12.3	本校師生捐獻軍部「恤兵金」
1933.3.15	舉行第六屆本科(81人)暨第四屆補習科(專修科)(36人)畢業典禮
1933.8.13	召開第六屆畢業生同窗會
1933.11.15	舉行親師座談會，並展示學生學習作業成果
1933.11.16	校外教育旅行一 64名三年級生北上臺北、宜蘭、基隆等地，為期三日(16-18日) 62名四年級生前往嘉義(阿里山)、雲林、臺南、高雄為期五日(20-24日) 95名一年級生18日前往苗栗錦水(汶水?)參訪 二年級生、補習科(專修科)生以及部分三年級生共135名，18日前往出磺坑參訪
1934.3.9	舉行第七屆本科(79人)暨第五屆補習科(專修科)(31人)畢業典禮
1934.3.27	本校27、28日舉行入學考試，考生計260名
1934.4.25	創校十週年慶祝活動一 25日上午假禮堂舉行慶祝典禮；下午舉行「學藝會」 25-27日舉辦學生學習成果作品展、義賣會(園遊會)、校友會之謝恩典禮
1934.6.27	本校進行防護團的演習活動
1934.8.5	召開第七屆畢業生同窗會
1934.10.17	舉行第七屆體育演習會
1934.10.24	本校師生義捐日本關西颱風災區，計一百零三圓六十五錢
1934.12.5	本校師生義捐日本東北寒害災區，計一百二十圓七十六錢
1935.3.9	舉行第八屆本科(91人)暨第六屆補習科(專修科)(26人)畢業典禮
1935.9.24	校友會主辦第四屆義賣會(園遊會)，並展示學生家事、工藝等作品
1935.10.17	舉行第八屆體育演習會

表1摘錄塚本校長在新竹高女之部分事蹟，其任內舉辦各種校內外例行活動如：修學旅行，校外參訪、健行、音樂會、學藝會、運動會、家長會、園遊義賣、同窗會、開學典禮、畢典、入學考試、參拜神社與舉行各種國家慶典等等；也參與社會活動如網球比賽、賑災義捐與捐獻恤兵金等。

整體看來，表1所列1924至1929年間，新竹高女各項事蹟約12件，其中1926年4月遷校前，塚本校長還兩度親自帶領師生北上參訪活動。1930至1935年各項校內外活動約42件，遠多於1924至1929年間12件之三倍多，以1932年10件最多，其次為1931年9件與1930年的8件，可見1930年代初期校務逐漸穩健發展，塚本校長亦較為忙碌。因此，下文以1932年分期，討論塚本在校最後幾年事蹟。

五、塚本校長與新竹高女的發展

本文將塚本清吉校長在校事蹟，分三期說明。第一、自1924年至1925年開校初年；第二、1926年遷校現址後至1931年小禮堂落成，及第三、事蹟最多的1932年至1935年離校前之事蹟。

(一)開校初年：1924至1925年

開校初年在暫借新竹小學校校舍的背景下，新竹高女如何發展？作為創校校長，塚本清吉對新竹高女的發展又有哪些影響？

1.樹立校風精神

前述提及，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六月十三日，塚本與校方及地方官民有所互動。六月十三日，他出席教師「新任式」典禮之外，並於新竹小學校講堂對全體學生首度「訓話」。記錄者抄錄五項如下：

- 一 真面目で至誠を以て終始一貫するここが大切である、人間の眞價はこっにあるのである。
- 一 質素勤勉を旨ごせよ、華奢遊惰の弊風に陥るここは現代女子の最も戒むべきここである。
- 一 温良貞淑は古來我が國婦人の美德である、萬事女らしく言語動作を慎まねばならぬ。
- 一 自發的に自ら進んで身體を鍛鍊し、又は智徳を修養する心がけが、學生ごして最も大切である。
- 一 本校は創立の際であるから、立派な校風を樹立するここは諸子の責任であり、また絶大の名譽である。²⁵

「訓話」首要指出，生而為人的核心價值是真誠，反映塚本的個人修養與辦學精神。重視一般為人處事常見的普世價值如：認真、真誠、節儉、勤奮與自我鍛鍊等，在強調注意溫良貞淑的女德培養之外，也認為女性須鍛鍊身體與培養智慧，並從個人擴及到對維護整個學校榮譽的責任，寄託頗深。塚本校長還提醒第一屆入學生，隨著時勢推移，女子的責任變得越來越重要，但作為學生，盡到自己的責任，是對父母、對國家最好的事情。他告知學生，我們一定要清楚如此做的目的，並充分利用寶貴的青春。

大正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新竹高女舉行頒布「教育敕語」紀念典禮。²⁶「教育敕語」為國家道德教育總綱，並編入教科書，為殖民地臺灣各級學校道德教育最高指導原則。塚本校長教授修身，依照敕語，旨在培養學生對國家、社會及家族之責任及人格修養。塚本校長之「訓話」內涵，事實上多呼應教育敕語的主要意旨，成為培育新竹高女學生之精神教育的重要依循。

25 引出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9。

26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5。

2. 奠立學校規模

新竹高女設置後，借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新竹小學校)校舍，首回招收百名入學生，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舉行開校式。開校之初，每個年級兩班。圖2-1為大正十四年(1925年)開校第二年「職員生徒攝影」，拍攝地點便在新竹小學校，照片中可見師生人數狀況，排列井然有序，塚本校長坐在照片第一排左側第七位。全校教職員生排列或站或端坐，多數學生穿著整齊一致制服，戴圓帽，校舍窗明几淨，是重視生活教育的表現。



圖2-1 職員生徒攝影(大正十四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塚本校長任內學校規模如何？以下從學生人數概況說明，如表2。²⁷

表2 新竹高女學生人數概況表(1924-1935)年

日本紀元	西元	學生人數			畢業生人數		
		日	臺	合計	日	臺	合計
大正十三年	1924	62	28	90			
大正十四年	1925	117	72	189			
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	1926	160	105	265			
昭和二年	1927	210	133	343			
昭和三年	1928	209	155	364	48	16	64
昭和四年	1929	201	151	352	40	32	72
昭和五年	1930	219	138	357	40	37	77
昭和六年	1931	229	139	368	42	26	68
昭和七年	1932	234	120	354	40	45	85
昭和八年	1933	244	118	362	60	31	91
昭和九年	1934	249	115	364	49	32	81(補)
昭和十年	1935	252	109	361	45	30	75
	合計	2386	1383	3769	364	249	613

27 本文表2數據引自黃旺成監修，《臺灣省新竹縣志·教育志》(新竹縣：新竹縣文獻委員會出版，民46年)卷七，頁192-195改，部分年份的學生人數統計資料編寫。由於《臺灣省新竹縣志》統計新竹高女本科畢業生數，部分或有誤，如學制四年，1928年為首屆畢業生，但《臺灣省新竹縣志》於民國十六年(1927)即出現畢業生數64人，不符實情，故表2此年「畢業生數」不引縣志所載，另以新竹高女歷回卒業記念冊人數為據；但第七回卒業記念冊(1934年)有缺，則以《臺灣省新竹縣志》中本屆畢業人數資料，並另外標記(補)。此外，《臺灣省新竹縣志·教育志》頁192統計，1927至1935年畢業生日生440人，臺生278人，合計718人，與筆者自行統計卒業記念冊中人數亦有些微落差，但可作為整體趨勢觀察。

表2為塚本校長任內，1924年至1935年間新竹高女學生人數統計。開校後每年兩個班級，至1927年全校共八個班級，1929年增置補習科一班。學生人數從第一個學年90人，逐年增加，於1931年達到高峰，共有368名學生。另外對比1922至1935年鄰近的新竹中學校的學生數，從1925年起全校五個學年共十個班級，此後大致維持約四百多人。²⁸兩校在1930年代招生數皆穩定成長。

塚本校長在校十一年間，累計超過三千七百多位學生，歷經八屆畢業生，參照表2可知，日籍學生約佔63.3%，本島學生佔36.7%，陸續有六百多位畢業校友於社會各界。有關新竹高女畢業生動向的討論，參見本專刊另篇說明。²⁹

3. 奉派出差考察

校務以外，州廳多次奉派校長出差考察，如從開校第二年1925年起，至1933年間，塚本校長時有不定期出差行程。大正十四年(1925年)10月，塚本校長奉派赴日本三府三縣的東京、京都、大阪、奈良、島根與鳥取，考察中等學校及教育制度，³⁰這是他到任後首度出差考察。之後，1926年11月，到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廣東及英領香港出差。³¹此外，昭和二年(1927年)七月，到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廣東及英領

香港出差視察。³²1928年1月14日從新竹起程，再赴內地，到東京、京都、大阪、熊本、鳥取與鹿兒島考察學事。³³同時期的新竹中學校大木俊九郎校長，亦曾於1925年奉委至東京、京都、大阪、宮城、長野與佐賀出差。³⁴之後，塚本校長於1930年代亦曾多次再到內地等地出差，如1933年4月，這一年他五十三歲，除了到日本鳥取與廣島各縣，甚至奉派出差前往朝鮮，與到剛成立不久的滿洲國考察。³⁵

以上述新竹州兩所州立中學校的校長為例，皆曾奉派出差，部分出差地點又與校長本籍有關，如塚本校長為鳥取人，大木校長為佐賀人，返鄉考察。再以塚本校長而言，1925年到1928年間，至少出差四次，平均每年一次，行跡廣及日本關東地區東京府、近畿地區京都府、大阪府與奈良縣，及日本中國地區的島根與鳥取縣。此外，1926至1927年也赴中國華南沿海重要城市考察，此時中國正值國民政府北伐之際，而日本軍國主義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積極落實大陸政策的實現，如1928年侵入山東發生眾所周知的五三慘案。時勢動盪之際，此番塚本校長的中國考察之行，想必充滿了奔波、勞累與挑戰。

28 參見《臺灣省新竹縣志·教育志》，頁186-188。

29 參見何志宏，〈塚本家三姊妹〉，刊載於本專刊。

30 〈新竹特訓〉，《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1月1日，夕版4。

31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140。

32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頁291。

此處所載出差地點與《臺灣人士鑑》記載大正十五年(1926)同年十一月出差地點雷同，但時間不同。兩者記載有落差，或是之後又舊地再訪，此處列出供參。

33 〈人事欄〉，《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月17日，夕版4。

34 〈新竹特訓〉，《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1月1日，夕版4。有關大木校長出差之詳細事蹟，本文未及詳述。

35 參見《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261號，昭和6年6月2日，頁8。《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798號，昭和8年5月2日，頁20。

4. 各界蒞校觀摩

塚本校長除多次赴外地視察，各界亦屢到校觀摩訪視。大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伊澤多喜男總督親自蒞校視察，塚本校長帶領職員學生到新竹火車站迎接。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臺中高等女學校四年級生41名學生來校。十一月一日，臺北第三高女講習科36名學生來校；十一月二十二日，臺北第一高女四年級120名學生來校；十一月二十四日，臺北第二高女四年級30名學生來校。³⁶新竹高女新成立未及一年，各界頻繁蒞校，十一月份甚至有高達三次的參訪。

大正十四年(1925年)元月，總督府後藤總務官與新竹州知事古木章光來校，以巡視校舍與宿舍為主。³⁷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臺北女子職業學校75名學生來訪，預計當晚八點二十分才行車歸校。³⁸以上皆為新竹高女暫在新竹小學校時期之見學視察活動。

開校初期，塚本校長多次接待視察並與外校互動，臺灣總督及僚屬遠從臺北蒞臨視察，表達關切，州內長官亦留心高女師生之安頓。臺灣各地早於新竹高女創立之多所學校來訪，校際熱絡交流，有益於新創學校之成長。

(二) 遷校初期：1926至1931年

大正十五年(1926年)四月三日，新竹高女「移轉於中學舊學舍」。³⁹「中學舊學舍」原為新竹中學校新建校舍，位於當時新竹街新竹字東

門外一番地。⁴⁰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新竹中學校開校，新校舍興建時，借新竹第一公學校簡易商業教室等校舍。⁴¹大正十一年四月下旬交涉買收土地，⁴²五月著手招工營建，⁴³九月外廓大體告峻，⁴⁴十一月二日竣工，並移轉至新校舍，直到大正十四年度末(1925年)，開始準備遷至赤土崎新築校舍。⁴⁵大正十五年四月二日，新竹中學校移到「赤土崎一二六番地」，⁴⁶今十八尖山下現址後，新竹高女於四月三日遷入原中學校校地，即今中華路二段竹女現址。

新竹高女遷校後，首先的當務之急，是校舍的營繕，塚本校長對遷校後的各項校務具有實質的影響性。

1. 遷校前後的苦心經營

大正十五年四月三日上午，新竹高女師生開始遷校。由於預計四日上午八點舉行開學典禮，時程緊迫加上之前遇雨，師生頗感緊張。所幸三日上午雨停了，順利完成遷校搬運，新校舍大致收拾得乾乾淨淨，隔日準時舉行開學典禮。然而，新校舍原為新竹中學校所在，如何把曾經的

40 參見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第十章，頁180。《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十一年，第一四五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3415，記為新竹街新竹字東門外東勢。

41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4月15日，版5。

42 參見〈新中學開校期〉，《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4月15日，版5。另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4月15日，夕版5。新校舍預計為一千六百坪分。

4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5月5日，版5。

4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9月24日，版5。

45 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第十章，頁174。也有記載為大正十五年(1926)4月2日遷校，在此將大正十四年度末視為準備開始遷校。

46 參見黃大展主編，《風起竹嶺百年飛颺：國立新竹高中100週年特刊》(新竹市：國立新竹高中，2022)，頁61。

36 筆者整理自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3-76。

37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5。

38 〈見學兩則〉，《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1月27日，版4。

3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2月24日，夕版4。

男校改造為符合女校所用，迫在眉睫。新竹高女教諭前藤信雄便指出：「這並不像局外人想像的那麼簡單，這是校長和所有老師都非常煩惱的地方」，⁴⁷指出1926年4月初遷校後，校務經營所面臨最直接，也是最實際的難題，是校舍的營繕，並視妥善安置住宿學生為首要之務。

在新竹州廳主管單位的認可下，遷校後的校舍營繕，首先從既有寄宿舍(學寮)部份建物著手，大致上將原本男宿舍調整為女宿舍，改造廁所，設舍監室並在宿舍走廊入口處製作了新的木門，以嚴密防範，確保學生安全。此外，將原宿舍部分空間加以變通為女校必備的家政室、縫紉室、作法室與音樂室等教學空間，並致力於美化校園，如設置花壇(花園)培養學生審美情操，與養成園藝興趣，也將原本的網球場加以補強，成為提供師生練習的良好場地。⁴⁸

圖2-2為昭和二年(1927年)三月二十四日「寄宿舍生攝影」照片，場景位於修建後的學生寄宿舍前，有栽植草木點綴；附近還有美麗的寄宿舍花壇，如圖2-3，是遷校後最早完成修繕的校舍。由於圖2-2並未留存名錄，依照筆者的認知，圖2-2第二排左起第七位為塚本清吉校長，塚本校長右側為德重彪一書記，左側分別是柴田信太郎教諭與津波古靜囑託，這三位職員與塚本校長同列並坐。

除了塚本校長之外，其實還有其他職員在合照中，但是為什麼能與塚本校長同列並坐的，只有這三位職員？這裡要說明原因。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出淵ミヤ教諭先為舍監，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德重彪一代舍監事務，出淵轉任一年級類似班級導師職務，之後田島秀短暫兼舍監。柴田則於1926年從臺北第一中學校轉任新竹高女



圖2-2 昭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寄宿舍生攝影」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2-3 寄宿舍花壇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47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9。

48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8-14。

後，於4月被塚本校長請任為「舍務主任」，兼三年級班級導師。⁴⁹另一位女職員為津波古靜，於1926年4月擔任「專任舍監」。⁵⁰圖2-2的這三位職員，正是先後皆曾參與管理新竹高女寄宿舍的實際人員。

舍務主任柴田教諭回顧寄宿舍的修建提到，將原本男學生「軍隊式」的樣式，改造成較適合女學生的「日本風」日式榻榻米寢室，但因經費有限，多簡便為之。他認為：雖然學校目前都在建設中，無法避免有設施不足的事實，校舍的完工固然是財務費用的問題，但營造良好的校風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教職員工和學生的共同努力，換言之，寄宿舍若要營造良好的氛圍，必須是寄宿學校主管與學生、學校之間的團結合作，透過這種方式，在沒有家長控制下的寄宿生活，能培養和諧與友善的精神。⁵¹大正十五年(1926年)四月，全校寄宿舍學生數七十名，內地人四十三名，本島人二十七名；昭和二年(1927年)三月，全校寄宿舍學生數七十七名，內地人四十名，本島人三十七名。⁵²從遷校後寄宿舍的學生組成看來，以內地學生較多，但本島生亦不少，不同年級與族群的寄宿舍生須共同生活，或許就是柴田所說要培養「和諧與友善的精神」之主因。

49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3；《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4、118。

50 參見柴田信太郎，《寄宿舍の狀況》，《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3。原文寫為「津波古先生」，應指津波古靜囑託，她於1927年4月30日退職，圖2-2是她退職前在新竹高女的圖像。

51 參見柴田信太郎，《寄宿舍の狀況》，《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2-15。

52 參見柴田信太郎，《寄宿舍の狀況》，《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5。

寄宿舍營繕之外，新校舍亦著手強化校園安全，如架設柵欄，從圖3-1可見1926年校舍正面木柵欄，據說是透過家長會出資協助營造。此外，為減省支出，還商請地方街役場提供運送免費鵝卵石鋪設地面。⁵³圖3-2為校舍側面，搭建木造便橋進入側門，但由於鄰近州廳官舍側邊圳溝，加上校地原為稻田，遇雨泥濘難行，還常發生溝圳田邊的水牛群闖入校園的情形。⁵⁴在塚本校長任內，於原有校舍基礎上，積極爭取經費支應各項新造校舍，並盡可能節約成本，也善用地方資源，在師生努力下共同走過遷校後的過渡期。遷校後，塚本校長苦心經營，將新竹高女打造為一所兼顧美觀與安全的優質女校。



圖3-1 1926年校舍全景(正面)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館



圖3-2 1926年校舍全景(側面)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館

53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

54 同上註。

2. 日趨完備的女校環境

筆者曾指出，新竹高女遷校現址後曾歷經「1926至1931年校舍營建期」，⁵⁵包含今日小禮堂在內各新築校舍工事陸續興築，落成時間先後以1929至1932年間為多，最晚至1934年增築落成之大弓場為止，在原本「中學舊學舍」基礎上，逐漸奠立新竹高女遷校後大致新築校舍規模。

新竹高女新築校舍，於塚本校長任內陸續營繕，如整頓舊學舍之網球場、花壇(花園)、宿舍與校門柵欄等。其中，女學生對花園有很深刻的印象，1927年的三年級學生許氏潤提到：同學們分成六組照料花園，當花園裡紅花開成一團，讓三年級的同學們都非常高興；在竹籬笆的周圍，有各種花向四面八方綻放，三色紫羅蘭和其他的花朵等到處盛開。⁵⁶本校花壇如圖3-3，在學生精心協助照料下，形成校園內獨特的美景，也蘊含著學生對母校的甜美回憶。

此外，還有1929年4月間，作法室與四年級生教室的落成；1930年前後有本館寄宿舍改造與職員宿舍之建設。1931年9月7日，屋內體操場與整容室的落成，更大大擴充了室外教學的場地。1932年至1933年2月間陸續落成增築的校門正門、校長室與事務室，至1934年3月底預計完工的大弓場。塚本校長任期十一年中，從1926至1934年間，長達近八年的時間，逐漸將「中學舊學舍」營造成為適合女校的校園。



圖3-3 本校花壇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館

3. 招生出現盛況

新竹高女1924年招募首屆新生志願者為167名，⁵⁷到了1926年3月下旬，新竹高女第三屆新生志願招募，受理者較去年多「三百五六十名」，⁵⁸開校第三年招生志願人數呈現大幅成長。1926年4月25日上午九點，首度於遷校現址舉辦第三回開校記念活動，報載當日塚本校長致訓辭後，師生共享茶菓，大家渡過了愉快的一天。⁵⁹採訪者親臨現場，見證遷校第一年時，新竹高女的狀況。

4. 校內「第一回」陸續出現

塚本校長任職期間，陸續出現許多「第一回」，具記念意義的活動。

55 何志宏，〈竹女「小禮堂」百年風華〉，收錄於本專刊。

56 許氏潤，〈本校的花園〉，《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30-31。

5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21日，版6。州內有155名，州外12名。

58 〈志願高女〉，《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3月21日，夕版4。

59 〈新竹高女第三回開校記念〉，《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4月26日，版2。

(1).1928年第一回卒業記念

昭和三年(1928年)3月，出現首屆新竹高女畢業生，由塚本校長舉行第一回卒業記念式，如圖4，也誕生了竹女百年校史中，第一本畢業紀念冊，原封面略為斑駁陳舊，迄今(本文撰寫於112年3月)已有九十五年的歷史，是目前研究新竹女中百年校史的珍貴史料。



圖4 第一回卒業記念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2).1928年「第一回同窓會」試釋

前述表1記載：「1928年8月3日舉行第一屆畢業生同窓會(同學會)」，「同窓會」(同窓會；どうそうかい)為同校同學會。不過，圖5照片註記為「第一回同窓會 昭和三年八月四日」，而《臺灣日日新報》記載為昭和三年八月四日上午九時起「開第四回同窓會」，⁶⁰兩種資料同窓會日期皆為八月四日。因此，表1記載第一屆畢業生同窓會的日期，有些微落差，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似乎也有誤。

昭和三年(1928年)八月初舉行的究竟是「第一屆畢業生同窓會」，還是「第四回同窓會」？首先，從畢業屆數時間推算，應是第一屆畢業生的「第一回同窓會」，實際時間有圖5為證，是1928年的8月4日。其次，《臺灣日日新報》記載所稱「第四回同窓會」大概是將「同窓會」與「校友會」混淆所致。新竹高女校友會於大正十三年(1924年)9月2日制訂會則，準備運作，並據此推舉成員，首屆會長是塚本清吉校長，下設有學藝部、運動部、圖書部與庶務部等各部，而當時主要會員為在校第一學年的學生，⁶¹與今日臺灣以畢業校友為「校友會」成員不同。最後，第一回校友會約於1924年底至1925年初運作。因此，報導所稱「昭和三年八月四日上午九時起，開第四回同窓會」，應是「第四回校友會」，而八月四日上午的活動，其實是第一屆畢業生的「第一回同窓會」。

新竹高女的第一回同窓會合照(圖5)，標註昭和三年八月四日，拍攝地點非尚未落成的今日小禮堂。塚本校長端坐第二排正中央，穿著類似黑色制式立領西服。不論是同窓會或校友會，塚本校長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圖5 第一回同窓會 昭和三年八月四日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60 〈同窓會三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三年(1928年)8月5日，夕版4。

61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7-80。

(3).1928年第一回體育演習會

1928年11月18日舉行第一回體育演習會(運動會)。在此之前，圖6約為1926年的舊照片，大概是遷校後於學校架設球網，學生在老師指導下打排球的狀況。圖7為遷校後1928年第一回體育演習會場景，同樣是排球，但此時從高年級排球決勝的畫面中，可見場地已為運動場規模。在此顯示1926年到1928年11月之間，新竹高女的室外體育場地與球場設施逐完備發展的過程。

新竹高女室外體育場地設施之逐漸完備，應與昭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四回全島庭球大會在新竹高女開幕有關。⁶²庭球場在原本新竹中學校所留校舍基礎上，於1926年遷校後透過家長會資助修建。⁶³到了1928年6月庭球場應已具一定規模，方可作為全島庭球大會所在地。庭球場的整修顯示新竹高女的家長對校務運作之積極支持，也展現塚本校長善用各項資源維持校務運作之努力。

(4).1929年第一回音樂會

昭和四年(1929年)3月6日舉行新竹高女第一屆音樂會，因值地久節，有眾多家長來賓蒞臨參加，塚本校長並在場問候與會嘉賓。⁶⁴圖8為1929年新竹高女第一回音樂會，為四年級合唱，⁶⁵可見學校以音樂會慶祝地久節的狀況，場景右側有鋼琴，左側亦有看似鋼琴的物件。

62 〈全島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6月22日，夕版2。

63 參見德里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11。

64 〈新竹高女音樂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7日，版5。

65 此張照片原標註為「1929年第二屆音樂會(四年級合唱)」，筆者更改為第一屆音樂會。



圖6 排球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7 排球決勝(三、四年對抗) 1928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8 第一屆音樂會(四年級合唱)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第16屆校友(1943年)小堀榮子提到，她在四年級音樂會被指定演奏艾曼的「銀波」一曲，到校辛苦練琴與音樂會的合唱等，至今讓她印象深刻。⁶⁶

榮子提到的「銀波(Silvery Waves)」，係美國作曲家魏曼(A.P. Wyman, 1832~1872)創作，此曲被視為古典鋼琴名曲，現代亦廣為流傳。新竹高女的音樂教學，切合時代潮流，音樂會演出曲目，有19世紀後期以來的經典名曲，而新竹高女的地久節慶祝活動，在1940年代初期仍可見以音樂會的形式辦理。

從前述可知，即使處於戰時體制下的日治時代後期，音樂會仍維持演出，且四年級生通常是音樂會的表演主角之一。從練習到音樂會正式開始，整個過程也都在新竹高女學生心中，伴隨著記憶中的樂音，留下不可抹滅的回憶。

(5).1929年首度增置補習科

「補習科」為高等女學校附設師資班。1919年後，因受「日臺共學制」影響，成為總督府正式委託教育機關培養公學校女教員的來源之一。臺籍女教員的培養有顯著變化，公學校臺籍女教員人數雖大為增加，但日籍女學生就讀的高女師資班卻未開放給臺籍學生，顯示總督府在女教員的培養上亦充滿差別待遇與種族歧視。⁶⁷

到了昭和二年(1927年)9月後，有鑑於新竹州公學校女教員概由內地與臺北轉任，師資缺乏，新竹州教育課為補充州內女教員，籌設以高女畢業生入學，為期一年的「師科」。⁶⁸昭和四年(1929年)3月30日，州廳正式准新竹高女設置一年制補習科，以同年4月15日為限招募補習科新生，須提交意願書，預計4月20日舉行入學試驗。⁶⁹新竹高女因此成為日治新竹州唯一培養公學校女教員的高等女校附設師資班。昭和五年3月5日補習科舉辦第一屆畢業典禮(圖9)，照片中共有39位學生，塚本校長便與這些未來可步入教職的準教師們合影。



圖9 補習科第一回卒業記念 昭和五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塚本校長任內新竹高女增置補習科，增添不同就學與升學管道，增加學生人數，反映總督府培育女教員政策下的實況。補習科畢業生擔任學

66 引自小堀榮子，〈何という懐かしい響き〉，《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新竹：國立新竹女中，1994)，日文版，頁52。榮子辛苦的練琴並留下印象深刻，有其緣由。筆者詢問學習古典鋼琴的友人得知，「銀波」樂曲有五個變奏，極具技巧性，為初學者常見練習曲目之一。

67 參見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頁92-93。

68 〈籌設師科〉，《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6日，夕版4。

6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12日，夕版4。

校教職，正是新竹高女畢業生活躍於職場的具體表現之一。

(6).1930年舉辦家長會與第一回家長會試釋

前述表1行事僅記一則家長會訊息：「昭和五年(1930年)11月15日，新竹高女召開家長會」。家長會類似今日親師會，稱為「保護者會」，此回於當日上午8點至11點安排實地參觀教學，11點至正午由塚本校長對與會家長來賓講述學校經營方針，並與家長進行校務溝通協調；午後1點至3點為教師懇談會，當日並陳列學生作業成果供觀覽。⁷⁰

不過，上述表1記載的1930年舉辦的家長會，並非新竹高女首度家長會。早在1924年11月29日，塚本便以校長兼校友會會長身分於家長會總會發表談話，⁷¹並於隔年12月5日上午八點舉辦家長會，⁷²這應該才是新竹高女創校後首屆家長會。在11月29日對家長會總會的談話中，塚本強調新竹高女之創設係依據臺灣公立女子中等學校等條例而來，是培養國家優秀女性的地方。他從體育、智育與德育等三方面，論述他對女子教育之看法。他認為與男性相較下，女性鍛煉身體，發展成健康身體是沒有異議的，但同時也須擁有女性必備的知識和技能，如縫紉、家事到花道、茶道等，並以賢妻良母為目標，是女性德育教育

之宗旨。⁷³談話中，塚本校長對新竹高女學生寄託高度期許，並表達學校的辦學方針，展現身為創校校長對日治臺灣高等女校的發展，所肩負之責任。

新竹高女家長會從1924年開始形成，多年來成為親師間重要例行活動。如1926年9月18日舉辦的家長會，⁷⁴為第二回家長會，也是遷校現址後首屆家長會。1931年11月7日於講堂舉辦家長會，此時「小禮堂」剛好落成滿兩個月。到了1933年11月11日家長會中，塚本校長一樣扮演居間打合協商的角色，並陳列學生成果作品供來賓觀覽。⁷⁵由此看來，新竹高女多集中在第二學期的九月或十一月間辦理家長會。

透過每回的家長會，在塚本校長任內，逐漸莫立了學校與家長間的良性溝通管道，藉此同時可呈現辦學成效，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或也是展示殖民統治成果的一種方式，能提升地方人士對殖民地學校教育的認同感，進而有助於鼓勵子弟入學共學。

(7).1931年第一屆義賣會

昭和六年(1931年)12月20日上午八點，舉辦第一屆義賣會(バザー)，⁷⁶形式類似今日學校園遊會，開場典禮所在「講堂」是已落成的今日

70 〈新竹高女保護者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1月15日，版4。

71 塚本清吉，〈保護者會に於ける談話〉，《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1-7。

72 〈新竹高女保護者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2月1日，夕版2。

73 塚本清吉，〈保護者會に於ける談話〉，《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1-7。本文為談話筆錄摘要性質的資料，推測可能是書記德重彪一的記錄，原篇或許雖非塚本親筆所寫，但仍生動的保存當時談話內容部分狀況，足供參考。

74 〈新竹高女保護者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18日，版4。

75 〈新竹高女保護者會〉，《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1月6日，版7。

76 〈新竹高女のバザー〉，《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2月22日，夕版2。

竹女「小禮堂」。現場展覽學生製作物品並廉售義賣。第一屆義賣會如圖10-1與10-2「賣即展覽」，其中展售學生製作的物品，多與裁縫課的作品有關，請參閱專刊另篇說明。⁷⁷

(三)塚本任期最後三年：1932至1935年

1. 校外活動

參考表1「新竹女中行事紀要」，將1924年至1935年塚本校長任內有關校外遠足、見學與修學旅行之記載，另摘錄如表3。其中，例行性常態活動如神社參拜等未列入，在新竹州內較近程的往返活動如露營，併入校外遠足。

從表3可見，1924至1935年間，校外遠足5次(含2次露營)、見學4次與修學旅行7次，合計16次。以項目而言，修學旅行次數最多，且時程較固定，大致為每年11月間舉行。從時間看來，1932至1935年次數最多，合計8次；其次為1926至1931年共6次；1924至1926年最少，僅2次。整體的發展是，1930年代初期的校外活動頻率遠高於之前：1930至1935年有12次，1930年以前僅4次，頻繁帶領師生進行校外活動的塚本校長，此時期也較為繁忙。



圖10-1 第一回バザー (昭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0-2 賣即展覽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表3 新竹高女校外遠足、見學與修學旅行時程表(1924-1935)

時間/項目	校外遠足	見學	修學旅行	合計(次)
1924-1926		1925.6.20	1924.11.1	2
1926-1931	1930.10.2 1931.7.16(露營)	1931.10.3	1928.11.26-11.30 1929.11.11-11.16 1930.11.17-11.22	6
1932-1935	1932.1.23 1932.5.5 1932.7.30(露營)	1932.11.17 1933.11.18	1932.11.16-11.22 1933.11.16-11.24 1934.3.20(內地三週)	8
合計(次)	5	4	7	16

⁷⁷ 參見何志宏，〈裁縫及手藝〉，收錄於本專刊。

以上說明反映1932年至1935年間，新竹高女校外活動蒸蒸日上的景況。修學旅行的距離之後也從島內擴達日本，時程數日有三週之久，有關修學旅行與見學等校外活動，請參閱本專刊另篇說明。⁷⁸

2.1932年第二屆義賣會出現盛況

1932年10月22日新竹高女舉行第二屆義賣會。相較於前述的第一屆義賣會，本次入場人數更盛約三千多人參與，部分義賣所得並指定捐贈軍部。⁷⁹同一年的更早幾日，10月16日起，臺北第三高女也曾舉行義賣會活動，本次第三高女義賣會展物豐富，同時有古書畫展覽，入場者更破萬餘人，為第三高女開校以來首見，義賣所得亦捐贈為「滿洲軍慰問」。⁸⁰

這兩所不同女校的義賣會，皆於1932年出現高度盛況，且義賣所得「捐贈軍部」，與1930年代初期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之擴張有關，為戰時鼓勵島內響應支援的社會現象。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滿洲事變)起，至1932年日本策劃成立滿洲國，9月15日《日滿議定書》中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接連的戰情發展，興起慰勞皇軍的活動，如從1932年10月起，島內明顯可見各級單位展開對滿洲將兵的各種慰問活動。⁸¹相關活動至少持續至1933年1月，如嘉義的北港女子公學校與女子青年團合作，盛大舉辦義賣會，捐贈義

賣「利益金」慰問皇軍。⁸²在學校與社會團體推動下，女性在殖民地戰時體制中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除了捐贈義賣所得，1932年12月3日新竹高女師生亦持續捐獻軍部「恤兵金」。⁸³1930年代初，在塚本校長任內，新竹高女的師生不可避免地成為戰時體制下國家社會動員的一份子。

3.1934年的開校十週年慶祝

昭和九年(1934年)四月二十五日，新竹高女舉辦開校十週年慶祝會。從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共三天。⁸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先於講堂舉行紀念典禮，下午一點舉辦學藝會，並連續三天舉辦學生作品展覽會。二十六日與二十七日，校友會與同窓會於新竹神社獻燈並決定設置記念文庫。此外，二十六日同時舉辦故教員、校友會員與同窓會員之慰靈祭；亦舉行謝恩會及召開同窓會臨時總會；二十七日舉辦義賣會。⁸⁵

新竹高女十週年慶祝會熱烈舉辦。四月二十五日十點開場後，十點半由郡內務部長、教育課長西村德一與家長貴賓多數列席下於講堂正式展開。首先全體合唱國歌，奉讀教育敕語後，由塚本校長致式辭，郡內務部長代理內海忠司知事致賀詞；鈴木家長會長、畢業生代表管八重子與在校生代表安藤道子恭述祝賀辭等流程後，於十一點結束慶祝典禮。⁸⁶

8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月25日，版3。

83 〈新竹高女から恤兵金獻金〉，《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2月4日，夕版2。

84 〈新竹高女の開校十週年祝ひ〉，《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20日，版3。

85 同上註。

86 〈新竹高女十週年記念〉，《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26日，版8。

78 詳見何志宏，〈新竹高女的修學旅行與見學〉，收錄於本專刊。

79 〈新竹高女のバザー好成〉，《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25日，版3。

8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17日，版7。

81 如〈滿洲及對岸將兵慰問音樂會〉，《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16日，日文版夕版3。

竹女校史室典藏的開校十週年慶祝會照片，可對當時場景有更具體生動的認識。圖11-1為四月二十五上午十點半慶祝會致詞，照片中身穿白色正式文官制服的塚本校長，大概在奉讀教育敕語。活動地點「講堂」是1931年啟用當時的屋內體操場(今小禮堂)，內部天花板清晰可見「貓道」。圖11-2為四月二十六日十週年校慶之慰靈祭，可見塚本校長代表致祭，右側有日本神道教神職人員在列，氣氛莊重肅穆。圖11-3為四月二十五日下午的學藝會，四年級生穿著時尚的水手服制服表演，觀眾多為家長與校外來賓。圖11-4為學生作品展覽，照片中可見展出美術作品。這些照片見證了新竹高女在塚本校長帶領下，走過了第一個開校十週年，如今竹女邁入百年。回首往事，彷彿歷歷在目。

圖11-4十週年紀念的學藝會，展出的學生美術作品，以繪畫為多，亦有人物石雕。繪畫的對象有風景、靜物與人物，從型態看來以水彩與素描為主，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靜物與風景繪畫，呈現明顯的光影對比，多帶有寫生的風格，但少見有傳統中國山水畫意味的畫作。筆者並不擅長日治臺灣美術史，以上的觀察，留待相關研究者進一步探究。

4.1935年增級陳情運動

新教育令實施後，由於新竹州內仍缺乏女子中等教育機關，地方人士呼籲希望興建女校，在經費與設備不充分的背景下仍獲當局同情與努力，於大正十三年創設新竹高女，開校後通過入學測驗錄取百名學生，⁸⁷招募兩班(學級)，預定本科四百人。⁸⁸

87 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第十章，頁178。

88 參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十三年，第三十九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7249。



圖11-1 十週年慶祝會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1-2 十週年慶祝會(慰靈祭)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1-3 十週年慶祝會(學藝會)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新竹州兩所中學校——新竹中學校與新竹高女，招生係定額，但隨著入學志願者日益激增，較其他各州競爭更甚，漸有難入學感受。昭和十年(1935年)三月，新竹州內已見「增級陳情運動」。⁸⁹五月上旬，地方之「嘆願書」指出：「最近文化進展，向學心促進，竹中及竹之高女入學志願者激增。雖島內各學校，莫不皆然，然莫如我州下之競爭更甚者……我州下中學高女，各定員百名，自創立以來，學級並無增加。每年屆入學期，兒童及父兄等，皆愁眉不展，忘寢廢食，日夜祈神禱佛。終以收容數過少，落榜者之悲慘，殆不可名狀。是誠人道上及教育上不能放置之大問題也。又更就州下文運之進展，及國家上，亦要考慮。茲請自十一年度希對中學高女，各增加一學級，以緩和州民之教育難。總乞總督、知事閣下俯察同情，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云爾」。⁹⁰希望兩校能於昭和十一年度(1936年)各增一個班級。

新竹州知事內海忠司於昭和十年三月，曾針對此事回應：「在入學試驗期，誠為苦痛之呼號，于父母心固屬當然之要望。州亦擬務副所望善處。然凡事首要金項。現在總督府施行土地等則調查，由是地租收入，不久應見增加。而州財政，亦當多少增加。故對中等學校學級之增加等，務擬從速使之實現之也」。⁹¹基於財政因素考量下，後來順應民情，新竹高女增加班級數。

89 〈學級增加 務副所望〉，《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3月30日，版12。

90 〈竹中高女增級問題 竹州下內臺人士奮起〉，《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5月16日，版8。

91 〈學級增加 務副所望〉，《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3月30日，版12。



圖11-4 學生作品展覽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筆者根據前引《臺灣省新竹縣志·教育志》的班級學生數推測，新竹高女從昭和十二年度(1937年)起增加一個學級(班級)，新學年招收三班，並隨之增加學生名額，此年度包含補習科一班，共10個班級。⁹²

1937年起增加一個學級的推測，另以資料所及，相關記載試證：其一、1939年的新竹高女第十二回卒業記念，有「松組鮫島先生(手藝)」與「竹組安田先生(國語)」字樣，可見1935年入學時，為兩個班級(松組與竹組)。其二、1940年的第十三回卒業記念如圖12有「國語松組」與「裁縫竹組」字樣，可見1936年的畢業班亦為兩班。其三、到了1943年，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出現「松組、竹組與梅組」字樣，1939年後已是

92 參考黃旺成監修，《臺灣省新竹縣志·教育志》卷七，頁192-193，統計1935至1940年數據推算。此外，新竹中學校自昭和11年(1936年)度起，增加一班，一個年級招收三班。參見張福春，《東山弦歌半世紀 新竹中學1922-1975》(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民國109年)，頁69。若筆者之推測正確，則新竹高女增班較新竹中學校晚一個年度。



圖12 封面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三回卒業記念

三個班級，之後新增的班級是梅組。最後，以昭和十四年(1939年)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的同窓會名簿，從新竹高女的畢業人數，估算班級人數為：1939年的畢業生107人、1940年101人、1941年145人、1942年145人。⁹³連續四屆的畢業人數從1941年起，很明顯較前兩屆大幅增加，約一個班級的人數，因此1937年起入學增為三個班級的推測，應該可靠。

此外，補充說明的是，畢業班人數並不完全等同於入學時的班級人數，如第十五屆畢業生朝日(石川)昌子便提到，她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轉入新竹高女「松組」，⁹⁴於昭和十七年畢業，這一屆的畢業生有145人，那麼昌子所稱「松組」，其實正是三個班級的其中一班。由此可知，當時也有學生轉出或轉入，學籍異動的確會造成畢業人數的變化，但這樣的情況畢竟非

常態，對班級人數變化的影響也就相當有限。此後，新竹高女畢業生陳寶玉認為，大概到了1943年後又增加一個班級，招收兩百人，⁹⁵此處所指，其實就是另一位畢業生武宮道子提及，本科四個班級，編制為「松、竹、梅、花」組。⁹⁶

新竹州內出現「增級陳情運動」時，正值塚本清吉校長在校最後七個月。增班牽涉校務運作，塚本校長不可避免須作因應。至於實際增班的實施，則是新竹高女美間正道校長任內的事情。

六、結語

本文分三期討論新竹高女創校校長塚本清吉，在新竹高女任內的概況，並藉以瞭解1924年至1935年新竹高女的發展，總結說明如下。

(一)1924至1925年間：從開校過渡期走向奠基期

1924年是新竹女中校史的重要紀年。1924年4月1日新竹高女開校，至6月間，是塚本清吉從臺北第一高女轉任新竹高女學校長之職務過渡期，也是暫借校舍時的過渡期。塚本校長於6月26日與堀內代理校長交接職務後，展開他日後在新竹高女的人生歷程，新竹州地方士紳於7月26日假新竹公會堂，舉行新任命新竹高女校長招待會，歡迎塚本校長的到來。

從1924年開校至1926年4月3日遷校期間，在客觀校舍條件有限的背景下，塚本校長最早是從樹立學校的精神價值著手。1924年6月13日，

93 善方正夫(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子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臺北市：サカマキ商行，昭和17年8月6日)，頁61-77。

94 朝日(石川)昌子，〈臺灣時代の思い出の中から〉，《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46。

95 參見陳寶玉，〈思い出草〉，《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27。

96 武宮(北原)道子，〈戰時中の一年生〉引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日文版，頁69。

塚本到新竹時，對全體學生「訓話」，樹立新竹高女的校風精神，提出如真誠如一，與女性的溫良貞淑，是人生的重要價值所在。對女性的道德期許，有其時代背景，但亦重視一般普世價值如認真、真誠、節儉、勤奮與自我鍛鍊，更從個人道德擴及到對整個學校的榮譽感。日治新竹高女未留下明確記載的「校訓」或相關碑銘文字，不過筆者認為，不妨是塚本校長所指出的「真誠如一，溫良貞淑」。這樣的「校訓」，具有反求諸己的精神，具體反映在新竹高女卒業記念冊的舊照片中，可見每位學生自然流露的端莊高雅之舉止氣質。

創校精神的確立，猶如一個健全人的靈魂。塚本的訓話，呼應教育敕語宗旨，形成新竹高女的校風精神，配合遷校後的校舍營繕，逐漸讓新竹高女成為一所內、外兼具的女校。此外，在這個時期，筆者認為也不能忽略堀內代理校長的貢獻，對新竹高女之創設有實質促進之功。總之，從堀內到塚本，從借校舍到遷校，象徵著新竹高女從1924年到1926年間，由開校過渡期走向校務發展奠基期的過程，此時正值塚本校長四十四歲至四十六歲間。

(二)1926至1931年間：走向校務發展高峰期

遷校後學校規模有所擴充，校務發展逐漸步入高峰期。以入學人數而言，1924年每年級兩班，招生定為百人，之後入學人數多有增加，1926年招生志願人數甚至出現數倍盛況，為媒體報導。1931年學生人數首見高峰，有368人，此後受「增級陳情運動」影響，於1937年增為三班，1943年增至四班。1930年代的學生數大致維持300多人，學生組成約六成多日本人，三成

多本島人，與當時專收日人的臺北第一高女，及收臺人子弟的第三高女，略有不同，內臺兼容。從學制變化而言，配合總督府的師培政策，1929年增置補習科一班，也使班級與學生人數較為增加。塚本校長任內，從1928年第一屆本科畢業生至1935年為止，歷經八回本科與六回補習科畢業典禮，累計有三千七百多位校友，成為日治時代具高女學歷的「新女性」。再從硬體建設而言，歷經1926年至1931年校舍營造期，在1930年代初州廳經費較不充裕的背景，亦爭取家長會與地方之協助，新築校舍終於陸續落成。從1926年4月遷校至1934年3月底預計完工的大弓場為止，塚本校長十一年任期，長達近八年的時間，致力於將「中學舊學舍」逐漸營造為適合女校的校舍，是此時期治校之重點所在。

塚本任內，新竹高女出現不少「第一」的事蹟。如1924年至1925年間有第一回家長會，與第一回校友會的成立；1924年11月首度修學旅行到臺北；1925年6月首次學生校外見學；1928年出現第一屆本科畢業生，誕生竹女校史上第一本畢業紀念冊；1928年第一回同窗會成立、舉辦第一回體育演習會；1929年舉行第一回音樂會、9月首度增置補習科；1930年10月首度校外遠足；1931年第一座屋內體操場落成；1931年舉辦第一屆義賣會；1934年3月首度至內地修學旅行，長達三週；1934年新竹高女舉辦第一次的創校十週年慶祝會，為期三天。這些事蹟大多分布在1926至1931年間，雖看似亦為各校常見的校園活動，卻是新竹高女師生所經歷的「第一次」特殊時刻。

塚本校長任期為日治校長中歷時最久，累積事蹟相對較多，在此暫以達到「校務發展高峰

期」形容。1935年後，竹女的校史發展，還有出現其他的高峰期或低潮期嗎？有待進一步更通盤性的研究。

(三)1932至1935年間：時局變動下的發展期

此時期的校務蓬勃發展，不過這個發展多與1930年代邁入戰時的氛圍有關聯，如相較之前，1932年至1935年間，塚本校長帶領師生進行校外教學活動最多次，其中還有遠及內地三週的修學旅行。殖民教育體制會藉由修學旅行等種種活動，讓學生窺見與移植日本帝國文化，具有無形中積累而成為深植臺灣人精神內涵的作用。⁹⁷1930年代初期，新竹高女的校外教學活動更為頻繁，或者是受時局的影響有關。此外，1930年代的塚本校長，多次奉派出差內地與中國等地考察，還曾遠及之前未去過的朝鮮，與新成立不久的滿洲國，這些考察的背後，多少也反映出當時東亞局勢的發展。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之擴張，師生成為戰時體制下國家動員的一份子。學校透過各種活動，積極募款恤軍，如最特別的，1932年新竹高女的第二屆義賣會中的募款活動，甚至出現前所未見，多達三千多人參與的空前盛況，還有1934年6月，校內有臺灣軍特種演習(圖13)，與消毒演習(圖14)等，各種防護團演習活動。圖13第一排左側第一位是塚本校長，他作為「臺灣軍特種演習本校防護團本部」總指揮，與教務主任高丸靈教親自率領師生參與的演習；圖14為校門前庭頭戴防毒面具，進行演習的女學生。戰爭的氣味讓整個社會，包含學校在內，都瀰漫著各種軍事動員與戰備演習的氛圍。

97 蔡淑君，《少男少女見學中 日本時代修學旅行開箱》(臺北：玉山社，2020)，頁13。



圖13 臺灣軍特種演習本校防護團本部(昭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4 消毒班消毒演習(昭和九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1930年代，隨著新竹州內對中等教育之需求增加，名額有限，落榜悲慘感受加深，1935年3月遂出現「增級陳情運動」，促使日後新竹高女增班。班級數無法滿足新竹州入學人數，競爭激烈，一方面展現新竹地方的文化進展，另一方面也顯示1935年時新竹高女是是州內家長子弟希冀升學的目標。今日竹苗考區特別是新竹縣市，也有類似區域內學生數不減，公立高中不足之感受，而有增校擴班的呼籲。

1932年至1935年是塚本校長在校最後三年，他歷經五十二歲到五十五歲，從青壯年步入中老年。從上圖13中，1934年主持全校演習的塚本校長的照片看來，筆者總感覺他的氣色較之前更暗沉，身形也略顯消瘦。公務繁忙，加上近年多奔波外地的他，不知是否影響他的身體健康與樣態出現變化？

昭和十年(1935年)十月十四日，臺灣總督府核予辭令依願免官，十月十五日正式退職，當日上午八點二十七分，地方人士、新竹高女畢業生與在學生等多人，於新竹車站相送，塚本校長在眾人目送下離開新竹，之後返回東京。⁹⁸參加送行的學生，坂本登志子回憶：「(塚本)老師一早就離開了新竹。在新竹火車站送行的那天，我永遠無法忘記老師和他的妻子，站在站台上的樣子和臉」。⁹⁹

塚本校長從四十四歲到新竹高女任職，至五十五歲離校，治校十一年。此時也正是他人生最精華的最後時光。

98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0月16日，夕版2。

99 坂本登志子，〈噫、塚本先生〉，引出德重彪一編，《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新竹市：山中□○印刷所，昭和14年3月15日），頁10。

第八章

美間校長在竹女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美間正道為新竹高女第二任校長，任期1935年至1938年。圖1為昭和十一年(1936年)畢業紀念冊中，美間校長與校門的照片，是他到校的第二年，這張照片也是新竹女中校史室保存最早有關美間校長的照片。

美間正道亦是首位由日治新竹中學校教師昇任新竹高女的校長，在竹女與竹中的百年校史中，應是首位與兩校有共同淵源的校長級人物。本文整理美間正道生平概略與在新竹高女事蹟，並探討其在校三年，在校史發展中所具有的意義。

二、少年美間：1887年至1912年

《臺灣人士鑑》記載：美間正道生於明治二十年(1887年)十一月四日的日本山口縣豐浦郡。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三月，由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本科博物學部畢業。大正五年(1916年)八月擔任臺北中學校(今建中)生徒監。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至新竹中學校擔任教諭。昭和七年(1932年)年四月，新竹中學校大木俊九郎校長離職後交接之際，短暫代行。昭和十年(1935年)十月，昇任新竹高等女學校學校長，居住在當時新竹市旭町二丁目官舍。⁰¹以上記載建構美間正道到新竹高女以前的生平概略。以此為起點，思考少年時期的美間正道，即1887年至1912年間，他二十五歲以前的生平概略。



圖1 美間正道與校門
來源：新竹高女第九回卒業記念

美間正道為日本山口縣豐浦郡人，出身平民家庭。⁰²山口縣位於日本本州最西側，幕末時期為長洲藩所在。他的家鄉有著布衣卿相的地方特色，明治以來六十四位宰相中，有九位出自山口縣，如著名的伊藤博文與桂太郎等人；臺灣總督中的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與上山滿之進總督，亦皆出自山口縣，別稱「政治縣」。豐浦郡原為山口縣轄下一郡，經歷代變遷，因無管轄町村於2005年已廢除。山口縣還有個著名的歷史景點，下關市的春帆樓，即中日馬關條約簽約所在地。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美間正道二十一歲時，就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師)本科博物學部。前文曾提到，東京高師是日本第一所官辦培育中等師範的一流學校。美間正道畢業時，東京高師校長正是日本著名近代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巧的是，新竹高女初代校長塚本清吉，也曾

01 參見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頁351-352。

02 參見〈昭和十年十月至十二月第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084。

就讀東京高師，其畢業時也是嘉納校長，美間正道可說是塚本清吉在東京高師的學弟，兩人亦皆出身平民家庭。塚本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年畢業於該校本科歷史地理部，而美間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三月於本科博物學部畢業。塚本為文科，美間為理科，大學時期的兩人，此刻尚無緣相識，數十年後卻因緣際會，先後成為新竹高女的校長。

三、1912年到1935年的經歷

(一)臺北第一中學校時期：1912年至1922年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三月卅一日，美間正道自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本科博物學部卒業後，前述《臺灣人士鑑》記載，大正五年(1916年)八月擔任臺北中學校生徒監，期間有四年空檔。但另有資料顯示，他在畢業後不久轉赴臺灣，於1912年4月16日起，擔任臺北第一中學校前身的總督府中學校教諭，⁰³任教長達十年。他三十五歲時，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適逢新竹中學校開校，與當時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前原(藤)信雄，轉任新竹中學校教諭，⁰⁴兩人可說是新竹中學校開校初期的職員。

(二)新竹中學校時期：1922年至1935年

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起，美間正道擔任新竹中學校教諭，之後兼任教頭(教務主任)。他在新竹中學校長達十三年，參與各項活動，如到校的第二年(1923年)，適逢皇太子裕仁「臺灣行啟」，他受委任為新竹州奉迎準備委員會成員之

一。⁰⁵同年4月19日上午十點半，御駕抵達新竹火車站，展開巡視，梅谷光貞知事率新竹州官紳與學生代表奉迎，據說美間教諭代表學校，以「竹」為教材上了一堂博物實驗課，供皇太子參觀。⁰⁶

昭和元年底(1926年)，發生震動地方的「竹中停學七十餘名」事件。12月5日至9日，新竹產業共進會聘請來自日本的天華一座，在新竹公會堂演藝館，盛大演出，有七十餘名新竹中學校學生去觀劇。12月9日晚上11點，去觀劇的學生卻收到被無期停學的處置，「父兄輩咸大驚」，認為學校的處置「未免過酷」。新竹州當局知悉此事後，「亦認為不當」，於12月10日上午緊急召喚大木俊九郎校長和美間正道教頭到州廳，命以撤回取消停學處分。⁰⁷事件牽涉產業共進會，並與大木校長之治校有關，本文未能深論，但從事件的過程看來，至少從1926年起，即美間正道三十九歲時，他擔任教務主任，協助校長，並熟習學生訓育工作，任內亦與州廳長官多有互動，累積豐富的行政經驗。

在新竹中學校任職期間，美間正道逐漸嫻熟行政事務，教學表現也深受器重。如新竹郡學務局於大正十四年(1925年)八月份，開辦州內教師夏季講習，聘請教授動物學，⁰⁸又受聘為大正十四年度新竹州學事講習會講師。⁰⁹到了昭和三

⁰⁵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2月28日，版7。

⁰⁶ 參見張福春，《東山弦歌半世紀 新竹中學1922-1975》，頁39、55。

⁰⁷ 〈為觀天華一座 竹中停學七十餘名〉，《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2月12日，夕版4。

⁰⁸ 〈夏季講習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7月3日，夕版4。

⁰⁹ 〈任命講師〉，《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10日，夕版4。

⁰³ 同上註。

⁰⁴ 〈地方近事〉，《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4月23日，版4。不過原資料記為「前原信雄」，疑有誤。根據筆者的瞭解應更正為「前藤信雄」。前藤信雄後來亦轉任新竹高女教諭。



圖2 美間正道君
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

年(1928年)轉聘兼苗栗郡視學，¹⁰這一年他四十一歲，成為類似州廳幕僚督學。此時的他，除了為學校教員，也於州廳職務中磨練經歷。

從1924年到1930年間，南來北往，上山近海，美間正道可說是帶領新竹中學校學生參與各項校外活動的重要人物。最早可見的是，大正十三年(1924年)十月二十三日，新竹中學校舉辦全校性「見學旅行」，其中由美間與真玉橋、本多、猿渡共四位老師，率領一年級學生九十名，搭乘同班火車前往臺北圓山見學一日，¹¹同年四月，值新竹高女創校。昭和二年(1927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修學旅行」，由美間、角田等教師，帶領三年級學生八十名，前往臺北、士林、草山、北投。¹²昭和四年(1929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修學旅行，於上午九點四十分，從新竹火車站出發，亦由美間及另二名教諭帶領高年級學生四十二名，於本島沿岸旅行一週。¹³昭和五年(1930年)七月十九日起，他與高橋、久保兩位教師，預計以一週時間帶領十二名學生，嘗試登頂新高山(今玉山主峰)。¹⁴

昭和七年(1932年)十月三十日，教育敕語頒布記念日，美間教諭以臺灣教育有功人員，接受臺灣教育會於總督府舉行表揚，¹⁵報導曾羅列受表揚人士之事蹟與照片，如圖2。¹⁶美間正道被視為對教育有重要貢獻的主因，與他此時已長達二十年奉獻於教育工作有關。大學畢業後，他先在總督府中學校任教十年，之後轉任新竹中學校亦滿十年，在同所學校皆能長期工作，教導、訓練他的學生及充實各種設備，教授各種課程，竭盡心力，貢獻教育。從1912年到1932年，他在25歲到45歲間，這二十年來，美間也從翩翩少年步入中年時期，48歲時榮昇新竹高女的第二任學校長。

四、新竹高女時期：1935年至1938年

昭和十年(1935年)十月十六日，美間正道成為新竹高女學校長，至十三年(1938年)五月二十三日退任。參考竹女創校九十週年特刊之日治「新竹女中行事紀要」，摘錄1935年10月至1938年5月期間相關行事，如表1。¹⁷

1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月20日，夕版4。

11 〈新竹中學生 見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0月24日，夕版1。

12 〈竹中 修學旅行 十八日出發〉，《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19日，夕版4。

13 〈新竹中學 修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30日，版5。

1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6月26日，夕版2。

15 〈本島教育功勞者表在督府舉表彰式〉，《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31日，版2。

1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30日，版6。

17 參見彭湘蘭、莊金德總策畫，《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日治「行事紀要」，頁266-272。本文主要以有明確指出美間或屬全校性活動作部分摘選。紀要另標數序。

表1 行事紀要摘錄1935-1938年

日期(西元)	行事紀要
1935.10.17	1. 舉行第八屆體育演習會(運動會)
1935.10.30	2. 宿舍進行消毒(斑疹傷寒疫情)
1936.1.14	3. 行政大樓與教室大樓間進行花園及水池的營造
1936.3.9	4. 舉行第九屆本科(79人)暨第七屆補習科(專修科)(34人)畢業典禮
1936.3.8	5. 第三回日本教育旅行，由中村、太田、津田三位教師率團，計三年級生55名，24日出發，4月9日歸來
1937.2.13	6. 舉行第九屆音樂會
1937.3.6	7. 成立「愛國婦人會」，並於本校舉行「婦女報國祭」
1937.4.25	8. 舉行本校「愛國婦人會」成團儀式大會，並前往新竹神社祭拜
1937.7.24	9. 本校榮獲第十二屆「臺灣女子中等學校網球大賽」亞軍
1937.9.7	10. 美間校長率領全校職員參拜神社，並致送糖果，慰問自大陸返回的日人
1937.11.23	11. 校友會主辦第六屆義賣會(園遊會)，並展示學生家事、工藝等作品。義賣所得一千三百餘圓捐為國防獻金
1938.3.5	12. 舉行「慰安」音樂會，慰勞本市出征軍士之家屬、遺族
1938.3.9	13. 舉行第十一屆本科(86人)暨第九屆補習科(專修科)(37人)畢業典禮
1938.5.1	14. 日本教育旅行，由太田、八田、渡邊三位教師率團，計四年級生92人，參訪東京、大阪、京都等地，5月1日出發，20日歸來

表1所列出14則紀要，以下對其中較特殊事蹟略加說明或補充，以瞭解美間校長在新竹高女之事蹟。

(一)就任新竹高女第二任校長

有關1935年島內中學校校長選任狀況，《臺灣日日新報》指出：本次因各校值學期中，為了將人事異動範圍縮小，皆從島內拔用有資格者任用，例如臺北二師、臺南師範等校之任用，主要由教頭昇格校長。其中臺南一女教頭因「來臺為幾」，自發讓予非教頭的松井實；而「新竹高女教頭，年齡未幾」，乃選拔新竹中學校美間教頭升新竹高女校長。¹⁸松井實於1935年昇任臺南一女校長，1937年轉任臺北第一高女校長，後來於1942年擔任新竹中學校第五任校長。另外，這位「年齡未幾」的新竹高女教頭是誰？筆者推測是1928年8月到任的高丸靈教諭，生

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1935年選拔校長時，他三十五歲，而美間教諭四十八歲。高丸靈教於1940年4月1日退職離開新竹高女，之後他在四十二歲時，1942年4月1日昇任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校長(今臺中二中)。

由此看來，此時選拔中學校長時會關注在臺年資與年齡，四十歲以上並符合資格者，較有機會獲得拔擢。相較於塚本校長四十四歲時，就任新竹高女校長，美間擔任第二任校長時，年齡稍長。

(二)戰時體制下的動員活動

隨著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逐漸崛起，向外武力擴張，臺灣也逐漸走向戰爭體制，戰時體制的展開，表現在經濟統制、社會動員與軍事動員等層面。表1所列14則紀要中，有5則與戰時動員活動相關，是美間校長任內較頻繁出現的事蹟，如1937年3月6日地久節祭典，「愛國婦人會」新竹州支部於新竹高女舉行第四回「婦人報

18 〈中等學校長 後任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0月16日，版8。

國祭」，¹⁹4月25日成團儀式大會，約有五百名學生與各界長官前往新竹神社祭拜；²⁰9月美間校長率領新竹高女愛國女子團團員參拜神社以宣揚國威，祈願皇軍優勝，並致送糖果，慰問自大陸返回的日人；²¹11月舉行第六屆義賣會(園遊會)，義賣所得一千三百餘圓捐為國防獻金。此外，滿洲事件紀念日，新竹高女與州內各校教職員生，亦獻納國防獻金合計一萬圓，赤堀知事因此指出時局緊迫之際，特別是學校教育中彰顯國家意識，精神動員的大好機會，並鼓勵學校師生有貫徹盡忠報國的精神。²²此時學校的活動與戰時體制的動員，有更實質的關聯。

隨著1937年爆發中日戰爭，日本邁入長達八年的戰爭期，本島亦展開各項戰時體制措施。昭和十二年初(1937年)以校長為團長，將全校職員與學生組成「愛國子女團」，呼應婦人報國精神運動，為推動社會動員活動的助力。²³表1中1938年3月5日慰勞州內出征軍士家屬與遺族舉行的「慰安」音樂會，即「愛國子女團」活動之一。由上述可見，1937年起，新竹高女師生在美間校長的帶領下，積極響應當時各項日本戰時學校動員與戰爭獻納等活動。

(三)全島女學校庭球大會其中的第二名

臺灣體育協會於昭和十二年(1937年)七月二十日起，於新竹公園開啟第十二屆「全臺灣女子中等學校庭球大會」，第一日庭球大賽對抗的女校有：北一女(臺北第一高女)、靜修高女、新竹高女與南一女。在炎熱的天氣下，各校努力爭取榮譽，於當日下午五點半結束第一日的賽程，各校得分為：「第一位靜修女五十點；第二位新竹女三十五點；第三位南一女三十三點；第四位北一女二十八點」，靜修女學校以優越表現為本場第一名，並獲得第二日晉級賽的資格，新竹高女獲得第二名。²⁴

上述「庭球」指軟式網球，從1920年代以來，逐漸在臺灣各校發展，許多女校也將網球納入體育活動，不分男、女學生，皆有機會學習，以鍛鍊身體。新竹高女的庭球運動起源甚早，開校第二年(1925年)成立「庭球部」，²⁵是較早出現的校內運動團體之一，為課後的體育活動，因此學生多利用放學後，或休業期間練習。1926年9月25日，臺灣體育協會在臺北主辦全島高等女學校庭球大會，首見新竹高女派遣選手參加出場。²⁶領隊的體育老師江頭乙治，回顧本次的庭球大會提到，新竹高女對上強敵靜修女學校與彰化高女的選手，由於是首度參加選拔賽，有輸有贏，付出很大的努力，江頭藉此反思，既然是第一場比賽，難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他認為最重要的，

19 〈婦人報國祭〉，《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3月5日，版5。

2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4月26日，版7。

21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8日，版5。

22 〈教職員生徒兒童の國防獻金一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19日，版7。

23 〈新竹高等女學校で愛國子女團を結成〉，《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2月21日，版9。

24 〈靜修女優勝 女子中等庭球(第一日)〉，《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7月25日，版8。

25 竹村豐俊編，《創立十週年記念誌記念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年)，頁673-689；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0)，頁302。

26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6。

不是參加比賽，並試圖獲得勝利，而是如何能充分展現選手自己日常訓練的能力。²⁷提升新竹高女網球選手的實戰表現能力，有賴於日常穩定的訓練，設置良好的網球場因而顯得格外重要。圖3-1為昭和五年(1930年)「校舍前面」照片，可見第一棟校舍旁有寬廣的網球場，數名師生正在練習，遠處還可看到附近帝國製糖會社新竹工場的煙囪冒著黑煙，及尚在興建中的「小禮堂」。

之後，新竹高女參加1933年的第八屆「全臺灣女子中等學校庭球大會」，最終由南一女與南二女決勝戰，由南二女獲勝。²⁸1930年代初期，新竹高女的網球運動，於每次賽事中，是在選手的汗水與淚水的交織中，逐漸成長。

圖3-2為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照片，場景為「第三テニスコート」即「第三網球場」，可知於美間校長任內，至少有有三座網球場，1930年代的後期，校內網球運動蓬勃發展，至1937年的庭球大會時，已累積近十二年的網球經歷。最後要指出的是，1937年新竹高女參加第十二屆「全臺灣女子中等學校庭球大會」的表現，並非如表1「行事紀要」所述為「亞軍」，事實上是類似分組晉級選拔賽的第二名，全島女學校庭球決勝戰總冠軍或亞軍則為後話。

美間校長任內，學校參加1937年第十二屆全島女學校庭球大會的成績，是筆者所見新竹高女歷年最佳成績，雖為晉級賽，但仍是開校以來首度於全島性的庭球比賽獲得佳績的紀錄。網球可



圖3-1 校舍前面(昭和五年二月)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3-2 第三テニスコート

來源：新竹高女第九回卒業記念(昭和十一年三月)

說是新竹高女時期，較早出現的一項球類運動，並長久以來牽動著少女們的運動神經。

時至戰後，臺灣出現第一位在軟式網球與網球個人賽均贏得冠軍的女子選手——劉玉蘭，她於1947年就讀新竹女中時，開始接觸軟式網球運動，以優異的球技，贏得多次臺灣女子軟式網球個人賽的雙打冠軍，如1953年劉玉蘭第一次贏得全國軟式網球賽個人冠軍，與搭檔劉惠美獲得雙打冠軍。她的一生奉獻於臺灣女子網球運動，提

27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07-108。

28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16日，夕版2；《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8月7日，版7。



圖4 花壇

來源：新竹高女第九回卒業記念



圖5 中庭(水池)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回卒業記念

攜後進，不遺餘力。²⁹劉玉蘭女士是新竹女中的傑出校友，在臺灣體壇的網球運動發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性。網球運動可說是竹女百年體育史中，較能清楚展現承先啟後，並帶有歷史意涵的運動。

(四)校園的持續美化

昭和十一年(1936年)美間校長任內，營造第一棟校舍行政大樓與教室間花園及水池。考量原本校舍間榕樹等植栽，使教室採光較暗，加上認為校舍內花園不足，且花草栽培被視為有益於女子之情操教育，有其必要性，因此沿著校舍內三塊土地種植花卉與造中央水池。³⁰花園與水池的營造，不僅具有美化校園的作用，也是美間校長上任後改善教學環境的積極表現。塚本校長時期校內其實已有花壇，此時又新添。1936年3月的畢業紀念冊中，有張「花壇」照片(圖4)，優雅的少女們與新植不久的花壇合照。1937年署名「中庭」的合照中，亦可見當時的花園與水池(圖5)。

29 詳參陳建森，〈一生奉獻臺灣女子網球運動 劉玉蘭〉，《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臺北市：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19年12月1日)，頁57-85。

30 〈新竹高女で花園を作る〉，《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月14日，版5。

除了對校舍環境進行美化，同時也對校門前的景觀加以整頓。1936年時，作為行政大樓用途的第一棟校舍前，兩側有方形區域種植樹木，1937年後可見原區域調整為類似圓弧形的三塊植栽區(圖6右下)，白色拱門入口處前的樹木也略作修整，整齊俐落。



圖6 校門(右上為美間正道校長)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回卒業記念



圖7 中庭花園(約1940年代?)

來源：竹女數位校史館



圖8 正門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七屆畢冊(1955年)

美間校長積極推動校園美化，設置花壇、草木與水池，將新竹高女打造成如花園般的女校。佈置花壇、盆栽、養花，不但對學校內外景觀帶來美化，與花草樹木共生的環境，對學生的情感教育方面，也具正面意義。因此，在他於1938年離校後，他所積極營造美麗的新竹高女校園，仍讓同窓會成員特別的感念。³¹美間校長對花壇的重視，或許與他畢業於東京高師本科博物部之學養有關。博物部也稱理科，包含類似今日生物科等專業，或許生物老師對動、植物生態有較高的專業素養與喜愛。到了1940年代，位於新竹高女校舍間之中庭花園(圖7)，看來也的確綠意盎然。

美間校長對校園景觀布置莫立規模，並影響戰後竹女校園景觀規劃。民國四十二年(1953年)，考入新竹女中初中部的吳月英，回憶民國四十二至四十八年(1959年)校園空間指出：「第一列建築物前庭，中有小圓環，植黑松、杜鵑，

並有一排與第一列建築物並列的亞歷山大椰……第一、二列建築間的中庭為類似宮廷式的美麗花園與寬水池，除固定的杜鵑花樹叢外，也栽植四時花卉，四季花常開，特別是校長室窗旁的桂花叢，更是我們常駐足之地。整叢的杜鵑花、茶花，純白的、紫紅的，增高了校園的冬溫，也加深了春意，此景絕不遜色於省竹中今日的後庭花園。」³²吳月英於民國五十二年由師大畢業返回母校任教，依舊感念求學時滿園的盎然春意，「宮廷式的美麗花園與寬水池」正是源於美間校長時所營造。校園的美，如「校長室窗旁的桂花叢」散發的優雅氣息，大概也飄入當時姜瑞鵬校長的辦公室內。

姜校長主持竹女戰後校園重建時，大致上保持了日治校舍間的花園水池設施，校園並添加四時花卉，校門口則栽種樹木，枝葉繁密(圖8)。竹

31 參見《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員名簿》昭和十四年版，頁11。

32 參見彭湘蘭、莊金德總策畫，《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77-78。



圖9 描畫天下風光勝景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九屆畢冊(1957年)

女校園的美景，也成為美術臨摹的嬌點，如久久未散的花香，稱之為「天下風光勝景」(圖9)，還有宮廷式的連環花園水池(圖10)。日治時期以來的校園美化，彷彿新生。

美間校長任內強化校園景觀布置的美感，戰後由姜瑞鵬校長沿承與調整。之後，隨著學校規模擴大，校舍空間有限，竹女的校園景觀隨之有大規模的變化，如1961年增建明德樓，1965年第三棟教室(至善樓)竣工啟用，1968年第二棟教室大樓(新民樓)落成，隨之而來的影響是，原本位於二至三棟校舍間的宮廷式連環花園與水池逐次拆除，目前僅綜合教學大樓前方，有一方生態池，復經數任校長充實校舍，整建校園，逐漸成為今日竹女的校園風貌。

五、結語

昭和十三年(1938年)五月二十三日，五十一歲的美間校長退職，搭乘二十八日上午十一點多的火車離開新竹，³³轉任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



圖10 連環花園水池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十屆畢冊(1958年)

3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5月28日，夕版1。

等女學校校長(第二高女)，任期為1938年至1941年。第二高女於戰後廢校，現址約為今日立法院。戰後有關美間校長之事蹟未明，但筆者從平成六年(1994年)新竹高女同窓會會員名簿記載得知，他於1994年前早已過世，但不清楚具體逝世的時間。

在塚本校長時期，校舍營繕的基礎上，美間校長進一步整建花壇與設置水池，栽種草木，提升校園整體景觀。這些措施不只能美化校園，也具提升教學環境的用意，更是培養女學生情意教育的重要生活情境。1941年新竹高女補習科學生南雲ナツ工回憶美間校長對校園景觀美化的用心時指出：校舍走廊擺放著一盆盆的日本植栽與棕櫚樹，讓學校充滿了生機。校園內建造了漂亮的花壇和池塘，維護得很好，包括接種和防治病蟲害。花壇裡總是開滿了一年四季都盛開的美麗花朵，水池可看到金魚遊來游去，睡蓮盛開等等，讓她感到大飽眼福，心曠神怡。美間校長對校園的美化非常感興趣，並努力教育學生們的情緒狀態。庭院裡的花壇和走廊上的盆栽總是營造出一種柔和、女性化的氛圍。³⁴

美間校長時期所展現出的校園景觀美學，或許不一定與現代環保綠化理念有關，但校園綠化所帶來的四時美感，「柔和、女性化」的景觀氛圍，大致上承沿至1960年代，在現代各棟新建校舍興起前，是數屆校友共通的美麗印象。善於營造生機勃勃的校園氣氛，是生物老師背景的美間校長的喜好興趣，上述的學生南雲氏也從充滿花朵樹木植栽的校園生態中，感受到心曠神怡，並

肯定美間校長對校園的美化，對學生情緒的穩定具有正面意義。美間校長離開後，南雲氏還自許會珍惜校長親手種下的深山盆栽，每當早晨在校園裡看到它們時，都會倍加珍惜。

美間校長任內適逢中日戰爭爆發，新竹高女成為戰時體制下新竹州內女性動員的重要場域。在例行的國家祭典，神社參拜之外，戰時女子愛國組織使新竹高女師生與社會動脈緊緊相繫，各種慰問皇軍的宣勞，響應獻納金、防護活動、舉行慰靈祭，或音樂會激勵士氣等等，都宣告著時代的動盪。美間校長任內參與的許多對外活動，與戰爭期的總體動員有關聯。

將近三年在新竹高女的時光，美間校長渡過了四十九歲到五十一歲的人生。山口縣出身的他，早年畢業於東京高師博物部，是塚本校長的學弟。畢業後連續二十年分別在臺北一高與新竹中學校長期任教，深受器重，榮昇新竹高女學校長。相較於塚本校長，他的任期雖然不長，卻彷彿空間美化魔術師，讓新竹高女進一步成為一所美麗的女校。斯人雖已遠，花香似猶在。

34 南雲ナツ工，〈美間正道先生の事ども〉，《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員名簿》昭和十四年版，頁11-12。

第九章

深井校長在竹女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深井米次郎為新竹高女第三任校長，任期1938年至1940年。圖1為竹女校史室典藏昭和十四年(1939年)卒業記念冊中，深井校長與校門照片。本篇從校史室典藏深井校長照片出發，探討其生平與在新竹高女期間的事蹟。

二、生平概略

深井米次郎於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於日本香川縣高松市。大正七年(1918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師)本科博物學部畢業，同年任愛知縣一宮高女教師。大正八年(1919年)五月，擔任福島縣立盤城中學教師；大正九年(1920年)五月，任廣島縣尾道高女教師。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任臺南師範教師。昭和二年(1927年)任臺南二中教師，昭和十年(1935年)三月任臺北二中教師，昭和十三年(1938年)昇任新竹高女學校長，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任新竹中學校校長，昭和十七年(1942年)轉任臺北第四高女學校長。⁰¹

深井米次郎成長於日本四國地方，鄰近瀨戶內海，香川高松市平民家庭。大正元年(1912年)三月，十九歲的少年深井，從大阪府立岸和田中學校畢業，⁰²二十一歲時，進入東京高師就讀本科博物學部。高松市是一座海港城市，位於香山縣中央交通樞紐位置，深井少年時期的求學之路，以家庭所在高松市為核心，往東可達東京，往西到大阪，有地緣之便。四國通往各地航運之山海風景，也許激發少年對自然生態的興趣，日



圖1 深井校長與校門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二回卒業記念(昭和十四年)

後以博物為大學本科；而香山著名的讚岐烏龍麵，想必也是他常吃的家鄉餐食。

本專刊曾述及，新竹高女前兩任校長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塚本清吉校長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年畢業於該校本科歷史地理部，美間正道校長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三月於本科博物學部畢業，而深井校長於大正七年(1918年)亦畢業於本科博物學部。塚本校長可說是他們的大學長，而美間校長更是深井校長的學部學長，可惜因時間差距，大學期間三位少年無緣相識，數十年後卻先後成為新竹高女的前三任校長。在此顯示，日治竹女校史有一個特色，新竹高女三任校長之教育養成，皆與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有密切關聯。

大學期間，大正五年(1916年)十二月至大正六年十一月，近兩年時間，深井以現役兵進入步兵連隊，後以上等兵身分歸休除隊，返校完成學業。1918年東京高師畢業後，二十五歲時展開教職生涯。來臺以前，他已累積將近四年在中學校

01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344。

02 〈昭和十三年四月至六月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093。

與女學校的教學經驗，先後在日本三所中學校擔任教師：首先在愛知縣一宮高女任教一年多，接著於福島縣立盤城中學服務近一年多，最後，於1920年5月轉任廣島縣尾道高女教諭。

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二十九歲的他派任臺灣，日臺共學漸實施。抵臺後，1922年到1927年間，先在臺南師範學校任教約五年，期間多次受聘為臺南州「准訓導講習會」等活動講師。⁰³他也帶領臺南師範學生到內地如大阪、京都與東京等地完成修學旅行。⁰⁴之後，1927年至1935年間，任教臺南二中約八年；1935年轉任臺北二中(今市立成功高中)約三年。擔任臺灣中學校學校長前，島內教學資歷累計十六年。昭和十三年(1938年)，他四十五歲時首度昇任新竹高女學校長，1940年轉任新竹中學校學校長。之後，1942年擔任臺北第四高女學校長，第四高女現已不存，戰後併入北一女中。總體看來，深井在臺經歷，服務最久是擔任州立臺南二中(今國立臺南一中)教諭，其餘各校任期，多為兩至三年即離校轉任。此外，他曾任職的學校多為戰後傳統明星高中，如竹女、竹中、南一中、成功與北一女。

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六日，新竹高女學校長深井米次郎轉任新竹中學校第四任校長。據說上任時，總督府梁井文教局長蒞校巡視。在校期間從1941至1942年間，新建第三棟新建第三間與第四間教室竣工。1940年與1941年12月初，舉行兩次軍事教練檢閱，並已出現數起響應軍事動

員的活動，如1941年時參加「實施臺灣特別志願兵制度」紀念大會、新竹機場勞動服務；1942年參加「新竹州學生奉公隊」成立大會等活動。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八日，三年級學生內地修學旅行隊返校後，新竹中學校便未再續辦內地旅行。⁰⁵

三、在竹女事蹟

昭和十三年(1938年)五月二十四日，臺灣總督府刊載敕令深井米次郎補新竹高女校長，⁰⁶五月二十五日到任。⁰⁷以下以竹女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特刊編撰之日治「新竹女中行事紀要」，摘錄深井行事紀要，如表1，但原行事紀要標註「2年8月」，修正為1939年(昭和十四年)8月。

表1 行事紀要摘錄1938-1940年

日期(西元)	行事紀要(數字為另外標示)
1938.7.31	1. 召開第11屆畢業生同窗會(同學會)，並獻金慰勞官兵
1938.8.3	2. 新竹地區水災，洪水濁流淹沒校園
1938.11.27	3. 校友會主辦第七屆義賣會(園遊會)，並展示學生家事、工藝等作品。義賣所得一部分捐贈作為出征將士家屬之慰問金
1939.2.26	4. 舉行「慰安」音樂會，慰勞出征軍士之家屬、遺族
1939.3.11	5. 舉行第十二屆本科(104人)暨第十屆補習科(專修科)(26人)畢業典禮
1939.7.6	6. 由4名教師率領12位學生進行首次的「玉山攀登」計劃，預定6日出發，12日返校
1939.8 (原標註2年8月)	7. 召開第12屆畢業生同窗會(同學會)
1940.3.1	8. 舉行第十三屆本科(101人)暨第十一屆補習科(專修科)(21人)畢業典禮

05 參見張福春，《東山弦歌半世紀 新竹中學1922-1975》，頁77-78。

06 參見《總督府府報》第3287號，昭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頁95中。

07 〈人事〉，《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5月26日，版1。

0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6月24日，版5。

0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7月6日，版5。

表1深井校長之行事紀要共8件事蹟，其中3件與戰時軍事動員有關。相較於同時期中學校男學生戰時動員，如參加軍事教練檢閱活動，或合宿訓練隊體驗軍中生活等，新竹高女則是透過校友會或同窗會等組織，藉會務活動或主辦學校義賣會或音樂會等形式，捐納獻金皇軍與慰問遺族，如1938年7月31日，召開新竹高女第十一屆同窗會，並獻金十二圓五十錢。⁰⁸有時也與社會組織合辦動員活動，如1939年12月，新竹市軍事扶助後援會便與新竹高女合作辦理「慰安會」，學生演出戲劇與歌唱跳舞餘興，以犒賞歸還將兵；1941年亦有類似慰安會。⁰⁹1938年至1939年間，新竹高女校園常出現動員活動，顯示在戰爭蔓延的氣氛下，女校被賦予肩負著戰時後援的重要責任，女學生也因此對戰爭有所感受。

1930年代後期，大約在深井校長任期間，新竹高女學生的作文中，便常見對戰爭氛圍的感受。中日戰爭初期，1938年的武漢會戰是一場歷時最久、規模極大的戰役。同年12月出版的報刊，收錄數篇學生以戰爭為主題的作文。當時新竹高女二年級學生江口咸子，發表有關武漢會戰的文章，她指出，昭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忠勇無雙」的皇軍全面佔領了武漢，這些輝煌的軍事戰果，證明了皇軍的偉大威力，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皇軍將士們非凡的堅韌。她接著寫道：「我們這些身後的人，應該和戰士們一樣，照顧好槍後的職責，以不讓戰士們為長期抵抗而擔憂

的方式去工作。」同為新竹高女二年級學生喜舍場幸子，亦描寫「武漢陷落」等戰役，對最終取得勝利的皇軍表達深刻感謝。¹⁰新竹高女四年級學生池田聆子則寫道：「我一定要記住漢口陷落的喜悅，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工作。我們女學生也一定要知道，我們是帝國緊急時期的女學生，記住我們戰士的辛苦，更加警惕。」¹¹展現女學生對戰時的想法。1938年底發表的新竹高女學生的作文，看起來皆是日籍學生的想法，卻反映此時新竹高女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學生，皆有深刻的戰時感受，特別是女學生似乎清楚認知到自己身為皇國女子之定位所在。

上述女學生的表現，是與隨著皇民化運動的開展，學校配合推動精神教育與動員有關。如1939年暑假，新竹州內進行夏季講習修練，7月14日上午於新竹高女講堂舉行選拔六十名優秀女青年第一回開幕典禮，藤田內務部長、岸田教育課長等貴賓蒞臨。期間於新竹高女進行家事、作法、活花、舞蹈與弓術等講習，致力學習「大和撫子」的精神訓練，¹²即鼓吹「日本婦道」。¹³同年八月初，第二回夏季講習選拔優秀女青年修練活動，亦於新竹高女舉行開幕與結業典禮。¹⁴此時的新竹高女儼然是州內女學校「婦道」相關課程的學科中心，同時亦與婦人會組織在新竹的活動常有關聯。

08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8月2日，版7。

09 〈歸還將兵の慰安會〉，《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2月12日，夕版2。〈慰安舞蹈の會〉，《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3月1日，版3。1939年2月早有慰安音樂會的活動，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2月27日，版7。

10 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新竹州時報》2卷12期，1938年12月，頁93-95。

11 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新竹州時報》2卷12期，1938年12月，頁96。

1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7月15日，夕版2。

13 〈日本婦道を鼓吹〉，《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2日，版5。

14 《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2日，版5；《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24日，夕版2。

1939年愛國婦人會臺北地方本部迎接二週年紀念，11月30日下午1點，於建立於1933年的全臺灣第一座有冷氣的電影院，新竹的有樂館舉行記念會。會員與貴賓雲集，會中表彰有功勞者，並邀請深井校長講演，之後觀賞電影，下午四點半結束盛會。¹⁵此處所指臺北本部為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之一。深井校長是領導校內師生參與州內精神教育的重要推助角色，亦與島內婦人會組織重要成員有所交集。由此可見，成立於1904年，臺灣近代最早的婦女團體——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至遲於1939年起便與新竹高女已有實質的互動關係。

昭和十五年(1940年)新竹高女第十三回卒業記念冊中，有張「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遠足健行如圖2。從照片左後鳥居可知目的地為新竹神社，女學生穿著冬季水手服制服，手執旭日旗，整齊列隊，從人數看來，這次是全校性活動，由穿著文官服制的職員領隊，其中胸前佩戴一顆勳章的是深井校長，同行的還有站在校長後方，戴眼鏡留著短鬍子的教頭高丸靈教等職員。

昭和十五年，適逢日本「皇紀二千六百年」，臺灣亦舉行一連串奉祝活動，藉以進行國民精神動員。如2月11日將紀元節擴大為「輝やく二千六百年紀元節」，¹⁶舉辦「御神火奉納繼走大會」，由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臺灣總督府等組織運作下，自2月11日為期七天，從全島青年團員中選出代表，手持來自權原神宮的「御神火」，以類似奧林匹克運動會聖火傳遞的方式，



圖2 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二回卒業記念(昭和十五年)

不分晝夜兼行繼走，將「御神火」分納到臺灣全島社格為縣社以上的各神社，以使臺灣全島民眾，能徹底瞭解神國日本的敬神思想的真髓，有助培養國民精神。¹⁷日本全國從中央到地方，以及殖民地臺灣、朝鮮、勢力圈等，為了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均利用名目舉行「奉祝行事」或是進行「奉祝記念事業」。學者的研究顯示，根據《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因此次祝典而舉行的「奉祝行事」多達1萬3千件，而「奉祝記念事業」有1萬5千件。其中，在臺灣舉行的「奉祝行事」，共有臺灣總督府4件、臺北州32件、新竹州17件、臺中州56件、臺南州72件、高雄州110件、花蓮港廳9件，合計為300件。¹⁸上述新竹高女的奉祝皇紀健行，便具體反映出新竹州學校的動員活動。

此外，深井校長任內，較為特別的校外活動是攀山。昭和十四年(1939年)七月，由深井校長

15 〈國婦臺北本部の二週年記念終る〉，《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2月2日，夕版2。

1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2月11日，版1。

1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2月11日，版6；蔡錦堂，〈「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2007年12月)第1期，頁71-72。

18 蔡錦堂，〈「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頁76。

與四名教師率領十二位學生進行首次的「新高登山」(今玉山主峰)計劃，預定六日中午十二點從新竹火車站搭火車抵達嘉義火車站，前往阿里山等處，抵達新高頂上，一路經過八通關、東埔與水裡坑到達日月潭，十二日返校。¹⁹登新高山的體驗應該很深刻，於是隔年暑假再辦，新竹中學校與新竹高女先後登新高山，其中新竹高女預計七月二十六日出發，由江頭乙治老師帶領十七名四年級與補習科學生參加。²⁰圖3為昭和十七年(1942年)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中，保存師生攀登新高頂上的照片。

走出校園，步入山林的登山活動，不僅是日治學校女學生體育的表現，也具有集體鍛鍊，陶養精神的教育任務。研究指出，1933年的體育相關調查顯示共有22所學校設置登山相關部門，其中女學校占7所，各校成立時間為：1917年臺南第一高女、1924年臺北第一高女、1924年高雄高女、1927年臺中高女、1929年的嘉義高女、1930年臺北第三高女及1933年的花蓮港高女；而最早登上新高山的女校團體為大正十三年(1924年)的彰化高女。²¹大正後期開始，臺灣漸有女學生登山活動，女學生攀登新高山也往往成為報導焦點。相較於其他幾所女校，新竹高女雖未見成立登山部門，且直到1939年新竹高女師生首度登上新高山，但仍顯示深井校長任內體育教育的新進展。

四、校庭石燈籠

1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7月4日，版7。

20 〈新竹中學と高女で新高登山行〉，《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4日，版7。

21 林玟君，〈日治時期臺灣女學生的登山活動—以攀登「新高山」為例〉，《人文社會學報》(臺中：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04年12月)，頁203、210。



圖3 新高頂上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

據說深井校長與關西著名人士范朝燈交情匪淺，范居庭園由日本庭園設計師保阪設計，深井校長向之借將，也請保阪設計新竹高女庭園。深井夫婦晚年無子女，百年後事也由范朝燈四子，當時在東京帝大念書，備受深井夫婦照顧的范光遠善後。²²關西范家與深井校長之淵源，尚待更多資料證明，不過在此反映的是，學校設置的日式庭園，可能與深井校長有關。

深井校長到任以前，從本專刊前文可知，新竹高女校園已有花園(花壇)，為塚本校長任內所設置，但還不算是日式造景的庭園。到了昭和五年(1930年)前後，新竹高女寄宿舍附近可見出現類似日式庭園，圖4為白鳥與石燈等構成的造景。之後，昭和十一年(1936年)留存的作法室照片，也可見有小橋水池的日式庭園景致，如圖5，此時為美間正道校長任內。

昭和十七年(1942年)，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全校合照如圖6，照片中坐前面第一排右側起第九位是善方正夫校長。合照後方靠左側，豎立一盞相當顯眼的石燈籠造景，四周整齊栽植樹木，並以竹籬為界，看來空間寬敞，這座有石

22 參見網路資料：記者何來美，羅緝倫報導，〈結緣竹中校長深井台日兩代美感情誼〉，《聯合報》2009年7月12日。



圖4 寄宿舍庭園

來源：新竹高女第三回卒業記念(昭和五年)



圖5 作法室庭園

來源：新竹高女第九回卒業記念(昭和十一年)

燈籠的日式庭園，大概是在圖4原寄宿舍的日式庭園基礎上，加以修建拓寬而成。不過，照片中的石燈籠並非圖4的石燈籠。

再以昭和五年的圖4，與昭和十七年的圖6對比可見，場景都有庭園，時隔十二年，到了圖6看起來更為寬闊大氣，石燈籠顯得古樸沉穩。然而，圖6照片裡面的石燈籠，是否為今日竹女校園保存的石燈(圖7)，尚難論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日式庭園造景的石燈籠，從1940年代初便已出現在新竹高女的校園中。

戰後，隨著校舍整建，原本的日式庭園變更位置，並逐漸消逝。圖7為1957年新竹女中的庭園，可見此時的石燈籠上沿，已有缺角，庭園則移至今日沂風教學大樓前方中庭迄今。此時的石



圖6 卒業記念合照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昭和十七年)



圖7 庭園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九屆畢業紀念冊(民國46年)

燈，已非當年原貌，卻彷彿歷史的足跡，見證了從深井校長以來，新竹女中的變遷。人事已非，尚餘石燈。

五、校園水災

最後，附帶一提，表1有關深井校長任內，1938年8月3日發生洪水濁流淹沒校園之事。《臺灣日日新報》刊載1938年8月3日，新竹地區水災，洪水濁流淹沒校園，竹東街道路踏切附近與花園町也有水害，²³而新竹高女校門正門前濁流

2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8月4日，版7。

如一片汪洋，如圖8，這是報導所見校園水災的歷史記錄，不過，卻並非新竹高女最早出現水災的記錄，之前校園已有類似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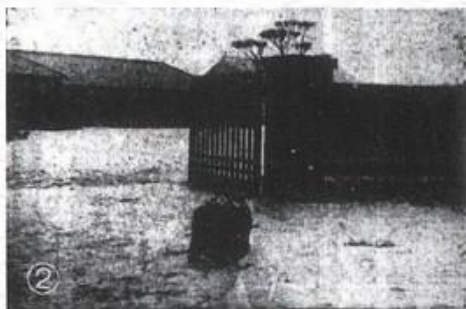


圖8 新竹高女正門濁流襲來
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8月4日，版7

從圖9可見，昭和五年(1930年)7月28日，新竹高女校園遭遇嚴重水災。此次水災造成校庭內汪洋一片，有如水鄉澤國，深度幾乎高達建築基址，相當驚人。1930年代的新竹高女，似乎只要遇到豪雨不斷，校園前庭常容易因積水出現水災。



圖9 校庭淹水(昭和五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天災難測，但原因有跡可循。從資料上看來，筆者推測當時新竹高女校園容易發生水災，大概有兩個因素。首先，新竹高女遷校現址後，從圖10照片可見，1926年左右時的校舍側邊，鄰近溝渠，加上校地原為稻田，遇雨常發生泥濘難行的狀況，²⁴校舍周邊其實本就容易有遇雨則積



圖10 校門側邊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水的情況。其次，從1930年12月21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指出：「自新竹高女學校前，至頭前溪間縱貫路，延長一千六百餘間。路面敷土，每為降雨流域……。」²⁵於是州土木課撥款支出七千四百萬發工包辦，修經過新竹高女正門前的縱貫鐵路。由於之前鋪設縱貫鐵路的影響，使地勢改變，造成新竹高女前庭「每為降雨流域」，因此有再修的必要性。然而，從前述1938年8月3日的報導看來，雨勢過大時，仍免不了形成水災。校內外排水工程如何改善規劃的課題，大概也是1930年代以來歷任校長所須關心的事項。

六、結語

深井米次郎為新竹高女第三任校長，任期為1938年5月24日到任至1940年4月6日轉任。經歷盧溝橋事件之後，隨著皇民化運動的積極推進，深井校長任內，新竹高女之行事多與戰時動員有關，如從1938年7月起陸續透過校友會或同窗會等組織，藉會務活動或主辦學校義賣會或音樂會等形式，捐納獻金皇軍與慰問遺族，在戰爭蔓延的氣氛中，顯示女校亦肩負著後援的重要責任。

圖11與圖12為竹女校史室典藏照片，原件並未標註任何訊息，但從圖11可見穿著和服的婦女

24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女誌》第三號，頁11。

2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2月21日，夕版4。



圖11 愛國婦人會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2 新竹高女愛國婦人會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背帶為「愛國婦人會」字樣，且參與者也不皆是婦女；圖12可看到頭戴白色小圓帽的女學生，背帶上為「新竹高女」，接著後面較模糊字跡應是「愛國婦人會」，為「新竹高女愛國婦人會」。兩張照片地點在今日小禮堂，圖12後方還可見有日本神道教供壇，有皇民化的氛圍。女學生在戰時動員下扮演後勤角色，兩張照片可見，她們正在整理打點各樣補給物資。前文曾推測，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至遲於1939年起與新竹高女已有實質互動，這兩張照片證明，愛國婦人會確實曾到過新竹高女，照片時間點很可能是1939年。到了昭和十五年(1940年)，新竹高女舉辦「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遠足健行，是深井校長任內各項精神動員表現的高峰。

在校內建設方面，任職近兩年的深井校長於校庭設置日式庭園，石燈籠造景影響及今。新竹高女校庭美化的過程，可從遷校現址後由塚本校長開始設置花壇開啟，歷經美間校長著力於校庭美化，設置花壇水池，美麗的花草樹木，讓當時的學生印象深刻，同時也帶有情意教育的作用。深井校長可能聘請與關西范家庭園有關的設計師，規劃校庭日式庭園。在此之前

校園已有日式庭園，可從寄宿舍與作法室庭園略窺一斑。深井校長所規劃的日式庭園，從1942年留存著舊照片推測，庭園規模格局更為寬廣，整體修整看來整齊大氣，並有古樸石燈相伴。此外，根據民國三十四年新竹女中《接收清冊》記載，新竹高女的寄宿舍(學生宿舍)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二月二十二日，轉移租位於新竹市東勢的「新竹州農會獨身官舍」。²⁶此時間點，是深井米次郎校長任內最後一個月多。

戰後，原本的日式庭園保存至約1950年代，因校園重建與新校舍興建而消失，移至今日沂風教學大樓前方，現僅存石燈籠。到了民國106年時，值百歲壽誕的傑出校友，新竹高女第六屆畢業生李佳音女士，捐贈一棵四十多年的緋寒櫻送給學校，當時竹女的呂淑美校長接受媒體訪問提到：「竹女校友也找到石雕師傅，要修復母校從日本時期就存留的古老石燈，屆時會擺在緋寒櫻旁，提供師生一處課餘優雅的休閒場所」。²⁷民國106年前後，石燈或曾修復。現存石燈籠雖然未必是日治時代留存的文物，卻可能見證了新竹女中從日治後期走向戰後的發展，反映了校園景物的變遷，是今日竹女校園內的優雅場所(圖13)，也是小禮堂之外，另一個熱門的拍照地點。如今再看石燈籠，筆者腦海中不禁浮現深井校長的身影，及竹女校史歷經的時代滄桑。



圖13 石燈籠與緋寒櫻
(今竹女沂風教學大樓前方)
來源：筆者拍攝

26 有關《接收清冊》，可參見何志宏，〈兩個時代的交替〉，刊載於本專刊。

27 洪秀美報導，〈竹女百歲校友李佳音從醫70載 捐緋寒櫻給母校〉，《自由時報》2016年4月14日，網頁資料。

第十章

校庭半身胸像之謎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圖1 半身胸像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一、前言

竹女校史室典藏昭和十八年(1943年)三月出版，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的學生合照背景，出現一座半身胸像，如圖1。這是筆者觀察現存卒業記念冊中，首見以人物胸像為背景所拍攝的照片。新竹女中校史室未收藏此座胸像，校園景物亦未得見；戰後的校友對於校園景物的回憶，多集中在小禮堂，多未談及此座胸像，漸被淡忘，甚至遺忘。

日治公、小學校常見如二宮尊德、楠木正成等人物雕像，象徵重視學生品德與鼓勵勤學。但此座胸像並非這些習見人物，資料所及，校內亦未見有其他人物雕像，可說是新竹高女校內第一座人物雕像。像主是誰？為何要紀念他？本文便從這座半身胸像說起。

二、胸像由來

圖1為塚本清吉校長的半身胸像。胸像的由來，與塚本校長離校不久後的事蹟有關。

前篇述及，昭和十年(1935年)十月十四日，塚本校長依願免官，隨後離開待了十一年的新竹高女。然而，返回日本不到三年，《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昭和十三年(1938年)五月十九日，塚本於東京自宅病逝的消息，並提及新竹高女師生於五月二十一日午後三點，於學校講堂舉行「遙弔式」。⁰¹不過，有關塚本逝世的時間，另有不同記載，如昭和十四年(1939年)新竹高女同窓會名簿記載為五月二十日逝世。⁰²此說法從日治時代至戰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同窓會內部流傳，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日治新竹高女同窓會校友捐贈之平成六年(1994年)《會員名簿》(圖2)記載：「塚本清吉一代目校長昭和13年5月20日死亡」。⁰³在此，以五月二十日為其逝世日期。

追尋塚本校長生平至此，享年五十八歲，不禁感到英年早逝。這座胸像便是塚本校長逝世後校內興建以紀念。



圖2 新竹高女同窓會會員名簿封面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01 〈塚本清吉氏逝く〉，《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5月21日，版11。

02 德重彪一編，《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新竹市：山中□□印刷所，昭和14年3月15日，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版），頁7。以下引用或者簡稱為昭和14年版名簿。

03 新竹高女同窓會編，《新竹高女同窓會會員名簿》平成6年，頁6。

三、初代校長胸像的建立

這座「塚本初代校長胸像」預計於昭和十六年初(1941年)竣工，揭幕儀式訂於一月十八日，委請臺中州雕刻師吉川氏雕建，放於新竹高女校門廣場空地，以紀念塚本校長「永久之德」。經費來源以家長會、同窓會為主，並向師生募集，多方捐款籌集。⁰⁴實際揭幕儀式的時間，也有認為是同年二月八日。⁰⁵為了順利揭幕，胸像大概最慢從昭和十五年開始籌建，但其材質與實際規格不明，於善方正夫校長初任新竹高女的第一年時，胸像正式落成。

昭和十六年(1941年)新竹高女同窓會發行《會報附會員名簿》保留一張「塚本初代校長胸像除幕式」寫真，如圖3。⁰⁶年代久遠，畫質模糊，但仍可見半身胸像的型式。當時稱為「塚本初代校長胸像」，今日亦不妨如此稱之。新竹高女初代校長胸像之建立，反映了當時各界在他過世兩年多後的懷念。

隨著近代西方雕塑藝術在日本的發展，作為表彰與紀念性質的人物雕像，亦開始在殖民地臺灣出現，著名者如當時臺北公園的樺山資紀、水野遵與後藤新平等官方人物的紀念雕像，此外也逐漸出現對教育有貢獻的地方學校人物雕像。除了1941年的新竹高女，有塚本初代校長胸像揭幕之外，新竹中學校亦曾建立初代校長大木俊九郎胸像，由新竹中學校畢業後留日學美術的范文龍



圖3 塚本初代校長胸像除幕式

來源：新竹高女同窓會員名簿(昭和16年)

(范倬造；石山治彥)，⁰⁷以石膏製作半身像，於1942年2月5日由曾受教大木校長之畢業生黃錦京，將此雕像贈至大木校長的故鄉佐賀。⁰⁸大木校長於1922年起擔任新竹中學校校長，至1932年4月離職返鄉，治校十年。大木校長離校十年後，仍收到畢業生親自致贈石像到其家鄉，可見感念至深。

兩校初代校長雕像之涵義，同中有異。新竹高女初代校長胸像於1941年揭幕，紀念逝世兩年多，治校十一年，享年五十八歲的塚本清吉校長，對新竹高女的「永久之德」。新竹中學校初代大木校長雕像，則於1942年由畢業生致贈離職返鄉的校長，感念其治校十年之貢獻。大木俊九郎校長於1967年逝世，享壽八十八歲。新竹州的兩所中學校，對離校後的初代校長之紀念旨意相同，但雕像建立的動機與背景，有所差別，一

0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2月25日，夕版1。

05 善方正夫(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臺北市：サカマキ商行，昭和16年8月6日，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版)，頁2「昭和十六年二月八日」條。

06 善方正夫(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未標頁數。

07 參見國史館編印，《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351。

08 〈恩師に胸像贈呈新竹市中堅青年の美舉〉，《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2月19日，夕版2。

者為對離校校長之感念，另者為對已故校長之懷念。相較於大木校長，或許由於塚本校長較早逝世，致使長期以來對其認識有限，甚至有誤，明顯的例子如可見於1941年2月的記載中，將有關塚本胸像報導之姓名誤植為「塚本秀吉氏」。⁰⁹逝世不到三年，在時局紛亂的1940年代初，塚本的事蹟似逐漸在日治時代的集體記憶中被淡忘。

兩校初代校長雕像之建立，皆與民間團體自行籌款或自主規劃有關。新竹高女由家長會與校友會主導，校內師生響應募款建像，大概由於經費有限，最終以半身形象完成；新竹中學校初代校長雕像亦由校友主動自主策劃完成。兩校校友團體的作為，象徵部分地方社會力量所主導，在1940年代初對殖民地臺灣學校人物的塑像活動。地方州內中學校校長塑像之建立，有別於著重作為彰顯殖民統治典範的中央官方人物之塑像，其中不能說沒有反映學生個人對像主的真誠情感，是從學校感念的人物胸像，轉化成為國家教育典範的表現。

最後，有關塚本初代校長胸像材質的問題。大木校長雕像以石膏製作半身像，但塚本胸像則僅知透過臺中雕刻師吉川氏製作，從圖1看來可能為石材。隨著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進入戰時體制，戰事的擴張，實施物資統制經濟，強化金屬類管制，甚至禁用，影響所及為對現有銅像之回收，以供戰時物資，最顯著如校園常見的二宮銅像，於1941年被地方「獻納」，¹⁰1942年乃

木希典銅像也有愛國「獻納」的情形。¹¹相關研究指出，戰時對銅使用的限制，也在戰爭期間影響美術雕刻界對銅的使用，銅像共赴「國難」。¹²由此推測，1941年建立的塚本初代校長胸像之材質，大概與大木校長雕像類似，皆為石材。

四、塚本校長之逝

塚本校長逝世後，昭和十四年(1939年)刊載新竹高女職員的紀念文，對其逝世前狀況略有著墨。文中寫道：「塚本清吉去年五月二十日在東京世田谷區上北澤的家中去世。大正十三年六月，他從臺北第一高女被任命為母校第一任校長。昭和十年十月退休後，他在上述場地上建造了一座自己設計的宅邸，方便兒女的教育，過著舒適安逸的生活。昭和十二年他感到胃部不適，他自己專心求醫，但相反地，他並沒有完全康復」。¹³塚本校長應該是病逝，且可能與胃部不適造成的影響有關。

前篇述及，1931年至1935年間，新竹高女校內、外活動更頻繁，塚本校長的行程因此較繁忙，如多次奉派出差內地與中國各地考察；此外，1932至1935年間帶領師生校外活動次數最多，還遠及內地旅行三週。又隨著1930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學校不可避免地成為戰時體制下國家動員的一份子，常投入參與募款恤軍活動，1934年起還有防護團演習等活動。筆者曾指出，新竹高女卒業記念中塚本的個人形象，從

09 〈塚本校長の胸像〉，《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5日，版3。

10 〈尊德像も感然應召〉，《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1月20日，版3。

11 〈乃木將軍銅像もお國に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2月6日，夕版2。

12 參見李品寬，〈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96-97。

13 署名幹事，〈塚本先生をお偲びして〉，《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頁7。

1931年至1935年間的個人獨照，常以文官服制樣貌出現，或許因出差與公務繁忙，此期間更常見塚本穿著文官服裝。

從紀念文可知，塚本校長的退休生活規劃與考量子女教育有關。他離開臺灣後未返回出生地鳥取縣，而是在東京世田谷區上北澤籌建自宅以教育子女。東京世田谷區為當代東京市特別區，以居住環境良好的住宅區而聞名，據網路資料顯示是全日本人口最多的特別區；人口密度排第十四位。¹⁴可見塚本校長對退休後的生活極有規劃，打算常住東京市區，方便子女教育。此外，由另篇可知，塚本的幼女文子，日後也嫁到東京並在此工作。有關塚本後人事蹟，新竹女中現任林桂鳳校長，於民國112年6月輾轉尋訪塚本校長足跡，締造一段跨世紀的竹女校史因緣，走訪鳥取縣，多方探尋，最後親赴東京與塚本長媳宣江女士與長孫等親屬相會，得知塚本校長之子女相當優秀，當時皆就讀新竹高女或新竹中學校，據說長子曾在新竹中學校就讀兩年返回日本，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曾擔任臺北101大樓電梯工程總工程師，亦多次到臺灣，現已離世。¹⁵

1931年時，塚本校長五十一歲，長期密集的奔波繁忙，不知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正常飲食起居，進而逐漸積累成疾？不論如何，塚本校長從四十四歲到新竹高女服務，至五十五歲時離校，五十八歲離世，他人生最精華的最後時光，有十一年是在新竹高女渡過。

五、我們的爺爺——遙弔塚本校長

昭和十三年(1938年)五月二十日，塚本校長逝世的消息傳回新竹高女，於五月二十一日午後三點於學校講堂舉行「遙弔式」。新竹高女師生在五月二十日聞知病逝訊息後，立即先在校長辦公室設立了祭壇，並於當晚全體教職員工舉行守靈，並掛上他的照片。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於禮堂由校友會主辦舉行葬禮，許多仰慕校長高德的校友參加了這場盛大祭儀。¹⁶從1939年刊載新竹高女補習科學生坂本登志子的紀念文，以「我們的爺爺」般的老師(「私達のおぢいさん」)，緬懷塚本校長，也反映當時師生面對塚本逝世的情況。

坂本登志子首先寫道：儘管是初夏的五月，天氣還是有些冷。突然，我們聽說了塚本先生去世的消息，這對我們來說確實是個壞消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是五月二十日，徐州淪陷之日，雖然天氣很好，但學校裡卻充滿了比雨更陰沉、更沉重的空氣。說起徐州陷落在即，誰又能想到他的逝世呢？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一切都是謊言嗎？但當我被告知葬禮將於明天舉行時，我甚至希望是撒謊。當天下午，雨轉為大雨，民眾遊行慶祝徐州淪陷。只有帶著雨具的朋友出去了，我們在潮濕的教室裡聽著雨聲，想起了老師。¹⁷她以1938年6月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發生徐州會戰，5月19日徐州陷落為背景，刻劃塚本逝世日期與大時代的關聯。在悲喜、好壞，勝利與死亡之間，命運如無情的雨，帶來沉重潮濕的感受，希望是謊言，卻竟是葬禮的消息。

14 參見網路資料，標題：「世田谷區」。

15 《自由時報》112年8月16日網頁新聞，標題：「竹女赴日尋創校校長塚本清吉足跡家屬感動：最美好的安排」。

16 幹事，〈塚本先生をお偲びして〉，《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昭和14年版，頁7。

17 坂本登志子，〈噫、塚本先生〉，《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昭和14年版，頁7-8。

有關葬禮當日的「遙弔式」，坂本的回憶是這樣的：5月21日，塚本逝世後第二天，又下雨了，上天彷彿在哀悼他的去世。葬禮在黃昏時分，於禮堂舉行。當時禮堂內的氣氛，可說是莊嚴肅穆，震撼人心，她走向祭典表達哀悼。禮堂前面是塚本校長繫著黑絲帶的大幅照片，有誦經聲，擺放眾多供品。她忍不住在心裡說：「老師真的走了。以前他曾站在這座祭壇上對我們說話，但現在他是祭壇上的主人。當我讀到訃告時，我一方面暗暗希望這一切都是假的，另一方面我又想起了昔日的老師」。¹⁸今日小禮堂曾於1938年5月21日黃昏，具體說是午後三點，舉行塚本校長莊嚴的喪禮祭典。

在悲戚又充滿潮濕的告別祭儀中，坂本登志子遙想塚本校長有如「我們的爺爺」及他與學生的互動。她寫道：儘管有著校長的嚴肅頭銜，但他卻一點也不嚴肅。那溫暖的臉龐，那充滿愛意的眼神，清楚地烙在學生的心裡。塚本校長曾教導過學生修身科，耐心要求學生背誦教育敕語的過程，讓學生感到尊敬和欽佩。她暗自期許，即使校長過世了，在校也要執守校訓，遵循塚本校長的意志。最後，她感傷的說，從此以後，去內地旅行，再也見不到塚本老師了。據說他辛勞帶領學生內地旅行，回校後瘦了許多，沒想到他會因病去世。¹⁹在此也間接證明，上文對1931年以來塚本因公務繁忙，可能影響健康的推測。

行文至此，筆者感受到作者流露的真誠情意，也忍不住眼眶泛紅了。坂本登志子為昭和十三

年(1938年)新竹高女第十一屆畢業生，圖4為部分合照，拍攝地點在作法室前庭園，坂本端坐在第一排左側第三位。她畢業的這一年，正好是塚本校長逝世之年，畢業後她繼續在校升學補習科，後來擔任香山國民學校勤務。²⁰回憶所述便是她就讀新竹高女一、二年級時對塚本校長的印象。



圖4 合照(坂本登志子位於第一排左側第三位)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一回卒業記念

在不同族群的學生眼裡，塚本因校長的身分看起來嚴肅，但更多是慈祥長者的形象。如1932年的本島畢業生，坂本登志子的學姐，日後繼續升學補習科的廖彭超妹也回憶道：「塚本清吉老師是第一屆到第八屆的校長，那莊嚴又慈祥的笑容至今尚留存在我們心理，永遠不會消失」。²¹塚本逝世後，有的學生希望堅守他所樹立的校風精神，也有人感念他因辛勞帶領內地旅行而消瘦許多。往事種種，難以忘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確有籌建「塚本初代校長胸像」紀念之必

18 同上註，頁8。

19 坂本登志子，〈噫、塚本先生〉，昭和14年版《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員名簿》，頁9-10。

20 參見折戶傳吉(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臺北市：サカマキ商行，昭和18年8月6日，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版)，頁66。

21 廖彭超妹，〈思い出〉，《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24。



圖5 校長辦公室

來源：竹女光復後第十屆畢業紀念冊(1947)

要性，胸像也將塚本校長塑造如「我們的爺爺」般，莊嚴又慈祥，彷彿他始終在校園裡，繼續帶著愛與溫暖關心學生，並永遠守護著新竹高女。

六、結語：塚本胸像下落？

本文探討的「塚本初代校長胸像」，於昭和十六年初(1941年)胸像竣工後，置於新竹高女校門廣場空地供永久紀念。校門廣場空地在哪？從上圖3依稀可見胸像豎立處，四週樹木林蔭，廣場可容納眾多觀禮者，空間寬闊，推測大概不是放在校舍間，而是入校門後至體操場間空地。從圖1可見，塚本胸像到了1943年以前仍保存在新竹高女內，四周林木園圃，且更為整齊美化。

隨著政府接收，戰後學制校名更迭為省立新竹女子中學，姜瑞鵬校長為省立新竹女中校長，與折戶傳吉校長交接。竹女校史室保存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交接清冊》，部分清冊內容為詳列財產清單，小到「九個算盤」，大到「一台自轉車」等等，皆用黑色字體工整書寫，標註其

品項、數量與現況摘要。經筆者粗略檢閱所記各樣清單，卻未見胸像記錄。此外，今日竹女師生少有提及，校史相關文獻資料亦未得見。1943年以後，此座半身胸像之下落究竟如何？

戰後塚本胸像的下落有幾個可能性。首先，從戰後校長室陳設觀察，如圖5約1947年前後姜瑞鵬校長辦公室，照片右側即姜校長左邊有擺放人物雕像。從外觀頭像臉形看來，似非常見的孫中山或蔣介石雕像，會不會是塚本校長的胸像？由於目前校內未保存人物雕像，只能待日後更多資料出現時再探討。其次，前文提及此胸像大概為石材製作，但石材易碎，置於校庭廣場的胸像是否受戰火波及而毀壞消失？最後，若有幸被珍藏保留，盼有再現之時。

第十一章

善方校長在竹女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本文說明新竹高女第四任校長善方正夫(任期1940年至1943年)事蹟。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昭和十八年(1943年)新竹高女第十六屆畢業紀念冊中，善方校長與校景如圖1。

圖1也是首見有明確顯示校旗標誌的照片。照片中還可見此時的校門，從塚本校長時期的木柵門，歷經數任校長後，已是水泥磚造大門，校庭寬廣清敞，第一棟校舍山牆構成的典雅玄關，整齊的庭園造景，呈現1940年代初的校園風貌。

二、生平概略

善方正夫於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於日本福島縣岩瀨郡長沼町的士族家庭。大正二年(1913年)三月，畢業於福島縣師範學校(第一學部)，擔任福島縣大關尋常小學校訓導。大正八年(1919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師)，擔任島根縣立女子師範學校教諭；九年兼島根縣立今市高等女學校教諭；十年(1921年)擔任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教諭；十一年任岡山縣立第二中學校教諭；十二年任栃木縣立大田原高等女學校教諭；十四年至福島縣立白河高等女學校，十五年轉任新潟市立高等女學校，昭和六年(1931年)任職新潟縣立卷中學校。昭和七年(1932年)遠赴臺灣，擔任嘉義中學校教諭；九年轉任臺南第一中學校教諭；十二年四月昇任臺中第二中學校校長。⁰¹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六日轉任新竹高女校長，兼皇奉新竹州支部委員。⁰²昭和十八年他離開新竹高女後，擔任臺南



圖1 善方校長(右上)與校景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紀念

州立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校長，任期至1945年8月14日，是臺南第一高女第九任校長，也是其日治最後一任校長。

1913年至1932年到臺灣任職前，長達十九年時間，善方正夫在日本福島、島根、岡山與鳥取縣等地任教。其中1913年至1919年擔任小學教師，1919年至1932年為中學校教師於各校任教。他畢業於東京高師文科第二部，⁰³當時文科又分為教育學部、國語漢文學部、英語學部和地理歷史學部，推測他可能是國語漢文學部學生。

新竹高女有多位校長與東京高師有淵源。初代塚本清吉校長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年畢業於東京高師地理歷史學部；第二任美間正道校長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三月畢業於本科博物學部；第三任深井米次郎校長於大正七年(1918年)亦畢業於本科博物學部，且與善方校長之畢業時

01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頁195。

02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213。

03 參見〈昭和七年七月至九月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071。

間僅差距一年，當年在職兩人不知是否曾有緣相識？此外，善方於1921年擔任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教諭，而塚本校長於1909(或1907年)至1922年時亦任職於米子中學校，兩人曾短暫一年在該校共事。有趣的是，同在米子中學校的兩人，之後，塚本清吉於1924年昇任新竹高女初代校長，而善方正夫則於1940年為第四任校長。

1932年善方正夫赴臺灣後，先後於嘉義中學校、臺南第一中學校、臺中第二中學校、新竹高女與臺南第一高女，共五所學校服務，任職時間皆約二至三年。1937年初任校長時為四十六歲，1940年轉任新竹高女校長時四十九歲。

三、任內事蹟

善方校長在新竹高女的任期，從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六日至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三月卅一日。以下參考竹女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特刊中編撰之日治「新竹女中行事紀要」，摘錄善方校長任期間相關行事紀要，如表1。

表1記載集中於1941年，其中善方校長任內有兩項重要建設，分別是豎建塚本校長胸像與游泳池竣工啟用，此外無更多訊息。有關豎建塚本校長胸像，本書另篇已有說明；有關游泳池之竣工，筆者認為啟用時間應修正為1940年，亦請見另篇探討。⁰⁴表1可見其任內事蹟深受戰時體制影響，如舉行慰安音樂舞蹈會與辦理「皇民奉公會·中間女子訓練所」等動員活動。除此之外，善方校長任內尚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蹟？

(一)教育方針

善方正夫於1940年到新竹高女之時間點具有特殊性。昭和十六年(1941年)他擔任新竹高女同窓會會長新任談話回顧時，開宗明義指出就職正值皇紀二千六百年的時刻，此時日本處於緊急時期，世界歷史也正經歷一場以日本為軸心的大革命。他以作為一個出生在「昭和神聖時代」的日本人自豪，認為面對當前日益嚴峻的情勢，其出路在於每個人善盡義務。從站在女性角度深刻反思而言，他進一步指出嚴格實踐婦德，充分透過女性美德的培育才會進步。身為同窓會會長，他期望新竹高女一千兩百名校友能秉持婦道而生活，以彰顯婦德。⁰⁵

表1 行事紀要摘錄1940-1943年

日期(西元)	行事紀要
1941.2.8	舉行塚本校長胸像豎建之揭幕儀式
1941.3.2	舉行「慰安」音樂舞蹈會，慰勞出征軍士之家屬、遺族
1941.3.8	舉行第十四屆本科暨第十二屆補習科(專修科)(畢業生共145人)畢業典禮
1941.9.26	「皇民奉公會·中間女子訓練所」假本校禮堂舉辦女子急救看護法之講習，為期三天
1941	游泳池竣工啟用(原址於今日沂風園)

04 請參見何志宏，〈校庭半身胸像之謎〉、〈高女水泳記〉，兩文皆刊載於本專刊。

05 善方正夫，〈御挨拶〉，《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臺北市：サカマキ商行，昭和16年8月6日，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版)，頁1。

動亂的時局，使他相當重視以昭和天皇為核心的國族認同，強調婦德仍為女子教育重心的理念。善方校長的談話反映1940年代初期一位女校校長所肩負的時代重任與自我期許。此番談話意旨被認為是此時學校的教育方針，⁰⁶可能也與新竹州主管單位於1941年提出「一郡一家政女」的理念有關聯，⁰⁷可說是致力於將女子鍊成皇民的一種表現。

善方校長在校最後一年，1943年3月的第16屆畢業紀念冊中，有張「生徒心得大綱」照片(圖2)。這份「學生基本要求」除了敬神尊皇，重視學生的身心鍛鍊，也強調女學生「溫良貞淑」的婦德。善方校長前述談話意旨對女性的教育方針，此刻亦具體落實成為新竹高女學生應遵從的基本要求。

(二)皇民鍊成

善方校長兼任皇民奉公會新竹州支部委員，與皇民化運動的推進有關。1937年起日本提倡貫徹皇民精神，內臺一家，以因應戰時緊迫局勢。1941年成立的皇民奉公會，是以全島為對象推動皇民化之重要組織。1941年8月，島內中等學校校長亦納入皇民奉公會，推助各地皇民鍊成。⁰⁸善方校長應該是在這個脈絡下，成為皇奉新竹支部委員，並推動相關政策。

1940年代初期善方校長為皇奉支部委員，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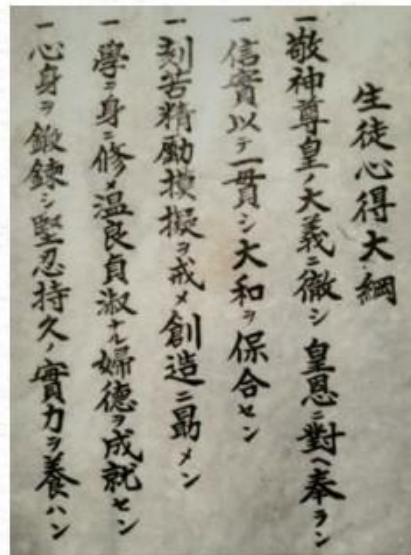


圖2 生徒心得大綱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竹高女則是推動戰時相關政策的場地，以達皇民鍊成，貫徹奉公精神。1941年8月21日，州廳舉行肥料獎勵講習會，選在無農事類科的新竹高女講堂辦理，州街庄技術人員與產業組合職員百餘人出席。⁰⁹肥料能有助於農業增產，在戰時糧食管制下顯得重要。1941年9月2日，下午1點至4點半，於新竹高女講堂舉辦新竹市皇民奉公會各支部合辦地方職員懇談會，本部宣傳部大澤部長、各支部長、幹部與各街庄分會會長等幹部皆參與集會，並由各街庄分會長發表寶貴的實施體驗心得。¹⁰一時之間，新竹高女講堂成為皇奉支部核心幹部集會所在。

1941年9月18日，新竹市成立女子鍊成會，當日下午三點於新竹高女講堂開辦，宮木廣大知事親臨會場。¹¹女子鍊成會的目標，是將女學

06 龜井芳子，〈總會の記〉，《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昭和16年版，頁5。

0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19日，版4。

08 〈聖域に鍊る奉公魂 全島學校長鍊成會開幕〉，《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8月13日，版3。

0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8月13日，版3。

10 〈地方職員から體驗を聴く〉，《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3日，版3。

11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18日，版3。

校以上畢業內臺未婚女性納入組織以推動皇民化。此時的新竹高女宛如「新竹市中堅女子訓練所」，¹²舉辦各種女子研習，如1941年9月26日起為期三天，於新竹高女講堂開辦女子「救急看護法」訓練，聘請臺北陸軍醫院古川大尉實地指導，同時國民學校女教員亦有參與。¹³這些活動以未婚女性為主，部分訓練活動也有新竹高女四年級以上學生參加。¹⁴1941年11月，以新竹高女為集會地的女子奉公活動，正式與同年7月成立的「桔梗俱樂部」連結，出現「新竹桔梗俱樂部」的稱呼。¹⁵「桔梗俱樂部」是皇民奉公會的外圍團體，參與的成員以知識階層的未婚女性為主，在戰時體制「男子往戰場，女子往生產」的要求下，桔梗俱樂部的最高目標是努力從事勞動生產。¹⁶由此可見，此時新竹州的精神鍊成活動，亦漸轉向重視動員婦女勞動的情形。

到了1942年10月，皇奉新竹州支部與衛生課共同在新竹高女講堂舉辦懇談會，有別於以往強調對未婚女性的鍊成，此次懇談也強化對母職的重視，並於10月18日上午同時於新竹高女舉辦產婆講習會。¹⁷此外，1942年5月4日起，新竹高女講堂成為北部特別志願兵預備檢查，體檢與口試等「最後銓衡」場地，¹⁸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軍司

令官甚至於5月6日午後，親自抵達新竹高女視察「銓衡」狀況，¹⁹相當重視。1943年3月16日新竹高女也成為「海洋訓練所」入所志願者銓衡試驗的場地。²⁰

1943年1月28日在新竹高女舉行「報國號一〇二七號」命名與獻納活動，海軍大臣代理高木等人親臨會場，當日晚上七點半還在女校內撥放「海軍軍事映畫」，²¹這可能是新竹高女講堂首度撥放類似今日電影短片的記載。1943年2月新竹高女成立報國校友會，於2月13日至14日舉辦對傷殘軍人、出征軍人與軍屬遺族等家族慰安會等活動，14日下午一點半於新竹高女講堂與第十四屆音樂舞蹈會共同開辦。²²1943年3月新竹高女第十六屆畢業紀念冊中(圖3)，有一張斑駁陳舊的頁面中，標註「報國校友會」，可惜的是，此標註卻未留存相對應的「報國校友會」照片，但也證明了1943年後新竹高女確實曾有報國校友會的存在。



圖3 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封面
來源：竹女校史室

12 〈顔には臣道實踐の色も濃い〉，《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19日，版3。

13 〈女子訓練生に救急看護法〉，《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23日，版3。

14 〈日本婦人飛躍せよ〉，《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25日，版3。

1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1月17日，版4。

16 中研院臺史所，「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網頁，標題：「戰爭下的臺灣婦女」。

1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17日，版4。

18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5月5日，夕版2。

19 〈志願兵志願適格者最後の銓衡〉，《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5月4日，版3。

2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7日，版4。

21 〈海軍機へ婦人の力〉，《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2月18日，夕版2。

2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2月12日，版4。

學校除了可作為各種社會動員活動場所之外，²³暑假也對學生進行精神鍊成實踐活動。1941年新竹州的中學校安排暑假訓練學生，在馬術等基本體能練習之外，為了培養健康與規律的生活態度，尤其重視學生的家庭生活實踐訓練。其中如桃園農林學校與中壢農業專修學校進行包含農事耕作的合宿訓練，暑假期間的日常作息，早上6點就起床，從參拜神社的儀式，到飲食方式的訓練，白天有各種儀式、表彰，晚上也有各種儀式訓練，一整天都充滿了嚴格紀律的生活實踐。新竹高女與新竹家政學校的女學生則有家庭生活實踐訓練，培養勤勞精神，以實際家庭主婦的純日本生活的家事實踐為體驗，如煮飯、打掃、帶小孩與制訂家庭預算，透過暑假訓練將學校所學傳承等等。²⁴

1941年起以新竹高女為場地，陸續辦理過新竹州皇奉支部會、女子鍊成會、女子訓練講習、特別志願兵銓衡與成立報國校友會等等活動，1943年3月28日起共三日，臺灣新聞社在新竹高女舉辦「大東亞戰爭紀念展覽會」，²⁵這應該是善方校長任內最後一次外界在學校辦理相關活動的記錄。

(三)戰時教材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緊迫國際局勢的影響下，為了強化學生對戰局、世界局勢與國內政治經濟的瞭解，1942年1月新竹市展開時局教育，以報紙新聞剪貼成果進行巡迴展覽，在教科書外，

試將報紙新聞作為中學生認識時局的活教材。新竹師範學校的矢野校長提倡在學生宿舍購讀報紙，並認為有必要利用新聞作為讓學生徹底認識時局的方法，希望學校教師每日製作剪貼新聞報導供學生閱覽。善方校長呼應這項教育理念，計畫新購五十部報紙剪貼簿作四年級生認識時局的教材使用。²⁶學生從新聞報導吸收時局知識，以在戰爭期間能藉此堅固他們對未來的希望。在此可見，善方校長積極配合實施戰時政策，也顯示新竹高女1942年的四年級生，即第十五屆畢業生，在校最後一學期曾使用報紙作為教材的情形。

上述類似作法也出現在現代校園，如日本中小學生以「新聞スクラップ」活用知識，透過剪貼摘錄報紙新聞並記錄心得，訓練閱讀思考與寫作能力，目前新竹女中也有將「公民時事選讀」納入評量的作法。實行背景不同，但都展現培養學生認識世界的努力。

(四)寄宿舍的遷移

根據民國三十四年新竹女中《接收清冊》記載，新竹高女的寄宿社(學生宿舍)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二月二十二日，轉移租位於新竹市東勢的「新竹州農會獨身官舍」，當時建坪141,082坪，²⁷將寄宿舍從校園向外遷移。嚴格說起來，此時間點是深井米次郎校長任內最後一個月多，時值期末，四月一日新學期寄宿舍啟用，初期之運作，主要還是歷經善方校長時期。戰後，寄宿舍租地產權為當時新竹縣農會所有，民國五十四

23 除了各種奉公會活動，亦有如新竹州米穀納入組合臨時會於新竹高女講堂舉辦的例子，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5月4日，版3。

24 詳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14日，版4。

25 詳見《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28日，版4。

26 〈新聞こそ生きた教材〉，《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月18日，版4。

27 有關《接收清冊》，可參見何志宏，〈兩個時代的交替〉，刊載於本專刊。

年時，孟淑範校長任內呈請撥發收購經費，並與該會洽商取得優待價格售予本校，計有土地面積560坪，建物面積128坪。²⁸今日位於竹市公園路上的竹女宿舍，起源於深井校長任內租借，初期運作歷經善方校長，之後其產權於戰後孟校長任內，為本校所有。

(五)女職員較多

翻閱竹女校史室現存日治新竹高女歷屆畢業紀念冊，昭和十七年(1942年)新竹高女第15屆畢業紀念冊的職員合照(圖4)，女職員人數共12人，為歷屆最多。現存新竹高女畢冊中女職員人數統計如表2。

表2 新竹高女的女職員人數

屆次	西元年	日本紀年	女職員人數
第1屆	1928	昭和3年	8
第2屆	1929	昭和4年	7
第3屆	1930	昭和5年	8
第4屆	1931	昭和6年	8
第5屆	1932	昭和7年	7
第6屆	1933	昭和8年	6
第7屆	1934	昭和9年	缺件
第8屆	1935	昭和10年	7
第9屆	1936	昭和11年	7
第10屆	1937	昭和12年	8
第11屆	1938	昭和13年	8
第12屆	1939	昭和14年	8
第13屆	1940	昭和15年	缺頁
第14屆	1941	昭和16年	11
第15屆	1942	昭和17年	12
第16屆	1943	昭和18年	11



圖4 職員照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

表2統計新竹高女1928至1943年現存歷屆畢業紀念冊女職員人數，其中缺少第七屆與第十三屆。新竹高女1924年創校後女職員有8位，其後人數大約在6至8位。到了1942年，即善方校長任內，女職員人數12人，為現存資料中女職員人數較多的時期，其原因尚待更多考察。

四、結語

善方正夫是新竹高女第四任校長，任期從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六日至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三月卅一日。任內學校有兩項建設，分別是豎建塚本校長胸像與泳池竣工啟用。塚本胸像目前學校未有收藏，而泳池於戰後遷移至新建藝能大樓之室內溫水游泳池，如今善方校長任內這兩項建設皆已不存，但具有特殊意義，塚本胸像是新竹高女首度出現對初代校長的實質紀念物，泳池之啟用則是校內重視女子游泳活動的具體表現。此外，本文還注意到，新竹高女寄宿舍之遷移，始於1940年2月間，而其初期之運作主要在善方校長任內。

28 《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廿週年特刊》(新竹市：省立新竹女中，民國五十四年)，頁18。

本文又從皇民鍊成的角度，說明了善方校長任內新竹高女的發展。1940年到任新竹高女的善方校長有其特定時空背景，此時為日本皇紀二千六百年之際，日本亦正值內外緊繃局勢下，皇民奉公等運動如火如荼展開，高倡內台一家，善方校長兼任皇奉支部委員，持續推動相關政策，促使新竹高女在1940年代初期成為州內女子動員中心，如從1941年起陸續辦理新竹州皇奉支部會、女子鍊成會、女子訓練講習、特別志願兵銓衡與1943年成立報國校友會等活動。圖5為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原件未標註任何訊息的照片，照片中可見背帶標示「新竹州支部」的人物，從本文探討可知應為1930年代後期以來，皇民奉公會新竹支部於新竹高女活動的情形。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以來，戰爭期的臺灣社會，展開戰時體制下的動員活動。透過本專刊前面各篇的說明可知，新竹高女的動員活動，早在塚本校長任內已見其端，彼時主要透過各種防護團演練，與軍需募款等活動進行，充滿軍事動員與戰備演習的色彩。深井校長任內，常見以愛國婦人會分部之活動，更積極推助女學生投入動員。到了善方校長任內，主要以皇奉支部推動，藉由更多樣的形式更加促進皇民之鍊成。這些表現，共同反映的是193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初期，受戰時體制影響下的校園生活。要注意的是，雖然皆為戰爭時期的表現，但隨著時間的變化，仍有些微不同的差異處。



圖5 皇奉新竹州支部在新竹高女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第十二章

折戶校長在竹女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折戶傳吉是日治新竹高女最後一任校長，任期為1943年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政府委派姜瑞鵬接任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校長，折戶校長與姜校長可說是新竹高女從日治轉向戰後省女中的關鍵人物。本篇便從極其有限的資料中，探尋折戶校長在新竹高女的事蹟。

竹女校史室留存的日治畢業紀念冊中，缺乏昭和十八年(1943年)3月後到校的折戶校長任內相關照片，筆者另從校史室保存歷屆校長照片找到折戶校長照片如圖1供參。

二、生平概略

折戶傳吉於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於日本京都府平民家庭。大正四年(1915年)三月，畢業於京都師範學校後，擔任各地小學校訓導，之後擔任京都府實業補習學校助教諭兼校長。昭和二年(1927年)任教臺北二師與臺北一師等校，昭和七年(1932年)為臺北一師附屬公學校主事。⁰¹這段資料主要記載折戶傳吉於1932年前的生平概略，因就讀培育小學校師資的京都師範學校，從1915年至1926年間於日本京都各所小學校任教，並曾於實業補習學校擔任過校長；1927年以後於臺北師範等校任教。

昭和二年(1927年)五月十三日的臺灣總督府官報記載，因應總督府諸學校官制改正案，臺北師範學校廢校，廢原校官制名單中有折戶傳



圖1 折戶傳吉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吉，⁰²可見1927年五月上旬前，他已在校任職。臺北師範學校改制分為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及第二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不過，折戶傳吉抵臺的時間，可能比上述記載的1927年更早。相關資料顯示，大正十四年(1925年)時，他已在臺北師範學校，並兼教科書調查會委員(1932年至1939年)、教員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1932年至1940年)、初等教育制度審議委員會臨時委員(1941年)，與國民學校教育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1941年)等職務。⁰³

折戶傳吉兼任的相關職務中，任期最久的是教員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共八年(1932年至1940年)。依「教員檢定委員會官制」於1900年3月成立的教員檢定委員會，則與文部省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員檢定試驗有關，日治時期

01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76。有關折戶傳吉之本籍亦有記載為大阪，參見《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臺北市：サカマキ商行，昭和18年8月6日，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版)，頁25。

02 參見《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03號，昭和2年5月15日，頁48上。

03 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整理。

略稱為文檢(ぶんけん)，即當時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文檢應試者以小、公學校教師為主，透過文檢甄別，取得中等教育教師資格。文檢制度自1885年開始實施，至1943年為止，共78回，因戰爭中斷三年；二戰後，1947至1949年復辦，改稱「文部省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員檢定試驗」，總計實施長達六十五年，共81回。由於文檢合格率長期維持低於10%，教員檢定委員會各科檢定委員之學經歷、專長、代表著作，以及發表於報刊雜誌之言論，都會影響該科出題之動向，特別是口試時之即席問答，是考生文檢應試準備時必要參考資源之一。⁰⁴檢定委員會關係取得教師資格，委員為一時之選，折戶傳吉連續八年為常任委員，對1930年代臺灣中等教師之甄別具有影響性。

透過對文檢的認識，促使筆者不得不思考，為何原本僅具小學任教資格的折戶傳吉能到中學校任教，甚至成為中學校校長？他是否也透過文檢合格取得中等教育教師資格？筆者於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接收清冊》(圖2)，發現寫著其學歷為「京都府師範學校卒業、文檢合格」，在新竹高女任教修身科與教育的記載。⁰⁵「文檢合格」這四個字，不但證實折戶傳吉具有文檢合格的事實，更突顯他是新竹高女日治五位校長中，唯一一位由文檢合格任免取得中等教育修身科教師資格的校長，這也顯示在當時文檢合格率長期不高的狀況下，他曾致力於積極準備「國家考試」的企圖心與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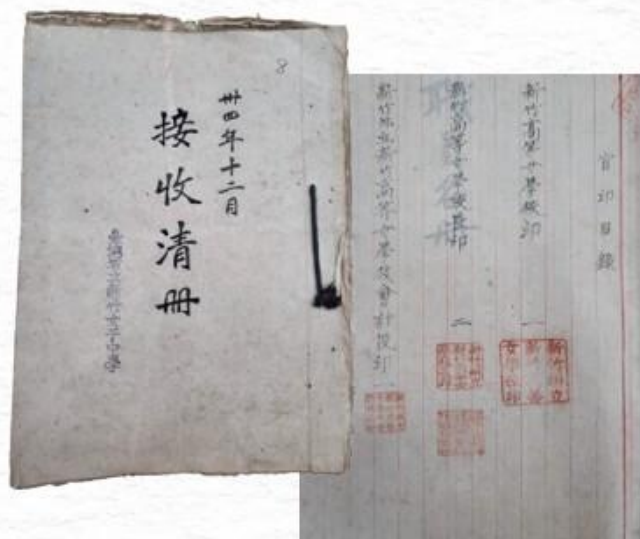


圖2 交接清冊(封面與官印目錄)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折戶傳吉何時取得文檢資格？臺灣總督府於1909年8月20日首次舉辦文檢預備試驗，至1927年文檢預備試驗臺灣通過者名單中，未有折戶傳吉。⁰⁶由於他於1925年或1927年後轉任中等學校，再從較接近的時間點，如1924年或1926年考察：1924年文檢預備試驗臺灣有37人報名；而1926年文檢預備試驗臺灣共64人報名，皆為小、公學校教師。⁰⁷1924年度的預備試驗通過者多達11人，分別為：教育科牛島啟太、吉田喜市郎，地理科伊原末吉，手工科久木田休助，國語科河田多賀吉，漢文科栗原源七，生理衛生科釘宮嘉作，體操科山本政右衛門、松下義雄、小淵卷二郎、三宅政光。1926年度至少有數學科內藤喜啟，體操科松下義雄、三宅政光3人通過文檢

04 詳參葉碧苓，〈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之研究〉，《國史館館刊》(臺北：國史館，2014年9月)第41期，頁1-41、18。

05 參見〈職員名冊〉，《接收清冊》(新竹：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標示為民國34年12月，國立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未標頁數。

06 詳參葉碧苓，〈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之研究〉，《國史館館刊》，頁1-41。

07 〈檢定預備試驗〉，《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5月2日，版2；〈中檢預備試驗〉，《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3月20日，版4。參見葉碧苓，〈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之研究〉，《國史館館刊》第41期，頁25-26。

試驗。⁰⁸以上兩個比較接近的年度皆未見之，或非在臺文檢。如果1925年他已在臺北師範任教，大概1924年前便於日本文檢並轉任中等學校，約三十一歲前取得文檢資格。折戶傳吉曾親身參與文檢的經驗，或許是此後長達八年，擔任教員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的重要因素之一。

綜上所述，折戶傳吉抵臺任教的背景，與他取得文檢合格後獲得中等學校教師資格有關，此時也是實施日臺共學政策的時期。離開日本抵達臺灣，不只是生活環境的改變，對他而言，也是一種轉換教學階段的新體驗，派任至臺北師範則與他的專業學養有關。

在具有教育與修身學養的基礎上，折戶傳吉展現出對教育文化的關心。如在兼任教員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期間，當時是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教諭的折戶傳吉，於1934年發表一篇對三省堂新出版《學習百科辭典》的評介。從他的介紹中可知，本書可作為學童與少年之學習指導，編輯者採錄學童教科書知識與作為一般常識之須知事項，並新修如「世界大戰」、「石炭瓦斯」與「石油」等辭彙，且以豐富有趣的圖版說明，加上排版美編並印刷成書，呈現清新高雅的風格，他認為這是一本有深遠意義的書。⁰⁹折戶的教育理念，著重於培養學童至少年階段的知識陶冶，不僅侷限於教科書內容，也很重視學生對世界新知的廣博吸收。

此外，折戶傳吉也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等單位辦理，以社會大眾為對象的家庭講座講師，從1937年6月21日起至7月14日，每周一、三與五主講「家庭生活的心理」共九講，從心理學與教育等層面，對父、母、主婦、兒童與兄弟互相之間相處的課題作講述。¹⁰在臺北一師任教期間，他成為專精於家庭生活教育的學者專家，或者也影響日後他擔任新竹高女校長時對學校的教育方針。

三、戰火下的竹女

折戶傳吉於昭和十八年(1943年)四月一日就任為新竹高女學校長，迄於昭和二十年(1945年)二戰結束，是日治時代新竹高女最後一任校長。

1943年，折戶傳吉對新竹高女同窓會校友首度發表繼任會長的談話中，屢以身處「大東亞戰爭」的「決戰體制」下的局勢，提醒與勉勵與會眾人為戰爭的勝利挺身奮鬥。¹¹從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戰事節節失利，1943年底美軍開始空襲臺灣，無情的戰火波及新竹市。1945年的美軍轟炸更使新竹市東南區幾乎全毀，大火三日始熄，傷亡慘重。¹²戰事影響下，多所學校難以正常運作，有的校園甚至荒蕪。

1937年畢業的新竹高女第十屆畢業生潮滿里子，日後的回憶指出，她和家人在約1943年離開臺灣返回日本，正是戰爭最激烈之際：「當時在臺灣周圍海域，尤其是臺灣和日本之間的海域，

08 葉碧苓，〈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之研究〉，《國史館館刊》第41期，頁27-28。

09 折戶傳吉，〈學習百科辭典〉，《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日，版6。

1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6月21日，版4；《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7月14日，版4等。

11 折戶傳吉，〈御挨拶〉，《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昭和十八年版，頁1-2。

12 王郭章，〈圖說竹塹〉（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民93年3月），頁157。

有不少英美之潛水艇在海中徘徊，是非常危險的狀態之下航行，可說是很大的冒險」。那一年的日台航路中，春天時「高千穗丸」，夏天時「大和丸」等，載運乘客的航海途中遭遇沈船的命運。¹³戰局的緊迫，是折戶校長從1943年接任新竹高女校長以來，所面臨最直接的挑戰。

1945年時，新竹高女的校園因遭受空襲重創，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接收清冊》記載：現在校舍「全體燒失破壞」不堪授業使用及持續上課有困難，因此本校校舍的一部分將進行應急修理。另一方面，隨著針對當局提出全面性校舍的修復，在分離於本校之外的中壢、新埔、竹東、竹南四處，在這些地方設置主任、收容學生，從本校派遣教職員出差至此以持續教學。類似分離教室，收容學生，同時考量通勤或有不便，上課也彈性為一周三日，一日三時節課，對於通勤困難的學生給予家庭作業，於能到校後檢核。¹⁴此時的新竹高女可說是在滿目瘡痍中慘澹經營。

雖著戰局的逐步激化，1937年後防空演習成為常態。¹⁵新竹高女的學生對戰時的學校措置與遇到空襲的印象為何？新竹高女的畢業生，後來升學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成為內科醫生的王蘭招(圖3，第一排左1)回憶，戰爭爆發後學校有「節約便當」，為梅干和醃漬物的便當，也會到新竹神社參拜。印象中1938年新竹第一次遭遇空襲，當時她四年級，正好在吃便當時聽到砰砰巨



圖3 王蘭招(第一排左1)與同學合照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二回卒業記念(昭和十四年)

響。¹⁶她的回憶顯示，最早於1938年校內已有空襲的感受，與戰時節約糧食的措置。

昭和二十年(1945年)四月，新竹高女最後一屆入學生武宮道子回憶：在戰時非常狀況之下，校園內仍舉辦開學典禮，「在典禮中遇到空襲警報，隨著避難的號令，躲避到附近的樹蔭下，解除警報時繼續舉行典禮，這樣連續反覆數次才完成入學典禮」。¹⁷這是折戶校長任內最後一次舉辦開學典禮的實況。雖未指明典禮場地，但從往室外疏散看來，大概是今日倖免於戰火的竹女小禮堂。這段回憶顯示日治最後一年，在戰火猛烈下學校的因應措置，是從空襲警報響起，到避難疏散的難忘經歷。

13 潮賴(和)里子，〈歸鄉途中〉，《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新竹市：國立新竹女中，1994)，頁30、38。

14 參見〈教育狀況〉，《接收清冊》(新竹：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標示為民國34年12月，國立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未標頁數。

15 王佐榮編，《帝國·臺灣1895-1945寫真書》(臺北：蒼碧出版公司，2019)，頁10。

16 大谷波，陳凱雯譯，《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臺北：遠足文化，2017)，頁81。

17 武宮(北原)道子，〈戰時中の一年生〉，《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69、72。

除了在樹蔭下疏散之外，校內也設置防空壕。圖4為昭和十七年(1942年)新竹高女畢業生合照，仔細看可見照片中的背景，正是當時的防空壕，具體位置在今日小禮堂側邊靠近籃球場搭建，是當時遭遇空襲時的主要避難場所。1943年的第十五屆畢業生，朝日昌子的回憶指出，因應空襲校內有挖防空壕，而且「由於昭和十一年開始發生『日支事變』，學校的教育逐漸增加戰爭的色彩，在授課中有增加一項教練時間」，並且「我們讀書時校園內挖防空壕，制服也從裙子換成長褲」。¹⁸文中提到的授課增加教練所指為何？1941年入學的李英妹便提到類似課程中的軍事訓練，包含如在禮堂聽各種講座，其中有軍事故事，甚至校內還安裝滑翔機，訓練新竹高女的學生操作，可短程滑行從校內農場飛行至操場上。¹⁹操作滑翔機訓練課，是戰時國防教育的表現，對操作不熟或懼高的學生，在滑翔機凌空時，難免驚恐。戰火下的校園，不免常有突發事件，不過從圖4看來，學生們都保持著從容優雅的儀態。以上校友的回憶，皆反映戰火下校園生活的各項應變措置。

事實上，中日戰爭(蘆溝橋事變)於昭和十二年(1937年)七月爆發，前述朝日昌子等人的回憶，具體描繪出在戰爭爆發前一年，學校在戰時緊張氛圍中已陸續有各種因應措置，如對空襲進行演練、挖防空壕，課程融入類似軍事教練，以訓練有條不紊的秩序，制服的裙子也改成長褲方



圖4 防空壕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

便活動等。李英妹的回憶則顯示當時校內有開闢農場讓學生實作，這個措施也與考量戰時糧食供應緊縮有關，並藉此鍛鍊學生勤勞的習性。

1938年出版的《新竹州時報》以「國民精神動員下的學校探訪記」專題，報導新竹高女的鍛鍊活動，如強化女子體能訓練，新設弓道部(圖5)，以達「國民體位向上運動」的目標。報導可見此時新竹高女的農場(圖6)，每週有兩小時農事與訓練持槍等勞動，鍛鍊身心，培養勤勞的工作精神。²⁰竹女校史室保存弓道照片(圖7)，可見有四位新竹高女學生，穿著白衣黑裙，繫頭帶，神態專注練習弓道。圖7未標註時間地點，不過，新竹高女於1933年初因校舍工事，設置大弓場，「併組弓道部團」，²¹弓道部更早於1932年便已設立，²²可見中日戰爭爆發前，事實上校內已有

18 朝日(石川)昌子，〈臺灣時代の思い出の中から〉，《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46、49。

19 李英妹，《昭和に生きた——私の思い出》(高雄市：德魚禾森文化事業印刷，作者出版，2010年5月11日初版，日文版)，頁45。作者致贈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

20 參見《新竹州時報》第2卷第6期，1938年6月10日，頁191-192。圖5、6同出處。

21 參見〈設大弓場〉，《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月24日，版8。

22 資料來源為竹村豐俊編，《創立十週年記念誌記念臺灣體育史》，頁673-689；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302。參見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頁37表列資料。



圖5 弓道
來源《新竹州時報》(1938年)



圖7 弓道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弓道活動與部團，只是戰時因皇民精神鍊成的影響，更受媒體報導重視。由此看來，圖7是1930年代以後的照片，大弓場位置約在今日竹女操場附近。

此外，1943年新竹高女第十六屆畢業紀念冊中，有張標註「作業」的照片(圖8)，即為報導所稱農場(圖6)。從日治後期的照片如圖9與圖10可見，圖8所稱「作業」，戰時仍持續整建為當時的農場，其範圍位於今日小禮堂側邊、中正育樂中心至籃球場一帶。



圖8 作業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圖6 農場
來源：《新竹州時報》(1938年)



圖9 校園農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0 校園農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1 整理農場

來源：新竹女中高中部第四屆畢業紀念冊

戰後初期，今日的籃球場仍保留「實習農場」，當時的畢業生對挑水施肥或灌溉感到印象深刻。²³圖11為1952年新竹女中高中部第四屆畢業紀念冊中寫著「勞工神聖，整理農場」，姜瑞鵬校長精於農事，也訓練學生從勞動中培養體能與品行。日治時代戰時的校園活動，有如貫穿新竹高女後期校史的主要旋律，從1930年代初持續到二戰期間，歷經五任校長，於折戶校長任內畫下尾聲；但在時代的變遷中也有不變的措置，如農場於戰後也繼續維持一段時間。

此外，在國民精神動員活動的氛圍下，學校配合辦理各項活動。皇民奉公會新竹州支部與大日本婦人會新竹支部合辦活動，在「健民運動」的脈絡下，於1943年11月16日在新竹高女講堂舉辦「野草料理試食」。²⁴野菜來源大概出自

新竹高女師生於學校農場耕作的成果，活動的用意則與1942年以來因應戰時「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日本厚生省提倡的「健民運動」有關，透過增進健康的運動，增強國民體能向上，達到「健兵健民」的國策。²⁵皇奉新竹支部曾在1943年11月14日於新竹州提倡「健民運動」，具體行動如印刷與張貼宣傳標語，舉辦市民一齊早起作體操，並號召進行住家街路清掃等。²⁶

由此看來，新竹高女舉辦「野草料理試食」並非憑空出現的活動，也不能僅單純以因戰時物資短缺而實施看待，此活動更直接的脈絡與「健民運動」較有關，是體現強國須先健身的戰時政策，也是1943年底皇奉支部在新竹州的動員活動之一。這個活動亦是折戶校長到校第一年，當時學校在戰火下，配合當局推行各項皇民奉公運動的具體展現。

23 參見張修蓉，〈浮雲遊子憶竹女〉，《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73-74。吳月英，〈淺談校園的空間配置〉，同引書，頁78。

24 參見〈野菜料理試食〉，《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1月17日，夕版2。

25 〈「産めよ育てよ健かに」〉，《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4月10日，版3。

26 詳見《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1月3日，版4。

四、結語

本文探討折戶傳吉校長任職新竹高女時的狀況。折戶傳吉從1943年至1945年擔任日治新竹高女第五任校長。身為一位純正的日本人，他積極落實戰時國家政策，校內辦理各種相關動員活動。身為一所女校校長，在無情戰火的破壞下，校舍殘破，他透過在本校之外的中壢、新埔、竹東、竹南四處設立教學臨時收容所，努力維持學校教學正常運作，照顧受戰爭影響通勤不便的學生順利就學。折戶傳吉是新竹高女最後一任校長，二戰結束，日本正式投降，學校交接，經歷時代的轉折，承先啟後，開啟戰後今日新竹女中的歷史新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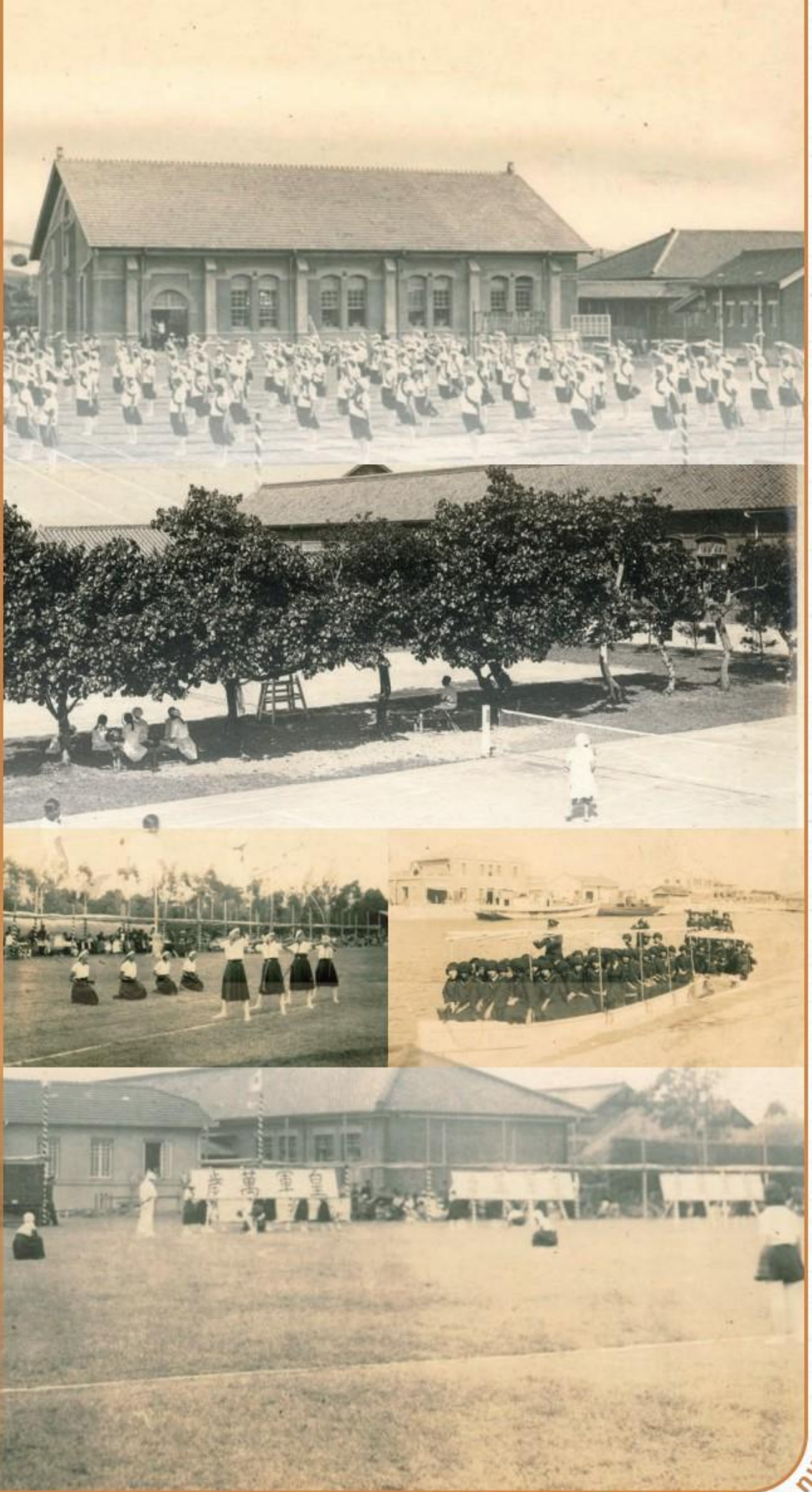
經歷兩個時代之際的新竹高女末代校長，折戶傳吉的一生應該充滿故事。然而，大概受戰火波及影響，資料較為缺乏，其事蹟與照片亦極少見。筆者另從平成六年新竹高女同窓會會名簿中，發現記載折戶校長於平成二年(1990年)六月十日逝世，享耆壽97歲。若讀者有折戶校長的相關資料，歡迎以本專刊所附讀者回饋條碼提供資料，讓我們一起找回更多折戶校長的生平故事！

附記

歡迎讀者對本刊內容提供寶貴建議、珍貴資料或給予各篇作者建議，請掃條碼，詳請參閱表單說明。謝謝！



新竹高女的生活與學習



National Hsinchu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第一章

課程與特色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新竹高女昭和十五年(1940年)「第十三回卒業記念」中有兩張照片(圖1)，具體反映課程與上課情景。照片右上方的教室講台前，有八位學生在黑板上依照一旁老師的指示上台書寫，可能是國語課；左下方照片數人為一桌，於長桌上進行類似裁縫或手作織物，在家事專科教室，是裁縫、手藝等技藝課程。照片可見1940年前後，新竹高女學生穿著冬季水手服制服，坐姿端正，髮型與本專刊另篇提到的1925年的學生髮型相較，已不全是長髮編辮束髻，更多為短髮雙馬尾髮型。



圖1 上課場景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三回卒業記念

這幾張新竹高女上課場景的照片，反映當時課程的多樣性，有傳授知識的國語等課程，也有如裁縫與手藝等學習技藝的課程。新竹高女的課程為何如此多樣？究竟有哪些課？為什麼要上這些課程？本文試探新竹高女的課程特色。由於課程與當時臺灣總督府整體教育政策息息相關，較為複雜，故本文對課程的探討，主要以實施共學後不久，創校初年(1924-1925)整體課程為例，而創校初期的課程，為後續課程發展的起點亦可供參考。課程科目頗多，與時變化，因此僅擇選幾門筆者認為相對更具特殊意涵的課程，說明當時的教育狀況。

二、課程配置

以下說明新竹高女創校時的整體課程配置，再討論其中意涵。

1924年新竹高女創校時擬定的學科課程與每週教授時數，按學科目與學年級，經筆者另外整理如表1所示。⁰¹

表1為1924年新竹高女「學科、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表。源由為依照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規範，其主管所屬各級學校學制、課程等殖民地學校教育事務，如公立高等女學校的課程與教科用書編纂等，直到地方制度改正以及新臺灣教育令的實施，中等學校的教育事務移交至各州而有變化。這些教育制度的變化普遍適用於各校。

01 參見〈大正十三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九卷教育及附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7249024。表中學科目與學年順序係按照原始資料所述排列，但國字數字改以阿拉伯數字，表中「同上」為原資料所寫，指同該科上學年課程。

表1 1924年新竹高女學科、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

學科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每週教授時數	課程	每週教授時數	課程	每週教授時數	課程	每週教授時數	課程
修身	2	道德ノ要領 作法	2	同上	1	同上	1	同上
國語	6	講讀 作文 習字	6	講讀、作文、 文法、習字	5	同上	5	
外國語 (英語)	(3)	發音 綴字 讀方及譯解 會話及作文 書取、習字	(3)	讀方及譯解 會話及作文 書取、習字	(3)	讀方及譯解 會話及作文 書取、	(3)	同上
歷史	3	日本 歷史	3	日本 歷史	2	外國歷史	2	日本歷史 外國歷史
地理		日本 地理		外國 地理		外國地理		地理概說
數學	3	算術	3	同上	3	代數幾何	3	同上
理科	3	植物 動物	3	動物 生理 衛生 礦物	3	化學	3	物理
圖畫	1	寫生圖 臨圖 考案圖	1	同上	1	同上	1	
家事					3	衣食住ニ關ス ル事項及実習	3	家事、經濟、看 護、養老、育兒 及割烹實習
裁縫	4	通常衣服ノ裁 子方 縫ヒ方	4	通常衣服ノ裁 子方 縫ヒ方 繕ヒ方	5	同上及使用法	4	同上
音樂	2	單音唱歌 樂典	2	同上及複音 唱歌	1	同上及樂器使 法	1	同上
體操	3	體操 教練 遊戲	3	同上	3	同上	3	同上
教育							1	教育ノ大意
手藝					(3)	刺繡、袋物編織	(3)	同上
合計/節	27(30)		27(30)		27(33)		27(33)	
								同上

新竹高女的課程便與當時教育制度有關。參照總督府相關規定，高等女學校以修業四年為期，規劃課程；⁰²補習科則為一年，但不在本篇討論範圍。表列四個學年學科目排列順序為：修身、國語(日語)、外國語(英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圖畫、家事、裁縫、音樂、體操、教育與手藝共14個學科目。其中教育與手藝兩門為之後設立的科目，在頒布新教育令前，有一段時間為12個學科目。⁰³新竹高女課表則是將外國語(英語)與手藝作為類似選修科目，視狀況可允許兼修。每週教授時數27節，加上選修最多可達30至33節。置首的科目是修身科，而每週教授時數最多的兩個科目分別是前兩學年的國語6時數，與第三學年的裁縫有5時數。其中，如圖1照片所示的國語課，從公學校起便是重要科目，如所周知，不多贅述；裁縫與手藝課則於另篇探討。以下擇要說明表列課程規劃所反映的重要特色。

三、校園時間觀的形成

新竹高女的學科目課程表，以「每週」與「時數」為單位，是現代熟悉的時間量度，與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採用格林威治世界標準時間與星期制有關。與中國傳統漢人私塾教育相較，日治臺灣各校作息轉為以每小時為單位構成的時間觀，每節課程也以時數為基本單位規範。從1920年起，為強化臺人時間觀與養成守時習慣，規定每年6月10日為「時的紀念日」。新竹高女師生伴隨校園內上、下課「鐘聲響起」按表操課，準時列隊進教室的畫面，於焉形成。

依循西曆紀年亦表現在以「學期」與「學年」所構成的校園時間觀。與現代臺灣學校的學年制為兩學期不同，每一學年由三個學期構成：第一學期4/1至8/20；第二學期8/21至12/31；第三學期為翌年1/1至3/31。學期間亦有如今日臺灣學生的寒、暑假：夏季休業為7/1至8/20；年末休業為12/29至1/3，應該是配合日本過新年；學年末休業為3/26至3/31。⁰⁴每年4月開學，3月畢業。現代臺灣各校六月為鳳凰花開畢業季，但日治時代臺灣學生的畢業季為三月，正是櫻花紛舞時。

學年、學期與每週節數所形成的校園時間觀，深入影響當時學生的生活。昭和二年(1927年)新竹高女第三學年第二組學生嘉百合子，寫了一篇名為「體操前の十分間」的短文，描述「作法」結束後，次節準備上體操課前十分鐘的短暫歷程。此處可見當時下課時間為十分鐘，則一節課為四十至五十分鐘間。嘉百合子回憶當日由於下雨，她與同學聚集在「講堂」跳上跳下，展現下課輕鬆活潑的青春活力，直到「始業の鐘が鳴つ」，上課鐘聲響起，體操老師「江頭先生」來了。⁰⁵作者流露出從上課到下課，鐘聲鳴起形成作息的時間觀。

這位「江頭先生」是新竹高女的職員——江頭乙治教諭，教授體操。要注意的是，此文所說的「講堂」，並非1931年才完工作為屋內體操場的「小禮堂」，在此所指「講堂」應是1926年遷校新竹女中現址所在，以宿舍一樓空間暫作場地

02 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昭和14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版)，頁860-861。相關教育制度變化的描述來自本書。

03 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815。

04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832。

05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32-33。

處；⁰⁶而她上的「作法課」也還不是在1929年4月完工的「作法室」。

此外，昭和二年第二學年第二組的學生宮崎京子，也寫了一篇名為「十分間の休」短文。⁰⁷這些作文的主旨，多在描述學生短短十分鐘下課時發生的有趣見聞，都不是談時間，但不同年級的學生不約而同反映出對上、下課時間觀念的印象，特別是短短十分鐘的下課。宮崎京子便寫道：「この短い休憩時間にでも種々様々な世の有様が展開されるものである。」即使在這短暫的休息期間，世界的各個方面也在展開。從學校的下課時間，呼應對世界的感受，此時達到一個短暫十分鐘的共鳴與融和。

到了1940年代，日本統治後期，鐘聲仍是學生對校園生活的重要印象。如第十七屆(1944年)畢業生大浜(戰後改為田口)接子回憶提到，當時新竹高女陰暗的家事教室再進去，新蓋的音樂教室，因位置相較偏遠，還時有發生下課鐘聲聽不到的偶發事件。⁰⁸當時下課聽不到鐘聲的偶發事件，數十年後卻成為她珍貴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四、婦德與禮儀

新竹高女課程表各學科，進一步銜接公學校課程，如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體操、歷史、地理與理科等學科，其中具有形塑臺灣人服從、忠誠、團結與

勤勉等日本國民特性作用之修身科，亦同樣置首位。修身與國語一直是殖民教育最受重視的科目，新竹高女的國語課前兩學年便高達六節。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女學校規則〉具體指出，在學生的教導上，不論什麼科目，主旨都在涵養德行、熟練國語及留意國民性格之確立。⁰⁹修身科為「國民精神涵養」的重要課程，因此公學校授課時數每週一至兩小時，課排在星期一的第一、二節，可說是最受重視的科目。¹⁰到了中學校以後，如新竹高女課程中，修身課仍置於首位。

新竹高女四個學年皆須上修身課。一年級與二年級學生每週二節，高年級每週一節，但是否同公學校安排於每週星期一第一、二節？目前無進一步資料說明，但應該也有可能。修身課旨在教授「道德要領」與「作法」，即道德教育與學習禮儀。相關論述指出，女學生學習的修身課事實上較男學生更繁複，除了和男生一同吸取孝順、誠實、勤勉、守信、愛國等普世共通主流價值觀念外，「還要效法教科書中的『模範女性』，學習做一個善於操持家務、輔佐丈夫成就事業的賢內助。禮儀方面，則必須學習日常的應對進退、日本傳統文化的茶道等等」。¹¹因此，在此所謂的「道德要領」可概括為「婦德涵養」。

高等女學校修身課內涵具有期望塑造「良妻賢母」及忠貞「女性國民」的主要目標。因此，

06 同上註，頁10。當時的新竹高女教頭前藤信雄回顧遷校後因校舍仍未完整，暫用宿舍中講堂及宿舍禮堂旁兩間教室用作音樂室和縫紉室等的情形。

07 同上註，頁50。文中宮崎京子之引文同出處。

08 引自大浜接子，〈母校!!新竹高女〉，《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57。

09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829。

10 參見蔡錦堂，〈日治時期兒童的修身教育〉，《臺灣學通訊》(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2021年5月)112期，頁8。

11 引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女人」網頁資料。

許多公學校、高等女學校多設有專門的「作法室」，做為學習日本禮儀的教室，「作法」是修身課的主要教學內容之一。新竹高女於1926年遷校現址後，曾以宿舍部分空教室短暫為作法室，如前所述。新竹高女的「作法室」於1929年4月完工(圖2)，具體位置大概是當時的學校正門算起第三棟建築物邊側。此外，新竹高女第八屆畢業生在名為「作法室庭園」合照(圖3)，可見作法室前方曾有小橋流水，花木點綴如日式庭園的景致。到了昭和十五年(1940年)左右，作法室前的庭園造景在原有的小橋流水之外，有植樹鋪石的花圃(如圖4)。



圖2 作法室落成紀念(1929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3 作法室庭園
來源：新竹高女第八回卒業記念



圖4 作法室庭園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三回卒業記念

花圃(如圖4)。照片中，新竹高女學生氣質出眾，姿態優雅，或蹲或立，髮型與服儀整齊，或許是學習禮儀所帶來的儀態舉止。

具體而言，作法室到底為何？從1931年新竹高女作法室內部照片可知(圖5)，作法室有如直接讓學生沉浸於日本禮儀學習與文化涵養的修鍊場。教室為地面鋪設「畳」(たたみ；榻榻米)的傳統和室(わしつ)，正前方壁龕(とこのま)陳列



圖5 作法室內部 (1931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旭日畫軸，放置看似小香爐物件，並擺放幾件工藝品。壁龕上橫木(落し掛け)描繪雅致的花鳥景色，兩側上方有白色小壁櫥(じぶくろ)。我們可以想像，新竹高女的學生在作法室小心謹慎，按部就班跟著先生學習日本禮儀中的女子正坐(屈膝坐法)，或如昭和十八年(1943年)照片顯示，學生端莊謹慎排坐學習茶道(圖7)；或學習音樂(圖8)，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反覆練習，直到真的學會為止。第十屆畢業生(1937年)官金菊女士回憶，當時作法室上課老師教導正確的走路姿勢，腳應該拖著榻榻米走，開紙門時不能有聲音，同學們因專心「正坐」，腳不能隨便亂動，就是麻痺了也要忍耐，一小時後站起來時，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腳在哪裡，一個個因為腳痠又麻，東倒西歪站不穩。¹²新竹高女的學生學習禮儀的辛苦，躍然紙上。前述三年級學生嘉百合子從「作法」下課，剛好遇到雨天，和同學在講堂聚集，趁休息時間，大家聚在講台跳上跳下，嬉耍放鬆，或者也間接反映上作法課的辛苦。

此外，當時新竹高女學生應有類似今天的學生社團組織，從上述作法室除了可作為學習禮儀的教室，也能進行如茶道與樂器的分組學習看來，似乎也有類似社團分組學習的活動。

新竹女中校史室藏有題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七日「應接室」照片(圖6)，雖長久以來少見說明，但不能僅以單張照片視之，其實應接室要與作法室一起看，類似接待室(會客室)，從照片可見木質地板與疊互接，與作法室相連，進入時必須要先脫鞋，再由接待者引領至和室。應接室擺



圖6 應接室(昭和六年九月七日)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7 作法室茶道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設主體為四席白色高椅與茶桌構成的洋室，牆上掛著西畫，牆角擺設陶製花植栽。或可推測，新竹高女的作法課除了主要在和室學習日本禮儀，也可於洋室學習西方禮儀，如用餐與接待之道等。此外，作法室除了學習禮儀，亦可為學習茶道(圖7)與音樂(圖8)的場所。平時不上課時，作法室也可作為學校接待貴客的場所。作法室與應接室，是學校用心佈置營造的教學場域，反映了從修身課到相應的禮儀規範之受到重視。

12 參見省立新竹女中發行，《菁菁竹女》(新竹：省立新竹女中，民83年10月)，頁68。



圖8 作法室音樂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昭和十八年(1943年)新竹高女第十六屆畢業紀念冊中，有篇題為「生徒心得大綱」(圖9)。皇民化時期為了強化「敬神尊皇」國民精神之凝聚，其具體方式也表現在「學生基本要求」的準則。從第四則要成為「具溫良貞淑的婦德」，可知是針對女學生而言。透過上述課程有關修身課學習婦德的說明，我們便不難理解此時出現「生徒心得大綱」，期望女學生成就婦德的學習，並非孤立的歷史現象，其實正展現了高等女學校一貫的教育宗旨之脈絡，說明了修身課與作法學習在女校課程中的重要性，是殖民地教育對女性形象的期望目標。有關這份心得大綱出現的脈絡，亦可參閱本專刊「善方校長在竹女」一章的說明。

不過，修身科作法課之教育目標極具濃厚的殖民統治與性別框架的意涵，仍是必須清楚指出的事實。然而，透過這些課程所形成的生活習慣與道德認知，不能否認也與部分女學生畢業後的人生歷程有所連結。如新竹高女第十四屆畢業(1941年)本島學生林木嬌，畢業後直到年逾九十仍在教授日本禮儀與日語課程。¹³筆者與同事們

13 參見王智忠整理，〈林木嬌學姊蘇櫻學姊專訪〉，《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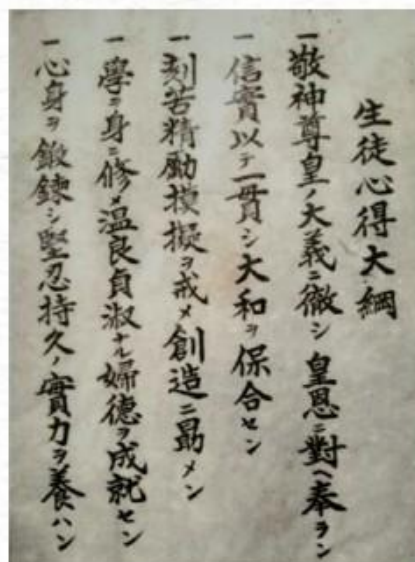


圖9 生徒心得大綱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於112年2月22日上午，於新竹女中教室口述訪談新竹高女1943年入學的校友洪月娥女士(圖10)。此時已九十多歲的洪女士，精神奕奕，儀態端莊，甚至親手題筆撰述對新竹高女的記憶。洪女士提到學習「溫良貞淑」的禮儀已成為日常生活的態度，比如她到現在吃飯都細嚼慢嚥，應對進



圖10 洪月娥女士訪談留影

來源：筆者拍攝

退，站姿坐姿也都會注意禮節儀態。她印象中禮儀老師是「鮫島先生」，非常嚴格。她回憶當時新竹高女每天有朝會，要有禮儀規矩，學生日常看到先生都會行禮，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實踐禮儀的痕跡。

五、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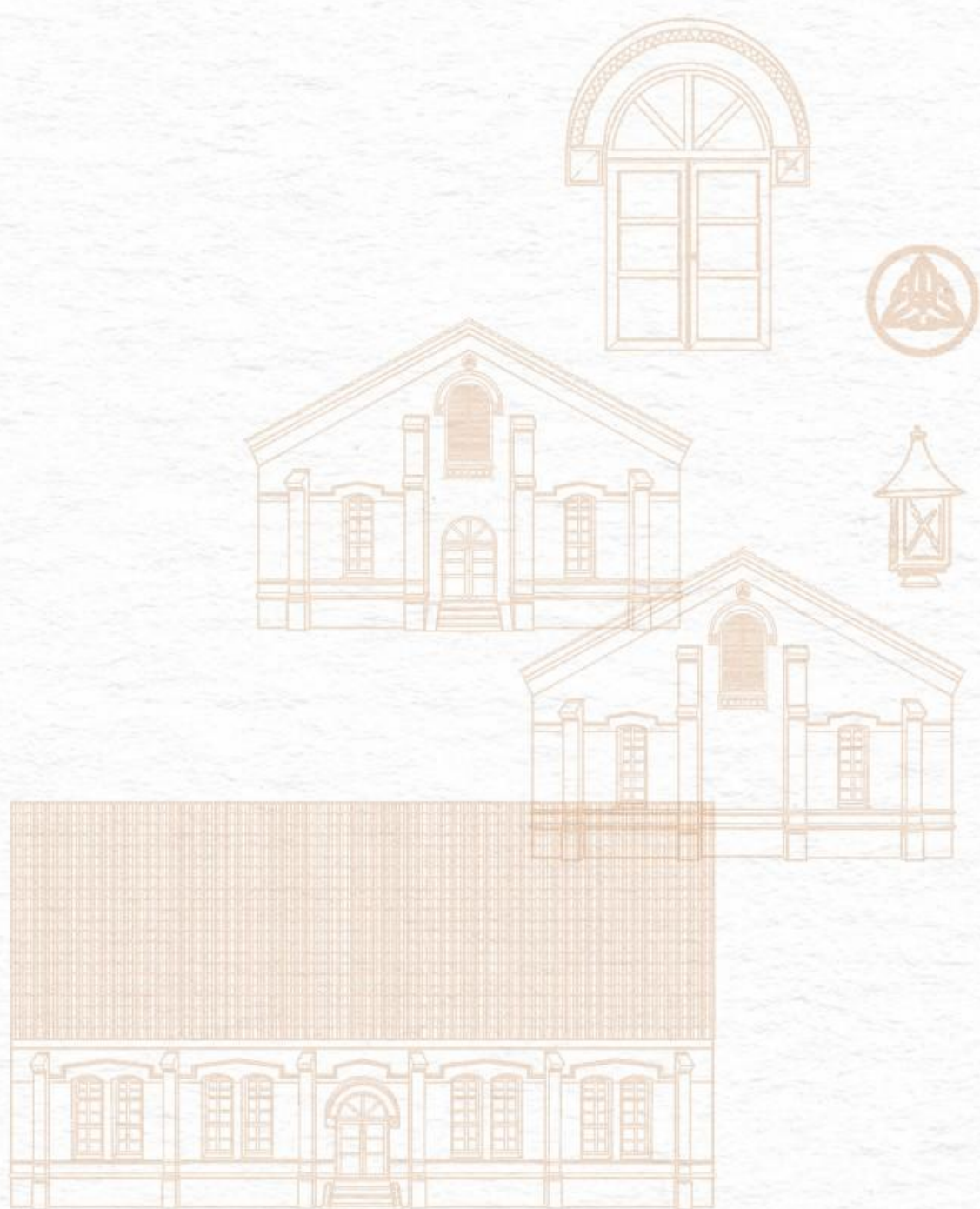
本文從新竹高女昭和十五年(1940年)「第十三回卒業記念」中的兩張照片為起點，透過大正十三年(1924年)至十四年間，新竹高女設校規劃之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探討創校初年新竹高女課程的內涵。

新竹高女的課程呼應臺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普通高等女學校是以四個學年作整體課程規劃。新臺灣教育令的頒布，雖是總督府治台政策的轉向，但實質課程學科之安排，從本文看來，似乎變化有限。以新竹高女課程為例，學科仍多為公學校各學科之延伸，修身科也置於首位，具相當重要性。學校教育帶有殖民地色彩之外，相較於男學生，更重視女學生的婦德涵養與禮儀教導，型塑未來「良妻賢母」的形象。女校的校園空間配置因此具有性別意涵，必須設置男校所沒有的教室，如作法室、家事與裁縫等專科教室。此外，學校教育的影響，也帶來如現代時間觀的形成，女學生的時間觀又與世界觀接軌。

新竹高女創校初年的課程，每學年修習的眾多科目中，修身置首位，而課程總節數最多者為國語，四學年皆有課，共二十二節；其次為裁縫，共十七節；國語為殖民教育一貫重視的科目，並隨皇民化運動與時推進；裁縫、手藝，家事等科目則為女學生須修習的科目。新竹高女於大正

十三年創校後，作法室直到1929年4月完工落成，顯示學校持續強化修身課程硬體設施的努力。

修身課學習的「道德要領」，指的是培養女學生具有「婦德」，實際反映在課程規劃是出現如家事、裁縫與手藝等家政類技藝性的學科。從表1可知，高年級開始上家事課，第三至第四學年每週各三節，四個學年合計家事課每週總節數為六節。若將課程主旨與「婦德涵養」有直接關聯的課程如裁縫與手藝課合併觀之，裁縫課四學年共十七節，手藝課四個學年共六節，僅此三門課程就佔整體136節中每週總節數約21.3%，家政類的課程占整體課程中約五分之一的比重，值得進一步瞭解。有關於此，請參閱後篇對新竹高女的家事、裁縫與手藝等課程的探討。



第二章

割烹家事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新竹高女第二回畢業記念(1929年)中，有一張題為「割烹實習」的照片(圖1)。照片僅佔這本畢冊極小篇幅，加上相關文獻資料較少觸及此課題，歷來較少受到注意。「割烹實習」是什麼？具有什麼意義？本篇從這張照片出發，試探新竹高女相關課程及其意涵。

二、未來的「良妻賢母」

日治臺灣高等女學校課程中，裁縫、家事與手藝等課程是女子教育必備學科。從前篇有關新竹高女課程的大致說明可知，第三至第四學年有家事課，每週各為三節，四個學年合計家事課每週總節數為六節，如果將課程主旨與「婦德涵養」有直接關聯的課程，如裁縫與手藝課等合併觀之，裁縫課四個學年合計每週共十七節，手藝為兼修科目，四學年每週共為六節，僅這三門家政類課程占整體每週總節數約21.3%，就超過五分之一。

家事課教導學生獲得家務整理必要的知識技能，如養成重視勤儉、利用、秩序、周密及良好清潔習慣的觀念。⁰¹課程包含與衣食住相關的實務知識，如家庭育兒、養老、看護、人際關係、烹飪等，被視作是女學生走入家庭生活所需的知識。「割烹實習」實際上是家事課的烹飪內容，學習烹飪又與培養婦德有關，彷彿是修身科宗旨的延伸與實踐，而烹飪須認識食物間的化學作用，因此也有理科知識的應用。日治公學校的裁縫及家事科，具有將「改善生活」與「改進家庭」的觀念滲入臺灣人家庭之作用，可說是讓本島人更



圖1 割烹實習

來源：新竹高女第二回卒業記念(局部放大)

加邁向「日本化」的過程。⁰²家事等學科從公學校教育開始，持續為高等女學校學科，只有女子學習，男學生不須修習，有如女性的未來生活指南，充分展現培養婦德，以塑造符合理想性別角色的教育理念。「婦德」為新竹高女創校起便貫穿所有課程的核心，目標是成為「良妻賢母」。

大正十三年(1924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新竹高女首度開校典禮中，新竹州教育課課長堀內林平代理致詞說：「國家富強有賴於人民自覺發展，而人民自覺發展的原因必須歸結於家庭」，因此，教育要回到培養學生成為「良妻賢母」的角色，磨練養成婦德所須的知識技能為當務之急。期許新竹高女能培養具良好婦德的學生，與成為忠良的國民。⁰³這裡使用「良妻賢母」一詞來說明「婦德」的意涵，並與「忠良國民」並列。此用詞雖然與現在習用的「賢妻良母」有所

02 滝澤佳奈枝，曾錦鈺譯，〈日治時期女子教育家政科〉，《臺灣學通訊》(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2016)第94期，頁13。當時「家事」也有稱為「家政」，行文時以資料所稱為主。

03 堀內林平，〈式辭〉，出自德重彪一編《校友會女誌》第一號(大正十四年)，頁22。

01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830。

不同，但清楚指出女學生的教育目標，在培養以家庭生活為依歸的角色，為妻為母，透過相關課程加以強化與落實。有關於此，相關論著指出，明治教育改革論者認為由於母親有助於推動孩子的教育，故推進日本近代婦女教育須從培養賢明的母親開始，這是在日本近代化和近代國民育成迫切需要的背景下提出的。隨著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高等女學校令公布，使良妻賢母的原則成為日本當時國家公認的女子教育思想理念，其思想地位也因此得到強化。⁰⁴

新竹高女首度開學典禮中，堀內提出「良妻賢母」的主張，事實上是呼應近代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發展的脈絡，致詞所說「能磨練養成婦德所需的知識技能」，即指家事、裁縫與手藝等家政類科目，其中家事課涵蓋生活諸多層面，如「割烹實習」即為家事課內容。1935年島內署名田上忠之的讀者投稿，論述假如他是女校教師時，會將培養未來的良妻賢母(原文為「良妻賢母の卵」)作為教師本質職務之大事而努力。⁰⁵此外，署名劉頑樁看似為本島的讀者，則以篇名「新しき時代の良妻賢母たれ」，闡述他對新時代良妻賢母的看法。⁰⁶「良妻賢母」不單只是新竹高女領導階層的個別主張，到了1930年代，社會上的一般民眾對女學生的教育理念亦頗有類似主張，並有人將之視為教師職責之大事。因此家事等課程，正是學校培養女學生成為「良妻賢母」不可或缺的先備知識。

04 參見藏澄裕子，〈近代女子道德教育の歴史—良妻賢母と女子特性論という二つの位相〉，《東京大學大学院教育學研究科研究室紀要》第34號(2008年6月)，頁49、51等。

05 田上忠之，〈僕が女學校の先生だったら〉，《臺灣婦人界》(臺北：臺灣婦人社，1935年)2卷2號，頁31。

06 劉頑樁，〈新しき時代の良妻賢母たれ〉，《臺灣婦人界》第3號，1937年，頁56-58。

三、割烹家事

前述圖1，昭和四年(1929年)「割烹實習」，為新竹高女第二屆畢業生在校上家事課烹飪實習的實況。「割烹」(かっぽう)日文有高級料理的涵義，也可引伸為烹飪技巧的意思，此處指烹飪技巧的學習。烹飪實習課時，照片可見女學生多束髮髻，穿著白色及腰圍裙，大概是為了保持清潔與方便工作。圍裙並非本島傳統漢人日常服飾，當時女學生初次穿圍裙的體驗，應該充滿新鮮感。烹飪實習在配有水龍頭等近代化設備的烹飪專門教室進行，照片中的長桌約五至六人為組操作，從資料時間推測，照片中的家事教師是教諭下宮芳枝。⁰⁷下宮先生站在講台前，黑板有字跡，已難辨識，想必是本節烹飪實習的重點提醒。

昭和五年(1930年)的另張「割烹實習」照片(圖2)，更清楚的顯示學生穿著相當具時尚感的V領圍裙，其繫帶於背後，可與同學互助。圍裙下穿著制服，髮型皆束或綁，未見披頭散髮。有的學生手上有相關物件，黑板上也有老師的板書，可惜不易辨識，筆者很想知道她們這節課在學什麼料理。



圖2 割烹實習
來源：新竹高女第三回卒業記念

07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昭和二年)，頁118。這幾年家事科為下宮教諭。

新竹高女家事烹飪實習教室在哪裡？根據1943年入學校友洪月娥女士的訪談回憶，高齡九十多歲的洪女士，親手描繪記憶中日治末至光復初校園空間配置有三棟(圖3)，位於當時校門第二棟與第三棟側邊的專科教室，即今日靠東大路科學大樓紅磚牆的教室，一間家事室，一間烹飪室，後方則接連音樂教室。第十七屆畢業(1944年)校友大浜(田口)接子的回憶則提及「うす暗い割烹室の奥に」，指出新竹高女家事烹飪實習教室，以日文稱作「割烹室」，平時給她的感覺是較為陰暗。⁰⁸目前新竹女中新建後為科學大樓，高達七層，位處校園後方偏角，旁邊有東大陸橋，因樓層較高，又鄰近兩棟校舍，筆者也感覺部份區域之光照確實較不明亮。

新竹高女的家事室、割烹室、後方連接的音樂教室，及第三棟校舍側邊作法室附近的縫紉室，其空間配置皆安排在後方校舍的位置，其原因應與1926年遷校後的校園規劃有關。昭和二年(1927年)，新竹高女的教務主任前藤信雄指出，從新竹小學校遷校現址後，女校的場地和校區須重新佈局，要把曾為男校格局的校園，改造成女校所需的校舍時遭遇困難。因男校沒有女校必備的一些專門教室，如家政室、縫紉室、禮儀室、音樂室等設施，擴建經費不足，又面臨開學在即，他焦頭爛額下變通，從第三棟原本主要作為宿舍的空間著手，將宿舍禮堂旁邊的兩間教室用作音樂室和縫紉室，宿舍北面的一間房間作為禮儀室，餐廳和廚房的一部分作為家政室，甚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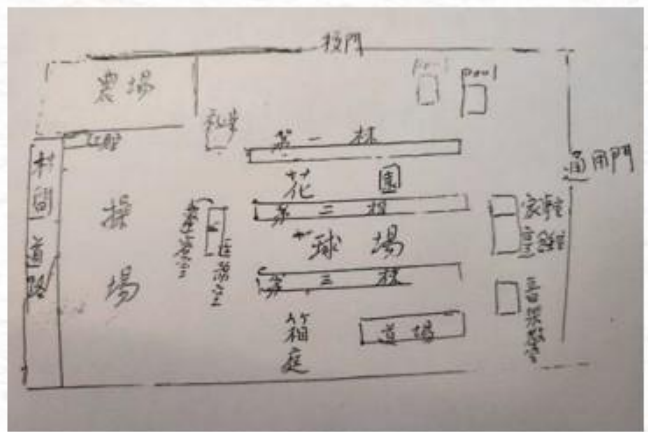


圖3 新竹高女校園配置圖(日治末期)
來源：洪月娥女士手繪圖

餐廳部分也臨時用作圖書室。⁰⁹原本男校的校園空間規劃不敷女校所需，改以位於校舍後方的學生宿舍部分空間，為女校必備學科的專門教室使用。在原校舍空間有限，卻又要優先考量配置女校所需專門教室的前提下，這些專門教室便逐漸往校舍後方的建物位置集中。

前藤教諭的回憶也明確顯示家政、縫紉、禮儀與音樂，是女校學生必有的學習科目，當時被視為當務之急的這些空間規劃，實際上也突顯了以培養婦德為導向的考量，身為教務主任的他，以完備專門教室的設施為重任。新竹高女校舍遷至現址後，透過專門教室的設置，反映當時的教職員實際上仍有百廢待興的感受，呈現遷校後整建的艱辛過程。

08 大浜接子，〈母校!!新竹高女〉，出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57。

09 參見前藤信雄，〈開校第三年の回顧〉，《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8-10。

1926年以來，教室設施陸續整備後，從1929年與1930年的圖1、2看來，烹飪實習教室有長桌附水龍頭的流理台，相當新穎完備。在專門教室上烹飪課的印象為何？第十五屆畢業(1942年)本島生蘇櫻女士的回憶是：每次家事課完畢後，日籍女教師馬上要求學生計算每日菜單中所含的熱量，每次烹飪課學生還會將自己烹煮的食物與老師分享，會看到有的老師桌上滿滿都是，而有的老師桌上則空蕩蕩。¹⁰她描述烹飪課的成果，成為展現老師們受學生歡迎程度的趣事，也反映烹飪課的設備齊全，足夠烹煮出滿桌的食物。

蘇女士的回憶用「家事課」與「烹飪課」來指稱「烹飪實習」，反映將烹飪課視作家事課。烹飪實習的日籍教師要求嚴格，要能計算食物熱量，則須結合「理科」知識，家事教師必須具有多方面的學養，課程也與日常生活有關，可學習計算菜單的熱量。蘇女士對烹飪課的回憶，還帶有新竹高女學生的少女情懷。原來，烹飪課親手所作食物會送給喜愛的各科授課先生品嚐，是新竹高女學生仰慕師長的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不知道新竹高女時期的家事課烹飪實習，會學習烹煮哪些菜餚？「每日菜單」裡包含哪些菜色？蘇女士的回憶顯示，教師掌握的烹飪知識對課程具有實質的影響力，大概如圖1、2，也會將每次烹飪實習的重點寫在黑板上。目前未見新竹高女相關烹飪課程資料，暫以當時其他高等女學校為例，一窺當時家政教師掌握的烹飪技巧與知識。

臺北第三高女家政科主任田中シヅ，於1934年曾發表一篇名為「料理講座」的文章，以本島家庭喜歡的米食為主，介紹混合日本飲食常用食材構成營養實惠的「折衷料理」。「折衷料理」是什麼？如蟹肉飯、美味牡蠣飯(風味の好い牡蠣ライス)、蛤飯，還有以蝦肉、豬肉混和青豆、菇茸、青蔥與蛋煮成的「五色炒飯」，及深受日本人喜愛的咖哩飯。這些料理常用醬汁調和，因此也介紹味噌與各種醬汁之製作。從食材與烹調方式可瞭解所謂的「折衷料理」，是一種以米飯為主，搭配日本人喜愛的各式海鮮，融和臺、日醬汁，結合成為具有臺、日口感的料理，其中有從明治維新以來傳入日本，而大受歡迎的食材，如咖哩、黃油與番茄醬等西方常見調料，可說是運用臺式、西式與和式料理的各種元素，融匯而成的多元風味料理。

在烹飪技巧上，田中主任詳細介紹カレーライス料理使用的材料為：「蛤小粒三十粒、小海老三十尾、玉蔥一個、カレー粉大匙一杯、メリケン粉大匙由一杯、バター大匙二杯、にんにく生姜少量、御飯鹽胡椒、味醂少量」。¹¹這份日美食譜是在介紹咖哩飯的製作，其中便使用西方料理常見的小麥粉與奶油，而且每樣食材都有非常明確的計量單位，一份咖哩飯的製作，其備料有如實驗室裡精準的科學實作。從女校家政主任引介的料理中，可以想像1930年代新竹高女的烹飪課，可能也學習「折衷料理」，或調製醬汁。更重要的是，透過家事教師掌握的豐富多樣烹飪知識，為日治時代的少女們帶來有別於傳統臺灣烹調方式的新體驗，在精準掌控下，烹飪的成果應該也還算美味。

10 王智忠整理，〈林木嬌學姊蘇櫻學姊專訪〉，《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20。

11 詳見柿沼文明編，《臺灣婦人界》五月號，1934年，頁143-147。



圖4 烹飪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九屆畢業紀念冊

四、結語

本篇從竹女校史室典藏有關「割烹實習」的照片，探討新竹高女的家事烹飪課程，藉此瞭解當時上課的實況，反映殖民地學校的一些教育特色。家事課的內容極為多樣，烹飪實習為其中之一。家事烹飪是作為女學生學習成為「良妻賢母」的重要知識，是對女性性別角色的期許，在母職具有影響家庭與子女發展的前提下，從家庭延伸到對近代國民性格的強化，此時的女性在家庭中成為扮演推進近代國家的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以新竹高女為例，家事課程因此占相當多節數的比例，家事烹飪成為女學生接觸家庭民生知識的重要管道，從專門烹飪教室的烹飪器材操作，到教師具備精準的烹飪知識，食材與配料的精準拿捏，在在都顯示烹飪課程不單只是教導女性成為「良妻賢母」的場域，或許這些實用的知識也包含了對近代世界的新體驗，比如穿V領西式圍裙，或初嘗番茄醬的滋味。原來烹飪課不只是

將食材完美烹調成美味健康的食物，也是女學生特有的上學體驗，這更是日治學校男學生較無法體會的獨特經驗。過去相關的研究比較少探及這個題材，希望後續能找到更多資料說明。

最後，以一張民國四十六年(1957年)第九屆新竹女中畢業紀念冊中，題為「烹飪」的照片作結尾，如圖4。此時烹飪課的場景，學生雖然未穿著圍裙，但對比圖1與圖2，讀者是否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第三章

裁縫及手藝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新竹女中校史室收藏「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如圖1與圖2，為昭和十七年三月畢業之校友鍾淑媛捐贈。「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是什麼？何種課程用到？反映的歷史意義為何？本篇特邀新竹女中教師也是校友的劉毓婷老師，及校外縫紉師傅吳雨婷老師，共同協助辨識縫紉用具，筆者則進一步試探其相關意涵。

二、裁縫與手藝課的意義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為新竹高女裁縫與手藝課的用具。裁縫、手藝與家事課都是高等女學校學生的必修課程。從小、公學校教育階段起，裁縫及家事等科目便具有將「改善生活」與「改進家庭」的觀念滲入臺灣家庭之作用，並持續成為高等女學校學科，培養婦德，塑造女學生走入家庭，扮演良妻賢母。

日治臺灣逐漸形成接受由日本帶入新式教育的女性，特別是高等女學校的畢業生，有的臺灣女孩開始去上學，不再纏足，穿著洋裁製作的新式制服。隨著內地婦女洋服時尚的流行，洋裁服飾也在臺灣逐漸普及，學校課程亦有教學生如何以洋裁製作服裝。畢業後有女性以洋裁技術賺錢，也能製作自己穿的時髦衣服。相關研究認為，此時期這些女性在社會地位上的明顯改變，畢業後或藉著學校所學或其所擁有的技能，走入職場，進而改變她們的生活價值，因而稱之「新女性」。⁰¹另有研究指出，日治女學生在裁縫課所學技藝，比如洋裁，正是讓這些新女性走出家庭的技術之一。⁰²

01 詳參吳佩珍，吳亦昕譯，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02 大木言葉，〈日治時期臺灣洋裁的移入與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頁2。



圖1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



圖2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圖1拆分)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



圖3 國語與手藝、裁縫課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裁縫與手藝課表現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內涵，是有機會成為「新女性」的技藝之一。相較於高等女學校國語、數學、歷史、地理與理科等知識性課程，裁縫與手藝課對當時女學生的實際生活與未來發展的影響，可能更貼近她們的生活空間。近十年來，學者陸續從探究臺灣服表演變觸及日治學校裁縫課程的意涵。相關論著不多，研究因囿於資料所限，也多半集中在當時的臺北州立第一高女與第三高女為主。以下試從新竹高女裁縫與手藝課的角度，爬梳有限的資料，希望藉此對高等女學校這些「新女性」，能有更多的認識。

三、裁縫課的內涵

以裁縫課為例，如前篇曾述及，新竹高女創校初期安排四學年皆有裁縫課程，除第三學年每週授課五節，其餘各學年每週授課四節，其總授課時數共十七節，為所有科目中僅次於總節數最多共二十二節的國語。此外，手藝科則為高年級可選修三節，以刺繡與編織製品為主，也是實作的課程。手藝課所需的刺繡與編織之基本知識，分別來自於裁縫與家事。與偏重知識傳授為主的科目相較，裁縫、手藝與家事為實作技藝，且只

有女學生須修習，相對於男學生而言，是極為特別的學科。圖3為新竹高女昭和十五年(1940年)「第十三回卒業記念」中的兩張照片，右上應該是國語課，左下為手藝或裁縫課上課場景，反映當時課程的多樣性。

由於裁縫與刺繡等課程所學技藝，被視為與女學生未來維繫家庭生活直接相關，公學校的學童教育便開授裁縫課。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公學校規則改正頒布起，公學校學童修習科目是修身、國語、算術、漢文、體操等，女學生的科目則多了裁縫。⁰³隨著總督府公學校令改正頒布，明治四十年(1907年)以後，公學校五、六年級的裁縫科，每週教授時間增加一小時，變成每週四小時。課程內容為基本縫紉知識如：三至四年級教授運針法，與普通衣類裁縫方法；五至六年級為教授縫製簡易衣服。⁰⁴

03 大木言葉，〈日治時期臺灣洋裁的移入與發展〉，頁11-13。

04 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82。裁縫課從三年級開始每週3小時，五至六年級每週4小時。

隨著大正八年(1919年)臺灣教育令(敕令第一號)公布施行，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規則明訂科目教則，其中裁縫科教則是要讓學生學會關於縫製衣服的知識技能，並培養節約利用的習慣。授課內容為使學生正確瞭解裁縫用具使用法、材料品類、性質、價格與利用法。⁰⁵在學習過程中也涉及衣服保存及洗衣方法，也會教授剪裁、補衣、洗衣及刺繡等。高等女學校裁縫課除了銜接公學校裁縫課的內容，也延伸強化觀念上的認知，如學習節約惜物、材料辨識與懂衣物保存方法等知識。

新竹高女的裁縫課，一年級學習服裝剪裁、縫紉，二年級增加學繕補，三、四年級學使用縫紉機(ミシン)。整體看來，循序漸進，訓練學生能從妥善辨識擇選一塊合適布料開始，剪裁布料，織布成件，最終以學生能正確使用縫紉機製作成完整服裝為實作目標，縫紉課的實作目標其實也是當時各地高等女學校的共通目標。由於竹女校史室未典藏日治縫紉機與相關資料，以下藉其他學校為例說明。

學者訪談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校友施素筠女士(1923-)的回憶指出：第三高女裁縫課程分三種：和裁(日本裁縫)、臺裁和洋裁，分別由三個老師教，只有臺裁是由臺灣老師教。和裁學做日本和服的時間很長，共要上四年。裁縫先學做日本內衣，也作小孩子穿的內衣(ゆかた)，再做單衣，然後每年再加深學更多，童衣有兩、三歲小孩穿的小孩衣等。接著學做童裝和少女服，然後學做大人服，女人服和男人服都要學，只有

男人服的外套不用學。女人服也是先學做內衣，然後再學外衣。她回憶當時做了很多件和服。臺裁也是從教做各種縫法開始，然後再學混邊作品。舉凡家中大人小孩，男人女人的衣服都要學會做。至於洋裁，其實就是三年級的裁縫課，並沒有正式洋裁的課程名稱，老師也沒有教太時尚的服飾裁製，就教大家做自己的制服，感覺較簡單。裁縫課時老師準備好紙樣，提供上衣紙型，先教大家製作紙樣，每個人做自己的制服，腰圍、褶裙，都要合身，到四年級做冬天毛料制服和褶裙。⁰⁶

從上述施女士的訪談可見，裁縫課須學會製作一家男女老幼的日用服裝，預設為女學生走入家庭所必備的生活技藝，實具培養「良妻賢母」的意涵。其次，製作和服的課程時間很長，除因樣式較精細繁複，可能也與殖民地教育方針有關，然而還是以沒有正式課程名稱的新式洋裁的影響最明顯，具體表現在學生日常所穿的合身制服。此外，裁縫課也學自製內衣，內衣以和式(浴衣)為主，較合身剪裁的女性內衣也會運用到洋裁的技巧。

施女士的訪談也顯示，洋裁起初並非應用於製作家庭日用服裝，而是簡單製作腰圍與褶裙都合身的制服。或者其影響所及是1930年代以來，島內女校逐漸普遍穿著水手服樣式的制服，多出自課程所作。隨著學校裁縫課洋裁技術的傳授，布料較簡便的洋裁自製制服，多少也能減輕貧困家庭的經濟負擔。

05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830。

06 許雪姬、吳美慧、連憲升、郭月如訪談；吳美慧記錄，《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記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123-126。

新竹高女第三學年縫紉課學習使用縫紉機，但施女士的訪談似少提及縫紉機，可能由於她印象中學習和服製作佔了較多時間。縫紉機的教學目的為何？參考日治時代曾成立的專門家政技藝學校，如當時的愛國高等技藝女學校(1938年併入臺北家政女學校)之「洋裁實習」課，縫製布料時，桌上擺有縫紉機、布匹等裁縫所需用品，教室擺有身穿西式服飾的人體模型供學生參用，⁰⁷可見縫紉機主要對應在教導學生學習洋裁技巧。相對於和服，洋裁可剪裁較輕便合身的服裝，須精確掌握人體曲線與對應的服裝縫製線條，因此學會正確描繪服裝樣板成為必須學習的技巧。洋裁可說是女學生接觸「西化」的一種表現，服裝有更細緻明顯的性別樣態、精確的製版測量以及有別於傳統臺服的設計風格等等。洋裁的特色或許挑戰了受傳統婦德影響的女性對服裝的認知，那些合身剪裁或具西式時尚風格，有時還公然露出部分肌膚，更能展現女體曲線姿態的洋服，使原本以培養「良妻賢母」為目標的裁縫課，多少出現具有跨越傳統的意義。洋裁仍以製作學校制服為主，但從裁縫課所學服裝形式中，很明顯也有受「日本化」與「西方化」之影響存在。

手藝是新竹高女第三學年起兼修刺繡與編物的課程，刺繡與編物的知識主要來自裁縫與家事。在裁縫課資料相對較缺乏的狀況下，不妨暫藉手藝課觀察裁縫課。新竹高女昭和十八年(1943年)第十六屆卒業記念中，有一張題為「竹組 鮫島先生(手藝)」照片(如圖4)。照片為遷校現址後新竹高女校舍，裁縫教室的位置，根據前文新竹高女教師前藤信雄的說法，應該位於第三棟校舍側



圖4 竹組 鮫島先生(手藝)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邊，靠近音樂室。第三棟校舍及周遭建築主要為專門教室，如前述的家政室、作法室、音樂室與裁縫室等。圖4照片中可見當時手藝或者裁縫專門教室之乾淨整齊。不過，在大正十五年遷校前，此時借用新竹小學校教室，教室空間運用有限，新竹高女教師出淵ミヤ便曾印象深刻地指出，當時各種教學中，由於環境場地的限制，她認為教學實施最困難的正是裁縫課。為了讓學生順利上裁縫課，她只好稍作變通，縫紉的時候，用教室內的三張桌子排成一排，讓學生輪流拿剪刀練習。⁰⁸從當時克難式併桌上裁縫課的狀況，也看見創校初年校務充滿各種艱辛的狀況。遷校後的裁縫或手藝教室如圖4，可見為擺放長桌有椅子的專門教室，此時的新竹高女學生再也不用併桌，輪流拿剪刀練習了。

手藝之外，圖4題字「竹組 鮫島先生」，須作說明。新竹高女創校編制每學年原為兩班，招募百名學生。根據昭和二十年(1945年)在校一年

07 參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校園生活記憶庫網頁資料，標題：「愛國高等技藝女學校洋裁實習」照片。

08 出淵ミヤ，〈開校後の狀況〉，《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27。

級生武宮(北原)道子記述，新竹高女當時已增班為松、竹、梅、花四個班。⁰⁹昭和十八年的照片所稱「竹組」應該就是應屆畢業第四學年的第二個班級。此外，照片所說「鮫島先生」為昭和四年(1929年)到職的教諭鮫島菊，她正站在照片中教室後方觀看學生實作，昭和十八年時，她在新竹高女已任職十五年之久。筆者從訪談1943年入學的校友洪月娥女士的口述中，曾提及這位鮫島先生：「老師很嚴，教學習各種禮儀」，可知鮫島先生不但教授手藝，也教授禮儀。教學嚴格是新竹高女學生對鮫島先生的直接印象，亦間接反映新竹高女的作法課與手藝課教學之嚴謹。從圖4照片看到新竹高女的手藝課，學生帶著微笑面對鏡頭，也有人埋首專心操作，似乎桌上需耐心完成的刺繡物件，與正在教室後方巡視，教學嚴格的授課先生，並不影響她們上手藝課的心情，或許照片中的學生們還蠻喜歡上手藝課吧！

四、認識「縫紉課用具」

前述新竹高女教師出淵ミヤ提到裁縫課讓學生用剪刀練習，引起筆者進一步思考裁縫或手藝課當時還會使用哪些教學用具。新竹高女裁縫課第一學年與第二學年的教學內容，為學習基本縫紉知識，第三至第四學年學習使用縫紉機，縫紉機主要用來學習洋裁。手藝課從第三學年起，以刺繡、袋物與編物為課程學習的內容。透過校友鍾淑媛女士捐贈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的「日治時期縫紉用具」(如圖1、2)可供思考當時縫紉課狀況。由於筆者平日少有接觸針線的經驗，經新竹



圖5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拆分) / 劉毓婷與吳雨婷老師辨識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女中劉毓婷老師，¹⁰及校外吳雨婷老師協助辨識各相關物件。先整理如圖5所示，再作解說。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有哪些物件？如圖5物件細部之拆分所示，除了塑膠材質紅色收納盒外，內部包含七樣物件，其名稱、數量與說明如表1。

09 武宮(北原)道子，〈戰時中の一年生〉，引出《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69。

10 從日治高等女學校「家事」科、「家政」科，到目前的「生活科技」科。家事科的名稱演變也反映了這些課程的時代背景與教育思想變遷，後續可再探究。在此特別感謝新竹女中生活科技劉毓婷老師與縫紉師傅吳雨婷老師協助辨識。此外，本藏品署名「日治縫紉課用具」，但課程名稱為「裁縫」，日後建議或可改稱「日治時期裁縫課用具」或者更貼近當時的課程脈絡。

表1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說明

序號	名稱與數量	說明
1	繞線片(紅與綠各1片)	纏繞捆線用的塑膠板片。
2	識別牌×1	可書寫學校、年級、組與擁有者姓名，上方有橙色繫繩，已略見褪色。
3	剪刀×1	從形式看應該是剪線刀或拆線刀，而不是一般文具用的剪刀。
4	骨板×1	又叫骨筆、骨刀，用於分開縫份到一邊，摺邊壓固定，方便壓出折痕，可壓記線號。使用者手握骨板便可簡單又迅速地在布料上壓出摺痕。
5	弧度型板×1	縫紉時用於描繪尺寸或記號用的工具。通常用於立體剪裁製作袖子所用，製作袋物時可便於畫出各種想要的弧度。由此看來，弧度形板不只用於縫紉課，也是手藝課製作袋物或各種編物時的必備工具。上面還留有黑體字書寫「中一」與「鍾氏淑媛」，亦具辨別作用。
6	針包×1	暫時插放針用。
7	針×1	具體說是放針的袋子，正面有英文貿易商標 (TRADE MARK) 的黑色長形布條構成的方袋，可放置手縫針與機針，不過用具盒中未有實際的針。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捐贈者鍾淑媛女士，於昭和17年(1942年)3月畢業，是新竹高女第十五屆的畢業生，這個縫紉課用具反映的是1938年至1942年新竹高女縫紉課的狀況。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是基本針線工具，今日看來類似針線組合包，可以用來縫縫補補，應該是第一學年至第二學年縫紉課所用。但若要用來製作成套服裝，比如縫製洋裝或自己穿的制服等，可能還是需要縫紉機的輔助。此縫紉用具長寬規格約為8至12公分左右，應是作為隨身用品可放於書包。縫紉課在長桌共同練習，也有分組製作，未避免用具混淆，標示姓名辨別。筆者翻查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據說成立於1898年的大稻埕公學校女子部(今臺北市蓬萊國小)百年校慶專刊中，有張學生每人一個「裁縫盒」的老照片，可惜目前尚未親自看到。不論如何，從公學校起「裁縫盒」或「縫紉用具」便是女學生不可或缺的裁縫課好幫手。

裁縫或手藝課製作的具體成果為何？目前竹女校史室沒有收藏日治時代紡織作品，但可從各種學藝活動或義賣展物的舊照片略窺一二。圖6為昭和六年(1931年)新竹高女首次義賣會照片，展場在現在竹女小禮堂，參加者以新竹高女相關人員為主。現場人物的穿著與展場衣物呈現多樣化，如學生制服看似為黑色水手服、白色洋裁上衣及百褶中庸裙，或著長褲，學生襪子有黑或白，以長統襪為主，鞋子多為黑色皮鞋。其間也可見身著和服的婦女，應該是學生家長或相關親屬。現場以女性居多，左右兩側有少數男士。男性較少的原因推測可能與總督府鼓勵臺灣女性就學做法有關，如課程包含臺灣女性喜愛的手藝課，高等女學校也會比照內地學校舉辦展覽會，但為了讓女性能放心參加，通常會禁止一般男性入校參觀。展物以服裝為多，樣式多為洋服，照片右側有披掛和服，此外也可見有白色上衣、西式套裝，及各色時尚花樣女性洋裝。別忘了鋪上白色桌巾的長桌上，也有成疊的服裝。

圖6為1931年新竹高女義賣展，參展服裝有和服、臺服與洋裁制服等，展物看來以洋裝居多，露出手臂的短袖洋裝比比皆是，可見洋服深受新竹高女的學生喜愛，圖7則顯示到了1938年的義賣會展品中，洋服亦是展場焦點之一。

昭和十三年(1938年)，新竹高女義賣會的展品照片如圖7。較特別的是，展物中有看似白色女性長裙式內衣或襯衣，有兔子造型的手工藝品，也有精美公雞刺繡小扇與花藝盆栽等，這些展品沒意外的話，就是裁縫或手藝課的成果。從圖6到圖7新竹高女的義賣會顯示，1930年代的展場洋服，形式從外衣到內衣，是深受參展女性喜愛的服裝，是展場的焦點。圖7還有一件白色看似內衣的長裙，讓筆者想起「臺展三少年」中陳進於1955年的作品如圖8。¹¹

陳進筆下的少婦穿著的內衣款式與圖7展場右上掛著的白色長裙，極為相似，只是材質更薄透，大概也是內衣。相較於臺灣傳統女性的肚



圖6 1931年新竹高女義賣會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7 1938年新竹高女義賣會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一回卒業記念



圖8 陳進，〈洞房〉
來源：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

兜，日治至戰後初期臺灣女性的內衣，彷彿也經歷了時代變遷，其因素牽涉甚廣，卻離不開對裁縫技術的應用與女性對所穿內衣樣式的自我選擇。日治時代的裁縫課，不僅影響女性外在的穿著風格，洋裁或許也帶來女性內衣款式的發展。女性服裝由外而內，思想兼容新舊，逐漸發展成為具有時代意義的臺灣「新女性」。

¹¹ 圖8引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線上資源。

五、結語

在新竹高女裁縫課資料較缺乏的狀況下，本篇試從新竹女中校史室收藏「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探討新竹高女裁縫與手藝課內涵。從1924年新竹高女整體課程配置看來，裁縫課四學年皆有課程，每週總授課時數共十七節，僅次於總節數最多的國語課，對主導殖民教育的臺灣總督府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手藝科為高等女學校高年級可修三節，以刺繡與編織製品為主，運用裁縫所學知識，可視為類似裁縫課的進階活用課程。

從公學校起，裁縫課便是女學生必學科目，因此人手一個「縫紉用具」，是當時女學生上課必備物件。從新竹高女校友捐贈的「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可知裡面至少包含繞線片、識別牌、剪刀、骨板、弧度型板、針包與針，其用途主要為縫補或畫線標記等用途，低年級縫紉課時常使用，手藝課製作袋物也會用到，到了高年級學習使用縫紉機後，則成為縫紉機外的基本輔助工具。

新竹高女創校後的裁縫課教室歷經變遷。初期無專門教室，為了解決裁縫課無法正常授課的困境，當時出現用課桌併為長桌，以便於學生學習用剪刀剪裁的技巧，遷校後也積極將原本為男校的校舍改造為適合女校的專門教室。新竹高女裁縫教室的變遷，顯示日治時代相當重視女校家政類科，也是藉此將女性塑造為未來良妻賢母的作為。

裁縫與手藝課是新竹高女學生的必修課，被視為她們走入家庭的必備生活技能，其中裁縫課所學洋裁的影響值得注意。從新竹女中校史室現存義賣會照片發現，1931年學生展品有和服也有洋服，但以洋服較多，到了1938年的義賣會中也

有洋裁與類似女性內衣的展示。1930年代初期到後期，新竹高女學生的展品中，洋服的數量與款式多樣化，都讓人有目不暇給的豐富感受，似乎深受新竹高女學生喜愛，多年成為展場焦點。這個現象也與相關研究顯示，1920年之後，臺灣各學校陸續出現洋裁課程的教授，由於臺灣氣候與風土適合穿洋服，洋服成為臺人日常服裝，後來洋裁便成為裁縫課的主要教授內容。¹²1920年代中葉後，高等女學校的學生們也開始改穿洋式制服，到了1930年代以來洋式制服的風潮發展成熟，也逐漸從公學校往下擴至初等教育機構，¹³從本文看來，新竹高女的情形，與洋服流行於臺灣1930年代以後的趨勢，¹⁴若相契合。

後記

本文引用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筆者初次看見的樣式如圖1所示。完稿後，經文書組長曾素貞女士告知，捐贈者後來告知，盒內物件的「正確擺放位置」如圖9，在此一併展示其盒蓋，供讀者參見。



圖9 日治時期縫紉課用具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12 詳參瀧澤佳奈枝，〈日治時期台灣的技藝教育—以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臺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一文。

13 彭威祥，〈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頁49-57。

14 詳參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糅的臺灣漢人服裝研究（1624-194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

第四章

少女上學去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假校舍 = 於ケル授業狀況」，照片如圖1，為1925年新竹高女上課時的場景。

照片中是新竹高女第一屆的入學生，本文跟隨這些少女們去上學的脚步，一窺當時的教學環境、上課狀況與入學試驗的情形。

二、教學環境與上課狀況

首先印入眼簾的是，穿著夏季服裝的師生，在窗明几淨的教室內上課，不過這間教室是新竹小學校的校舍。由木造門窗、地板與白色磚牆構成的教室前方，有木桌講台，配置長形黑板，與整齊排列的木製課桌椅。此間教室有七排桌椅，每排約七人。教室窗戶上有桿條固定，未見窗簾。兩側窗戶開啟，少女們正視前方講台上的老師。此時，窗外清風若吹拂，可一掃五月的燠熱。

學生個個坐姿端正，專注聽講，教室內彷彿安靜無聲。女學生將烏黑油亮的長髮，多梳攏為整齊髮髻，髻上髮夾配色多以黑或白色素雅為主。少女們在上學前，大概會先花點時間整理長髮並編辮盤髻，在臺灣夏季普遍濕熱的氣候下，也具有消暑與維護個人清潔的作用。不過，圖1左側數來第四排第一位，正對講桌老師的學生留著長辮，看來似乎也並未強硬規範必須盤髻。由於全班留長辮者不多，或許只是少數個例。

上課時，學生的肩背書包統一整齊側掛課桌左側，個人提包也可帶入教室掛放，如圖1所示。書包顏色樣式素簡單一，材質可能是帆布，書包表面未見標示校名與校徽。在講求整潔與紀律的



圖1 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假校舍 = 於ケル授業狀況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校園生活中，個人的書包也相當乾淨，幾乎看不到有隨意塗寫的痕跡，但筆者還是發現，照片中有位少女的書包揹帶上有明顯標記看似「RYU」的英文字體（圖1-1圈起處），不清楚其意涵，但應為識別記號，可能是姓氏簡稱，看來少女能以英文書寫。從照片中還可見，課桌上除了書本，以及看似筆盒與墨水瓶，此外並無多餘物品。書包可說是教室內最顯見，且學生必有的物件。



圖1-1 書包(圖1部分放大)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教室外高掛寫著「高等女學校第二學年第二組」看板，放大如圖1-2。每學年編班以「組」為單位，照片正是二年級「第二組」的學生。新竹高女創校生員編制本科四百人，第一學年百人，⁰¹但入學人數不一定等同，若學籍異動，實際人數有時亦與編制不同，如本屆第一學年學生升上二年級人數有90人。⁰²同年級兩個班級，當時稱為兩個「學級數」。

教學環境整齊乾淨，課前進班則充滿強烈秩序感。竹女校史室存放1925年另張照片如圖2，可見穿紺色西式制服(冬季制服)的學生，左手拿教材，整隊準備進教室，此時不是穿水手服制服。從照片掛板判斷最前方為第二學年第二組教室，學生整齊分成兩排，分兩區塊，每區塊前後有教職員，他們可能是1924年起擔任當時第一學年第一組的「導師」出淵ミヤ，與第二組的齋藤カヤ等人。⁰³

此外，1925年另張照片如圖3所示，依序進入教室前，學生將制服圓帽與傘具等，整齊掛在教室外牆上。不過，此為暫借新竹小學校教室之場景，並非遷校現址後的校舍。日治時代女學生整齊劃一，井然有序排隊所展現的秩序感，反映當時殖民地學校生活教育的一個縮影，現在臺灣的校園已少見排隊集合上課的景象。

01 參見〈新竹高等女學校設置ノ件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十三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九卷教育及附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07249024。

02 參見《新竹州第四統計書》第五，教育，頁0066-0067。募集百人，但大正十四年四月末日統計大正十三年度末學生實際人數：內地人62位，本島人28位，共90位升第二學年。大正十三年開學後轉入4人；期間半途異動14位：內地人12位，本島人2位。其原因多為轉退學有11人(內地人10位；本島人1位)，其次為家務(家事上ノ為)2人皆內地學生，此外死亡1人。

03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6。資料上未以「導師」稱之，而是以「第一學年第一組擔任」註記，文中「導師」為筆者所加。



圖1-2 看板(圖1部分放大)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2 課前整列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3 教室外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三、第一屆入學生概況

以上為1925年新竹高女第二學年第二組學生上課時的情景。她們其實是1924年創校第一屆入學生，也是第一屆畢業生，更是現代竹女同學的首屆「大學姐」，在竹女校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有關第一屆入學生的模樣，竹女校史室典藏簿冊有兩種形式的學生照。第一種，如昭和三年(1928年)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紀念」的團體合照，未附名錄(如圖4)。第二種，如第一回卒業紀念冊中的學生分別合照，附上學生姓名(如圖6)。

圖4為昭和三年新竹高女第一屆畢業合照，斑駁照片，未附名錄，但可見合照時的場景，後方有兩面太陽旗誌，地面有條白色通道可通向校門。1926年的另張照片如圖5，為新竹高女正面校舍全景，白色木柵校門與圍欄外，四周荒草漫漫，有電線杆與鐵軌，校門有一條白色走道延伸至第一棟校舍。

圖4也反映新竹高女昭和三年度的人員狀況。細數圖4人數，應該有62位學生，20位職員。由於未附名錄，較難逐一辨認所有學生，但職員可辨識為：第一排左側第八位手持配劍，配戴一個勳章，穿著正式文官服制者為塚本校長；照片中校長左側為教務主任前藤信雄教諭，右側為1926年到任的柴田信太郎教諭；柴田教諭右側穿和服的是教諭飯田リワ；第一排右側第二位為教諭辻イチ；第三位穿洋裝的是出淵ミヤ教諭，如另篇



圖4 第一回卒業紀念 昭和三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5 1926年校景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所述，她是創校即在校的「元老」職員之一。⁰⁴女教師不穿著文官制服，多為和服，也有穿洋裝，不過較為少見。第一排左側第一位是江頭乙治教諭，第二位為德重書記。此外，第二排最左邊第一位為「張雇」，從姓氏推測為本島人。

04 參見何志宏，〈開校初年職員群像〉，刊載於本專刊。

第一屆畢業的學生有哪些人？參考圖6「第一回卒業記念」，含封面14單頁，每頁為八人合照附姓名。以下藉以粗略探討第一屆入學生的狀況。

(一)新竹高女第一屆學生

圖6為第一回卒業記念冊中，標示姓名之例。她們既是新竹高女第一屆畢業生，也是第一屆入學生，筆者將她們的姓名，逐一統整如表1。

表1為整理1928年3月新竹高女第一屆畢業紀念冊，其中的學生姓名，合計64人。從照片學生穿著冬季制服推測，大概是1928年前秋冬之際所拍攝。昔日少女若仍在世，今已逾百歲。但表1人數64人與圖4所示62人有出入，推測可能拍照時有2人未在场。此外，修業期間可能學籍有異動，畢業人數亦未必會與入學人數一致，再參考其他資料推算第一屆學生的狀況。

新竹高女編制人數每學年百人，但大正十三年度的資料顯示，第一屆入學生到了期末，實際人數為90人，包含內地生62人，本島生28人升第二學年。1924年開學後轉入4人；中途異動14



圖6 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複本)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人；內地生12人，本島生2人。異動原因多為轉退學有11人(內地生10位；本島生1位)，但轉退學之具體原因不明；其次為家務休學有2人，皆內地學生，另死亡1人。⁰⁵大正十四年度升第二學年時人數90人，畢業為64人，期間26人學籍異動，原因大體上亦應以轉退學為多。圖6「第一回卒業記念冊」中，逐字轉騰繕打時，有部分學生姓名因字跡模糊，不易辨識，沒把握辨認的姓氏暫以「○」標示。名單中可見本島與內地學生，皇民化時期以前，特別是本島的學生，仍以其原標記氏名判斷其族群。

表1 新竹高女第一屆入學畢業生

頁數	姓名 (依原照片由左上至右下謄錄)	人數 (族群)
7	石村貞子、板垣喜美子、市川サソ、荻尾富美子、長谷川喜代、西田雪枝、范氏秋妹、范姜氏綱妹	8人(內6；本2)
8	屋井戸ミサ○、鄧陳氏賢妹、西村千江子、陳氏墨、富山美代子、劉氏月、李林氏冠、李氏梅	8人(內3；本5)
9	折田照、林氏素梅、劉氏金英、片鳥一子、川口滿喜子、可富美惠、橫尾十重、○又カ○、	8人(內6；本2)
10	嘉百合、吉川澄子、吉田惠美子、速氏少香、谷口ノア、永石愛子、中國靜枝、辻キクヨ	8人(內8；本0)
11	宇野千代子、成田む○、永田フジ、野上菊子、條○本美代、山本ミノル、山田富美、櫛葉靖子	8人(內8；本0)
12	藤井滿子、前田貞子、前田厚子、藤崎富美子、藤山信子、小谷多喜子、森田初枝、古川都子	8人(內8；本0)
13	遠藤きくよ、洪氏荊、上妻和、秋本則子、鄭氏玉寶、菊池靜榮、酒井政子、安食きよこ	8人(內6；本2)
14	蕭氏玉泉、鍾氏懿妹、邱游氏送、謝氏哲治妹、徐氏七妹、森田千束、森貞子、隨村信子	8人(內3；本5)

05《新竹州第四統計書》大正十三年度(大正十五年出版，臺大圖書館數位版)，頁0066-0067。

(二)族群狀況

未推動皇民化改姓氏前，單從表1所列姓氏觀察，第一屆64位畢業生的族群狀況為：內地生48人，本島生16人，內地學生約佔全體75%，本島學生約佔25%，佔比約1/4。不過，有關新竹高女第一屆畢業生的族群狀況，另有資料顯示為內地生47人，本島生17人，合計64人。⁰⁶族群數據有些微不同，但總數一致，族群比例也大致接近。當時以「內臺共學」為教育方針，實際上新竹高女創校第一屆入學生以日本學生為主，本島學生較為少數。

有關於此，第五屆(1932年)本科本島畢業生廖彭超妹回憶道：「新竹高等女學校有三分之二的名額都被日本人佔滿了，剩下的三分之一名額中，素養比不上都市學校的鄉下學生真是好難好難考取」。⁰⁷廖女士自述出生於窮苦人家，就讀北埔公學校很不容易才考取新竹高女，但當時很多週遭的人前前後後幾年間，都有難以錄取新竹高女的情形。她認為一方面是新竹高女錄取學生以日本人為多，大幅壓縮本島學生錄取率，另一方面她提出類似城鄉差距的影響，是造成鄉村本島子弟難以考上新竹高女的原因之一。從以上統計看來，廖女士對日本學生佔滿名額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不過從前述第一屆入學生實際狀況看來，本島學生的比例可能更少。

新竹高女的本島學生到了1940年代似乎更為減少。第十五屆的畢業生(1943年)蘇櫻便提到，她就讀時學校每年招考三班，150名學生，「其中臺籍學生的名額只有30名」，可見1940年代本島學生人數較之前更少，占比約五分之一。同屆同學林木嬌則認為，在臺籍學生名額相當少的狀況下，她因來自新竹客家望族，家中較為開明，才有機會接受教育並進而有投考新竹高女的機會。⁰⁸林木嬌的例子顯示，部分本島學生是在家庭經濟條件較佳，且家長思想較開明的背景下，加上本人的積極進取，才考取本島人較難錄取的新竹高女。此外，生於貧苦家庭，相對較缺乏家庭支撐的廖彭超妹，則更多是憑藉著個人天分與努力，在公學校認真求學而考取。當然，政策之外，傳統的性別觀念，以及因殖民統治形成的族群差別等因素，也可能限制了本島女性進入高等女學校就學。

新竹高女學生的族群性質，從1920年代至1940年代，以日本學生為多，臺人相對較少，在「內臺共學」的時空下，不同族群學生的「共學」相處狀況值得關注。第二屆(1929年)畢業的福島(內田)秀子，戰後回憶說：

思い出は少女の頃、女学校で過した様々な
出来事、周囲の風物、そして
国籍は異なってもお互いと融け合った友
情、すべてが楽しい美しい思ひ
出のみ頭の中に泛んでおります。⁰⁹

06 《新竹州第八統計書》昭和三年度(昭和五年出版，臺大圖書館數位版)，教育，頁0054。

07 廖彭超妹，〈思い出〉，引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新竹：國立新竹女中，1994)，頁22。為慶祝竹女七十週年發行之刊物，原書未標示出版年月，在此以七十週年記。

08 兩位校友的訪談，參引見《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19。

09 福島(內田)秀子，〈楽しい思い出〉，引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1。

此時七、八十歲的福島秀子，回想超過半個世紀前，在新竹高女的少女時代，長久不能忘懷當時不同族群國籍，卻融合相處的珍貴友誼，是美麗的回憶。第四屆(1931年)新竹高女的日本畢業生川村けい也相當珍惜她的臺灣同學，畢業後曾數度訪台，拜訪臺灣同學如「在臺北居住的阿李、英妹、冉妹等女士及其他同學，還有居住新竹的梅妹、祝、菊枝、水桃等女士們」。¹⁰畢業數十年仍多次遠從日本到臺灣，與各地昔日同學相會，情誼長久。

然而，族群之間還是不可避免存在著因差異性而帶來的差別對待。第十五屆畢業生蘇櫻便認為，和日籍校友往來密切其實是戰後才開始的事。她提到日本戰敗以前，本島學生和日籍學生還是存在一定的身分、階級差距，「臺籍學生不管怎麼努力，絕對無法拿到第一名。有些日籍教師，對種族充滿偏見」，但她同時亦肯定新竹高女多數老師都是很優秀很好的老師。¹¹

畢業前才知道自己入學試驗錄取名序為倒數的廖彭超妹則指出，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的本科畢業典禮中，她和同學賴秀蘭都領取「優等賞的獎狀和獎品」；她還提到在民國二十二年補習科畢業典禮中，塚本校長在典禮上強調「只要認真的努力讀書，最後一名進學校的，也能第一名畢業」。¹²廖女士從新竹高女補習科畢業後擔任公學校教員。作為一名本島學生，她在畢

業時才知道自己當初是吊車尾(第九十八名)進母校，而畢業獲得第一名的經驗，讓她印象深刻，可見在塚本校長時期事實上也有本島學生取得第一名，或於本科獲得優等賞的狀況。在蘇櫻女士的個人體驗之外，不同時期的新竹高女的本島學生，其實不一定有相似的感受。1935年入學的王蘭招，從新竹高女畢業後，繼續升學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取得內科醫生資格後，婚後與丈夫在苗栗開業。她的回憶指出：「日本人雖然有各式各樣的惡行，當然也有差別歧視，但平心而論，因為我們日本話也不懂，禮儀作法也不對，所以才被罵……但若遵守規則的話，是不會被毆打的」。¹³事出有因，有的日本先生亦不全然為了歧視而歧視。

以上例子或多或少說明不同族群學生間的相處狀況，有因族群差異強化殖民地本島學生感受到階級等差的差距感，確實存在歧視與偏見，但其實也有極其和樂相融的情形。族群之間的歧視與偏見，除了在同儕之間發生，也出現在上對下的師生關係，但並不能單純的一以概之。在國家政策、族群差異與權力結構等因素影響之下，同窗之間的情誼與部分日本先生對學生的真心關懷，有時也能突破這些現實的限制。只是，不知是否如蘇櫻女士所言，真正融合對母校的情誼，完全放下階級與族群差異之見，仍多是在步入中老年的戰後？

10 川村(應和) けい，〈母校新竹高女の思い出〉，《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12。引文人名中譯參同書頁13。

11 參見《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20。

12 廖彭超妹，〈思い出〉，引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20，日文版。

13 參見大谷波，陳凱雯譯，《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臺北：遠足文化，2017)，頁77-78。

(三)本島學生未能進入新竹高女的因素

高等女學校學制定員本就有限，尚有傳統性別觀念與族群差異等影響，再加上前述提到可能受城鄉差距與個人家庭背景等因素，造成本島學生有較難以錄取新竹高女的現象，但這個現象也並非單獨存在於新竹高女。總體看來，日治時代本島女性在學齡兒童就學的比率始終偏低，對本島人而言，高等女學校普遍也較不容易進入。

學者口述訪談戰後的尹喜妹女士，她於戰前就擔任護士，1928年自楊梅公學校畢業後，曾短期就讀公學校附設的農業補習學校。尹女士回想當初她其實是想升學新竹高女，但家裡並不允許，加上經濟狀況也不好。¹⁴家裡不允許升學的因素，可能是希望她及早投入職場，協助家庭經濟的改善，後來她未報考新竹高女，於1929年透過親戚幫忙，參加日本紅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附設的護士養成所考試，成為護士。尹喜妹的例子反映出本島學生難以進入新竹高女的原因，除了與城鄉差距的社會因素有關，她也和廖彭超妹類似，是受家庭因素的直接影響。即便如此，新竹高女仍是廖彭超妹與尹喜妹所心儀的學校。當然，最終能順利進入新竹高女成為第一屆入學生的16位本島學生，應該也都經歷了相當大的努力。其中，最關鍵的還是能否順利通過入學試驗的考驗。

(四)入學試驗

相關論著指出，1930年前後「高女錄取約50%，時代越往後，想報考高女的人數越多；1944年錄取率僅40%」。比例看似不低，報考高女競爭卻非常激烈，因為會去報考的學生，其實基本上家庭條件各方面都很不錯。¹⁵筆者從表1的第一屆畢業生中，找到其中一位日本學生永石愛子的生平，她係新竹街協議會會員，永石醫院院長，著名的外科醫師永石安三郎的長女，以優等成績畢業後繼續升學日本女子大學。¹⁶由此個例看來，入學新竹高女的日本學生，其家庭條件有出於醫師家庭者。前述提到的林木嬌女士出身新竹客家望族，亦不乏家庭條件不錯的本島學生。不過從整體看來，特別是對本島學生來說，想要考上高女確實並不容易，前述幾位新竹高女本島畢業生的回憶多有提及。

日治時期通常每年2月起是中等以上學校入學考試的季節，入學考試主要分為筆試、體檢與口試。根據新竹高女書記德重彪一的記載，本校第一屆入學試驗於1924年4月7日至8日於新竹小學校講堂舉行，共167名入學志願者參加選拔試驗。委請新竹中學校教師協助製題，試驗科目如：「讀方」、「綴方」與「算數」等諸科目，計算各科成績後，為了確保公平性，決定錄取者前，無論是日本或本島人姓名，或出身學校，皆不會有任何信息表明試驗者身分，最終於同年4月10日下午四點，於新竹小學校公告合格錄取者名單。¹⁷

14 詳參游鑑明訪問，吳美慧等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初版三刷），頁9-72。

15 卓姿均，〈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臺灣學通訊》，第94期（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6），頁16。

16 參見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109。

17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19。

新竹高女第一屆入學試驗的結果是：參與試驗內地生78人，合格70人，合格率89.74%；本島人參與試驗89人，合格30人，合格率33.71%。以上合計錄取100位學生中，來自新竹州有93人(內地人65人與本島人28人)、臺北州有2人為內地學生、臺中州有5位(內地人3位與本島人2位)。¹⁸新竹高女第一屆錄取生以新竹州日本子弟為主，其測驗合格率逼近九成，本島生合格率僅約三成多。

新竹高女第一屆入學試驗結果之錄取率有族群差異，本島生相較更低。試驗衍生的升學壓力雖然因人而異，但競爭確實存在，試驗參考用書有一定的市場需求，位於臺北熱鬧商業區的新高堂書店，因此每年幾乎固定出版《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集》，收集前一年各中等學校入學考試的考古題，方便想進一步升學的考生準備。日治中學生有升學競爭與考試壓力，入學高女相對更為競爭，故而有複習入學試驗考古題的狀況。

新竹高女第一屆入學試驗考哪些題目？目前缺乏資料。以新高堂書店編輯昭和五年度《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集》為例，涵蓋各科，其中收錄新竹高女國語科部份試題，題目全為日文。¹⁹本年度國語科共四大題，題型為短文閱讀簡答、造句與日文詞語運用。如第一大題原題目(含原底線)摘錄為：

一、(イ) 一番町で目あきめくらに道をき、私はこの川柳を口にする毎に、(ロ) 無量の感に打たれる。塙保己一は、(ハ) 何のいんぐわか、五歳の時めくらになり、十歳の

時母を失ひ、ついで父のもとを去って江戸に出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た。(ニ) もう今は自分一人が力である。めくらの人が一般に職業とする鍼醫も習った、琴も教はつた。がどれもするのみこみが立たなくて迷った。唯琴歌の文句だけは不思議に一ペんで覚えられた。これが保己一の學問の道に入らうと決心した始めであつた。それから、(ホ) 夜を日についでの勉強、人に讀ませて、(ヘ) 一心に耳をかたむけての苦心、なみたいいの事ではない。(ト) 根氣の限りを盡した結果は、(チ) 我が国屈指の目あきとなった。保己一は江戸の番町に住んで大勢の弟子に學問を授け、又幕府に仕へての書物を集録して出版するなど、(リ) 學界に偉大なてがらを立てた。昔ごろか今もなほ、(ヲ) 私達は先生に道をきいてゐるのである。右ノ文ヲ讀ンデーヲ引イテアル所ハドンナ意味デアルカ説明シナサイ。

筆者日文欠佳，對上述國語試題不多解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試閱。這裡要指出的是，入學試驗試題的基本門檻是要先能看懂讀通日文，相較於日本學生，在試題本身難易度之外，本島學生還須先克服語文理解上的隔閡。

學者訪問新竹家政女學校畢業後，長期擔任新竹公學校(今新竹國小)的老師，她們提及之所以去讀家政女學校，是因為沒能考上新竹高女，而未能考上新竹高女的原因，並非她們能力不足，「而是入學考試的不公平」。²⁰訪談的主

18 同上註，頁20。

19 新高堂編，《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集》(臺北：新高堂，1930)，頁135-138。

20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 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新北市：衛城出版，修訂版，2015年)，頁129。

旨，是在說明對當時的臺灣社會而言，日治實業補習學校是當時正規中等學校的替代品，而訪談者也未明確指出入學考試哪裡不公平。不過，就已具備一般能力，為公學校畢業以上資格的部分本島學生而言，新竹高女的入學試驗仍彷彿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高牆。就訪談者所指入學考試的不公平而言，從前述德重彪一的記載看來，在入學試驗計算各科成績後，在決定錄取者前不會有任何信息表明試驗者姓名，或出身學校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錄取的公平性。

此外，從1936年起任教新竹高女的教師小島道衛的描述可見，每年二月中旬時，新竹高女各科任課教師會集合在作法室「協調入學試題的問題內容」，²¹入學試題的命題，事實上是經由教師會議互相協調(打合)而來，而非取決單一主張，以維持試題的品質與公平性。此外，對於各校入學試驗試題也會有公開的評論，如1929年報載「研究會」對去年度各女校入學試題的短評，如該年新竹高女的國語科試題被認為種類太少，不足以測試學生的日語能力等等，²²顯示試題會受到公眾關注，而國語科的測驗目的，在反映學生應具備一定水平的日語能力。那麼入學考試的不公平，是否指以日文書寫的試題本身較有利於日本考生？

新竹高女於大正十四年(1925年)3月27日至28日，舉辦第二屆入學測驗，科目考程如表2所示。²³

表2 新竹高女入學試驗時程表 (1925年)

時間/日期	3/27	3/28
08:30-09:20	國語	算數
09:30-10:20	算數	國語
10:30-11:20	國語(綴方)	口頭試問
午後12點至約下午4點	身體檢查	口頭試問

從表2可更清楚瞭解入學試驗的科目與時間安排。學科試驗為國語(含綴方)與算數，另有口試與體檢，第一屆入學測驗應也是以類似方式辦理。兩日的考程中，國語便考了三節，最受重視。另外，口頭試問時會對考生進行日本歷史地理科的試問。²⁴隔年，第三屆入學試驗考科相同，但兩日考程的第一節時間延至八點三十五分開始，考試時間減少五分鐘，其餘考程皆相同。²⁵前述64位新竹高女的第一屆畢業生，當初應該也是透過類似的入學試驗合格入學。

此外，1944年的入學生陳寶玉提到，入學考試在講堂進行跳箱項目，1945年因戰況激烈，學校無法舉辦招生入學考試，改為依據小學老師的「內申書」(含畢業成績的推薦函)，招募新生。²⁶陳女士的回憶指出，1940年代入學試驗的跳箱試驗，或許是身體檢查體能測驗項目之一，1945年因戰爭停辦入學測驗，故新竹高女的入學試驗實施的時間為1924年至1944年，共20年。

21 小島道衛，〈俺は食わんぞ〉，引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75，日文版。

2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14日，版8。

23 本表資料來源《新竹州報》第458號，大正十四年三月十三日，頁69。

24 參見《新竹州報》第451號，大正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頁48。

25 參見《新竹州報》第566號，大正十五年二月十八日，頁66。

26 參見陳寶玉，〈思い出草〉，《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24、226。

四、結語

本文從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假校舍 = 於ケル授業狀況」照片出發，一窺創校之後新竹高女的教學環境、上課狀況與略探第一屆入學生概況，但文中所指教學環境與校舍仍多為暫借新竹小學校時期的狀況。

少女們上學去之前，須先通過層層考驗。社會上對性別的價值觀、家庭條件及城鄉差異等因素，是影響能否順利入學的背景，因人而異；此外，還須面對為期兩日的實質入學試驗，包含國語、算數、日本史地、口試與體檢環節。從第一屆新竹高女畢業生的分析看來，日本學生占錄取多數，雖然本島子弟相對較難錄取，有人因此轉讀他校，但新竹高女仍是心儀的學校。校園生活中，不同時期各族群師生之間，本島生有差別待遇的感受，但亦有融洽相處。

除了課桌椅座位上的學生外，講台前方配置的長形大黑板最為顯目。偌大的黑板上放置一個板擦。此時穿著白色立領新式制服端立講台上，正展開授課的教師，在黑板上用日文書寫著「討幕の御企 後醍醐天皇」的課題。圖1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的這堂課，究竟是什麼課程？講台上的先生又是誰？請參閱下篇說明。

第五章

日本先生的歷史課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圖1為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題「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假校舍 = 於ケル授業狀況」，為1925年新竹高女師生上課情景的照片，本專刊前篇曾藉這張照片約略探討當時學生上學的狀況。

本文再以此張照片，試探講台上的老師與授課狀況。講台上的老師是誰？他正在上哪種課程？學生的桌面上放的是什麼書？

二、從板書看教學內容

黑板上有日文書寫「討幕の御企 後醍醐天皇」的板書字跡(圖2)，講台上的老師正是塚本清吉校長。由於塚本校長可教授修身與史地，這堂課可能是修身課，也可能是地理課，但從板書推測，這堂課的內容是與日本戰國時代有關的歷史，視為歷史課。

授課之內容為何？從板書「討幕の御企 後醍醐天皇」推測，與後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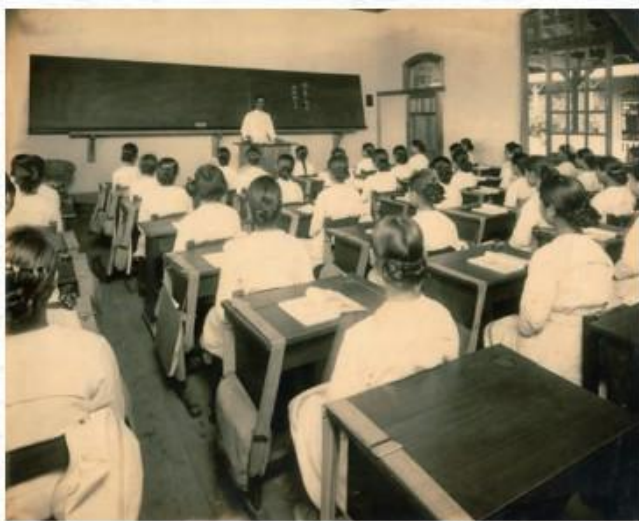


圖1 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假校舍 = 於ケル授業狀況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2 同圖1(局部放大)
來源：同圖1

計畫討伐鎌倉幕府的事件有關，涉及日本南北朝分裂時期紛雜的歷史。這節課至少有兩項重點：首先是後醍醐天皇的事跡。他為了皇權的統一與提升，即使數度遭遇流放或被囚禁，仍持續不懈推動討幕，反映「建武中興」與其曲折的生命歷程。再者，是著名武將楠木正成的事跡，他一生效忠後醍醐天皇，最終從容赴義，戰死沙場，留下「七生報國」遺言，明治時代稱為「大楠公」，視為「忠臣」典範，日治臺灣校園常見豎建其銅像。

使用之教材為何？圖1可見學生桌上擺放書冊，應是教科書。大正十四年度新竹高女歷史學科使用通過日本文部省檢定的兩本教科書分別是：峰岸米造著《女子用日本史教科書》上、下，與峰岸米造著《女子用日本歷史地圖》全；地理學科使用通過日本文部省檢定的三本教科書，分別是：山崎直方著《新制女子日本地理》全、開成館編著《模範日本地圖》全，與山崎直

方著《新制女子世界地理》全。⁰¹其中，《模範日本地圖》於大正十五年度廢止使用，改用開成館編著《標準日本地圖》。⁰²圖1照片註記為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若為歷史課，則照片中學生桌面擺放的應該就是大正十三年修訂發行的《女子用日本史教科書》上冊。史地課程內容，為日本歷史與日本地理。

由於筆者未得見上述的歷史教科書，另藉相關資料瞭解其內容。以1945年日本文部省發行的《中等歷史三》為例，本冊先羅列歷代天皇，課文接續上冊，從「建武中興」談起，一開始便摘錄一首後醍醐天皇御製詩。⁰³圖1中的學生為二年級生，另參考東京金港堂昭和九年(1934年)出版，女校二年級生用《三訂新編女子國史》教科書。本書出版於大正九年(1920年)，至昭和九年時，歷經十四年共六版修訂，常為使用。本冊內容為第三編中世，首篇從鎌倉時代起，第七章「建武中興」為後醍醐天皇，及天皇駕崩後楠木

正行一族。⁰⁴再參考東京友文社發行，富士德治郎著《女子日本史教科書》下冊，第七章標題「北條氏之滅亡」，內容先提及後醍醐天皇的繼位，接著敘述「討幕企圖」，天皇笠置潛幸及楠木正成的勤王，至北條氏滅亡，接著第八章展開「建武中興」等史事。⁰⁵以上三例，雖非大正十四年度新竹高女的歷史教科書，但從中央文部省發行教科書的體例，與民間書商編纂之多版教科書看來，日本中世歷史皆提後醍醐天皇與鎌倉幕府的事跡，應該也反映出殖民地臺灣歷史教科書的框架。或許塚本先生正在講台上生動講述著後醍醐天皇因倒幕失利，攜帶三神器逃出京都，幕府攻陷笠置山，最終天皇被逮捕的故事。教師透過歷史課，讓學生認識「國體大要」，與皇國思想下「忠」的精神。

臺灣高等女學校歷史科的教學內容，再以公學校的狀況思考。學者指出：臺灣公學校歷史科於1922年才設置。「公學校規則」中，規定「日本歷史」科的目的是在於「使知國體大要，以資國民精神之涵養」。所謂「國體大要」，乃是基於皇國史觀的歷史敘述；⁰⁶公學校最後兩年才有的歷史教科，臺灣學童學習到的是天皇史觀下的日本歷史，⁰⁷這些特色多少也反映在前述高女的歷史課程。

01 參見《新竹州報》第454號，大正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頁54下。正文所述各教科書出版訊息：峰岸米造著《女子用日本史教科書》上、下(日本東京都：光風館發行，大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修正十一版)，文部省檢定時間：大正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峰岸米造著《女子用日本歷史地圖》全(日本東京都：光風館發行，大正七年四月三十日修正四版)，文部省檢定時間：大正七年五月三日。山崎直方著《新制女子日本地理》全(日本東京都：開成館發行，大正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文部省檢定時間：大正十三年二月十六日。開成館編著《模範日本地圖》全(日本東京都：開成館發行，大正十一年一月十一日訂正九版)，文部省檢定時間：大正十一年二月十日。山崎直方著《新制女子世界地理》全(日本東京都：開成館發行，大正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文部省檢定時間：大正十三年一月八日。

02 參見《新竹州報》第574號，大正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頁103下。《標準日本地圖》(日本東京都：開成館發行，大正十四年六月五日)全，文部省檢定時間：大正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03 文部省，《中等歷史三》(日本文部省，昭和二十年二月二十日發行，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圖書館數位典藏版)，頁7。

04 善之助，《三訂新編女子國史》(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昭和九年一月廿七日訂正六版，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圖書館典藏版)，頁29起、頁37。

05 富士德治郎著，《女子日本史教科書》(東京：友文社，大正三年，日本廣島大學圖書館典藏版)，頁26-33。

06 參見許佩賢，〈日治時期公學校教科書與殖民地「少國民」的塑造〉，《臺灣學通訊》(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2016年5月13日)第93期，頁13。

07 參見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南港：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民國86年12月)第4卷第2期，頁45。

三、教歷史的老師

表1整理新竹高女時期已知教歷史的六位教師。⁰⁸一般培育中等教育歷史師資的學校，為高等師範學校文科，或地理歷史部，也教地理，如表1中的中村菊平、杉山茂、古澤伸世與塚本清吉。但因職務或個人取得任免資格之不同，也可能任教其他學科，如塚本清吉畢業於地理歷史部，但在新竹高女主要教授修身。因此，本節所述「教歷史的老師」，並非全為「歷史科老師」。以下簡述塚本清吉、中村菊平、杉山茂與古澤伸世，四位老師在新竹高女的狀況，而表1的谷喜一與吉田兼造則未列入討論。

表1 新竹高女教歷史的老師

氏名	任職期間(西元)	職稱
塚本清吉	1924.6-1935	教諭兼學校長
吉田兼造	1924.4-1926	囑託
中村菊平	1926.9-1940	教諭
谷喜一	1927.4-1937	教諭
杉山茂	1937.6-1944	教諭
古澤伸世	1940.4-1945	教諭

表1的谷喜一教授學科為圖畫與歷史。⁰⁹由於谷喜一是為人熟知的日治美術界著名畫家，其表現與影響主要還是在美術界，暫不討論。表1的吉田兼造於1921年至1926年間任職於新竹州新竹尋常小學校，期間亦於1921年至1926年為該校學校長，且於1924年4月另兼新竹高女囑託，擔任學科為歷史，由於其本職為小學校教諭、訓導，應該是在1924年6月塚本清吉到任前，屬於臨時性質的兼任師資配置，亦不討論。

08 本篇表1所列為明確記載教授「歷史」者，不免有遺漏。比如1939年到任新竹高女教諭的鈴木見，記載其教授國語，但筆者從校友訪談得知鈴木實際上也教過歷史。表1僅作個例參考。

09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昭和27年，頁118。標註谷喜一擔任學科「圖畫、歷史」。

(一)塚本清吉(1924-1935年在校)

塚本清吉為新竹高女首任校長，其生平概要，本書另篇已有詳述，在此聚焦其教師角色。首先，塚本清吉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三月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師)本科第二學部(地理歷史部)，先後取得中學校修身、歷史與地理科、法制與經濟等科教師免許資格。他畢業那年，東京高師本科有114名畢業生，其中第二學部有25名，¹⁰約佔該年畢業生總數21.9%，培育將近四分之一畢業生具有中學校地理歷史任教資格的教師。他於1924年6月正式到職，擔任新竹高女教諭兼學校長，主要教授修身或歷史科。

塚本清吉是位具有哪些特質的老師？首先是博學聰慧。高木正信曾以「雋敏聰慧」與「博學達識」等詞形容他。¹¹在帶領學生校外教學時，他便曾發揮博學達識的涵養，如1924年11月1日，新竹高女師生搭乘火車往北投見學，途經士林「六氏先生」廟，塚本在火車上對不熟悉這段歷史典故的學生，解說芝山巖事件的來龍去脈，讓當時參與的學生印象深刻。¹²在同年參訪臺北第一高女時，塚本對學生介紹第一高女宿舍的特色，¹³由於他曾在臺北第一高女任職將近兩年，因此對昔日景物頗有印象，事隔數年，仍記憶極佳。此外，他的口才相當不錯，令人印象深刻，如在例行教條式對全校師生的宣講後，之後仍有學生記起他在臺灣神社祭的講話。¹⁴他也平易近

10 參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沿革略志》(東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明治44年版)，頁65。

11 參見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62。

12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5。

13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1。

14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3-64。

人，如師生參訪中央研究所，觀察動物標本時，有學生竟誤將驢看成羊，據說帶隊的塚本校長當即笑出聲。¹⁵在老師指出正確標本名稱後，在場學生大概也笑了。

學生對塚本的印象是如「我們的爺爺」。¹⁶1930年代，五十多歲的塚本，外觀漸以慈祥長者的形象，深植畢業學生的心中。對部分學生而言，他是位表面上看起來嚴肅具有威儀的校長，但實際相處起來卻有如平易近人的爺爺，畢業後的學生很難忘記他「莊嚴又慈祥的笑容」，¹⁷或「謹嚴而和藹的態度」。¹⁸塚本也是善於鼓勵學生的老師，如以倒數名次錄取新竹高女的本島生提到，昭和七年(1932年)的畢業典禮上，塚本校長致詞時強調「只要認真的努力讀書，最後一名進學校的，也能第一名畢業」，¹⁹給予本島學生莫大的鼓勵。以上這些特質，或多或少也反映在塚本在上課時所展現出的個人風格。

(二)中村菊平(1926-1939年在校)

中村菊平於大正十五(1926年)至昭和十四年(1939年)任職新竹高女教諭共十三年。大正七年(1918年)，中村畢業於山口縣室積師範學校本科第一部，於山口縣各小學校擔任訓導等職。大正十二年(1923年)八月，通過教員試驗檢定合格，

文部省依師範學校教員免許規定，授予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地理科教員資格。大正十五年九月渡臺後，任職新竹高女教諭。他每週授課地理十時(節)，歷史八時(節)，共18時(節)。昭和四年時，在對中村菊平昇任奏任官的考核中指出，他赴任新竹高女至今已有七年多的本島教育經驗，對學生教養熱心，且考核成績優良，本人「溫良勤勉」，亦熱心推動校務。渡臺後任職期間，因事務勤勉，新竹州廳多次頒贈賞圓，並數次奉派至京都等地公差。²⁰

昭和十五年(1940年)，中村菊平申請退職，總督府核予成績優秀，依願免本官，歸鄉靜養。新竹州知事一番瀨佳雄於同年二月，對總督府陳述中村菊平的退官秉申中指出，中村拜命新竹高女教諭十三年餘以來，「此間一意專心教育」，勤勉鞠躬盡瘁，功績顯著。中村因病於1940年准予免官，返回家鄉日本山口縣靜養，²¹這一年他四十三歲。昭和六十一年(1986年)四月十七日逝世。²²

中村菊平在新竹高女期間，除了教授地理與歷史，亦多次帶領校外活動。1927年11月18日，中村教諭曾帶領新竹高女一年級學生到桃園大溪見學。²³新竹高女首度內地旅行，由中村與本池

15 參見德重彰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2-63。

16 坂本登志子，〈噫、塚本先生〉，《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員名簿》，昭和14年版，頁7-8。

17 廖彭超妹，〈思い出〉，引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20。

18 大垣(押川)イサ，〈新竹高女創立七十年を祝して〉，《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25。

19 廖彭超妹，〈思い出〉，引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20。

20 參見〈昭和九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079026。

21 參見〈昭和十五年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102190。

22 參見《新竹高女同窓會會員名簿》(新竹高女同窓會，平成六年版)，頁8。

2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13日，夕版4。

兩位教諭率領學生，從1934年3月19日出發，為期三週。²⁴第三次內地修學旅行則於1936年3月24日出發，由中村、太田與津田三位教諭率領三年級學生55人，預訂4月9日返回。²⁵這些事蹟顯示他確實是位熱心參與學校活動的老師。

(三)杉山茂(1937-1944在校)與古澤伸世(1940-1945在校)

杉山茂，本籍日本靜岡縣，於昭和十二年(1937年)到任新竹高女教諭，教授地理與歷史。²⁶在新竹高女約任教至1944年。目前對杉山之生平事蹟所知有限，但任教須具中學校師資任免資格，應是師範學校史地部或文科相關科系畢業。此外，1940至1942年臺北州市立臺北商工專修學校(臺北商工專校；今臺北市立大安高工)教諭也有一位杉山茂，但本籍山形縣，²⁷可能是不同人。臺北商工專校成立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首任校長為下川高次郎，學制三年，設有機械科、電工科與商科，每科一班，創校第一年預計招生共110名新生，商科50名，其餘兩科各30名，學校型態類似今日的職業學校。日治時代的實業學校有史地課程嗎？臺北商工專校商科第一至三學年，每週各分別有一節國史與地理課程，教授內容為國史大要與日本地理；工業科(即機械科與電工科)第一至三學年，每週一節，課程統稱

為地理歷史，亦教授日本地理與歷史。²⁸以上兩校的杉山茂不能確定是否為同一人，並列供參。不論如何，同一時期在新竹高女與臺北商工專校皆有史地教師的教學舞台。

古澤伸世，本籍日本香山縣，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起擔任新竹高女教諭，²⁹古澤畢業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科，³⁰是教史地的女教師，在新竹高女任職約至1945年。目前對其生平事蹟所知亦有限，但筆者另從1943年入學新竹高女的校友洪月娥女士之口述訪談得知，古澤先生給學生的印象是「很嚴，有點恐怖」，大概是位教學風格比較嚴格的老師。

有關以上所述杉山茂與古澤伸世兩位老師的樣貌，請參閱圖3。圖3出自竹女校史室典藏昭和十八年(1943年)《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職員合照」，照片第三排右1為古澤伸世，右上1圓框中為杉山茂，兩人在1940至1944年間曾經共事。從照片看來，古澤先生在女教師群中的身形略顯嬌小，但不減上課時的威嚴；杉山先生拍照時未到現場，照片可見他戴眼鏡與帽子。

圖4為《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題為「梅組古澤先生(歷史)」照片，反映1940年代初期新竹高女歷史課的實況。「梅組」指新竹高

24 〈新竹高女生內地旅行へ〉，《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20日，版7。

2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3月18日，夕版2。

26 參見善方正夫(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臺北市：サカマキ商行，昭和16年8月6日，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版)，頁17。

27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昭和十五年版(中研院台史所系統)，頁393，此位杉山茂為山形縣人。

28 參見〈昭和十五年四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103049。

29 參見德重彪一編，《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員名簿》(臺北市：サカマキ商行，昭和18年8月6日，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版)，頁115。

30 參見〈職員名冊〉，《接收清冊》(新竹：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標示為民國34年12月，國立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未標頁數。



圖3 職員合照 (第三排右1為古澤伸世，右上圓框第一位為杉山茂)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圖4 梅組古澤先生(歷史)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女班級編制，1938年後班級漸擴增為「松、竹、梅、花」四班，而「梅組」為該學年第三個班級。此「古澤先生」即上文所述古澤伸世，這張照片也證明她確實任教歷史。古澤先生穿著看似黑色長袖服裝，並非一般男教師所穿著的文官服制樣式。再將圖4古澤先生的歷史課，與圖1塚本先生的歷史課作對比，時空變遷，圖4上課場景轉

變為新竹高女遷校後現址，學生的服裝儀容從白色制服，盤髮髻，轉變為水手服制服，且髮型多為短髮或雙馬尾，已少見之前長髮盤髻的情形。人事與時推移，唯一不變的是，兩張照片皆先後顯示出井然有序的上課氛圍、學生端正的坐姿儀態，還有整齊乾淨的教室與課桌擺設。

四、結語

本文由竹女校史室典藏「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假校舍 = 於ケル授業狀況」照片著手，探尋新竹高女的歷史課與教歷史的教師群像。

從本文看來，圖1所稱大正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的「授業狀況」是指，於當時借用新竹小學校校舍為教室，由塚本校長擔任歷史教師，以板書輔助教學，正準備從後醍醐天皇事蹟說起的歷史課。授業用的歷史教材，為峰岸米造著《女子用日本史教科書》與《女子用日本歷史地圖》兩書，其中，《女子用日本史教科書》上冊為大正十三年十月的修訂版。本節授課用意，與認識國體大要及宣揚皇國思想下「忠」的精神有關，是殖民地歷史教育的主旨。

本文又從歷史課延伸觀察已知新竹高女「教歷史的老師」。由於當時培育師資的高等師範學校多為文科或本科地理歷史部，因此亦可教授地理，如中村菊平、杉山茂、古澤伸世與塚本清吉；此外，如谷喜一為主要教授圖畫科的美術教師，而吉田兼造為新竹小學校兼任教師，多非具相關科系任免資格的教師，可能為臨時性短暫的教學配置。從塚本清吉、中村菊平與古澤伸世的探討看來，新竹高女教歷史的老師具有如：博學通識、教學熱心、勤勉的特質，有的老師或許教學嚴格，給人嚴厲的感受，但與學生相處時，也有平易近人的一面。



第六章

高女水泳記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民國112年11月底，七十多歲的日籍人士鈴木芳夫先生，遠從日本抵達臺灣拜訪竹女，為了同年逝世，享耆壽近百歲的母親——今泉みどり圓夢。今泉女士是新竹高女昭和十七年(1942年)第十五屆畢業生，戰後返回日本從事教職，並婚嫁生育。雖諸事繁雜，仍心繫母校，想重返校園，但因時代紛亂，年事漸長等種種因素，未能履行。透過翻譯，鈴木先生與竹女林桂鳳校長談著母親的願望，敘述小時候從母親那聽聞的求學趣事，特別提到今泉女士在新竹高女念書時很喜歡也擅長游泳，這對她日後從事家庭與工作上的體力勞動有相當正面的幫助。學校找尋今泉女士當年學籍資料，筆者也翻查相關日治舊照片等資料供參，鈴木先生看著舊照片時，突然悲從中來，從提袋中拿出慈母遺像，用日語對著思念的母親說：「兒子帶您來了，媽媽！這是您一直想念的地方！」這段感人的故事，將有另外的方式呈現。

筆者因人在現場，感受深刻，每每憶及母子情深，不禁淚光閃閃，腦海中也不斷想像年少的今泉女士在新竹高女念書的模樣，她特別喜歡游泳。今日新竹女中的室內游泳池位於藝能大樓，游泳課也是體育課項目之一。回首竹女百年校史，何時有游泳池？近百年前的女學生有游泳課嗎？讓我們從今泉女士的青春回憶出發，一探當年少女們的水泳往事。

二、高女習泳

高等女學校學生習泳之受到重視，與相關教學課程之逐步開展有關。學者研究指出，1916年總督府確立體操科教學相關規定中，首次將「水練」放入體操科。其後歷經數次修訂，

到了1931年與1933年的修正指示中，體操科除了既有內容外，再添增「競技」與「游泳」，期能普遍落實在高等女學校課程裡，這可能也是女校課程，較早出現游泳之詞。在運動風氣興盛的1920年代，游泳課程受到重視，具體表現如臺南第一高女首創游泳部門，臺北第一高女等校也開始開設游泳教學課程。除了使用校外游泳池外，有些學校則於校內興建游泳池等。⁰¹ 1932年新竹高女畢業紀念冊中有「競技」與「遊戲」照片(圖1)，可見1930年代初期，競技確實也成為新竹高女體操課程項目之一。

參照昭和八年出版的《臺灣體育史》列出14所高等女學校，共有9所學校成立游泳部等社團組織，其中以臺南第一高女於大正六年(1917年)成立游泳部最早，其他多半於1920年代之後才成立。新竹高女於1926年7月5日成立「水泳部」，當時由塚本清吉校長「代理部長」，辦理如游泳講習，並參加州及全島游泳大會等主要活動。1933年新竹高女水泳部會員數401名，平時練習者有50名；新竹高女於1940年設立校內游泳池。⁰² 新竹高女水泳部的成立，可推動學生習泳風氣，但游泳課程或社團的出現與學校設立游泳池，兩者之間卻未必有直接關聯，如新竹高女泳池是在水泳部成立十四年後才興建。

01 參見林孜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8年12月)第11期，頁59-60。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137。

02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頁662-689。引見林孜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頁6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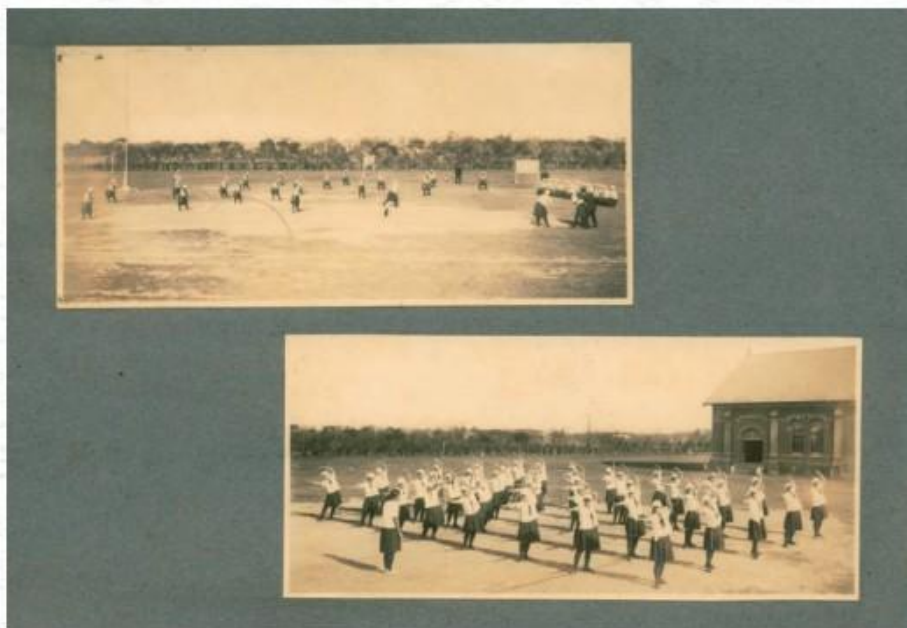


圖1 上：競技 / 下：遊戲
來源：新竹高女第五回卒業記念(1932年)

新竹高女水泳部的出現，象徵校內較有規模的全校性運動團體的發展。新竹高女運動團體設置成立概況為：排球(1924年)、陸上競技(1925年)、軟式網球(1925年)、游泳(1926年)、籃球(1926年)、弓道(1932年)，各部設負責人1人。⁰³上述由校長代理水泳部部長的情形，不僅見於新竹高女，新竹中學校水泳部亦由大木俊九郎校長擔任部長，⁰⁴但各校運動團體也常見由教諭兼任水泳部長的情形，如臺北第一高女，是由教諭西村寬司擔任水泳部長，最早有水泳部的臺南第一高女，則由教諭高橋清擔任水泳科科長。

1924年至1932年新竹高女的運動團體共6個，其中5項為陸上運動團體，又以球類運動為多共3個，首個全校性運動團體為1924年設立的排球部，此時為借新竹小學校校舍時期；水泳部與籃球部則為1926年遷校現址後，開校第三年時成立。類似學校運動團體不僅見於新竹高女。研究顯示，各中等學校多普設，採會員(或稱部員)制，會員為全校學生，有學校的會員需繳會費日幣6圓、入會金1圓。1933年設有運動團體的女校有十三所，都列有球類團體，特別是籃、排球，球類運動是1930年代中學生的熱門運動。其次，田徑運動和游泳，也是不少學校推展的重點。此外，部分學校列有弓道或戶外運動，如遠足、登山、徒步等。到了昭和八年(1933年)，新竹高女水泳部部員數401人。⁰⁵相較同年全校學生總數約

03 參見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9年6月)第33期，頁37表列資料，筆者另按時序整理。資料來源為竹村豐俊編，《創立十周年記念誌記念臺灣體育史》，頁673-689；另可參見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302。

0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21日，版5。

05 參見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頁36-38。本文13所女校與林玫君前引文14所女校差在增列花蓮港廳立花港高等女學校，但經查該校並無設置運動團體訊息。

362人，⁰⁶推測成員除了在學生之外，可能還有教職員或校友等，可說是新竹高女較早期出現的全校性運動團體之一。

校內游泳池未啟用前，新竹高女的學生在何處練習游泳？參照《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1926年7月5日至10日間午後一點至兩點，及11日至20日間上午八點至九點間，新竹高女在新竹公園水泳場開辦水泳講習會，「不許遊人涉足其間」。⁰⁷開校第三年，即新竹高女水泳部成立那一年，利用暑休前在新竹公園游泳池，有每節一小時的「水泳」講習，女學生上游泳課，還不許遊人進入「水泳場」，避免藉此窺探，類似情形亦可見於其他女校。⁰⁸但日文「水泳場」有時未必專指游泳池，本篇為行文方便，兼用水泳場或游泳池等詞彙。⁰⁹

新竹公園從大正十年(1921年)四月一日由新竹州廳移轉給新竹街役場，為新竹公園「開園日」。¹⁰同年，新竹公園池畔右側設水泳場與男、女更衣室，為戶外露天游泳池，初不向使用者收費。後因泳池較小，設備不完善，於大正十五年(1926年)年增設「新竹第二水泳場」，7月

底竣工，預計8月5日啟用，¹¹原泳池於1923年整建為「新竹第一水泳場」。由此看來，上述1926年7月間新竹高女水泳講習會地點，仍於新竹第一水泳場。第二水泳場修建原因之一，可能是原泳池使用麗池之儲水，清潔堪慮，至1926年泳池水接用自來水後，「民眾游泳者逐漸增加，於是同時添建兒童專用池，更受地方歡迎與讚賞」。¹²

新竹公園泳池除了提供市民夏日消暑，也曾是學校游泳教學的實施場所。在學生習泳的部分，除了新竹高女，如新竹小學校於1925年7月25日起，舉辦為期一周的水泳講習會(圖2)，同樣在新竹公園第一水泳場，參加者共47名女學生，有女學童，也有15位高女學生參加，照片可見練習游泳的實況。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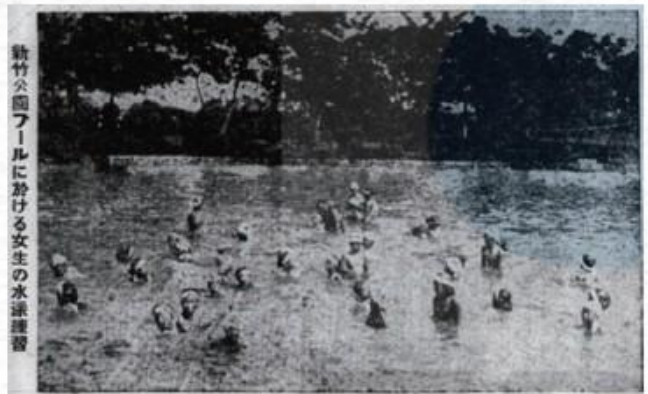


圖2 新竹公園泳池水泳練習
來源：同註13

06 參見黃旺成監修，《臺灣省新竹縣志·教育志》(新竹縣：新竹縣文獻委員會出版，民46年)卷七，頁192-195，昭和八年學生人數統計，其中包含日本學生與本島學生。

07 〈高女水泳〉，《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7月6日，夕版4。此外，《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7月5日，夕版1，提到新竹高女水泳講習會期間禁止一般人入場。

08 如臺中高女。參見〈臺中高女水泳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9月5日，版2。

09 資料所見有關日治時代的泳池稱呼如：水泳場、水浴場、プール等，視行文使用。

10 參見張崑振計畫主持，《新竹公園湖畔料亭及新竹觀測所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臺北市：臺北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頁8。新竹街移交資料中也稱為「水浴場」。

11 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年)，頁235-237、252-253。新竹第一水泳場是以兒童為主的水泳場。新竹第二水泳場於1942年改稱新竹市水泳場。

12 謝水森，〈開闢新竹公園的回憶〉，《新竹文獻》(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107年9月)第30期，頁130。不過，新竹街的自來水道從1925年才開工，1929年竣工給水，參見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新竹：新竹街役場，昭和六年版)，頁104-105。此處作者所稱1926年泳池水接用自來水的回憶，雖有可能，但似乎與實際有所差距，需再找資料探究。

1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4日，夕版4。圖2同出處。

新竹第二水泳場在1926年8月初仍在工事時，第一水泳場則開放任人免費入場，但因泳池「淺者六尺，深者九尺」，在滿水狀況下，不擅游泳者倉卒躍下，不免有生命危險。為此新竹郡當局派遣永田巡查，每日取締，以防萬一。預計第二水泳場完工後，每人收取五錢費用。¹⁴在各界款項幫助下，同年8月5日第二水泳場舉行完工典禮，¹⁵還舉辦競泳與「西瓜取、龍戰」等餘興活動。¹⁶第二水泳場開幕後向使用者收費，十二歲以上每回五錢，十二歲以下及學生每回三錢，一次購買三十回者享價格優待，十二歲以上一圓，十二歲未滿及學生五十錢。若團體使用時，須三日前向主管役場聲明，並登記時間、使用員數等必要事項等訊息。泳池謝絕有傳染病等病患，及無人照顧之幼童進入，設置職員監視管理。¹⁷新竹第二水泳場除了新穎乾淨，也有較完整的使用管理方針。

從1926年8月起，新竹第二水泳場採團體預約管理，為了避免使用時間衝突，各校也須提早規畫安排時程。如1927年6月，新竹第二水泳場便在報紙公告「水泳團體入場」訊息，預告從7月4日至9日、10日至24日間，承認新竹高女學生團體使用時間；此外，也預告新竹中學校學生與警員職員團體入場使用時間，還特別註明「若逢女生入場時，則謝絕一般入場，以維風紀」。¹⁸1927年7月5日新竹高女到水泳場練習，新竹州教育課長田代親抵現場指導。¹⁹1926年7月，新竹高女水泳講習共

十六天；第二水泳場啟用後，1927年的水泳講習共二十一天，多了五天，一時盛況。新竹第二水泳場開幕後，暑熱時更是絡繹不絕，大受民眾喜愛。²⁰各校團體預約水泳場時段，若遇女生入場，一般人不得入場。因此為了顧及更多愛好游泳者之需求，1927年5月25日至10月10日延長開放時間，於上午七點至下午七點開場。²¹新竹第一水泳場於1927年6月20日重新開場時，公告六至七月部分時間，遇小學校學童泳練時，亦「謝絕一般入場」。²²女學生和學童游泳時，限制入場，除了維護風紀的社會觀感之外，也有校安的考量。從以上說明可見，到了1927年時，新竹公園水泳場相當熱門，表現在新竹高女的游泳時程數明顯增加之外，亦可見地方上愛好游泳的一般民眾、基層職員、中學校男學生與學童等人參與，有時甚至也有泳競活動。

圖3到圖5為竹女校史室典藏，未標示年代地點等具體訊息的游泳照片。在校內泳池未出現前，從泳池規模與周遭環境看來，大概是新竹公園水泳



圖3 高女習泳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14 〈水泳場要慎〉，《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日，版4。

15 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大正十五年版，頁172。

16 《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4日，版5。

17 《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9日，夕版4。

18 《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6月17日，夕版4。

19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23。

20 《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5月4日，夕版4。

21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5月27日，夕版4。不過，到了1933年6月新竹街役場將水泳場開場時間改訂為上午七點到下午六點，而收取入場費的對象與價格大致與1927年所訂相同。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6月6日，夕版4。

22 《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6月25日，夕版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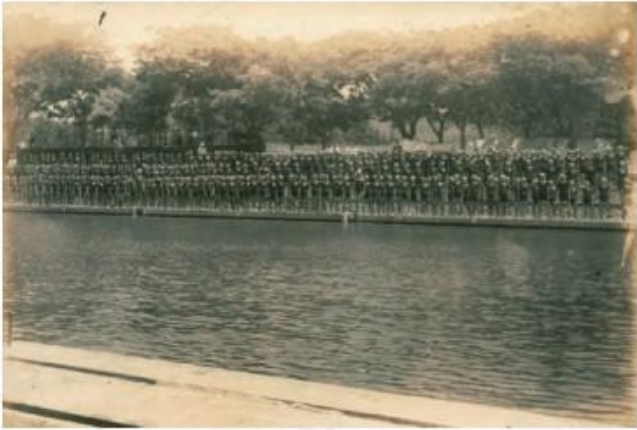


圖4 高女習泳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5 高女習泳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場，泳池看來為大型長條水槽狀。圖3為學生習泳，在樹蔭環繞的更衣間前方，還有兩位未下水穿白色制服學生，水道有標示數字。由圖4池畔的學生數看來，應該是全校性的水泳課程，有沒有可能是水泳部舉辦的游泳講習？圖5則可清楚看到新竹高女學生的習泳樣態，或池邊練習踢水，或游泳、戲水，也有在水深及腰的泳池間，手牽手交談，習泳的學生呈現各種不同的表情。此外，照片可見當時新竹高女學生的泳裝樣式，為戴著白邊束髮帶，而非泳帽，身穿類似黑色胸前V型上衣與短褲的連身泳裝。今日常見女性的比基尼或兩件式泳裝，此時尚未得見。

新竹高女的游泳課反映了當時校園的習泳風氣，而新竹的習泳風氣，早於新竹高女水泳部於1926年成立前便已可見。如1924年7月間，臺灣體育協會水泳部成員到新竹交流，有男子三十二名，九名女部員。²³臺灣體育協會成立於1920年，由時任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召集各運動團體代表協商，合併為日治臺灣最具規模的運動組織，本會在臺北，於新竹、臺中、臺南與高雄四州設置分部，10月21日在臺北新公園運動場舉行成立大會，有當時來臺訪問的久邇宮與王妃等貴賓出席，²⁴是以日人為主要，具有濃厚官方性質的運動組織。1923年體協水泳部成立，隔年水泳部員抵新竹與地方互動，推動游泳運動，其中有九名水泳部女部員則顯示，已有女子擅長游泳，但相較於男子仍存在男多女少的差距。

臺灣體育協會及各支部從1920年代起，在臺灣各地主辦水泳大會，結合學校活動推動游泳運動。如1928年8月20日下午一點，在新竹公園第二水泳場舉辦「新竹水泳大會」，由新竹中學校水泳部長大木校長開場，新竹高女等各校學生亦參加多項水泳競技，其中二百公尺游泳賽況更是激烈，各校分別獲得佳績，來賓也有水上趣味活動等，於下午四點結束盛會，當日共有四百餘人來觀賞，²⁵此次應是新竹州第一次舉辦大型跨校的學生水泳活動。

之後，於1929年6月於新竹公園水泳場開辦各校「水泳競技會」，²⁶這應是新竹各校第二回水泳大會。同年9月14日，新竹體協支部在新竹第二水

23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22日，版1。

24 《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9月28日，版7。

25 〈新竹の水泳大會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21日，版5。

26 《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6月13日，夕版4。

泳場繼續舉辦第三回「新竹州學生水泳大會」，河野教育課長擔任貴賓出席。²⁷此回共五個團體參加：「小公學校兒童團、新竹中學生團、同高女團、教職員團、一般有志團」，預定十五項競技，優勝者由桑原街長分一等、二等與三等贈賞，²⁸並由大木會長講評成績。²⁹大木會長應是新竹中學校的大木俊九郎校長，兼任新竹體協支部會長。相較於前幾回水泳大會，這次的陣容，從一開始由學生參加，擴展至教職員與社會有志人士，反映游泳運動在新竹州各階層推展的狀況，但學生仍是主要的對象。新竹高女的學生組團參賽，在各界泳將環伺下，想必賽前經歷一番苦練，而校際競技，為爭取榮譽，也能凝聚學校團體的向心力。

1930年代新竹體協支部多次於新竹第二水泳場主辦活動，如1930年7月1日起共十天，於第二水泳場邀請臺北第一師範的藤本秀松擔任講師，並辦理水泳講習會，講習員為新竹中學校、新竹高女與警務部三個團體。³⁰新竹中學校參加134人、新竹高女有261人、小學校600人、警務部60人等，總共有超過一千人參加本次水泳講習會，³¹規模甚大。1931年繼續辦理水泳講習會，講習員有中學生310人，女學生190人、小學生552人，其他團體90人，預計從中選拔一部優秀者，³²類似招募優秀游泳選手。1920年代起，新

竹高女的師生透過水泳講習會等活動精進習泳，並在體協水泳部的持續推動之下，1928年後新竹的校際泳競，優秀者還可被體協選拔為選手，新竹各校學生的游泳能力應該有顯著的成長。

1932至1935年新竹體協支部持續主辦第七至十回新竹州水泳大會。³³1932年7月10日起，於新竹第二水泳場辦理第七回水泳大會，出現前此未見的特色，將參賽者具體細分為：兒童、中等學校男學生、中等學校女學生與一般人四大類別，分別競賽，項目略有差異，比如中等學校女學生為「自由型二十五米、五十米、百米背泳五十米、□泳百米」；男學生為「自由行五十米、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平泳百米、背泳百米、□泳二百米、潛泳」，³⁴男女有別。新竹高女參加競泳時，以自由式、背式等為主，這些泳勢大概也是此時游泳教學的重點。昭和八年(1933年)7月11日，同樣由新竹體協支部在第二水泳場主辦第八回水泳大會，開幕現場有八百多名觀眾，之後有十三位選手破大會紀錄，其中還有一位新竹高女的學生。³⁵第九回「新竹州水泳大會」時程則首度調整至1934年8月初辦理；³⁶隔年，第十回水泳大會時程於八月下旬舉行。³⁷

27 《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31日，夕版2。

28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9月14日，版4。文中稱為「新公園第二水浴場」。

29 《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9月17日，夕版4。

30 《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7月1日，夕版4。

31 〈新竹的水泳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7月6日，版5。

32 《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4日，版8。

33 《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7月30日，版7。第10回水泳大會於1935年8月20日開辦。

3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7月1日，版3。引文□為原文中筆者未能辨識字。

35 《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12日，版7。

36 《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17日，版7。

37 《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7月30日，版7。

體協支部也派遣游泳師資赴各地指導，如1937年7月1日至10日午後，新竹高女有三十七名水泳講習會學員，由臺灣體協水泳部派遣鐵道部田內憲吉擔任指導者。³⁸田內憲吉為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改良課雇員，也兼為泳技極佳的選手。臺灣游泳同好會於1931年12月辦理派遣對菲律賓比賽的游泳選手招待會中，他正是與會選手之一。³⁹新竹高女的水泳講習，接受具有參賽經驗的校外游泳選手之專業指導，學員之泳技可更為精進。

到了1930年代，新竹已有頗多人參與游泳運動。體協支部長期舉辦新竹州水泳大會，促進游泳社群之交流，並伴隨著高等女學校游泳課程規範逐漸落實，以學校為核心，推動更多女子習泳，也展現教育單位對游泳運動的重視。1930年代時，社會上便出現肯定女性投入游泳運動的聲音，如認為游泳可避免婦人病產生的想法，⁴⁰或指出游泳能使女性身材具曲線美，是最適合婦人的運動。⁴¹游泳不但有益健康，更能讓女性避免疾病與塑身美體，透過報紙媒體的傳達，或多或少也有助於促進女子習泳的風氣。

昭和十二年(1937年)新竹高女第十屆畢業生官金菊，回憶當年習泳時的情形：「每年放暑假前——即七月一日至十日，我們要到新公園的游泳池(即今之市立游泳池)練習游泳，大家穿著泳

衣都很害羞，遮遮掩掩的，但還是得下水，那時我們本省籍的同學大多數不會游泳，真不好意思」。⁴²官女士的回憶更具體地反映出1930年代後期新竹高女的學生，於每年暑休前七月初，在校內泳池啟用前，到新竹公園習泳的實況。本島女學生較不熟水性，穿著相對較裸露的泳衣也感到害羞，但是她們還是都得習泳，或許對她們而言，穿上泳衣跳入水中，不僅是課程學習的要求，也是她們克服心理壓力，並逐漸對這些新鮮事物所展現的努力與調適。

三、臨海教育

日治學校的「臨海教育」，主要是校內游泳池尚未建設之前，將學校游泳課由借用校外泳池，走向校外海域的教學活動。相關研究指出，臨海教育除可暫時解決因游泳設施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多少與當時政府的殖民意圖有關，如有利於「風土馴化」的健體效果與強化國民意識等意義。1920年代各地高等女學校開始接觸臨海教育，實施方式依時間長短和活動形式，可分為通學型、合宿型和常設型，其中以為期約二至三週，女學生居住於海邊鄰近的舊廳舍、機關附屬宿舍、學校校舍、寺廟、旅館，或是自搭帳篷，做為臨時居住處的合宿型最常實施。桃園和南寮濱的海水浴場還特別興建建築物，如蓋教室、停車場、廁所或廚房，以協助實施臨海教育，興建完成後，吸引眾多學校申請。⁴³

38 〈水泳講習會に指導者を派遣〉，《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7月5日，版8。

39 《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2月5日，版7。

40 《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18日，版6。

41 〈最も婦人に適するスポーツ 水泳は女性の曲線美を發達させるもの〉，《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5月3日，版6。

42 官金菊，〈陣陣竹風憶當年〉，《菁菁竹女——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第6期(新竹市：省立新竹女中，民國83年10月)，頁69。

43 參見林玫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頁67-69。

1916年創設的南寮濱海水浴場，由於位於新竹市近郊，交通方便，從當時新竹火車站搭自動車約十分鐘間可到，是實施臨海教育的極佳場所，但原有更衣間與休憩場設施，如游動圓木與鞦韆，已不堪使用。1936年1月，新竹州廳為了「小公學校兒童保健，及海事思想普及起見」，決定在南寮濱的海水浴場籌畫「臨海學校」，並藉此新築如宿泊所及置椅棹等物。⁴⁴從多樣的交通運輸、⁴⁵距市區位置較方便，以及設有遊樂設施看來，南寮濱海水浴場從設立之後，便具有休閒化與大眾化的特色，此後也成為臨海教育的場所。

竹女校史室典藏新竹高女有關游泳的舊照片，如圖6至圖10，原件未標註時間與說明，但從海邊場景與前述對南寮濱海水浴場的認識，這些照片是1930年代，新竹高女在南寮濱海水浴場實施「臨海教育」的實況。1931年7月《臺灣日日新報》記載新竹高女在海水浴場露營，⁴⁶看來圖8照片中的帳篷，顯示的正是1931年此次夏季的露營活動。

臨海教育的內容為何？圖6是學生在沙灘做柔軟體操的熱身活動，是下水習泳前的準備。新竹高女的學生，體操動作有一致性，身體直立，兩腳微張，雙手平舉，學生連雙手平舉的高度也接近一致，一舉一動皆有規範，隊伍排列非常整齊，嚴謹的動作要求，具有訓練團隊紀律的意義。圖7可見以旗幟標示海域，讓學生在標示範圍



圖6 臨海教育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7 臨海教育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8 臨海教育 露營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44 〈新竹市近郊 臨海學校 決定在南寮濱〉，《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月24日，版12。

4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6月24日，夕版4，市區也有摩托車接駁至南寮的服務業。

46 〈新竹高女生的キャンプ〉，《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16日，版6。



圖9 臨海教育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0 臨海教育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1 校舍鳥瞰圖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五屆畢業紀念冊(民國42年)

內的海水中慢慢適應環境。此時會由多位擅長游泳的教師在旁謹慎監督，以防學生發生危險，可惜照片不易辨識有哪些人。

圖8可見在鄰近南寮濱海水浴場防風林間，搭建帳篷，做為臨時休憩處，是屬於合宿型的臨海教育方式，由教師在臨時架設的木板上教授練習事項。圖9與圖10是學生在沙灘上合影與堆砌沙堆，海風伴隨著少女們純真的笑容，在重視紀律的練習中，彷彿也帶有一絲舒緩愉悅的味道，其中不知是否也有喜愛游泳的今泉女士的昔日身影？

四、新竹高女水泳場的興廢

新竹高女校內水泳場何時竣工啟用？根據《臺灣日日新報》記載，1940年9月28日下午一點半開場，新竹州教育課長、矢野市尹與新竹中學校以下等來賓到場，至四點結束。⁴⁷若記載無誤，則水泳場之啟用為善方正夫校長到校後之事蹟，但開始修建時間應該更早，至少於深井米次郎校長任內便已動工。

根據民國四十二年竹女「光復接收以來校舍修建情形鳥瞰圖」(圖11，簡稱校舍鳥瞰圖)，可知當時的游泳池承續日治時代，位於現在竹女行政大樓前方的「沂風園」(圖左下)，比臨日後的東大陸橋下，戰後曾經存在一段時間，但逐漸荒廢不用，現已不存。這張鳥瞰圖寫著「煥然一新」，與戰後校舍重建有關，於本專刊另篇「兩個時代的交替」一文中作說明。

47 〈新竹女泳場開〉，《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9月30日，版4。

新竹高女水泳場設立於1940年，是在新竹高女水泳部於1926年成立後的第十四個年頭。比較日治其他幾所高等女學校有游泳池設置的時間：臺北第一高女游泳池設立於1935年、第二高女為1934年、臺中高女1938年前、臺南第一高女1923年、嘉義高女1929年、高雄高女1933年與屏東高女1940年前，⁴⁸多於1930年代設置。新竹高女水泳場是已知日治全臺女校泳池設置時間最晚的學校，與新竹高女同一年創校的高雄高女，更早了七年設立游泳池。

有關新竹高女水泳場的修建，第十五屆畢業生蘇櫻的訪談回憶提到：「修建泳池的石頭是她們三年級時，利用午休時間徒步到頭前溪撿拾回來的，推算年代，那約莫是民國30年左右的故事了」。⁴⁹新竹高女第十五屆畢業於昭和十七年(1942年)三月，蘇女士三年級時為1940年4月至1941年4月間，從泳池啟用時間看來，應該是她在1940年3月至9月間的回憶。學生利用午休徒步到頭前溪撿拾石頭，用來堆砌泳池，相當辛苦。雖然目前缺少資料說明當時興建泳池的資金用度與施工狀況，但從蘇女士的回憶看來，1930年代後期修建泳池期間，大概資金與物資較為匱乏，因而出現學生健行勞動搬石。新竹高女水泳場從興建到啟用，可說是師生一步一腳印，點點滴滴努力的成果。

筆者於新竹高女昭和十七年三月第十五屆畢業紀念冊，找到一張畢業生合照如圖12。合照的位置，在當時第一棟校舍前方(今行政大樓前)，



圖12 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合照)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第一排的少女們正坐在水泳場邊的白色邊框上，她們腳底下正是新竹高女啟用不久的水泳場。這也是筆者目前所見，現存新竹高女畢業紀念冊中，有關當時水泳場的唯一具體圖像。雖然圖像僅為局部，有關泳池的文獻資料也相當少，但我們可以另從戰後相關圖像，追尋如今這座已消失泳池的浮光掠影。

新竹高女水泳場於戰後曾經存在一段時間，如圖13至圖17為民國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間，新竹女中游泳池的相關照片。



圖13 游泳池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五屆畢業紀念冊

48 參見摘引自林玫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頁61-62表列資料。

49 參見《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60。

圖13至圖17為戰後初期新竹女中游泳池照片，即日治時代新竹高女水泳場。目前無法探知二戰後期的空襲對泳池的影響，但從照片中可見，戰後這座泳池四周圍多了不少樹木，光復後第二屆校友陳寶玉的訪談回憶中，也提到第一棟校舍教室前有泳池，「泳池四周則圍以樹木」。⁵⁰民國四十八年的圖像還可見周圍有竹籬防護(圖17)，但整體看來略顯陳舊，四周空地也較狹窄。民國四十年代的畢業紀念冊中，對這座游泳池的觀感為「碧波粼粼」(圖13、17)。學生在泳池畔「躍躍欲試」，戴著泳帽，穿著看似仍未統一顏色與樣式的泳裝(圖14、15、16)，準備入水。

這些照片也顯示游泳運動是戰後體育教學的內容，可看到老師在旁指導(圖14、15、16)；體育老師的指導也讓學生印象深刻。筆者從對1943年入學校友洪月娥女士的訪談回憶中聽聞，當時的遠藤先生教授體育，老師對游泳教學非常嚴格，學生上課有點違規就處罰，如曾罰跪在今日小禮堂水泥地上一節課，聽他訓話。有的學生甚至在體育老師的「嚴苛」下，創下個人游泳最高記錄。如民國四十九年的畢業



圖14 游泳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六屆畢業紀念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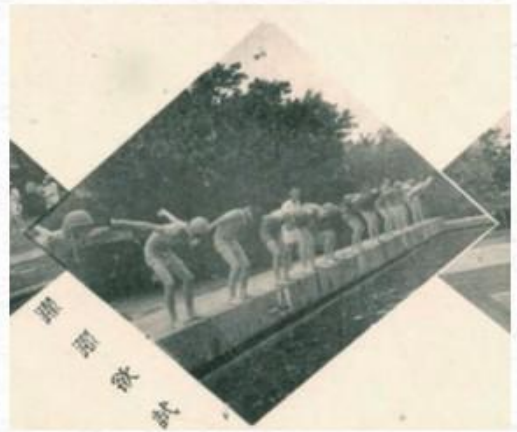


圖15 游泳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七屆畢業紀念冊



圖16 游泳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九屆畢業紀念冊



圖17 游泳池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十一屆畢業紀念冊

50 陳寶玉，〈思い出草〉，《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27中譯。

生張素貞提到，她曾經在體育老師林玉龍的「嚴苛」要求下，「在簡陋的水泥鋪建的游泳池裡『奮勇地』游完二十五公尺」並創造個人最高記錄的事蹟。⁵¹戰後鋪設水泥的游泳池，或許反映其也曾受到戰火波及而有所整修，但隨著時間推移，水泥色調卻也逐漸帶來簡陋的觀感。

游泳池除了逐漸給人簡陋的觀感外，據說民國四十六年以來因為漏水、排水不良等問題，游泳池因此廢棄好長的時間，而泳池因為離教室比較遠，成為愛國歌曲比賽時班級練唱的地方。民國七十年代，學校整建廁所，曾在此搭建臨時廁所供學生使用。之後，泳池雜物叢生，成為人們遺忘的角落。直到民國七十六年，鍾香華校長掌理校務後，將整建操場跑道以及行政大樓的廢土填入此荒無甚久的泳池中，並闢建花園，於民國八十年沂風園竣工。沂風園草坪上曾特別保留有幾段原來泳池的堤岸，供校友返校尋訪當年生活點滴，遙想昔日與同窗好友戲水泳池的青春身影。⁵²曾經的新竹高女水泳場，其中也有昭和十七年畢業的今泉女士，當年在學習游泳的翩翩身影。

五、結語

本文從新竹高女昭和十七年(1942年)第十五屆畢業生今泉みどりの兒子，為母親圓夢的故事出發，探尋今泉女士在校期間很喜愛的游泳運動，主要探討新竹高女的游泳活動與泳池興建等事蹟，以瞭解新竹高女時期的游泳狀況，從而想

像當年今泉女士與新竹高女的少女們，游泳時的鴻爪雪泥。

日治新竹高女水泳場從1940年9月28日啟用，至戰後民國八十年改建竣工為沂風園。這座泳池從創設至改建，曾陪伴竹女師生走過五十一年頭，如今已走入歷史。當年竣工的沂風園還保有昔日泳池軌跡，園內曾有蒼勁挺拔的古松，據說移自校門庭園，還選種幾叢孟宗竹，以代表竹女人的精神。「沂風園」典故取自《論語·先進篇》中，孔子讚賞弟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今日「沂風」一詞也成為竹女人的代稱。民國一一二年底，林桂鳳校長任內，再將以啟用三十二年的沂風園加以整頓美化。

新竹高女的習泳風氣起源甚早，如從1926年開校第三年，便成立水泳部，由塚本清吉校長兼任水泳部長，是較早出現且極具規模的校內運動團體之一。新竹高女水泳部並非首個出現的校內運動團體，但卻是唯一的水上運動團體。隨著殖民地教育政策的變化，女校體操課程也實施游泳教學，辦理水泳講習，在新竹高女水泳場未興建前，於新竹公園水泳場練習，高女習泳逐漸發展。從1920年代起到1930年代後期，臺灣體育協會新竹支部辦理新竹州水泳大會，各級學校在新竹公園水泳場進行泳競，相當程度上也促進了新竹的游泳風氣，透過泳競活動，各階層可交流觀摩，有助於推展游泳運動，也可能使更多日治時代新竹地區的女性逐漸投入習泳。1930年代的游泳教學，曾走出學校市區，到南寮濱海水浴場實施臨海教育，由泳池至海邊，顯示新竹高女游泳課程的持續進展。

51 張素貞，〈女秀才的夢〉，《菁菁竹女——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第6期，頁62。張素貞女士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52 參見《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69。

從新竹高女水泳場創設到沂風園的建立，這五十一年來的景物變遷，也反映了竹女的歷史滄桑。1930年代後期，水泳場約從深井米次郎校長任內開始籌建，興建過程中有學生搬石協助，終於1940年善方正夫校長任內啟用，喜愛游泳的今泉みどり此時正就讀新竹高女第三學年。戰後，曾有段時間，原本的新竹高女水泳場成為新竹女中游泳池，水泳場可能在戰爭期間曾遭戰火波及，水泥鋪建的痕跡，大概是姜瑞鵬校長重建校園時的修整。到了1950年代，學生對這座水泥鋪建的游泳池，已感簡陋，加上陸續出現的漏水、排水不良等問題，長期廢棄，從原本「碧波粼粼」，讓學生上課時「躍躍欲試」的泳池，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逐漸雜物叢生，竟成為被人們遺忘的角落。直到鐘香華校長掌理校務後，配合當時操場等整建工程，將游泳池改建為落成於1991年的沂風園，今日「沂風」一詞也成為竹女人的象徵。之後，又於1987年興建藝能大樓，地下樓層新建為今日新竹女中的室內溫水游泳池。

原本的新竹高女水泳場雖然消失了，但從1940年代到1990年代乘載了竹女師生習泳時的種種往事，有奮勇入水的泳姿，有克服害怕下水的心理壓力，或是害羞穿泳裝的回憶。游泳課也培養出喜愛游泳的少女，如享耆壽近百歲的今泉みどり女士，她求學時期透過游泳運動養成的體能基礎與運動習慣，讓她在返回日本後，成為兼顧家庭與工作的職業婦女時，也能常保不錯的體力精神。日治時代以來的游泳課，象徵女子運動的推展，對促進身心健康，亦具有正面的影響。讓我們也一起動起來吧！

後記

筆者於昭和十七年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中，找到鈴木先生的母親—今泉みどり女士的圖像(如圖18，照片最後一排右側第一位)，藉此回應這段感人的故事。

今泉女士與同學合照的背景，正是新竹高女初代校長塚本清吉的銅像，有關這座銅像的事蹟，請參閱筆者於專刊第一篇所撰文「校庭半身胸像之謎」。



圖18 今泉みどり與同學合照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



第七章

塚本家三姊妹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從一場婚禮說起

《臺灣日日新報》於昭和六年(1931年)四月十二日，刊載「近江氏令息結婚」的訊息(圖1)，報導新竹高女塚本清吉校長的長女塚本芳枝，與基隆士紳總督評議會員近江時五郎氏長男時雄氏，將於四月十五日於臺灣神社舉辦婚禮，由時任臺北第一高女學校長清水儀六夫妻為媒妁。

本文便從這場婚禮的女主角塚本芳枝為起點，以新竹高女塚本清吉校長的女兒們——塚本芳枝、春枝與文子三姊妹為例，略探日治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學生，在畢業後的人生歷程，思考經由近代殖民地學校教育洗禮的「新女性」，踏出校園後，她們可能的處境。

二、塚本芳枝

上述報導所指「塚本清吉氏長女芳枝嬢」，為塚本芳枝，她畢業於昭和二年(1927年)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⁰¹塚本芳枝之生平未見更多記載，但若以日治臺灣高等女學校四年制本科生一般畢業時，大多約為十六歲上下推測，芳枝大概出生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左右，於塚本清吉三十一歲時出生，而此時的塚本清吉，正在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擔任教諭，塚本芳枝極有可能是在日本鳥取縣出生。昭和二年(1927年)三月，她從第一高女畢業後，於1931年為約二十歲時結婚，期間動向不明。

01 參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窓會誌》(臺北市：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昭和十三年三月九日)，頁62。以下本書簡稱「第一高女同窓會誌」。塚本芳枝為第一高女第二十一屆「東組」的畢業生。此外，塚本清吉共有五女二子，其長子曾就讀新竹中學校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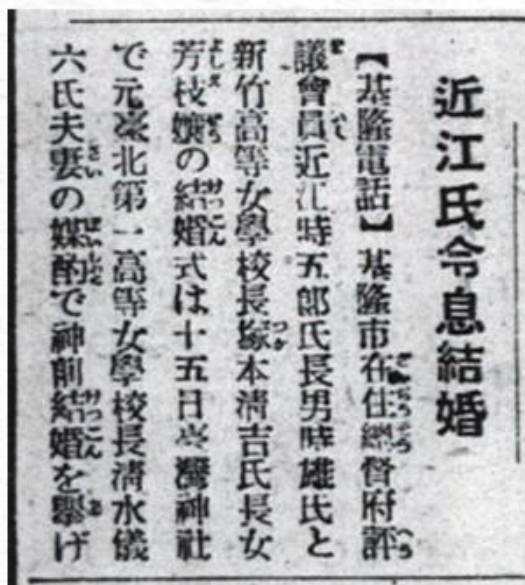


圖1 近江氏令息結婚

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六年四月十二日

有關她於1931年婚後的狀況，參考昭和十三年版《第一高女同窓會誌》記載為「近江芳枝」，現住所「基隆市壽町一ノ三三」，⁰²婚後居基隆夫家。基隆市壽町源自總督府推動之町名改正計畫。昭和二年(1927年)的基隆市町名改正案，將基隆市劃分二十八町，壽町位於當時「義重橋一部分及田寮溪右岸田寮港」，其間有基隆醫院，西以基隆警察署東側豫定道路為界(含光尊寺)，東至天神橋之通道為界等。⁰³壽町之東側為幸町，基隆高等女學校(今基隆女中)位於此區域；西側為義重町，近出海哨船所，基隆神社位於此。從1916年以來，基隆市町名改正便因不同的意見而曾暫停，有如「多年懸案」，⁰⁴直至昭和四年(1929年)新市尹加藤守道繼任，再著手

02 《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窓會誌》，頁62。

0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3月5日，版5。

0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4日，版7。

進行。⁰⁵改正案重新進行後，基隆公益社的近江時五郎與石坂莊作、顏國年、許梓桑及和泉種次郎等六人，計畫訪問總督府，對基隆町名改正促進陳情，「請其從速實施云」，⁰⁶基隆各族群地方菁英合作，促進改正案的實施，最後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於1931年10月正式實施設置。基隆市町名改正案始末非本文焦點，但可見行政之規畫，有時與市民的看法或有所出入。町名更正實際上牽涉中央對地方的統治觀，卻也反映地方人士對在地之觀感。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參與基隆市町名更正促進陳情，為首的代表近江時五郎，正是日後塚本芳枝的公公。

昭和六年(1931年)四月十五日，塚本清吉的長女芳枝，與基隆的近江時五郎長男近江時男舉辦婚禮。⁰⁷近江時五郎於1911年創辦基隆產業組合，戰後改名為「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至今存在，對基隆地區的金融業與商業有深遠的影響。近江時五郎的事業，又與日治臺灣著名的基隆顏家的金礦業，有所關聯。

總督府於1896年9月頒布實施「臺灣礦業規則」，准許一般礦業開採。基隆顏家的顏雲年，以承包人的身分開創其在九份與金瓜石一帶的礦業事業，為日軍征臺時的「御用商人」。當時由於治安不良，原為藤田組瑞芳礦山代理所長的近江時五郎，⁰⁸走訪瑞芳警察署，希望署長永田綱明推薦熟諳日本語，而又有能力承包採掘金礦工程的臺灣人，署長乃推薦了該署「巡查補」兼守備隊翻譯的顏雲年。顏家事業於1920年代進一步發展，成為掌握金、煤兩礦之大企業，是「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顏家。⁰⁹顏雲年的幼弟顏國年，於1923年接掌家族事業，他曾參與1930年由近江時五郎為首的基隆公益會之六人代表，訪問石塚英藏總督，促進陳情基隆市町名改正，已如前述。基隆顏家到了1920年代，仍與近江家長期保持一定的關係。

近江時五郎於明治三年(187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近江豪族家庭，¹⁰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渡臺，其後被視為有功於臺灣殖民統治的地方人士。¹¹他原為技師，順應日治基隆礦業的發展逐漸興起，其後又涉足基隆的金融業與工商界，成為地方著名士紳，在基隆地區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甚至促使基隆顏家日後的興盛起家。之後，在1920年代又為臺北州協議會

0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6月2日，版4。

06 參見〈基隆町名改正 促進陳情〉，《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7月19日，夕版4。原資料人名因字跡模糊，未詳列。其中的石坂莊作為基隆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曾任臺北州議會議員，於基隆地區致力於各項社會文化公益活動。顏國年為基隆顏家顏雲年三弟。許梓桑曾為州協議會議員，大同吟社社長，是基隆藝文界重要人物。和泉種次郎曾任1936年臺灣州會議員。

07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70記載：「長男時男(明三七)法大卒，婦芳枝。同長女幸子，同二女壽子」，另有已嫁人的姊妹保子。近江時男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與芳枝成婚後大概生了兩個女兒。據此本文稱之時男，而非時雄。

08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7月22日，版2。

09 參見陳慈玉，〈日治時期的基隆顏家：重視文教的礦業家族〉，《國史研究通訊》(臺北市：國史館，2012年6月1日)第二期，頁3-6。

10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複製出版，民國110年12月)，1943年版，頁70。

11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與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年7月)，頁61-62。

會員，¹²延伸至政界。1923年以「殖產興業」功勞，獲臺灣總督府表彰，賜從四位勳四等，同受表彰的還有板橋林家的林熊徵、大稻埕著名商人李春生等人，¹³此時的近江家已同列當時臺灣著名政商之列。此外，在促進基隆地理交通的認識上，亦有所成，今日留存的日治「基隆全圖」之作者便是近江時五郎。他發表「基隆繁昌策」，¹⁴對基隆地方的發展提出許多建議，是與日治基隆歷史發展息息相關的人物。塚本芳枝於1931年嫁入的近江家，是基隆的元老級實業家，也是基隆著名日本家族，她的夫婿近江時男，是近江時五郎長子，也是獨子，可說是日商第二代，近江家在臺北州亦有一定的名望。

值得注意的是，塚本家與近江家的婚姻，媒妁為臺北第一高女的清水儀六校長及夫人。筆者在本專刊前文曾提及，塚本校長於大正十一年(1922年)二月後，從日本鳥取縣派赴本島，首先便在第一高女任職，當時正是清水儀六校長任內。塚本清吉在第一高女擔任近兩年的「教頭」後，四十四歲時，即大正十三年(1924年)受「拔擢」昇任新竹高女學校長。¹⁵這場婚姻由清水校長夫婦為媒，芳枝為第一高女校友，塚本清吉為第一高女舊職員，與清水儀六相識，應該交情不淺。芳枝與未來的夫婿透過媒妁結婚，婚前自由戀愛的可能性似乎不高。這場婚姻也顯示基隆的近江家，於1930年代積極與文教界聯姻，讓他們的家族傳統在工商業的背景外，又積極增添一縷文化的氣息。塚本芳枝嫁入基隆近江家，在傳統

日本文化賦予女性「良妻賢母」的道德期許下，她可能因此一度待在臺灣，並以基隆夫家為主要的生活核心。

昭和六年(1931年)四月十五日，兩家於臺灣神社舉辦婚禮後，同年四月十八日下午五點，另於新竹公會堂舉辦「結婚式批露宴」。¹⁶在此可見，除了遵從日本結婚的一般禮俗外，亦兼及任職於新竹的塚本家之面子，珠聯璧合。

對於近江時五郎的家族史，特別是長男時男生平之研究較為缺乏，僅知時男可能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畢業於法政大學，若記載無誤，則他的年紀較長於芳枝。日後若能找到更多資料，或者能讓我們更瞭解嫁入近江家後，塚本芳枝的婚姻與家庭生活，也有助於強化對日治時代高等女學校畢業後的女學生之人生歷程的研究。

三、塚本春枝

塚本春枝為塚本清吉「貳女」，是芳枝的妹妹。依據《新竹高等女學校生徒明細簿》的記載，她於大正三年(1914年)三月十二日出生，本籍日本鳥取縣東伯郡。大正十五年(1926年)四月，入學新竹高女，昭和五年(1930年)三月本科畢業，同年升學新竹高女補習科，於昭和六年(1931年)三月畢業。

總體看來，在學期間塚本春枝的表現「皆勤」，學業成績每學期多位列全班的前五至十名之間。成績超過九十五分以上，較突出的學科

1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1月22日，版2。

1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18日，版3。

1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4月28日，版4。

15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62。

1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4月18日，版4。本篇記載稱為近江時男，參照前述《臺灣人士鑑》亦以近江時男稱之。當時報導中的人名記載有所出入，近江時雄應為近江時男。

如：國語(講讀)曾獲得九十七分、歷史九十六分、地理九十五分、理科最高有九十八分，數學更在二年級時，有兩個學期學業分數一百分。成績相對較低的科目是：裁縫曾七十五分、音樂六十五分，此外，三年級時的數學分數曾出現七十三分與七十七分。¹⁷當時新竹高女一個年級平均學生人數在80至90多人之間，春枝在校的學業成績表現屬於前段，文、理學科俱佳，但類似藝能科的音樂與裁縫的分數則相對較不高；其中各科成績多平均分布，以數學的高低分數差距較大。

塚本春枝為新竹高女第三屆畢業生。筆者找到新竹高女第三屆單張畢業合照，如圖2，塚本父女同在內。照片中職員略可辨識者，如第一排左側第11位是塚本清吉校長，第10位是龜山相次教諭，第9位是醫務囑託連煥明等，不過卻未保存合照學生的名錄，較難以具體指出塚本春枝所在。



圖2 新竹高女第三回卒業記念 昭和五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塚本春枝的真實樣貌，出現在另一張她於新竹高女職員室前與同學的合照中(如圖3)，這張照片有較為清楚的塚本春枝的模樣。照片中，她蹲在照片第一排正中央，後排左側第二位同學田中節子，還將手搭在春枝的肩膀上，展現兩人的同窗友誼。拍攝地點是當時新竹高女職員室，位置大約在今日行政大樓一帶，職員室鄰近校長室，正是春枝的父親塚本校長的辦公室。

塚本校長任內創置新竹高女補習科，她的次女春枝便曾在此繼續升學。為何新竹高女要創置補習科？主要的原因是，昭和二年(1927年)9月後，有鑑於新竹州公學校女教員概由內地與臺北轉任，師資缺乏，新竹州教育課為補充州內女教員，籌設以高女畢業生入學，為期一年的「師科」。¹⁸昭和四年(1929年)3月30日，州廳正式准新竹高女設置一年制補習科，以同年4月15日為限招募補習科新生，須提交意願書，預計4月20



圖3 合照：塚本春枝(第一排中間蹲著)與同學(職員室前)
來源：新竹高女第三回卒業記念

17 參見《新竹高等女學校生徒明細簿》、《新竹高等女學校學籍簿》，「塚本春枝」資料。感謝新竹女中林桂鳳校長提供資料。

18 〈籌設師科〉，《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6日，夕版4。

日舉行入學試驗。¹⁹新竹高女因此成為日治新竹州唯一培養公學校女教員的高等女校附設師資班。昭和五年(1930年)3月5日，新竹高女補習科舉辦第一屆畢業典禮，塚本春枝為補習科第二屆畢業生。

塚本春枝於補習科畢業後的動向，沒有明確的資料記載。筆者的推測是，根據昭和十四年(1939年)的資料記其為「宮本春枝」，現住所「臺北市東門町八〇」，而昭和十六年(1941年)的資料則為「臺北市佐久間町一ノ三」，現住地遷移，可見她嫁入臺北市的宮本家。²⁰圖3照片中，前述她的同學田中節子，後來也選擇結婚，嫁到嘉義的坂本家。²¹田中節子於1937年以畫作「赤衣」入選第十回臺展。春枝大概是在1931年後至1939年間結婚，她嫁為人婦後，主要在臺北市東門町與佐久間町一帶生活。昭和十八年的同窗會資料中，宮本春枝之現住地為「基隆市日新町三ノ六」，遷居鄰近姊姊芳枝。

四、塚本文子

塚本文子為塚本清吉四女，是芳枝與春枝的妹妹，生於大正七年(1918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地為日本鳥取縣。文子與春枝皆就讀新竹高女，她於昭和五年(1930年)入學，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畢業，是新竹高女第七屆畢業生，如圖4，文子位於照片倒數第二排，左側第九位，她的



圖4 新竹高女第七回卒業記念 昭和九年三月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父親塚本清吉校長坐第一排左側第六位，拍攝的場景是1932年後整建的第一棟校舍入口處，此棟校舍有校長室、職員室與學生教室等。

於新竹高女在學期間，塚本文子連年獲賞，如表1所示。²²

表1 塚本文子獲賞

時間	獲賞摘要
昭和六年(1931年)三月二十五日	皆勤賞狀受領
昭和七年(1932年)三月二十五日	精勤賞狀受領
昭和八年(1933年)三月二十五日	皆勤賞狀受領
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九日	四年間精勤賞狀受領
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九日	優等賞受領
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九日	愛國婦人會記念品受領

文子獲得「皆勤(かいきん)賞狀」、「優等賞」、表彰最勤奮學生的「精勤(せいきん)賞狀」，與獲頒愛國婦人會記念品。文子的賞狀現已不存，但從圖5為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第十三屆校友潘氏柔妹捐贈的「皆勤賞狀」，可略窺一斑。文子所獲獎賞中，其中最特別的是愛國婦人會的記念品。

19 《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12日，夕版4。

20 參見德重彪一編，《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新竹市：山中□〇印刷所，昭和14年3月15日)，頁27；善方正夫(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臺北市：サカマキ商行，昭和16年8月6日)，頁29。

21 參見德重彪一編，《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頁27。又，節子為新竹著名酒樓田中屋店主田中濱次郎三女。

22 參見《新竹高等女學校學籍簿》，「塚本文子」資料，「賞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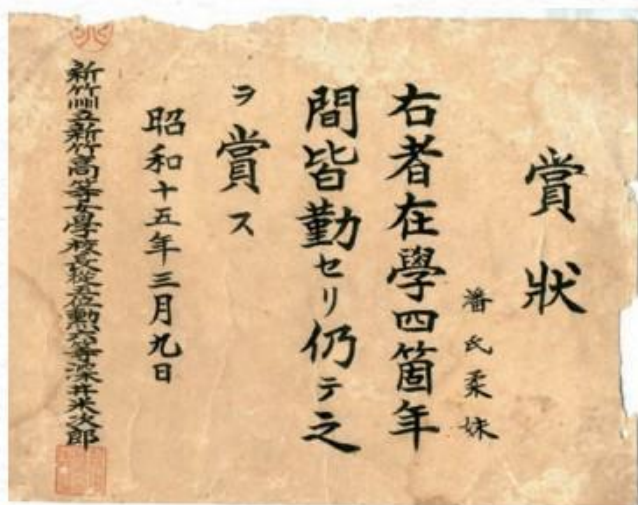


圖5 賞狀 潘氏柔妹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昭和八年(1933年)，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升格為本部。隔年，因適逢慶祝皇后第三十一回誕辰地久節壽祝，日本愛國婦人會在東京展開「婦人報國祭」，本島亦積極進行地久節慶祝，如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六日，愛國婦人會與新竹高女師生至新竹神社參拜。²³地久節後，愛國婦人會成員繼續留在新竹活動，於三月九日到新竹高女頒發紀念品，塚本文子便為領獎人。愛國婦人會是戰時主要的婦女動員組織，深受日本各界重視，創會時天皇曾捐款經費，其成員主要為日本上流階層的女性，家族多為日本皇族或華族，能領受其紀念品的學生，可說是備受肯定的榮譽象徵。從求學期間的獲獎記錄看來，文子品學兼優；再從《學籍簿》有關她的學業成績看來，各學科成績平均多落在八十至九十多分，其中如修身科、教育、國語(講讀與習字)、地理、數學、理科、家事、裁縫、手藝等多數學科，每學期皆穩定維持在這個分數區段內。

23 〈けふ全國的に婦人報國祭〉，《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7日，夕版。

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塚本文子畢業後，並未如姊姊塚本春枝，繼續升學補習科，而是到東京市戶板裁縫學校，²⁴畢業後為東京市戶板裁縫學校勤務。昭和十四年版(1939年)新竹高女同窓會資料記為「塚本文子」，²⁵到了昭和十六年版(1941年)的資料記為「坂田文子」，現住地東京市區，²⁶可見她是在1939至1940年間結婚，當時二十一歲左右。1934年塚本文子離開新竹高女後，約五至六年期間，生活重心主要在東京，投入職場，到了昭和十八年版(1943年)的資料顯示其無勤務，此後曾以家庭為生活重心。

塚本家兩姊妹皆畢業於新竹高女，春枝畢業後嫁至臺北，文子則返回日本，最終皆走向婚姻。她們的例子顯示了新竹高女學生畢業後的可能動向。

五、新竹高女畢業生的動向

塚本春枝與塚本文子先後畢業於昭和五年(1930年)三月與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以下以她們畢業年度的畢業生為例，試探新竹高女畢業生的可能動向，將有明確勤務者，整理如表2與表3所示。²⁷

24 參見《新竹高等女學校學籍簿》，「塚本文子」資料。此校於1902年由戶板關子創設於東京，她亦是三田高等女學校校長。1911年戶板裁縫學校設高等科，1916年設高等師範科，1946年升格，1950年開設戶板女子短期大學。目前為位於東京都港芝區的戶板女子短期大學。參見戶板女子短期大學校網資料。文子當時可能就讀該校高等師範科。

25 德重彪一編，《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昭和十四年版，頁37。

26 善方正夫(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昭和十六年版，頁43。

27 表2與表3資料，整理自德重彪一編，《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員名簿》昭和十四年版，頁26-28、頁36-38；善方正夫(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昭和十六年版，頁42-45、頁28-31；善方正夫(代表者)，《新竹高等女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簿》昭和十八年版，頁36-39、頁50-53。

表2 昭和五年(1930年)的畢業生勤務狀況

序號	姓氏	結婚	現在 / 勤務
1	曾彭氏探	√	新竹郡 貓兒錠國語講習所勤務
2	豆田節子	√	新埔國民學校
3	岡野松子	√	大六商會
4	湯氏延妹		苗栗郡國民學校
5	德重みゆ		第三高女學校勤務
6	張氏瓊英		竹南郡 外埔國民學校勤務
7	川崎美枝 (林氏金枝)	√	中壢街 興(?)南國民學校勤務 桃園郡 坑子公學校勤務
8	板垣民子	√	臺北市 森永製品販賣會社勤務 臺北市 高木方森永製品販賣會社勤務
9	陳黃氏栗	√	新竹郡 湖口國民學校勤務
10	鄭吳氏坤妹	√	東京市 高砂齒科醫院
11	張劉氏秀珍	√	中壢郡 楊梅公學校勤務
12	邱李氏錦梅	√	臺中州 集集庄專賣局出張所
13	林氏素琴		高雄市 竹林商店內產婆開業
14	李戴氏莞妹	√	中壢郡 大崙公學校勤務
15	曾氏鳳妹		苗栗郡 苗栗國語講習所講師
16	松本數枝	√	新竹市 新竹小學校勤務
17	前田房子		苗栗第一公學校勤務
18	陳黃氏栗	√	臺中州 北山公學校勤務
19	小林けん		新竹市 新竹第三公學校勤務
20	徐氏雪娥	√	桃園街 第一公學校幼稚園勤務
21	朱氏三妹	√	新竹郡 紅毛公學校勤務

表2統計昭和五年(1930年)新竹高女第三屆畢業生狀況，畢業後有職勤務者，表中的「現在」指資料所示個人現在地，「勤務(きんむ)」指工作；對於居住在某官舍者，或未明示勤務者，未列入表中。此外，部份人物畢業後的動向，有異動的情形，比如序號6的張氏瓊英，在昭和十四年版(1939年)的資料中顯示無勤務，但在昭和十八年版(1943年)的資料則記為外埔國民學校勤務；或之前有職務，但之後未有職務者，如序號15的曾鳳妹，昭和十四年版的資料為擔任苗栗國語講

習所講師，但到了昭和十八年版的資料則闕如；或前後不同者，如序號7川崎美枝，在昭和十四年版與昭和十八年版的現在地有異動，其職務亦前後不同。因此，表2、3是以昭和十四年、十六年與十八年的三版資料，對同一屆畢業生的綜合比對，主要在顯示本屆畢業生動向的整體趨勢。

第三屆約76位畢業生，如表2有21位畢業後投入工作，約為本屆畢業生總數的27.6%，其中日本畢業生有7位，占總人數9.21%，本島畢業生有14位，占總人數18.42%，本島畢業生中包含改姓氏為川崎金枝的林氏金枝(序號7)。本島畢業生占投入職場者人數約66.6%，而日本畢業生占投入職場者人數約33.3%，投入職場者又以擔任國語講習所、公、小學校等勤務最多有15位，占71.4%，其中顯示為「國民學校」者(序號2、4、6、7、9)，與1941年臺灣總督府實施《國民學校令》有關，這5位於1941年後亦在職。此外，尚有在第三高女(序號5)、商界(序號3、8)、公家單位(序號12)，及醫界服務(序號10、13)，擔任產婆，或於東京的牙科(齒科)診所服務者。

筆者估算，第三屆畢業生有55位結婚，其中有前面提到的塚本春枝，結婚者約占本屆總人數的72.3%。此外，表2有勤務21位畢業生中有14位結婚，占全部結婚者的25.4%；14位結婚者中，本島生10位，日本生4位；尚未婚者，本島生有4位，日本生3位。勤務者中，本島畢業生結婚又較日本畢業生多，第三屆畢業的本島女性較須兼顧家庭與工作。

整體而言，以上述新竹高女第三屆畢業生為例，有近3/4走入婚姻為多，畢業後投入勤務人

數僅約占1/4，而這些女性中，有半成以上為本島女性，其中亦有半成以上已婚，且以擔任教職居多。此外，本島生結婚又同時在職者，約占畢業生總數的13%，而日本畢業生結婚又同時在職者，約占畢業生總數5%，不分族群，皆為相對較少數者。本屆新竹高女的學生畢業後，以結婚且未就業為主要趨勢，其中又以日本畢業生較本島畢業生為多。

因此，前述塚本春枝於補習科畢業後嫁為人婦，可能暫未投入職場的推測，從以上說明看來，是極有可能的，這是本屆日本畢業生，較常見的情形。

接著，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畢業的新竹高女第七屆畢業生動向，整理如表3所示，資料來源同表2註釋說明。

表3統計昭和九年(1934年)新竹高女第七屆畢業生，共30位勤務，項目同表2說明。比較特別的是，相較於表2，以昭和18年版資料看來，可見較多本屆本島畢業生先後改姓氏的狀況，有3位：張氏梨花(序號4)改為吉峰せつ子、黃氏新妹(序號21)改為國本新子，以及詹氏月琴(序後30)改為清水琴枝。

第七屆約79位畢業生，共30位勤務，為本屆畢業生總數37.9%。勤務中，本島生11位，占勤務總數36.6%；日本生19位，占63.3%。以全體畢業生而言，本島生勤務約13.92%，而日本生勤務約24%，其中又以擔任國語講習所、小、公學校等勤務19位最多；本島生有7位、日本生12位，其占勤務總數63.3%，其中的安田阿蘇子(序號

表3 昭和九年(1934年)的畢業生勤務狀況

序號	姓氏	結婚	現在 / 畢業後動向
1	稻津英	√	新營郡 烏樹林公學校勤務
2	湯氏鳳英妹	√	大溪郡 溪四公學校勤務
3	德重きよ	√	新竹市 新竹小學校勤務
4	張氏梨花	√	湖口庄 新湖口公學校勤務
5	張夏江		桃園庄 桃園第一公學校勤務
6	張氏秋妹		中壢郡 頭重溪國語講習所勤務
7	龜井芳子		苗栗郡 苗栗第一公學校勤務 新竹市 東山國民學校勤務
8	山秋澤染子		(日本) 川崎市役所勤務
9	吉田登美子	√	大溪郡 龍潭公學校勤務
10	竹永玉代		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在學
11	宋氏員妹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在學
12	塚本文子	√	東京市 戶板裁縫學校勤務
13	辻キミ		苗栗郡 富士公學校勤務
14	內藤律子	√	東京市 武藏野音樂學校在學
15	上田ミヨ子		東京市 電器局乘客掛
16	宇都宮梅子		竹東郡 竹東公學校勤務
17	野口フサ		桃園郡 桃園第一公學校勤務
18	山口アキ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勤務
19	安田阿蘇子	√	臺北市 商工銀行勤務、 草屯東國民學校
20	松野みつ		新竹市 第二公學校勤務
21	黃氏新妹	√	新竹市 市役所勤務
22	黃氏玉清		臺北市 女子高等學院在學
23	坂梨ヒサ		新竹市 第二公學校勤務
24	蔡氏招治	√	竹南郡 竹南公學校勤務
25	坂本登美子	√	中壢郡 新屋公學校勤務
26	邱氏玉英	√	新竹郡 照門公學校勤務
27	彭姜氏蘭英		竹東郡 女子高等學院在學
28	目黒ひさ糸		新竹市 帝國製糖會社勤務、 大日本製糖勤務
29	鍾氏才妹		苗栗郡 南和公學校勤務
30	詹氏月琴	√	新竹郡 四湖公學校勤務

19)，於1943年前後結婚，嫁到南投街後，由商工銀行轉任草屯東國民學校勤務，因此表3並列於商界與公學校。

此外，高等科勤務1位(序號12塚本文子)、商界2位(序號18、19)、公家單位4位(序號8、15、21、28)，還有5位升學(序號10、11、14、22、27)，如竹永玉代就讀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宋氏員妹就讀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內藤律子就讀東京市武藏野音樂學校，及黃氏玉清與彭姜氏蘭英皆就讀女子高等學院，其中有3位是本島生(序號11、22、27)。較為特殊的是，宋氏員妹(序號11)在結婚後又同時在學，是其中較少見的個例。相較於表2第三屆的狀況，雖然第七屆升學者僅約整體的6.3%，但有2名醫學生，是較為突出的現象。

以昭和十八年版資料，婚姻狀況來看，本屆有49位結婚，占畢業總人數約62%。30位勤務中，16位未婚，其中日本生12人，本島生4人，勤務未婚約占53.3%；14位已婚，有7位本島生，7位日本生，勤務已婚約占46.6%。因此，第七屆畢業生有超過半成以上結婚，但投入勤務者有半成以上未結婚。再與第三屆比較，第七屆結婚比例(62%)，較第三屆少(72.3%)，而勤務比例(37.9%)，則多於第三屆(27.6%)，其中第七屆日本生勤務比例(24%)，多於同屆本島生勤務(13.9%)，但其結婚的比例(36.8%)，則遠低於同屆本島畢業生(63.6%)，亦低於第三屆日本畢業生

之勤務結婚者(57.1%)。換言之，新竹高女第七屆畢業生的整體動向，以近七成結婚為多，約三成就職，而日本畢業生有勤務者，於畢業後至昭和十八年期間，又多以未婚居多。

前述提及，第七屆的塚本文子畢業後，於昭和九年(1934年)為東京市戶板裁縫學校勤務，約1939至1940年間結婚，1940年至1943年間同時兼顧工作，1943年前後離開職場，走入家庭。相較於同屆的動向，畢業後尚未結婚的塚本文子先投入職場的經歷，與其他多數日本畢業生勤務者相同，而婚後約四年繼續在職，則較非同屆日本畢業生的選擇。相對於姊姊春枝，文子畢業後因曾工作，因此她的動向較姊姊有變化，而婚後勤務的情形，不管是放在姊姊那一屆，或她自己那一屆，都是日本畢業生動向較為少見的情形。

六、結語

本文從昭和六年塚本芳枝的婚禮開始，藉由塚本清吉的三個女兒的經歷為例，略探日治高等女學校學生畢業後的可能動向。

前述塚本家三姊妹：塚本芳枝、春枝與文子的事跡，整理如表4所示。

表4 塚本家三姊妹事跡

項目	塚本芳枝	塚本春枝	塚本文子
出生	約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7月7日	大正三年(1914年)三月十二日	大正七年(1918年)二月二十五日
出生別	長女	二女	四女
本籍	日本鳥取縣	日本鳥取縣	日本鳥取縣
學歷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畢業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升同校補習科畢業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畢業

項目	塚本芳枝	塚本春枝	塚本文子
畢業年	昭和二年(1927年)三月本科畢業	昭和五年(1930年)三月本科畢業、昭和六年(1931年)補習科畢業	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本科畢業
畢業後動向	與基隆近江家於昭和六年(1931年)四月十五日結婚	與臺北宮本家結婚，具體時間不詳，最晚於1939年前結婚	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後，東京市戶板裁縫學校高等科、勤務
畢業後續經歷	婚後在臺期間曾在基隆壽町夫家生活	婚後在臺期間曾於臺北市東門町與佐久間町、基隆生活	1939至1940年間與坂本家結婚，在日本東京生活

塚本家三姊妹本籍日本鳥取縣，年齡約差三至四歲。她們的父親塚本清吉於1922年渡臺時，長女塚本芳枝年約11歲，她應是在日本完成小學校教育。姊妹先後隨父渡臺並在臺就學，芳枝進入專供日本子弟就讀的臺北第一高女，塚本清吉在1922年至1924年間，於臺北第一高女任職，長女芳枝的婚禮，便由第一高女第三任校長清水儀六夫婦媒妁，展現兩者的交誼。芳枝畢業後，未繼續升學或就業，嫁給基隆著名地方士紳近江時五郎之長子，她與同一屆大多數的日本畢業生一樣，選擇傳統的良妻賢母典範，作為此時的人生方向。芳枝的婚姻，可說是工商界與文教界的一時盛事，也引起當時報紙媒體的報導。

塚本清吉的二女塚本春枝，於1926年入學，是新竹高女第三屆本科畢業生，升學同校補習科，雖然畢業後未擔任勤務，但她當初應該是有擔任教職的理想，可能最終在多方媒合下，亦如姊姊芳枝，先選擇走向婚姻。

四女塚本文子是新竹高女第七屆畢業生，1934年畢業後，於東京的裁縫學校勤務。在新竹高女時期，她連年獲得各種賞狀，畢業時獲頒愛國婦人會紀念品，整體表現優秀，但她並未如多數想升學的高女畢業生，或如姊姊般，選擇繼續在臺升學，而是返回日本東京勤務。與兩位姊

姊畢業後的動向比較，或與同屆畢業生或第三屆畢業生相較下，文子的狀況都是較為特別的，起初她頗具有職場「新女性」的氣勢，也顯示她對裁縫的興趣；不過，裁縫是高等女學校的必修學科，仍具有培養女學生成為良妻賢母的用意。在勤務四、五年之後，文子嫁入坂本家，婚後有一段時間在東京，而兩位姊姊分別在臺北與基隆。

從就讀新竹高女的塚本春枝與文子為個案的起點，本文又進一步從兩屆畢業生的畢業動向作考察，以瞭解她們在同屆畢業生中的定位。以下將前述新竹高女第三屆與第七屆畢業生動向，綜合整理如表5所示。

表5 新竹高女畢業生動向(第三屆與第七屆)

新竹高等女學校(新竹高女)	第三屆畢業	第七屆畢業
畢業年度	昭和五年(1930)	昭和九年(1934)
畢業生人數	76	79
勤務者人數	21	30
勤務者—本島畢業生人數	14	11
勤務者—日本畢業生人數	7	19
勤務者—初等學校勤務人數	15	19
畢業生—結婚人數	55	49
結婚者—擔任勤務人數	14	14
結婚者擔任勤務—本島生人數	10	7
結婚者擔任勤務—日本生人數	4	7

新竹高女第三屆畢業生，約3/4走入婚姻，1/4勤務，勤務者有半成以上為本島生，她們亦有半成以上已婚，兼顧工作，以教職居多。新竹高女第七屆的動向，以近七成結婚為多，約三成勤務，而日本生勤務者，以未婚居多。從兩屆畢業生的狀況看來，新竹高女畢業生動向，大致至少有三個可能：結婚、升學或工作，其中結婚占相對較多的比例，升學次之，且多數為補習科，以擔任教職，或到日本繼續升學，亦有醫學生；而就業者則多在島內擔任公、小學校勤務較多。

1931年3月《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新竹高女本科畢業生79位，補習科結業23位，畢業抱負為：「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四、臺北第一師演習科二、□大豫科、同志社家政科、戶板裁法、奈良天理學院、長崎女子師範二部各一、本校補習科二十三名、就職兩名、家庭四十三名」，²⁸其中的「戶板裁法」可能是印刷誤字，指戶板裁縫學校，此為新竹高女第四屆畢業生與第二屆補習科結業情況，而塚本春枝正是第二屆補習科的學生。從報導看來，本屆畢業後打算於內地或本島升學者34人，就職2人，家庭43人，共79人；繼續升學占43%，以補習科為多；就職占2.5%，而最多的是家庭占約54.3%。相較於前述第三屆與第七屆，第四屆畢業生有更多人想繼續升學，但有半成以上回歸家庭，立即就職者最少。1935年的報導刊載，第八屆畢業生79人，預計48人家庭，升學補習科15人，希望升學師範演習科6人、日本女子大學1人、戶板裁縫2人；臺北女子學校、家政專門學校、洋裁學校、臺北赤十字醫

院各1人，希望就職者2人。²⁹報導未列出族群，但仍可見第八屆畢業生的動向，以家庭為多約60.7%，繼續升學者約35.4%，預計就職最少僅0.2%；而升學又以擔任教職就讀補習科(演習科)最多。此外，塚本文子服務的戶板裁縫學校，也一直是學姊與學妹們的升學選擇之一。從第三、四屆與第七、八屆，新竹高女畢業生的動向看來，家庭皆占多數，大概以結婚為多，而就職最少；升學則與就職有關，以預計為教職者最多。

那麼，畢業後如塚本春枝一樣，選擇繼續升學的緣由為何？1934年《臺灣婦人界》以「畢業後的希望」為題，對本年度島內各女學校的準畢業生徵文，以其中刊載的新竹高女學生龜井芳子的投稿為例，她寫道：畢業後因希望投入對現代文學的探究，為了這個目標，第一步便是繼續升學補習科，並能進一步往更上級的學校學習。依據筆者的認知，龜井芳子是新竹高女第七屆本科畢業生，剛好是塚本文子的同學。那麼，她是否真的有達成希望？她畢業後至少在昭和十八年(1943年)以前一直未婚，並先後在苗栗第一公學校與新竹的東山國民學校服務(表3，序號7)，她的確有達到第一步希望，從補習科畢業後擔任教職，但並未繼續升學，她對現代文學的熱愛，大概多轉為工作之餘的興趣。同篇刊載的臺北第二高女永島節江的文章則寫道：女學生畢業後的出路有繼續升學、實務工作或從事家事，她在規劃畢業後的選擇時，是先與母親相談，她最想依據自

28 〈新竹高女卒業生志望〉，《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10日，夕版4。

29 〈新竹高女の卒業生〉，《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1日，夕版2。

己的喜好繼續學習。³⁰1930年代前期，兩位從臺灣高等女學校畢業的日本學生，有人會先與母親討論，女性之間的經驗相授，難免試圖影響她們的抉擇，日後的相關研究，也應注意母職對家庭子女的作用；最終，結果雖未必盡如人意，兩位少女卻不約而同展現出想自我掌握人生的積極性。或許，在結婚以前，塚本春枝畢業當初選擇繼續升學時，她也曾對未來有一番自我期許。

再回頭看塚本家三姊妹的經歷。塚本芳枝與春枝，和前述兩屆的多數畢業生相同，畢業後選擇結婚；相較於此，文子先在職場工作數年，為較少數的狀況，但結婚後則與前述多數日本畢業生一樣，暫未工作，也與兩位姊姊相似，走向家庭。婚姻似乎是本文所述日治新竹高女數屆的日本畢業生，最常見，也是最終多數的人生方向，是成為家庭裡的良妻賢母。至於新竹高女的本島畢業生的婚姻與人生，則須另篇討論。在特定歷史時空與父系社會的性別框架下，兩性有其各自的歷史發展，本文則以塚本家三姊妹為起點，試探日治新竹高女學生畢業後的動向，她們的人生還是先以走入婚姻為主軸。

最後，本文於截稿前，適逢新竹女中112學年度畢業前夕，學校公開擺放「畢業の留言板：我想成為_____」，讓畢業生盡情抒發，其中有寫如：「我要當央行行長」、「有錢的名校高

材生」、「李碩珉老婆」、「我想成為億萬富翁」、「尹淨漢老婆」、「李抒濤老婆」、「崔傘女友」、「成功的人」、「有錢人」等，反映這個時代的女學生有更多元的人生構想。留言中雖然未見「結婚」，但屢見想成為當紅「韓流」男團的老婆或女友，展現了當代竹女畢業生，未來的人生，有無限可能。

附記

本文對塚本家三姊妹的探討，僅止於日治留存部分資料，對於戰後的發展未及深論。但透過本校林校長近期赴日對塚本後人之拜訪得知，戰後春枝習醫，而文子曾任京都大學教授，其戰後之經歷變化，附記供參。

30 參見龜井芳子，〈卒業後の希望〉，《臺灣婦人界》1934年5月號，頁62。同刊載臺北第二高女永島節江，頁60。永島的文章中也顯示對學問的興趣，並想依據自己的喜好繼續學習。同期各篇多有類似的表現。這些看來多充滿正面能量的文章，或者因當時戰局逐步緊迫，有被編輯特意挑選的可能，不過也顯示了部分高女畢業生的想法。

第八章

新竹高女的修學旅行與見學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日治學校的「修學旅行」，是至校外實務參訪學習各種知識的活動，其行程多安排在學校各階段的最終學年，或依年級有不同規畫，通常會過夜，形式分為島內與島外，能拓展學生視野的深度體驗，如今日校外教育旅行。「見學」是以學生學習為主的參觀活動，可能獨立實施，當日往返，或也會包含在修學旅行內。此外，「遠足」通常指當日往返，步行為主，培養學生健康體能，目的距離較近。

自1888年日本文部省正式將修學旅行納入「尋常師範學校設備學則」以來，雖然這些活動並非校內學科課程，但為明令於法的校外教學。此後，遠足與見學也成為明令於法的課外活動，是各階段學生畢業前的重要學習課程，形成日本近代教育校園生活的特色。在國內外旅遊未普及的年代，隨著殖民教育體制的發展，日治時代學校的校外活動，成為許多學生珍貴的成長回憶，也藉由修學旅行等種種校外活動，窺見日本文化，無形中積累成為深植當時學生的精神內涵。⁰¹

新竹高女亦曾辦理如修學旅行、見學、遠足、登山與露營等校外活動，這些校外活動的形式與名稱雖有不同，但「修學」為學習之意，校外活動本質上與學生的參訪學習有關，故本文標題以修學旅行與見學概稱。

二、首度校外活動：修學旅行與見學

1924年11月1日，時值新竹高女開校第一年第二學期，由塚本清吉校長帶領首次「修學旅

行」。報紙特別刊載行程，當日上午五點五十分，由塚本校長與四名職員率領學生從新竹車站出發到臺北，分別參訪中央研究所、臺灣神社、動物園與北投溫泉等。此次的校外活動住宿一晚，第二天在臺北市「見學」，於11月2日下午三點四十分從臺北車站搭車，下午六點三十四分抵達新竹車站歸校。⁰²由於行程為兩天一夜，視為「修學旅行」，但實際活動以「見學」為主。雖僅為兩天一夜的短期修學旅行，但搭火車車程，當時新竹與臺北單趟大約將近三個小時，放在今日也算較遠的行程。由於本則報導缺乏此次修學旅行的圖像，對旅行的細節也缺少描述，以下另以其他資料說明兩日的具體過程。

(一)第一日行程

1.1924年11月1日：搭火車去臺北

新竹高女首度修學旅行，是新竹高女學生栖本雪子期待已久的歡樂之旅。1924年11月1日，她清晨三點左右就醒來準備，出家門時已經四點多了。此時天色漆黑，星星仍閃爍著明亮的光芒。車站擠滿了人，老師和學生也在候車室集合，參加的學生有七十八個人，依照老師的指示，分成七組。突然間，聽到火車進站駛入時發出的巨大聲音，火車閃閃發光，快到店時，學生的腳步聲迴盪著，熱情地奔跑著。她在車窗上看到火車漸漸離開田野，遠處的藤蔓和其他植物的葉子都長得綠油油的，看起來賞心悅目。火車上，老師忙著編織，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嬉戲，相當熱鬧。她往外一看，還看見一隻白鷺飛過。隨著火車的前行，太陽越來越高，景色也開始旋轉。她還描述火車經過的地區有一塊「鶯

01 蔡淑君，《少男少女見學中 日本時代修學旅行開箱》（臺北：玉山社，2020），頁13-18。

02 〈新竹高女修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1月1日，夕版1；《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1月2日，夕版4。

歌石」的傳說，之後有五名學生分別在湖口、楊梅、中壢上車，總共有八十三人。火車終於抵達目的地臺北，栖本雪子和同學都興奮地趕緊從座位上站起來。⁰³此八十三名參加者為新竹高女第一屆入學生。

抵達臺北市區，這座城市給學生的初次印象是什麼？學生上野芳子聽到車站附近有「饅頭饅頭，報紙上的牛奶喔」的叫賣聲，還看見市區有很多兩層或三層樓房的巨大西式建築。⁰⁴學生都築ヒデ在見學步行過程中，看到有「東洋第一」的臺北醫院，驚嘆雄偉的建築，經過某十字路口時，還看到中央矗立著前民政長官大島熊次閣下的銅像。⁰⁵臺北醫院完工啟用於1921年，是一棟帶有文藝復興風格的大型新穎建物，不難想像會有驚嘆的感受。

2. 中央研究所見學

隨後抵達1921年改制的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新竹高女的學生體認到中央研究所是對島內的工業和衛生進行研究和測試的機構，對科學界

03 參見栖本雪子，〈新竹驛より臺北驛まで〉，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發行所：新竹高等女學校校友會，大正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發行），頁61-62。此外，文中提到「鶯歌石」傳說，位於今新北市鶯歌區的山脈斜坡處，是鄭成功在臺灣各地留下的傳說故事之一，臺北縣政府於2006年依據文資法登錄為文化景觀。

04 參見上野芳子，〈中央研究所見學〉，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2。

05 都築ヒデ，〈臺灣神社參拜〉，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3。文中新竹高女學生所見「臺北醫院」，完工啟用於1921年，是當時東南亞最大型、最現代化的醫院，現為臺大醫院舊館，大約在今日臺北市中正區常德街一帶。外觀是新修後帶有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臺北醫院。文中所稱「大島熊次閣下」應為1913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第五任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的銅像，其位置約在今日監察院前方，所見銅像約在今日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附近。

有巨大貢獻。上野芳子看到巨大的建築物與乾淨的場所，感覺好像做夢一樣。她描述在解說員的陪同下，新竹高女師生參觀了本部各所單位，如機織室，其中動植物標本室最讓她印象深刻，比如參觀鯖魚室，去了瓷土磨成粉的地方，她還好奇地去聞味道，感覺太噁心了。裡面有兩隻驢，但她把它們誤認為羊，塚本校長還因此笑出來。時間催促，她又趕緊去看蛇類，有青竹絲、眼鏡蛇、雨傘蛇與百步蛇等等。中央研究所的見學相當充實，離去前走到庭院，她看到美麗的無名花朵綻放著幸福的笑臉。最後，上野芳子說：「想看的東西太多了，但時間不多，就跟在飛一樣，不得不密切注意」。⁰⁶下一站前往臺灣神社。

3. 到圓山運動場與臺灣神社

接著，師生步行經過圓山運動場（現址今臺北市立中山足球場）。學生都築ヒデ提到，運動場很寬敞，周圍有很多可看的東西。到了臺灣神社，她甚至想起去年四月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時的印象。離開運動場後，繼續步行，到達明治橋。都築提到當穿過神社第二個鳥居，登上高高的石階，來到神社前排隊時，她的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莊嚴感，大家都懷著最崇高的敬意一起祭拜。她還在神社參道側，看到有一門在甲午戰爭中繳獲的大砲，想起了古老的臺灣。在緊接著匆匆前往動物園的路上，她又想起在臺灣神社祭時校長

06 參見上野芳子，〈中央研究所見學〉，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2-63。文中所指「中央研究所」並非今日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而是1921年改制的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其本部範圍約位於今日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青島東路，徐州路，臨沂街附近。廳舍建物於1909年前完工，但今已不存。

先生的講話。⁰⁷圖1為昭和六年(1931年)十一月，四年級修學旅行於臺灣神社的留影，可見學生穿著制服，在神社前整齊列隊合影，除了斜揹的書包，從第一排學生手中亦可見各式提包，並拿著圓帽，還有一位帶隊男老師站在最後方。從開校第一年1924年的修學旅行起，臺灣神社便是北上行程最常去的重要景點。

4.圓山動物園見學

在抵達圓山動物園後，學生能見喜代開心到忘了腳的痠痛。她描述走進動物園大門時，首先看到的一隻會說「早安」的鸚鵡，好奇的想知道鳥兒怎麼可以說話。之後，陸續又看到老虎、獅子、狐狸、猴子，還看了可愛的兔子和豚鼠，以及大蛇。離去前，學生轉向動物們，打聲招呼說「再見」，還聽到有人抱怨著：「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走路了」，但她和同學還是走到了車站。⁰⁸在此可見一上午的見學步行，讓部分學生出現腳痠痛的情形。

5.北投見學

1924年11月1日，新竹高女的師生搭乘12點34分的火車，向山上駛去，前往北投見學。根據學生神富美江的描述，此處居民大多是農民，



圖1 修學旅行於臺灣神社(昭和六年十一月)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

一眼望去田野裡長滿了黃色的稻穗。車子沿著一條被田地擋住的小路，到達了士林。這裡田地茂盛，四面環山，森林隨處可見，景色優美。士林地區因供奉被襲擊殺害的「六氏先生」而聞名。她提到塚本校長在車上向學生解釋芝山巖的事時，讓她回想起各種事情。⁰⁹

列車於當日下午1點左右抵達北投，車站前有一個小噴泉，水很熱。午餐在一所公學校享

07 參見都築ヒデ，〈臺灣神社參拜〉，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3-64。文中提到的臺灣神社甲午戰爭遺存大砲確實存在。從今人研究看來，有兩門大砲，為1901年神社鎮座祭時日本陸軍省奉獻的甲午戰爭戰利炮，是臺灣現存少數和甲午戰爭相關的文物。1962年改移撥給國軍歷史文物館；甲午戰爭戰利砲則移撥至省博。詳參張安琪，〈臺灣神社大鼓入凡記 戰後初期臺灣神社大鼓入館、借出始末〉，《臺灣博物季刊》第153期(2022年)第43卷第1期，頁92。黃士娟，〈從臺灣神社到圓山飯店〉，《臺灣學通訊》第110期(2019年)，頁24-25。

08 參見能見喜代，〈動物園見學〉，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4-65。

09 參見神富美江，〈北投見學〉，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5。文中所稱芝山巖事，為發生於1986年的芝山巖事件。芝山巖事件遇害的六位學務部員併稱為「六士先生」或「六氏先生」。

用，從教室向左看，有一座長滿樹木的山脈，景色之美，讓神富美江感到難以形容的感受。短暫休憩後，八十三名學生在校長的帶領下，列隊出發去泡溫泉。這個溫泉場以保養之地而聞名，建築也相當華麗。學生們看了一眼山頂的「上之湯」，就沿著路往回走。下午3點35分，登上列車離開了北投。這班火車有兩節車箱，煙霧比一般火車少。火車鐵路周圍都是稻田，草都黃了，白雲飄過大屯山，大家在車上熱鬧極了，有的人在吃東西，有的人在睡覺。火車行進，將抵圓山時，看起來像神社，漸漸的離臺北越來越近了。馬偕醫院的建築豎立在路途上，即將抵達大正街時，看到這裡風景優美，附近前面有一條河流傾瀉而下，周遭可見新建築鱗次櫛比。很快，站務員跑來跑去大聲喊道：「臺北！臺北！」，抵達臺北了。下車後，師生沿著大馬路，前往「萬屋」住宿。¹⁰

6. 萬屋旅館之夜

新竹高女一年一班的學生山本マス，對11月1日夜宿萬屋旅館有深刻的印象。她寫到大家拖著疲憊的身體，終於到旅館安頓，是學生最期待的時刻。住宿按班級分，住二樓，兩人一間。每個人都吃著甜食，玩得很開心。正當她談論買新紀念品時，已經到了吃晚餐的時間。吃完一頓熱鬧的晚餐後，她決定早點洗個澡，在去城裡走走，但洗完澡後，她不禁感到疲倦。沒多久，幾個第一高女的女生也來參加聚會，她們的姊姊也過來了，聊得很開心。晚飯後，老師帶著她們來到新

高堂前往榮町。她感到這裡不愧是臺灣最好的城市，很漂亮，人頭鑽動，街道商店裡整齊地擺放著一排排整齊的漂亮物品。閃閃發光的電燈下，看到一個年輕漂亮的人走著，臉上帶著歡快的表情，伴隨著日本木屐的聲音。之後，她們去了著名的新起町市場，山本買了一些弟弟妹妹喜歡的玩具。經過不久前聽說過的新世界活動照相館後，饒有興趣地看了看，有還想在街上逛逛的心情，最後收起珍貴的紀念品，返回到旅館。她回憶當晚睡覺時，覺得幸福得根本睡不著！¹¹

一年二班的學生樋村信子(圖2)對住宿萬屋旅館也有很多的回憶。她同樣寫到當日拖著沉重的腳步終於到了旅館。位於二樓的房間很小，但可俯瞰主要街道。她和同學排隊吃晚餐，老師在附近關心。吃完晚飯，她去洗澡，直到洗完澡，用餐



圖2 樋村信子
來源：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

10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5-66。「大正街」位於今日臺北市中山區舊市區，因開發於大正元年(1912年)而命名，為臺北市大正町名稱之淵源，此後是日本人居住的高級社區，但文中所稱「大正街」，筆者認為應是指1915年因淡水線鐵路而設置的「大正街乘降場」，是車站名。

11 參見山本マス，《萬屋旅館の夜》，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6。文中的萬屋旅館是日治臺北表町著名的幾所旅館之一，約位於今日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上，原建物今日已為合作金庫分行。榮町是當時臺北最熱鬧的商業地區，有「臺北銀座」之稱，文中所述的新高堂書店位於此區域，榮町大致位於今日捷運西門站以東到新公園的區域。之後，1932落成的菊元百貨店與1936年落成臺北公會堂也在榮町內。此外，學生去逛的新起町市場，大約在當時艋舺至大稻埕間鄰近西門町的新起町內；新起街約在今日臺北市長沙街一帶。

處仍擠滿了人。然後發現父母、哥哥、姊姊，還有朋友進來旅館探望，房間裡擠滿了人們，有人聽到朋友的呼喚，興奮地從二樓下來，有人準備出門，過了一會兒被允許出去。樋村信子接著描述她和出淵先生、飯田先生一起去了新高堂並參觀，到榮町逛，有自動車與自轉車往來穿梭，電燈如畫，兩側店面裡，擺滿了琳瑯滿目的商品。她看到從本町到榮町、新起町隨處可見身穿竹女學校服裝的人們在店面購物。店裡的時間快九點了，在新高堂前集合回飯店。回憶第一次和同學住宿的種種體驗，她當晚也睡不著。¹²當時的新高堂書店晚上也有營業，成為高女師生參觀與集合的場所。

前述提到，報載此次修學旅行由塚本校長帶領四位職員，但未寫明四位職員是誰，但透過上述記載可知，其中有兩位是教諭出淵ミヤ與飯田リヲ。根據筆者的認識，出淵教授國語，飯田教授音樂與禮儀，兩位皆是新竹高女創校第一年便到校任職的女教師。此外，修學旅行住宿時，還有家長親朋特地來旅館探視，應有不錯的經濟條件可隨行而來，或交通距臺北市不遠。山本提到第一高女的學生來聚會聊天，女校學生之間或有所交流。更特別的是，學生洗完澡後是穿著學校制服而非便服，去逛臺北市最熱鬧的榮町與新高堂等商店，因而出現滿街學生穿竹女制服的畫面。

(二)第二日行程

1.11月2日：大稻埕見學

1924年11月2日，早上7點40分於萬屋旅館前整隊，預定八點出發前往大稻埕。學生南トミ寫到，行經途中，塚本校長特別指了一棟建物說

是鐵道旅館(鐵道ホテル)，並加以說明。走進大稻埕市場大門，兩邊堆滿柑橘、柿子、蘋果等水果，還看到本島人在買東西。她提到大稻埕的媽祖祭典，美麗的廟宇讓她感到有如龍宮城。走出市場，眺望遠方，西邊有高高的觀音山和大屯山，在這高處眺望淡水河，景色怡人，塚本校長還解說今昔萬華市集的風貌。看到鐵橋下有兩三帆船航行，漂浮在寬闊的河面上。景物優美，但她卻感到雙腿開始覺得疲倦，可能是因為昨天的疲勞，每個人都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博物館。¹³在連續兩日長途跋涉疲累下，學生仍對淡水河的美留下深刻的印象。

2.博物館見學

新竹高女的師生繼續步行到臺灣博物館見學。首先印入眼簾的是，大理石造的「豪壯」建物。學生上妻和(圖3)提到，博物館有導覽人，她們先參觀「生蕃」的使用品展物，看到著紅色



圖3 上妻和
來源：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

12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7-68。文中所說打開旅館窗戶，可俯瞰的主要街道可能是今日臺北市館前街。

13 參見南トミ，《大稻埕見學》，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8-69。文中提到的「鐵道旅館」是日治相當著名的高級旅館，由松崎萬長等人設計的德式建築，於1908年落成於當時臺北市表町(今臺北市中正區臺北車站對面)。她所提到的媽祖祭與廟宇，應該是大稻埕唯一的媽祖廟慈聖宮(今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一帶)，於1864年初建，1910年重建，今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蕃刀與看起來恐怖的臉。隔壁房間有荷蘭的歷史資料，有日清戰爭時期使用的旗幟、新舊度量衡器與南洋土人的樂器等。看著其中的乃木將軍的墨寶，她想起了他高貴的人格。然後，又看到一座紀念碑，想起能久親王征伐時，冒著艱辛帶兵前進的情景，據她說同學都忍不住流下眼淚。再往前走，看到皇太子殿下來訪紀念碑，去年臺灣行啟的回憶讓她們興奮不已。還有蕃人擊太鼓銅像，與臺灣的古地圖等等。隔壁房間裡有蛇或其他動物、鹿，及鳥類的展覽。此外，也看到一些外國動物與叉具細工等工業品，還有勘查發光的北投石與硫黃的照片。金瓜石礦山模型與泥火山模型也看起來作工精細。離開期待已久的博物館之旅後，排隊準備前往植物園。¹⁴

以上為參訪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的體驗，從學生的描述可知，展品有臺灣動植物、礦物蒐集品與歷史文物。今日國立臺灣博物館描述，重建1908年開展現場佈置為：「進了大門之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林產部份，大空間裡以富麗堂皇的蓮草造花盒子為中心，四周為各種產業模型，旁邊是農產標本，有個高臺放置著這棟建築的原初主人，彩票抽籤器。有一間專門陳列工藝品標本，另有一間展示一些歷史相關資料。二樓入口大門上方有動物、左邊有昆蟲和植物，右側有水產的陳列，扶手的轉彎處是從蕃人沒收的廢槍五百枝，作為討蕃紀念而展示的。兒童室的上方陳列著蕃族之土俗品，其中作為貴賓室的一個角落有植物臘葉標本的陳列。事務室上面一個房間展示地質礦物，蕃俗室的牆壁掛有兩幅從警察本署送來的石川欽

一郎所繪隘勇線油畫……」。¹⁵佈置場景與上述學生所見，頗有相似之處。

新竹高女師生曾在臺灣博物館一樓參觀地質礦物室與歷史室，到二樓參觀蕃俗室、動物室等，學生所述「生蕃」即日治時代高砂族。透過參觀館藏皇太子行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與乃木希典總督相關文物，則激起學生高度國族認同的情緒，而哭泣或興奮不已。

3. 植物園見學

期待已久的博物館之旅結束了，接著前往植物園。學生小谷多喜子(圖4)在植物園見學的記載提到，她因為雙腿疲憊走路沒排好隊，受到了老師的注意。走入大門回頭一看，就看到了臺灣總督府的塔樓。入園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棵高大翠綠的檳榔樹，兩邊都是森林，各種綠樹、山茶花叢等等開得特別漂亮。走進商品陳列館，裡面陳列著陶器，還有很多有圖案裝飾的罐子。還有用麥稈、林投、竹子等製成的帽子，還有臺灣產的水晶和珊瑚，有紅色珊瑚和桃色珊瑚等等。小谷



圖4 小谷多喜子
來源：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

14 參見上妻和，〈博物館見學〉，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69-70。

15 參引見國立臺灣博物館網頁資料。

多喜子認為，實地見學不僅可以為未來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而且也對她目前所學的知識有很大的幫助。¹⁶

此處參訪1896年創建的臺灣第一座近代「臺北植物園」。學生去過的商品陳列館，在1922年8月5日曾舉辦「家內工業展覽會」，估計展覽首日吸引了日本人和臺灣人約七千人入館參觀採購。8月8日的入園觀覽者更高達萬人。¹⁷臺北植物園不僅是普及植物知識的場所，透過園內各種吸引人潮的活動，也成為當時臺北市熱門景點之一，具有教育上的功能。

4. 參觀臺北第一高女後，返回新竹

新竹高女的學生和泉倫子提到，她們走了很遠的路前往第一高女參觀，感到很累，但她觀察到塚本校長看起來卻毫無疲態。大家繞到學校禮堂，有鋼琴聲響起，周圍一片安靜。禮堂有美妙的獨唱，有一段鋼琴獨奏等等表演，她認為補習科的學生們把三聲部的副歌和童謠合唱得優美動聽。音樂會結束後，老師領著大家走進裁縫室。午餐後，她還想寄一套第一高女校友會的臺北風景區明信片作為紀念。塚本校長對新竹高女的學生說：「此間學校的宿舍據說是本島最好的一層建築，所以我想去看看，帶你們參觀一下宿舍」。和泉看到第一高女宿舍房間佈置很整齊，有大浴室，學生還商量著要如何盡快建起這樣的宿舍。接著走進教學樓參觀，穿過走廊，往各

個教室裡張望，同學們又去了校長辦公室等去行禮，其他人則在大門前排隊準備返程。¹⁸

本專刊另篇曾提到，新竹高女塚本清吉校長於大正十一年(1922年)至十三年，擔任臺北第一高女教諭兼教頭，於大正十二年(1923年)與第一高女第三任校長清水儀六，共赴皇太子臺灣行啟相關活動，此刻舊識重逢，舊地重遊，或有感觸。禮堂上優美動聽的音樂演出，與整齊有大浴室的學生宿舍，更讓新竹高女的學生印象深刻。特別去參訪裁縫室，則可能與高等女學校重視婦德培養的教育宗旨有關。兩所女校師生透過此次參觀，進行了首度正式校際交流，不過前述提到，早在新竹高女住宿萬屋旅館時，就有第一高女的學生來聚會，學生之間的私下交流看來也頗活絡。

下午三點結束第一高女的參觀活動，可以自由活動。學生谷口ノブ(圖5)描述大家開心興奮地喊道：「我們去買點紀念品吧」。一行人在第一高女正門處散去。谷口和團隊一起去購物，



圖5 谷口ノブ
來源：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

16 參見小谷多喜子，〈植物園見學〉，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0-71。此處參訪的是臺灣第一座植物園，於1921年正式改稱臺北植物園。

17 參見吳明勇，〈日治時期「臺北植物園」之設立及其社會功能〉，《林業研究專訊》(臺北：農業部林業試驗所，2007)第14卷第6期，頁20。

18 參見和泉倫子，〈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參觀〉，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1。

也買了些東西後，拿行李，匆匆在車站前集合，下午三點二十四分上車，返回新竹。之後，天開始黑了，月亮從西邊的天空探出頭來。火車像箭一樣向前行駛，途中經過中壢、楊梅與湖口，終於到達新竹車站。谷口最後回顧這次修學旅行，雖然認為對一年級學生來說有點負荷太多了，但因為學校沒有任何運動會或學藝會活動，所以決定帶學生來一次過夜的旅行。她非常感謝學校的用心，認為這是她最愉快和見識最多的一次旅行。¹⁹新竹高女首度修學旅行結束。

從谷口的描述看來，大正十三年(1924年)新竹高女舉辦修學旅行的主因，是因為之前學校沒有舉辦任何運動會或學藝會活動，藉此讓學生也能有參與全校性團體活動的機會。由於1924年為新竹高女開校第一年，百廢待興，校舍仍暫借新竹小學校，場地多有侷限，大概因此未能辦理運動會與學藝會，但學校另規劃修學旅行，讓第一年的入學生感受到校方的用心。兩天一夜見學臺北各地著名景點，一方面透過車窗瀏覽沿途寶島美景，另一方面以步行實地參訪不少新鮮事物，如參訪1921年改制的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看到了1921年啟用新穎的臺北醫院等等，都讓學生大開眼界，感覺有如在作夢。

三、1925至1927年的校外活動

1926年4月新竹高女遷校，1927年時首度有四個年級的學生，在校舍與學生人數上，與開校第一年不同，以下說明1925至1927年間的校外活動。

1925年新竹高女第二次舉辦校外活動，參觀「始政三十年臺灣博覽會」。於6月20日上午，教師率領學生約兩百人搭乘早上六點多火車，從新竹車站出發北上見學，當日下午六點二十分搭乘火車返回新竹。²⁰

「始政三十年臺灣博覽會」於大正十四年(1925年)6月17日於臺北登場，原訂展期十天，後因各會場普遍迴響，順延數日，為當時熱門的參訪地點。

1926年11月舉行全校三個年級的第三次修學旅行。三年級生共75人，從11月11日至13日，共三天兩夜，往基隆、宜蘭等地修學旅行；二年級生94人，從11月12日至13日，共兩天一夜，往臺北、北投等地修學旅行；一年級生91人，11月12日到平鎮等地修學旅行，即日歸校。²¹此次行程從1926年11月11日至11月13日，按年級高低，區分時程長短與行程遠近作規劃。

上述1926年的修學旅行，是開校後首度有三個年級學生參加的活動，以下參考相關資料，另整理如表1至3所示，以更具體瞭解行程內容。²²

1926年11月11日起，最多三日的修學旅行，是首度於遷校現址後，辦理全校三個年級的校外活動，除了日本學生，亦有本島學生參加。修學旅行有展現近代化事物的一面，如行程最遠為三

20 〈新竹高女記念展見物〉，《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6月20日，夕版2。

21 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116。

22 表1至表3之資料整理自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三號，頁85-102。

19 參見谷口ノブ，〈臺北驛より新竹驛まで〉，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71-72。

表1 1926年新竹高女三年級生修學旅行

三年級時程	上午行程	下午行程
11月11日	從新竹搭火車先經過基隆，行經東海岸，看到右為中央山脈，左為浩瀚太平洋。火車駛入宜蘭線。	火車進入宜蘭，見三貂嶺上，高原雲霧繚繞，經草嶺隧道，之後經澳底站。到達宜蘭，參觀專賣局釀造廠，至宜蘭神社參拜。住宿宜蘭。
11月12日	早上七點到宜蘭町往火車站，搭車往基隆，途經礁溪，從火車上透光的窗戶看到溫泉浴場。經過龍山嶺。於澳底站下車，參觀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到達頂雙溪，到瑞芳參觀煤礦區。之後抵達基隆高等女學校。	基隆高等女學校吃午餐後，自由參觀。到基隆神社參拜，並觀賞基隆港與社寮島等景物。於驛前旅館休息後，於五點三十分左右搭乘火車前往臺北，約七點到達臺北，住宿萬屋旅館。
11月13日	陽光明媚的星期六。上午八點半出發到大稻埕，經北門，對臺北橋印象深刻。於大稻埕市街見學，經大稻埕市場往第三高女。參觀第三高女宿舍、音樂教室與家事烹飪教室等。十一點左右離開第三高女。參觀臺灣總督府建築，與官邸庭園。十二點左右離開，前往臺北第二高女。	臺北第二高女見學，用午餐，看見第二高女學生以薙刀練習。三點後自由散步。下午約三點五十分結束行程返回。

表2 1926年新竹高女二年級生修學旅行

二年級時程	上午行程	下午行程
11月12日	搭火車九點多抵達臺北，先萬屋旅館置物。登上開往淡水的火車，前往北投。途經士林，隱約看到芝山巖廟。抵達北投的公學校吃午餐，聽取地形說明。步行到新北投，沐浴溫泉公共浴場。	坐上火車，從車窗裡看到大屯山和七星山，到了圓山，參觀臺灣神社。參訪臺北公園與動物園。之後經過臺北橋，從太平町趕往旅館，住宿萬屋旅館。
11月13日	離開旅館，行經州廳官舍，途經第二高女與中央研究所，參訪博物館。植物園見學，參觀國內商品陳列所，之後去第一高女。	參訪第一高女後，到中央研究所見學。搭火車返回新竹。

表3 1926年新竹高女一年級生修學旅行

一年級時程	當日行程
11月12日	上午8時16分，從新竹出發，約9點30分到達平鎮。徒步至茶葉試驗所參訪。步行至距車站有段距離的一家茶廠參觀，搭乘下午3時30分火車返回。

年級學生所去宜蘭，沿途東海岸景色如三貂嶺等，透過車窗觀賞，美不勝收，途經1924年12月1日全線通車營運的宜蘭線鐵道，學生也對草嶺隧道(圖6)，²³感到印象深刻。一年級學生參訪的平鎮茶葉試驗所，成立於1903年，雖非新建場所，卻是今日臺灣茶葉改良所前身，在推進臺灣茶葉技術的發展上，亦具有近代化的意義。



圖6 草嶺隧道 (1923年)

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23 圖6草嶺隧道，摘引自《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9月18日，版8。

修學旅行也有加強國家認同的用意，如三年級到宜蘭神社、基隆神社參拜；二年級途經前述士林六氏先生處，實地參訪總督府後，參拜臺灣神社。三年級所到澳底，在日本殖民統治史上，是有特殊意義的地點。1895年5月29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澳底登陸，為近衛師團最先登陸臺灣的地點，1896年後設有「澳底御上陸紀念碑」，此處也確實引發參訪學生懷念之情。此外，參訪多所女校，如基隆高女、第三高女與第一高女，作校際交流，學生對第三高女的校舍如整齊的宿舍，前後佈置排列菊花，二樓的書室擺了風琴等等，印象頗深。有些景點如中央研究所、大稻埕、臺北橋、植物園，士林、北投溫泉及圓山的臺灣神社，住宿的萬屋旅館等，皆於1924年的修學旅行時辦理過。

1926年的修學旅行，一方面部分採用1924年修學旅行的景點安排，另一方面以分年級，不同時程與行程的新作法，為日後參用。由此看來，新竹高女1926年島內修學旅行的模式，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1927年是新竹高女的第四次修學旅行，也是首次出現全校四個年級的修學旅行。報載1927年11月18日出發，由中村教諭帶領一年級99名學生到桃園大溪，當日往返。由江頭教諭帶領二年級80名學生赴臺北圓山、北投等地，19日歸校。此外，11月17日先由前藤教諭帶領三年級86名學生，到臺北、蘇澳、宜蘭、基隆等地，19日歸校。11月14日出發，由柴田教諭帶領四年級64名學生，赴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地，19日歸校。²⁴這次的行程也包含類似四年級學生的畢業旅行。

以上報導並未明載1927年修學旅行的具體景點，但筆者從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舊照片得知，四年級的臺南之行，可能去過當時的臺南公園(圖7)、臺南運河(圖8)與赤崁樓(圖9)等地。



圖7 臺南公園(昭和三年十月)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8 臺南運河(昭和二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9 臺南赤崁樓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24 〈修學旅行兩誌〉，《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13日，夕版4。

1927年的行程亦大致沿用1926年修學旅行的模式，依年級安排一至六日，行程有遠近之分。報載此次帶隊的四位老師分別是：帶領一年級的教諭中村菊平、二年級的教諭江頭乙治、三年級的前藤信雄，以及帶領四年級的教諭柴田信太郎。中村教授歷史地理，江頭是體操老師，前藤教授國語，柴田是數學老師。此時的修學旅行都由教師親自帶隊規劃，因為此次是首度全校四個年級的校外活動，筆者也想知道這四位身負重任的帶隊老師的樣子，請參見圖10職員照片，其中，帶隊的中村菊平於1926年9月6日到職，為新任不久的教師，而較資深的為1925年4月1日到職的前藤信雄，此時也是新竹高女的教務主任。

四、1928至1940年間的校外活動

1928年至1939年間，新竹高女的校外活動更加蓬勃發展。以下將全校修學旅行、見學、遠足與露營等相關校外活動，依資料所及，整理如表4。²⁵

表4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整理，筆者另查找竹女校史室典藏資料發現，有可相互印證處，如報載1930年11月，一年級生到圓山，從圖11可知具體時間是11月21日參訪臺灣神社；報載1930年11月，四年級生到臺南，從圖12可知11月20日是到安平參訪；報載1931年11月，補習科到角板山，從圖13可知於角板山貴賓館前留影；報載1931年11月14日，四年級生到嘉南大圳，從圖14可知當時實際場景。



圖10 新竹高女職員

來源：新竹高女第一回卒業記念

說明：照片中的四位帶隊老師，第一排右1起分別是：中村菊平教諭、柴田信太郎教諭、前藤信雄教諭，前藤另側為塚本清吉校長。第二排右3為江頭乙治教諭。



圖11 第一學年修學旅行記念(昭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臺灣神社前)

來源：竹女校史室

25 表4為筆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6日，版2。《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1月9日，版5。《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1月12日，版8。《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16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2日，版3。《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7日，版3。《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13日，版8。《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3日，版5。《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1月15日，版5。《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月23日，版3。《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5月5日，夕版2。《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1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1月13日，版3。《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27日，版3。《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1月18日，版3。《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20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3月8日，夕版2。《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4月23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7月4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4日，版7。

表4 1928至1940年新竹高女校外活動整理表

時程/年級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補習科生)
1928年	11.30-12.1	11.30-12.1	11.29-12.1	11.26-12.1
目的地	臺北	臺北	11.29宜蘭、11.30基隆	11.26臺中、11.27嘉義、 11.28高雄、11.29屏東、 11.30臺南、12.1 彰化
1929年	11.19-11.20	11.15-11.16	11.18-11.20	11.11-11.16
目的地 共349人	臺北、圓山、北投， 共98人	臺中、彰化，共93人	基隆、宜蘭、蘇澳， 共82人	彰化、臺中、嘉義、高雄、屏東、 鳳山、臺南、安平，共76人
1930年	11.21-11.22	11.21-11.22	11.19-11.22	11.17-11.22
共380人 (含補習科)	臺北、圓山、 北投，共96人	臺中、彰化、鹿港， 共93人	基隆、宜蘭、蘇澳， 共88人	臺中、嘉義、高雄、屏東、鳳山、 臺南，共80人 補習科23人： 11.21-11.22臺北、淡水、士林、圓山
	10.2，由塚本校長率領全校師生「強行遠足」，上午六點出發，下午五點歸校，突破往復十里。			
1931年	10.3	10.3	10.3	10.3
目的地	錦水見學	錦水見學	錦水見學	出磺坑與苗栗製油所見學(補習科同)
1931年	11.13-11.14	11.13-11.14	11.12-11.14	11.10-11.14
目的地	北投、圓山、 總督府；淡水	11.13彰化、鹿港、 11.14臺中、豐原	11.12蘇澳、羅東、 11.14基隆	11.10嘉義、11.11高雄、 11.12屏東、11.13臺南等地 11.14嘉南大圳 補習科生：11.13-11.14角板山
1931年	7.30起為期三天，150名學生與職員，分兩班於海水浴場露營。			
1932年	1.於1.23舉辦「耐久遠足」：全校學生分兩班，分別進行。 (1).第一班：約三百多人(?)，1.23上午六點半學校出發，十一點半抵達頭份；下午從頭份返校，五點半歸校，往復十里半。 (2).第二班：約四十多人，1.23上午八點十分學校出發，十一點抵達鹽水港；下午從鹽水港返校，四點歸校，往復六里。 2.於5.6舉辦全校師生到大溪遠足。 3.於7.30辦理190名學生海水浴場露營(キャンプ)，因豪雨中止。			
1932年	11.17	11.17	11.16-11.20	11.17-11.19
目的地 共123人 (三四年級) 合計373人	一、二年級生與補習科學生，及三、四年級未參加修學 旅行的學生共250人，由塚本校長帶隊見學，上午六點 半從學校出發，經六家庄，參訪新竹州新埔柑橘園，下 午五點歸校		11.16嘉義 11.17阿里山 11.18臺南 11.19-11.20安平、 高雄，共64人	11.17蘇澳、宜蘭 11.18基隆、臺北 11.19臺北芝山巖、建功神社、焊(?) 煙草工場、放送局等地，共59人 (補習科：11.17新埔柑橘園)
1933年	於7.27-7.28，由8位職員率領志願參加學生24人，辦理五指山登山與竹東「蕃地見學」活動，於井上溫泉一泊。			
1933年	11.18	11.18	11.16-11.18	11.20-11.24
目的地 共356人	錦水見學， 共95人，當日歸校	出磺坑見學，包含二年級、 三年級與補習科學生，共 135人	基隆、蘇澳、宜蘭、 臺北，共64人	阿里山、臺南、高雄、 屏東，共62人
1934年	3.19從學校出發，由中村與本池兩位教諭率領學生40人，辦理首次為期三週的內地旅行。			
1936年	3.24出發，由中村、太田與津田三位教諭率領三年級學生55人，辦理第三回內地修學旅行，預訂4.9返回。			
1938年	5.1出發，由太田、八田與渡邊三位教諭率領四年級學生92人，搭船往內地見學旅行參訪大阪、京都與東京等地，預訂5.20 返回。			
1939年	預訂7.6出發，希望由深井校長與四位教諭率領12位學生，辦理首度攀登新高山，預計7.12返校。			
1940年	預訂7.26出發新高山登山計畫共七日夜，由江頭教諭等三名率領四年級生與補習科生17名。(同年新竹中學校亦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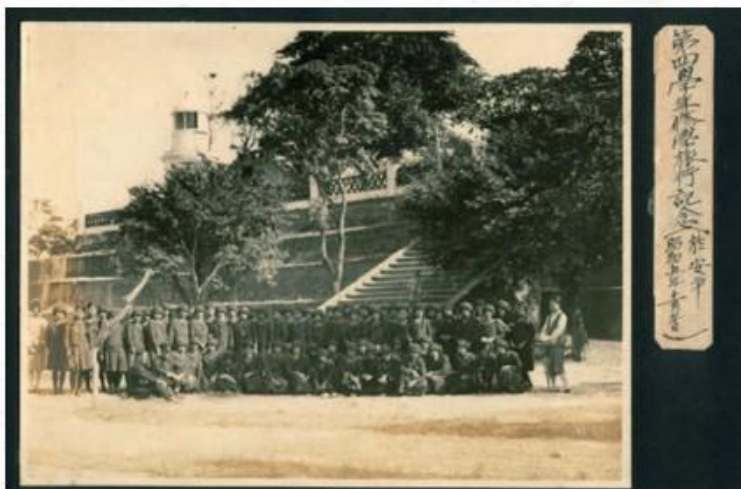


圖12 第四學年修學旅行記念(昭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安平)

來源：竹女校史室



圖13 修學旅行記念(昭和六年十一月補習科於角板山賓館前)

來源：竹女校史室



圖14 第四學年修學旅行記念(昭和六年十一月於嘉南大圳)

來源：竹女校史室

有關以上1928年至1940年，十二年間，新竹高女的校外活動，須說明的是，因資料所限，表列僅止於1940年，雖然不能證明1940年以後，新竹高女未曾舉辦校外活動與內地旅行，但從1938年新竹各中學校之內地旅行有因「聖戰」特意節約經費作獻金，²⁶或如1940年臺北工業學校原訂內地修學旅行，被「文教局」中止看來，²⁷考量戰爭形勢與相關戰時政策時，確實多少造成活動受影響或被取消的情形，或者是使1940年代各種較遠程的校外活動，可能暫停實施的主因。然而，另一方面，又受戰時體制影響，宣導強化「國民體位向上」政策，²⁸與重視精神動員，新竹高女因此於1939年首度出現登新高山的健體活動，並連續兩年舉辦。

五、新竹高女校外活動的特色

從上述新竹高女各項校外活動的類別看來，有島內修學旅行、內地修學旅行(詳後)、見學、遠足與露營。此外，尚有當日往返新竹神社參拜，因屬特定節日的州內例行活動，暫未列入表4。

從行經範圍看來，新竹高女1924年至1940年的校外修學旅行，遍及臺灣西半部，從臺北到屏東，東北部到宜蘭、蘇澳，其中1927年首度到蘇澳，1929年

2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4月15日，版5。

2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5月24日，版7。

28 《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7月4日，版7，新竹高女登新高山的報導便指出是「體位向上的國策」。

到1933年連續五年都到蘇澳，蘇澳著名的碳酸氫鈉泉，大概令人念念不忘。北部行程則多集中於臺北市區、士林與北投為主，南部最遠抵達屏東。校外見學、遠足與露營等，因多當日往返，時程較短，主要以今日桃竹苗地區為主要範圍，比如到新埔、南寮、大溪、角板山(圖13)，及位於新竹北埔、竹東與五峰交界處的五指山登山，或苗栗錦水與出礦坑等地見學。

從行程景點看來，分為島內與日本。以島內而言，常見參訪名勝古蹟，如1927年去赤崁樓(圖9)、1931年到臺南的熱蘭遮城(圖15)、1932年11月17日到阿里山(如圖16)，以及參拜各處著名神社如臺灣神社等；還會參訪日治時代的公共建設，如1931年參訪完工於1930年的嘉南大圳(圖14)，1932年參訪臺北專賣局煙草工場與放送局等，這些景點多位於高雄以北的西半部各地。



圖15 熱蘭遮城合影。原未標示地點，地點為筆者補充。
來源：新竹高女第四回卒業紀念(1931年)



圖16 阿里山合影
來源：新竹高女第六回卒業紀念(1933年)

校外教學時學生穿什麼服裝？島內修學旅行時，學生穿著黑色冬季水手服制服，搭配小圓帽，黑色皮鞋或平底鞋與長襪(如圖7至9、11至17)，參加內地修學旅行時亦類似穿著(如圖21至23)。此外，天氣較嚴寒時，冬季水手服制服外，會加穿白色大衣外套，皮鞋則類似長筒靴(圖24)。

此外，較為特別的校外景點，是到海水浴場露營，如表4所列1931年與1932年7月，應該是在南寮濱海水浴場的「臨海教育」，1932年的露營還因豪雨被迫中止。有關「臨海教育」，請參閱本專刊另篇說明。²⁹島內景點以外，內地旅行則遠赴日本各地景點，詳後說明。

至於南部最遠去達的屏東，筆者從竹女校史室典藏昭和十年簿冊發現，曾參訪「屏東飛行聯隊」(圖17)，可能是1933年11月的修學旅行，四年級生的行程。圖17照片出現在今竹女行政大樓二樓，通往綜合教學大樓間的校史展示玻璃窗框內，但長期被誤認為是「1934年內地旅行」的景

29 請參見何志宏，〈高女水泳記〉，刊載於本專刊內，有關新竹高女「臨海教育」的說明。



圖17 屏東飛行聯隊合影
來源：新竹高女第八回卒業記念(1935年)

點，在此更正。「屏東飛行聯隊」為臺灣最早啟用的軍用屏東機場，於1920年因理蕃政策而設置，1927年飛行第八聯隊從日本轉移至此，是當時臺灣航空教育的重要場所。照片中為「愛國號」飛機，其中有四架還於1934年9月18日因紀念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在全島主要都市進行飛行訪問時，曾抵達新竹。³⁰

從參加學生人數看來，1927年起有四個年級本科學生參加，包含本島學生與日本學生。1930年起開始有補習科學生加入，該年的修學旅行為開校至今參加學生人數最多的一次，合計380人(含補習科)，規模較大。再從1932年11月17日舉行的柑橘園見學看來，修學旅行並不強迫學生參加，學校對於未參加的學生則另外安排當日往返的見學。某些挑戰性較高的活動如攀山，或是地點較偏遠的校外行程，則以志願方式辦理，學生參加人數較少，如表4列1933年五指山「蕃地見學」、1939年與1940年登新高山等活動。

遠足的時程較前述修學旅行短，通常當日往返，是鍛鍊身心的活動。新竹高女從1930年開始有「強行遠足」活動，1932年更連續辦理兩次，分別是1月的「耐久遠足」與5月到大溪遠足，範圍往復六里至十里半，遠及今日苗栗頭份與新竹香山的鹽水港，是頗有強度的鍛鍊，考驗學生的體能。因資料侷限，對新竹高女遠足的具體實施方式不甚清楚。以1909年開始，最早推動臺籍女學生遠足的臺北第三高女為例，在長距離遠足之前，學校得預做準備，如先進行全體學生體力檢定，除因病被禁止參加者外，其餘學生依體力分成健壯與普通兩個隊伍；遠足前一個月，每天徒步練習；校長與體育教師實地調查路程、地形和休息站。遠足當日，校長與醫護乘汽車隨隊，中途休息站有教師和校友，為學生提供茶水和醫療救護。針對報載臺北三高女的強行遠足，有輿論認為正可祛除女性嬌柔氣，並涵養剛健身心。³¹

新竹高女首度遠足，值塚本校長任內，大概也經歷一番規劃與精心準備。遠足的鍛鍊之外，新竹高女的臨海教育與攀新高山等活動，往山海學習，也是體能挑戰性較高的校外活動。

1928至1940年的島內各校外活動，時程最短的是當日往返的遠足或見學，最多為六天的修學旅行。高年級的時程安排較低年級多，如1928年至1930年連續三年，四年級的修學旅行最多皆六天，但1931年後，減為最多五天。時程最久的是1939年與1940年攀登新高山，共七天，但參加人數不多，1939年12位學生，1940年17位學生，並非全校性活動。1932年很特別，有最多次校外活

3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18日，版3。

31 參見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頁30-31。

動，如1月和5月間共辦理兩次遠足；7月露營，但遇豪雨中止；11月辦理四個年級的修學旅行，預計辦理共四次全校性的校外活動。其次，1932年的修學旅行，四年級生時程僅三日，為1928至1940年間，四年級修學旅行時程最短的一次。1935年未見資料記載校外活動。此外，時程最長的校外活動，當屬為期可達三週的內地旅行。

六、內地旅行

新竹高女內地旅行從1934年起開辦至1938年，至少辦理共五次(見表4)。首度內地旅行，由中村與本池教諭，率領學生四十人，於1934年3月19日出發，為期三週。³²首度內地旅行帶隊老師是，教史地的中村菊平，與教英文的本池董兩位老師。除了《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外(圖18)，目前少見資料說明本次行程的具體狀況，1935年的第二次與第四次內地旅行亦少見資料論及。第三次內地修學旅行則於1936年3月24日出發，由中村、太田與津田三位教諭率領三年級學生55人，預訂4月9日返回。³³除了中村菊平再度擔任內地旅行的帶隊老師之外，尚有教理科的太田慶一，與教禮儀與裁縫的女教師津田勝野。

之後，報載1938年5月1日，由太田、八田與渡邊三位教諭率領四年級學生92人，搭船參訪大阪、京都與東京等地，預訂5月20日返回，³⁴是資料所見新竹高女第五次「內地見學旅行」。從這則資料可知，「內地旅行」也稱為「內地修學旅行」。

行」或「內地見學旅行」。本次帶隊老師除了前述提及的太田慶一外，還有教英文的渡邊松二郎與教音樂的女老師八田知惠子。相較於前四次內地旅行，第五次內地旅行的記載提供稍微多一點的景點訊息，但是去大阪、京都與東京等地的哪裡？卻仍顯模糊。另從竹女校史室典藏部分相關內地旅行照片，追尋旅行的景點。

圖19顯示赴內地旅行的方式。原件未註明時間，僅見附註「第一回內地旅行(船中)」，後人另記「大和丸」，是搭輪船。參照前文可知，第一回內地旅行的具體時間為1934年，由中村與本池兩位教諭率隊。照片第二排左邊第一位，戴大盤帽，穿著立領西服的男士為本池董，第二位戴眼鏡者為中村菊平，最右邊穿著排釦西服的男士可能是大和丸的人員，其間還有一位女性。

新竹高女先後帶隊赴內地旅行的女教師已知有兩位，分別是八田知惠子與津田勝野。比對新竹高女現存歷屆卒業記念冊職員照片，例如圖20所示，第三排右側第二位為八田，第一位剛好是津田，八田知惠子都以戴眼鏡的形象出現，則圖19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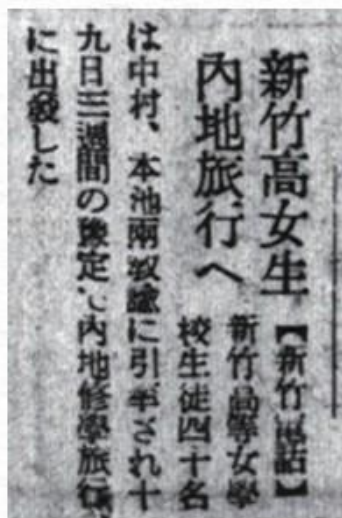


圖18 新竹高女生內地旅行
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

32 〈新竹高女生內地旅行へ〉，《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20日，版7。

3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3月18日，夕版2。

3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5月24日，版7，稱為「內地見學旅行」。



圖19 第一回內地旅行(船中)。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片中的女性很可能就是津田。津田勝野又於1936年3月，與中村、太田兩位教諭率領第三次內地旅行。由此看來，《臺灣日日新報》記載1934年新竹高女第一次內地旅行帶隊老師人數，除了中村與本池兩位教諭之外，實際上還有一位女教師。

參加內地旅行的新竹高女師生，搭火車到基隆，再乘輪船往返，如上述的大和丸號。1920年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師範科師生，搭從基隆出帆的「信濃號」輪船赴神戶，回程從門司港搭同輪船返回基隆；³⁵臺北第三高女內地旅行，於1929年3月搭「吉野丸」輪船出發，³⁶乘「扶桑丸」返回；³⁷臺南第二高女於1938年搭火車至基

隆乘「高砂丸」出發，先去九州，最後到東京，最後在門司港搭船返回基隆；³⁸1935年臺北第一師範女校演習科內地旅行，於基隆搭「吉野丸」輪船出發。³⁹從圖19可知，1934年3月19日，新竹高女首度內地旅行搭乘「大和丸」出發；報載同年4月7日「吉野丸」返回時，船上有各界人士與新竹高女學生，⁴⁰是由中村與本池等教諭率領返回的40位學生。

1934年到1938年新竹高女內地旅行的具體行程為何？根據前述1938年內地旅行的記載為「參訪大阪、京都與東京等地」，再參考現存相關圖

3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1月4日，版5。

3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18日，版7。

3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16日，版2。

38 蔡淑君，《少男少女見學中 日本時代修學旅行開箱》，頁116、120-121、142。

3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0月8日，夕版。

4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8日，版7。



圖20 1936年教職員合影
來源：新竹高女第九回卒業記念(1936年)



圖21 伊勢神宮合影
來源：新竹高女第九回卒業記念(1936年)

片，為參訪日本各地著名景點，如日本三重縣的伊勢神宮，並在伊勢神宮內宮入口前宇治橋合影(圖21、23)，也參訪位於今日本京都府的平安神宮(圖22)。

較頻繁出現的景點，是位於今日東京的宮城，通常參訪此處的師生，會先在廣場列隊祈福國運昌隆後，再前往著名的二重橋參觀留影(圖22、23、24)。此外，也曾參訪位於今日神奈川縣高德院的鎌倉大佛(圖24)。

七、結語

本篇說明新竹高女1924年至1940年間校外活動的狀況。開校第一年，在百廢待興與校舍暫借等因素侷限下，未舉辦首回運動會與學藝會，但

於1924年11月1日起，安排兩天一夜的搭火車北上修學旅行，學生感受到校方的用心。新竹高女首度校外修學旅行至臺北市區見學，參訪如中央研究所，臺灣神社、動物園、植物園、博物館、大稻埕，與臺北第一高女。熱鬧的臺北街頭，雄偉的西式建築、雕像與各景點間的徒步見聞，以及透過車窗看到的寶島風物，都帶給學生豐富有趣的感受。各種校外活動之行程安排，圍繞在展示殖民地近代化的一面，具有強化學生的國家認同之用意，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

新竹高女修學旅行從1924年至1932年幾乎每年辦理，且皆於11月開辦，範圍遍及臺灣西半部，從臺北到屏東，東北部到宜蘭，1927年首度到蘇澳。北部行程多集中於臺北市區、士林與北



圖22 左上 宮城前二重橋 右下 平安神宮 合影
來源：新竹高女第九回卒業記念(1936年)



圖23 左上 宮城前二重橋 右下 宇治橋 合影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一回卒業記念 (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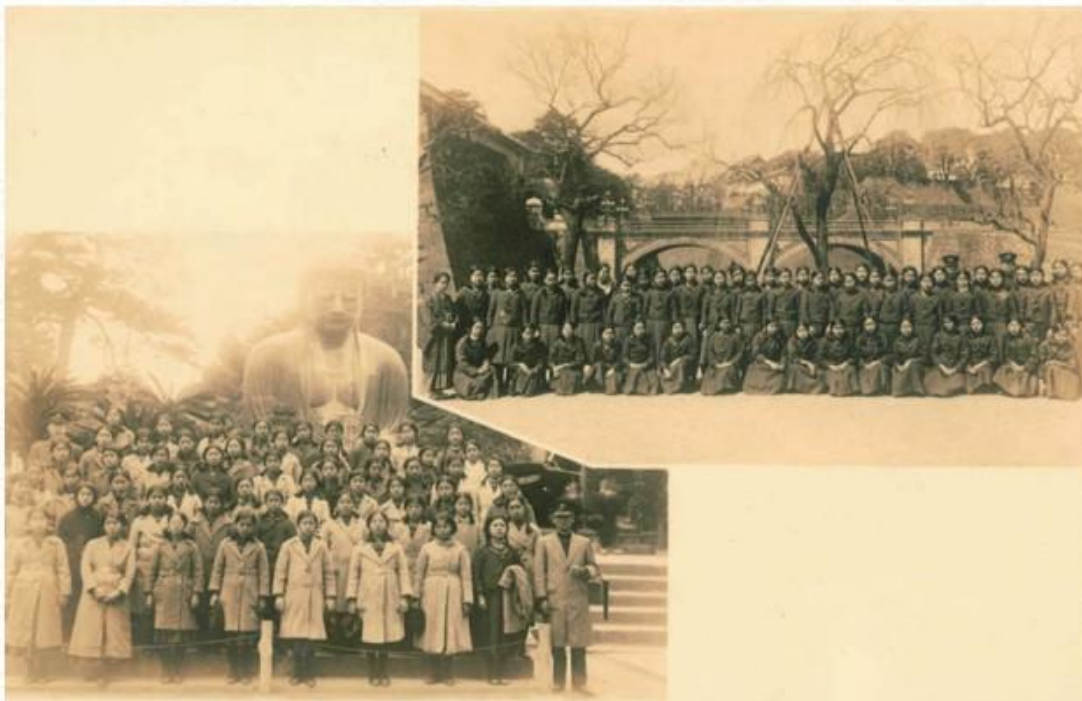


圖24 左下 鎌倉大佛 右上 宮城前二重橋 合影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回卒業記念 (1937年)

投為主，南部最遠抵達屏東。常見景點如北上必去的臺灣神社與各地神社、名勝古蹟與新建事物為主，也參訪臺灣物產景點，如新埔的柑橘、平鎮茶葉、瑞芳基隆礦區，及各專賣局製品等等。景點多為火車可達之處，最顯著的例子是1924年鐵路宜蘭線通車後，1926年安排到宜蘭旅行。火車是主要交通工具，行程則多由雙腿步行完成，學生難免腿痠疲累，身體狀況難以長途跋涉的學生，大概也不適合參加。修學旅行是全校性校外學習活動，其中又以1930年四個年級及首度補習科參加共380人為最多，但事實上，並非所有學生都會參加。對於未參加的學生，學校曾辦理當日往返的校外見學。修學旅行規模較大，皆由學校老師分年級親自帶隊，通常每個年級至少一位隨行老師，也有女教師參與。

新竹高女的內地旅行，從1934年開辦到1938年，至少辦過五回，是時程最長的校外活動，可達三週，多於每年三月或五月辦理。1940年代以後，或有可能受戰情影響而暫停實施。內地旅行行程如參觀大阪、京都與東京等地名勝景物，參加者為三、四年級部分學生，相較於島內修學旅行，規模顯然不大，目前所見以1938年的內地旅行共92位學生參加最多。內地旅行搭火車乘輪船造訪日本，對家鄉在日本的師生而言，是返鄉的感受，對從未搭過船到日本的學生，特別對本島學生而言，則是有趣的新體驗。

內地修學旅行參加人數，遠少於島內修學旅行的規模，卻有重要意義。

從1920年開始有本島女學生到內地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的論述認為：「夫為本島人女生徒，踏破三千有餘里之海陸，經二十餘日之大旅行，實以今回為破天荒者，而使此等婦人得親炙母國之風物、文化發展之現狀，並母國人對新附民溫厚之情，乃知為帝國臣民之光榮及幸福為何如。明年三月卒業後，從事于本島人兒童之教育，不但有重大意義，即于家庭亦有偉大之勢力，將來身為一家之主婦，處理其家政，教養其子女，其所資益亦決不少，故今回之修學旅行，于本島三百萬民之同化，其影響蓋甚大也」。⁴¹

內地修學旅行的影響在於，能彰顯母國對本島人的溫厚之情，有助於臺灣人的同化，且畢業後，有益於發揮女性在家庭教養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樣的看法，其實也大致反映了日治臺灣學校教育普遍的核心意旨。藉著如推動修學旅行等活動，「知為帝國臣民之光榮及幸福為何如」，在無形中積累深植成為學生對殖民地政權的認同感，而女性則另有性別上的期許。

41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1月4日，版5。



戰後竹女的傳承與變遷



第一章

譜寫自己的生命樂章—— 從一本瑰麗的紀念集談起

撰稿人／林春蘭（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

一、前言

在校史室眾多的文物中，一張美麗典雅的沙龍照吸引了我的目光(圖1)，那是許淑貞女士的紀念集。照片中的她於新竹女中畢業後負笈日本，就讀於日本女子大學，專攻建築學及家政學。她不僅是當時眾多留日臺灣同學圈裡的核心人物，還常常教日本同學唱國語歌，自信開朗的她和所有人都相處融洽，正準備要開展自己的美麗人生。

二、許淑貞的瑰麗人生

許淑貞學姊的父親許金德先生原是關西國小的老師，在母親倪太夫人的支持下投入運輸產業，開創全臺知名的仰德事業集團，旗下包括新竹貨運、士林電機、南港輪胎、國賓飯店、仰德工商……等知名企業，還曾自1951年當選臺灣省第一屆臨時省議會議員起從政22年，曾任省議會副議長，參與臺灣早期憲政發展的歷程。他是一個企業家、政治家，也是教育家。

許家只有兩個女兒，身為長女的淑貞學姊自小聰明乖巧，1948年自竹師附小畢業後考進新竹女中初中部，三年後又進入高中部就讀。當時竹女初中部只有三班，高中部只有兩班。高三那年，淑貞學姊被選為高三義班的班長，後來這兩班班長在畢業後負責召集同學聚會，在她擔任臺北國賓飯店董事長時，同學會便多次在國賓飯店召開，忙於事業的淑貞學姊都會盡可能參加聚會，與同窗好友共話當年。



圖1 《許淑貞女士紀念集》封面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2 校外教育旅行紀念照
來源：翻攝自《願未央》紀錄片畫面



圖3 竹女同學校園生活照
來源：翻攝自《願未央》紀錄片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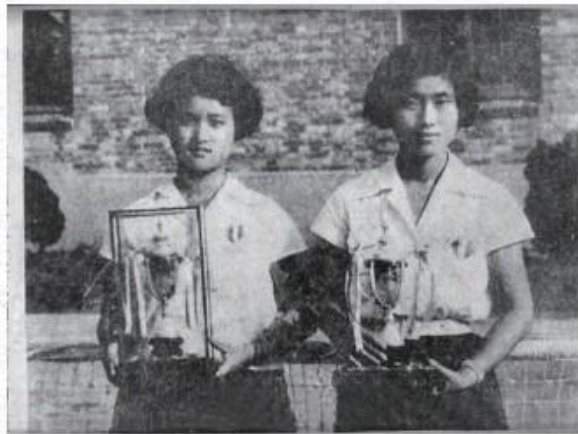


圖4 劉玉蘭與劉惠美(劉慕沙)獲獎照
來源：翻攝自《願未央》紀錄片畫面

跟那個年代大多數女孩們一樣，大學畢業後的隔年，淑貞學姊便經由介紹步入婚姻。開始的幾年，她陪同夫婿赴美深造，在相夫教子之餘，她還到研究所修習建築和室內設計課程。從一開始的夫妻創業，到後來回到父親的身邊從特別助理學起，一步一步完成接班的任務。1990年開始擔任集團的總負責人，承先不忘啟後，仰德集團在她和兒子們的努力下不斷創新，追求卓越，成為臺灣本土企業的標竿。

三、她的同學劉玉蘭與劉慕沙

淑貞學姊是省竹女第六屆的畢業生，她們這一屆的學生相當活潑，據說當時的姜瑞鵬校長還很擔心她們將來無法成為賢妻良母，常常叮嚀她們要安分點，不要惹事。

這一屆的升學狀況並不是很好，⁰¹但是名人不少。她的同班同學劉玉蘭後來縱橫臺灣網壇數十年。新竹女中畢業後，由於軟網成績突出，劉

玉蘭被當時推展網球運動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堅忍網羅至國軍克難網球隊，也從軟網改打較為國際化的硬網，球技日益增進，24歲那年首度擊敗年齡比她大近兩輪的國大代表劉香谷，並在隔年成為新一代的臺灣網球球后。自1980年開始，劉玉蘭從選手身分成功轉換成教練角色，儘管當時在臺銀任職，仍常常有機會帶領國家代表隊出國比賽。她更是網球協會自1973年成立以來，唯一連續48年從未間斷過任何一屆的理事。劉玉蘭這輩子秉持「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理念，不斷幫助別人、提攜後進，她擅長交際的親和力和來者不拒的人生哲學，在臺灣網壇中助人無數。⁰²

至於劉玉蘭高中時期的最佳拍檔劉惠美，就是著名的日本文學翻譯家劉慕沙。她們兩人聯手在1953年全省軟式網球賽獲得社會組雙打冠軍，她們獲獎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圖4)，竟機緣巧合的造就了朱西甯和劉慕沙這對文壇俠侶。

01 參考自《許淑貞女士紀念集》。

02 參考自四維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2021-08-23精選文章〈劉玉蘭 助人無數的網壇貴人〉。



圖5 網球隊練習照

來源：翻攝自《願未央》紀錄片畫面



圖6 劉慕沙與朱西甯並肩閱讀及寫作

來源：翻攝自《願未央》紀錄片畫面

1999年，《亞洲週刊》選出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朱西甯《鐵漿》、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朱天心《古都》同時入選，是唯一一組家人同時入圍的作家。季季認為，朱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除了代表了外省作家與臺灣作家的結合外，更重要的，是生出朱天文、朱天心兩大作家，「劉慕沙可以說是『臺灣文壇第一媽』。」

隨著《願未央》、《我記得》這兩部紀錄片的上映，我們不只看到朱家三代(包括女婿謝材俊、孫女謝海盟)努力耕耘這塊文學夢土的辛勤與執著。事實上，朱家的客廳更是見證臺灣文學發展的殿堂。朱天心回憶，父親喜歡與朋友暢談文學，在那個資訊缺乏的年代，光一本書就能談上數月。和朱西甯同為軍人又喜好文學的痖弦、洛夫、舒暢、司馬中原、段彩華都曾是朱家的座上常客。1977年，朱天文、朱天心與林俊穎、楊照、丁亞民等友人創辦《三三集刊》，青年作家們將朱家當基地，更把朱西甯視為導師。

當時文人熱愛在朱家聚會，大伙有時中午



圖7 1957年過年，劉慕沙偕夫婿首次返家

來源：翻攝自《願未央》紀錄片畫面

就到，一張圓桌坐了七、八個人，如流水席般，而劉慕沙則忙著做菜、招待；季季回憶，之所以大家愛去朱家，是因朱西甯跟劉慕沙本身就很自在，不讓客人覺得造成主人負擔。其實聚餐對主婦來說，除了費力，開銷更是不小。朱天心說，父母篤信基督教，相信無論飛禽走獸，神都自有安排生存之道，對待朋友幾乎是毫不保留。那是個物質極為匱乏的年代，卻也是最慷慨無私的年代。有了博學好客的男、女主人，朱家也成了臺灣文學史上各個關鍵時刻的見證者。

而這位永遠樂觀、愛做菜、愛唱歌的文壇第一媽，在朱西甯走後，仍將生活過得精彩，每日打網球、參加合唱團，早年靠日文翻譯養家的她，晚年還翻譯了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憂容童子》兩部鉅作。終身熱愛文學的她，也為自己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⁰³

四、我在她們身上看到的竹女人特質

(一)熱愛音樂與運動

許淑貞這屆的竹女學生特別愛唱歌，她們曾在校際合唱比賽拿過冠軍，音樂對她們而言就像空氣與水一樣自然地存在。許淑貞一生維持著喜愛唱歌的興趣，與前總統夫人李曾文惠女士既是球友，也是長期的歌友。至於劉慕沙，朱天心形容劉慕沙宛如「隨時自帶背景音樂」，還會隨情境選歌，如：剝菜時，劉慕沙便會高唱能與剝菜節奏相互呼應的《輕騎兵進行曲》，自得其樂。2017年，劉慕沙腎臟功能惡化，進入安寧病房。朱天心深刻的記得，從萬芳醫院轉院到榮總安寧病房的救護車上，神智清明的劉慕沙，一路大聲吟唱著聖詩，彷彿想讓歌聲陪伴自己。由此可見音樂對於竹女人的重要意義，如圖8至9。



圖8 省竹女音樂演奏會
來源：翻攝自《顧未央》
紀錄片畫面

03 參考自2022/3/30天下雜誌電子報〈不必互相遷就，卻能情牽一生 朱西甯與劉慕沙的客廳，如何誕生文壇朱家？〉一文。



圖9 同學們聚集在花壇唱歌
來源：《許淑貞女士紀念集》

1950年代的新竹女中，運動風氣已非常興盛，在強國必先強種的口號之下，學生平時的體育課項目很多，除了各種球類運動，游泳、跳高、標槍、鐵餅樣樣都能，體育校隊更是屢創佳績。除了網球隊之外，1950年畢業的知名畫家鄭瓊娟學姊所屬的排球隊還在那一年榮獲新竹市冠軍，如圖10。⁰⁴這樣的求學環境也培養了學姊們終身的運動習慣，具備良好的體能。



圖10 1950年竹女排球隊榮獲新竹市冠軍
來源：《新竹女中9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

04 參考自《新竹女中9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傑出校友鄭瓊娟女士專訪〉一文。



圖11 同學們在游泳池留下倩影
來源：《許淑貞女士紀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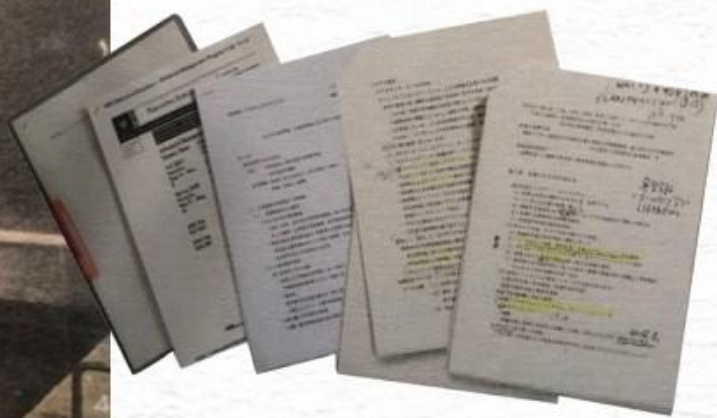


圖12 勤學的許淑貞在講義及書本上寫滿註解，夾了紙條
來源：《許淑貞女士紀念集》

(二)好學勤奮，勇於突破

女性一旦走入家庭，開始了養兒育女的生命歷程，對於追求新知，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我們在許淑貞和劉慕沙兩位學姊身上，卻看到她們從未停止追求新知與自我挑戰的精神。直到今日，仰德集團還維持著從許淑貞學姊所建立的櫻井讀書會，她好學用功的精神感染了整個企業。至於劉慕沙在三女朱天衣出生後，開始從事日本文學翻譯，翻譯有60多本日本小說，翻譯的作家包括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石川達三、曾野綾子、吉本芭娜娜、大江健三郎、井上靖等；她也創作個人的短篇小說，並集結出版《春心》一書，還曾以〈沒有炮戰的日子裡〉一文獲得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徵文第二名。

(三)樂於助人，處事圓融

在三位學姊身上，我們看到她們用不同的方式實踐助人的精神。淑貞學姊帶領整個集團協助救災、搶救國寶，更以民間交流的方式贊助外交的進行。玉蘭學姊在網球界有如孟嘗君的慷慨事蹟不勝枚舉，古道熱腸的她透露，她最大的缺點

就是不懂得如何拒絕別人，就算人生已經過了86年，每當別人有求於她，她很少說不，幾乎是有求必應。更遑論劉慕沙在朱家的文學殿堂裡不可或缺的存在意義了。三位學姊還有一個最為人稱道的共同點就是待人誠懇，處事圓融，無論是家人、工作夥伴或朋友，都能感受到她們如陽光般的愛與理解，自在的交流。

(四)樂觀開朗的人生觀

人生的道路上，難免遭遇挫折跟困難，1970年代初期開始創業的許淑貞，遭遇了石油危機，也曾經歷三個月發不出薪水的窘境，這一番經歷讓她在日後即使面臨不景氣，仍能下定決心斥資翻修臺北國賓和高雄國賓飯店，因為她知道，即使身歷困境，更要高瞻遠矚。這樣積極樂觀的態度，也讓學姊即使面對晚年病痛的來襲，也都能不怨懟，正面因應。劉玉蘭雖已高齡80多歲，每週仍固定打球三次，原本在之前任職的臺灣銀行紅土球場揮拍，近來則前往離家步行15分鐘的市立網球場和友人球敘，年紀平均少她十餘歲的男性球友都說：「劉大姊都快90了，一球能連打十

幾拍大氣不喘，面不改色，而且還都不會失誤，實在厲害。」學姊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欽佩。圖14為劉玉蘭於112年參加竹女校友會活動時，其網球親筆簽名。

五、結語

1950年代的臺灣，能接受教育的女生並不多，能進新竹女中就學的就更是鳳毛麟角般的稀有。許淑貞及劉慕沙學姊的父母都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但在那個重視婦德甚於一切的年代，女性最美好的歸宿，就是擁有美滿的婚姻。淑貞學姊28歲接受父母的安排走入家庭，隨即陪先生赴美留學，開始了相夫教子的歷程。來自苗栗銅鑼的醫生千金劉慕沙雖然因為家人對外省人的不諒解⁰⁵，不得已選擇私奔，與筆談兩年，僅見過四次面的外省軍官朱西甯成為文學伴侶，但在日後她還是努力尋求父母的諒解，修復關係。在他們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原生家庭對一個女子而言是一生的牽掛，即使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現代女性，孝順父母仍是她們願意去遵循的傳統道德。

28歲的朱西甯，對19歲的劉慕沙說：「人生的跑道上，奔求真理比互相遷就更形重要。保不住你會跑到我前面，或者我會從後面趕到你的前面。你不會等候我，同樣地，我也不會等候你……」是這樣的一股對文學、對真理追求的熱情吸引了劉慕沙，即使面對家人的阻攔，物質環境的惡劣，也勇敢向前，開創自己的人生。就算面臨時代變遷的挑戰，學姐們也都能不斷精進自己，與時俱進，不被時代淘汰。

秉持著對傳統道德的尊重與積極開放、持續學習的精神，三位學姊分別在商界、體壇與文壇靠著她們的認真與執著開創出自己的一片天，譜寫自己獨特的生命樂章，而她們待人接物的熱情與圓融更是竹女學弟妹們最好的榜樣。



圖13 學姊們在學校體育課合照
前排左二為許淑貞，後排右二是劉玉蘭，右三是劉慕沙
來源：《許淑貞女士紀念集》



圖14 劉玉蘭簽名球
來源：感謝賈忠婷老師提供

⁰⁵ 劉慕沙的大哥劉家東曾在白色恐怖時期因參加讀書會被送到綠島管束4年。



第二章

從三年孝班的獎懲登記表開始： 一個持續為了我們生活的記憶

撰稿人／劉曜璋（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

一、民國47年的「獎懲登記表」

為迎接國立新竹女中100週年校慶，校方正準備撰寫與文物歷史相關紀念專刊，圖書館何志宏組長承接這份工作，同屬歷史科的一員，便想如何寫出一篇文章來協助專刊的完成。志宏組長建議我們可以從一個主題對象進行發想，我便在校史館的展覽櫃中瞧見了一疊操行成績紀錄總表。第一本便是新竹女中第十屆，民國47年三年孝班的操行成績紀錄。在這本操行成績總表裡，有三年孝班每個同學的操行成績，每一頁就是一位同學，前面是每位學生的操行成績總表，後面則是獎懲登記表與缺席統計表(如圖1)。其中，獎懲登記表著實讓我感到好奇，表上獎懲的加分與減分，實際上透露著執拗的低音。其一為對各式各樣集會的重視，從穿著、姿態的規範來形塑學校、青少年，乃至於想像的民族認同，對於不參與集會與違反秩序者，則施以懲戒，像其中有好幾位因「不參與青年節慶祝大會」記小過一次、「朝會未按規定戴帽子」記警告一次，與「本(5)月7日升旗沒穿制服」記缺點一次。其二為對宣傳的重視，像是「軍人節參與廣播宣傳」、「婦女節、青年節慶祝大壁報有功」、「國父誕辰全縣壁報比賽榮獲冠軍」、「總統七秩華誕壁報工作努力」。在當時威權體制的時代下，守秩序、整齊劃一，必然與集體主義和群體穩定延續緊密相關，透過比賽、「政治測驗」與宣傳，實行對身體的規訓，讓單調重複的愛國教育能夠持續。

圖1 民國47年三年孝班的某位同學操行成績紀錄
(作者翻拍部分)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二、問卷年齡段與時代的變遷

然而，我心底呢喃著，這些紀錄其實是一種上對下的凝視，學生難道僅僅是被動地接受者？這種重複制式的規訓，應該有一個更雜揉的「反作用力」！因此，我在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給任教的高二理組學生一門作業，請同學找校友進行訪談，期望透過不同年齡層的畢業校友，來描述在校期間對獎懲的回憶，讓這段歷史記憶有往有來。在製作的問卷中，除第一題是校友身分的調查外，剩下三題都是開放式作答，包含當時是否被登記獎懲、對當時獎懲是否有所不滿。最後，則是與現在學生行為規範做比較，是否有所差異？進而對現在發展的態勢有所指教？

針對第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區分成三個年齡段，分別為60歲以上、40-60歲與20-40歲的區間。很可惜的，比較接近三年孝班年紀，也就是60歲以上的只有5例，收回來的問卷以後兩者為多。以入學時間來說，40-60歲的入學時間大致是1980年代後至2000年，而20-40歲的入學時間應大致落在2000年之後。以政治的時間來說，1980年代是威權體制走向謝幕的時候，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的解嚴到1988年報禁解除。到了21世紀，則從2000、2008與2016年三次的政黨輪替，展現民主發展的青春熱情。以教育的時間來說，對比於過去期望透過教育富國強兵，解嚴後，主要趨勢是以人為本的教育模式，以1989年成立的「人本教育基金會」來說，他們強調教育正常化，衝擊過去穩定的教育體制。到了21世紀，則是持續深化改革，從1998年九年一貫的學習，國中從學科走向領域學習，到2011年推動12年一貫(又稱108課綱)，將高中納入基本教育，學習從學科走向核心素養。然而，從1994年410大遊行到政府的「教改會」所推動的教育改革，想打倒升學主義卻沒打倒，想用建構式數學取代背誦填鴨的學習，結果是顧此失彼且爭議不斷。

不管是政治，抑或是教育的時間，其核心在於從專制規訓走向自由開放的過程。民主化與教育改革或許都是手段，藉由這些試煉，能夠自覺在社會中，如何展現自我並學習相互合作。我想透過校友的訪查作業，觀察這些個體面對獎懲會有甚麼樣的生命經驗，這些點點滴滴，一方面形塑著竹女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呼應時代，並可能成為開展未來的助力。接下來，我找出幾個有趣的「記憶所繫之處」，來跟各位分享。

三、由下而上的回應I：記憶所繫之處

首先，在這些訪問中，常常出現的人物，莫過於教官。這個角色在威權時期，負責軍事訓練與黨國教育；直到解嚴，轉為維護校園安全與教授國防教育，貫穿這個變遷過程的是對學生行為規範的檢視、管理與照顧。學生與教官在日常生活的「相遇」，常讓校友印象深刻，像是一位校友(40-60歲)說到：「當時教官室是非常嚴肅、令人恐懼的地方，所以不太會特別去到教官室。」還有校友(40-60歲)說「覺得教官有事沒事都在找學生的『缺點』，一旦不符合校規，就會用警告、小過來懲處學生。」這好像是我們對教官及教官室的刻板印象。也有學生提到跟教官關係很好，只是在比例上不高。而學生與教官的「相遇」，其一是與男女關係有關，以60歲以上的校友來說，像是別班女生假冒男生寫信，讓教官把學生母親找來，後來辨別出寫信同學的字跡才解決。另外，還有校友不解國小、國中都男女合班，為何高中講個話都可能記過！有次，在公車上，有個竹中的國小男同學叫她的名字，她卻不敢回應，因為她很怕會被教官發現，認為教官無所不在，隨時會在公車上下車處出現。40-60歲者，有人與別校辦聯誼活動，當時的聯誼就像是交筆友一樣，互相寫信到對方學校，其中有個學姊收到建中學生的來信，就被教官唸。其二與行為規範有關，60歲以上的校友，有人是校慶練習太晚，怕搭不上專車而在校園奔跑，還插隊上車，這時，教官「突然出來」記警告，害她沒有搭上專車，所以超討厭教官。這位校友還說，爸爸跟那位討厭的教官很熟，在校慶的時候還跟父親說她的壞話。40-60歲者，有人已滿18歲趕回家，換便服後騎機車來載同學，而遭教官威脅要記過，她認為教官認識她卻要表現威嚴，所以才

如此；有人是因為過馬路沒走天橋（那時沒斑馬線），被教官登記，中午要到教官室報到做愛校服務。在20-40歲的例子，有人在「校慶和朋友在走廊煮火鍋，被教官看到，教官除了記警告和勞動服務以外，還有拍照通知班導，然後到教官室寫悔過書。」。

另外，老師也是獎懲會出現的人物，60歲以上的校友，有個說班導是三民主義老師，因為她不願意加入國民黨，導致全班在司令台前罰站。40-60歲的校友，有人則說班導是三民主義老師，他會在朝會時，對拿英文單字或國文注釋來讀的學生記警告，因為老師覺得「不尊敬國旗，就等於不尊敬國家。」有的說在愚人節時，高一全班與別班換教室，讓生物老師很生氣，認為學生不誠實，也沒有告知老師，要教官記警告。最後，全班集合到小禮堂訓話，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學校老師跟平常和同學開玩笑是不一樣的！」，之後被罰勞動服務。20-40歲的校友，有人看到同學生氣踢桌子，與班導面談後，結果因為頂撞師長被記警告，當事人超不爽的。有一些學生則認為獎懲的標準很模糊，例如班導評估工作量來給股長記獎標準不一，有的更進一步表示，記獎其實受導師的個人偏好影響，更暗示老師都不太清楚獎懲的標準是甚麼。當然，老師也常扮演與學校溝通的角色，有的則會提醒學生記得服儀規定，有的甚至也會要學生質疑既有學校規範的合理性。

除人以外，還有物。在服儀規範上，以制服規定而言，60歲以上的校友，有人說裙長一定要在膝下10公分，有的女教官看到覺得不符合規定的同學，就會直接掏出尺來量。再者，像是「禮

拜一都會有週會，然後要穿卡其色的那套軍訓制服，那時候教官會抓出超多沒有符合規定的人到臺前，現在想起來還是有點膽戰心驚。」40-60歲的校友，有人則說教官會來查課表，看學生有沒有在正確的時間穿著體育服。有人就覺得上下學不能穿運動服、鞋，真是場災難，畢竟要坐火車通勤很不方便。校友冬天穿制服外，還要帶厚重的冬季運動服在書包裡，覺得活脫像個「忍者龜」。20-40歲的校友，有人被抓到裙子過短時，會說那是自己長高了。有人說到新竹風大，進出校門裙子就會飛起來，還有上下樓梯「都會變成瑪麗蓮夢露，感覺像吉卜力的電影快飛起來。」也有人說國中有體育課當天就直接穿體育服去學校。所以每一年的高一新生都會針對這件事情提出抗議，認為特地攜帶，及更換運動服很麻煩。抗議無效後，學生升到高二竟然就免疫了。然後，新來的高一又會上演同樣的劇碼。

而在頭髮規定上，60歲以上的校友，有人是頭髮自然捲，於是成為教官關切的對象。有人說「頭髮不是耳下3公分()是要齊耳朵，每個人都頂著一個鍋蓋去上課」。40-60歲的校友，有人好幾次複查都沒過，有次半自嘲地對教官說：「教官，因為我的脖子很短，可以通融一下嗎？」結果還是沒過。最後，則是穿拖鞋這件事，40-60歲的校友，有人是因為竹女前面常淹水，進校門前穿著拖鞋，進校門後換黑色皮鞋，因為教官看到而記警告。20-40歲的校友，有人是住宿生，在颱風天去學校的路上，因為地下道積水，穿拖鞋被教官發現因而受到懲處。校友找教官說明，教官又拿其他服儀問題責難同學，後來透過班導協調才解決。也有好幾個校友提到下雨天時，又或者是游泳課後，不能穿拖鞋在校園走動實在不合理。

四、由下而上的回應II：順與逆

面對學校組織由上而下的規訓，作為竹女人的心中有甚麼反應呢？從40-60與20-40歲兩個年齡段，可以看出世代差異嗎？40-60歲的校友，有人說「大家都老老實實念書，那會有獎懲！」又說當時有「竹女考哇哇」的稱號，只覺得長官一直在換，都不記得名字，也為了考試甚至到與外界隔離的地步，不會去想獎懲的問題。綜合看到的資料，對一般竹女學生來說，得獎是很困難的，且讀書考試都很困難了，哪還有時間違反校規。然而，碰上違反校規，像是服儀不整，雖然不滿或不能理解，大多跟朋友抱怨一下，不會表現出來。有人則認為國中管更嚴，到了高中相對寬鬆，就覺得從地獄來到天堂。20-40歲的校友面對獎懲，則有好幾個說「記功(、)記過對考大學來說(、)好像沒甚麼用(?)」，有人說不去愛校也沒差，有人則說與其記功，不如換成獎金或禮物是否更好？校友填寫問卷的過程中，有人認為獎懲逐漸變得制式化，為獎懲而獎懲，並未探究個人動機，與當時造成的結果的情境。有人認為獎懲並不一定能代表她這個人的價值與能力，有時偶然或不可抗力的因素，會與獎失之交臂或獲得不公正的懲罰，太在意獎懲，也會焦慮與恐慌。最後，有一位同學談到記獎的原因，是作為儀隊到尖石某國小服務，她認為記獎是附加的，活動本身才重要。

面對懲罰，雖然多是順從，卻也有不同的聲音與結果，其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40-60歲的校友中，有人會把短褲穿在裙子裡，或者是襯衫裡面穿運動服，一到教室就脫掉制服。有人則在暑假偷偷燙頭髮，開學之後都會綁成辮子躲教官。在20-40歲的校友中，好幾個說放學出校門

要穿制服，不能穿運動服是不合理的事情。然而「教官只會站崗一小時，所以如果有體育課的那天，大家都會等一小時後，才穿運動服出校門。那一小時剛好可以去操場跑兩圈，或在教室看漫畫、聊天、背單字，倒不會覺得特別不方便。」面對學校裙子必須要過膝的規定，有人便在裙子內加一條鬆緊帶，在校園可以偷偷地將裙子往上提，進出校門時再拉下來。有人進校門時一切符合規定，到教室後再把百褶裙折短、泡泡襪拉高。有人想染燙的，會謊稱頭髮顏色偏褐色或是自然捲之類的。其二是抵抗，從溫和的反抗，40-60歲的校友，有人剪了赫本頭，校友認為在當時來說，是一種反抗、不合學生規矩的行為。到更積極的對抗，在1970年代就學的校友中，有人故意把裙子的長度穿在膝蓋以上，頭髮也打薄削短，每次服儀檢查都會跟教官起衝突，也因此被記幾次警告。當時，國文老師鼓勵要勇於挑戰舊思維，那位同學成績好、人緣佳，大家都想著怎麼維護她，每月的服儀檢查，班上氛圍就很緊張。有人則是「覺得教育部明明已經解除髮禁等服儀相關規定，為什麼學校沒有同步跟進？透過班聯會提案進入班代會議討論，有和學校發生一點不愉快，但在過程裡學到很多。」

這裡要補充的是，一般說來，懲罰是要讓人記得下次不要再犯，卻沒想過懲罰制度有時可能造成錯誤行為的增強。在20-40歲的校友中，有人則是既然有愛校的制度，乾脆都不掃，等愛校一次解決。甚至，對某些人來說，懲罰還促成另類的滋味。有人便說「常常因為遲到、服儀不整，或中午在校園內聊天被記假輔，但因為可以跟朋友一起，加上掃地也蠻輕鬆的，所以通常要假輔的時候，也很快樂，結束後還可以一起出去玩。」

五、小結：從拘謹到開放

我們從三年孝班的獎懲登記表看到的是威權體制下，透過獎懲，對身體進行規訓的過程。然而，面對這些國家教育一體化的規矩，竹女人的私下回應則更顯多采多姿。隨著政治民主化、教育以人為本的政策下，從集體威權走向個性、多元並存的教育型態。對照過去，不分年齡段都認同現在比過去自由與多元包容。然而，顧此失彼的擔憂，與如何追求平衡，則貫穿了三個世代。60歲以上的校友，有人認為制服對於沒有自制力的人，可能是一種保護，讓他們不會漫無目的的追逐流行，穿著與化妝的超齡外表，也容易遭受他人的覬覦。40-60歲者，有人認為穿制服是一種團結凝聚的象徵，表現竹女人的一體性與榮譽感。有人認為表現自己，雖然有些很怪，卻認為這是年輕人釋放壓力的一種管道，也沒有打擾誰。所以，自己本身要適應。對於現在上課使用社交媒體，則覺得走向膚淺化，只是記錄當下的情緒，認為表現自我，卻常陷入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也沒有具體解決的方法。有人認為教師已無管教權，現在不管，等學生出社會後適應會有困難，並且積習難改。

20-40歲者，也有同前者認為太過自由，因而需要找平衡。有人覺得現在宿舍違規沒有懲罰，學生就越來越不在乎。還有，現在學生不想上課就請假，特別是周三下午班級或團體活動的時候。有人則是認為以前早自習拿來考試會督促念書，現在反而擠壓老師上課時間，她認為以前唸書就好了，現在自由固然很好，但自制力卻下降。有人認為現在學生越來越沒有榮譽感，沒人想當班級幹部，往往流於抽籤的形式，又會選出雷人來，認為「現在小孩偏現實，沒給點實

際好處是不會有動力的，每件事都會記(計)較利弊。」以上也呈現了時代越自由開放後，失序與制度流於形式的樣貌，也反映「學校只會越來越難管教，學生要在榮譽與自由找尋平衡」的現象。不過，這一代主張解放、自由的訴求更加凸顯。他們更體驗到變遷的存在，像是集會從週會變月會，到校從早上7:30到8:00，以前有週會時還要更早到校。有人說她們本來對進出校門穿制服進行反抗，後來可以穿運動服，到高三的時候，班服也可以了。在頭髮的要求上，從耳下1公分、「不再要求耳下2公分」、耳下3公分，後來則是不染不燙，甚至也說到沒有髮禁了。有人認為現在教育採取鼓勵及勸導方式，多於以前的打罵教育，學生及家長也有較以前更多管道，去應對學校及老師的疑慮，學生應該學習負責任、培養自律與隨時跟老師溝通的能力。有人認為現在面對學校體制，比起硬碰硬，學生能「更有組織性」地透過其他媒介，進行串連與發聲。

所謂記憶所繫之處，這些記憶的點，法國史家諾哈認為它是物質的、象徵的，也是功能性的。然而，隨著生態棲位的改變，也就是時代變遷，一個集體認同之處，會呈現記憶、失憶與再記憶的過程。一則是記憶物的概念轉移，過去透過儀式、活動及獎懲樹立集體認同，現在則表現在學生運動褲上別出心裁的班徽。愛國歌曲比賽也是很好的例子，它是威權集體主義的一環，然而，越到後面則漸漸脫離國家忠誠的主題，更多是高一各班共同的回憶，像是練習的汗水，做道具超過規定時間，躲教官與警衛的過程。最後，有無得獎，大家情緒都很激昂。只是有位校友談到當時有一種莫名的怪，她覺得這比賽很有意義，但為什麼其他學校已經沒有這項活動了？二

者是面對變遷，無法對其進行轉換與同理，之前提到要找折衷的校友們，其實面對學妹們自由開放的學風都表示支持。然而，沒有明說的是這些校友如何適應，並跳脫過去舒適圈的過程，其實在回覆的內容中，除了擔憂，也有不滿。有的認為妝髮太特異會惹人側目與不安全；有的認為沒有懲處、沒有管教權，學生會沒規矩；有的則覺得體育服本身就很醜；有的認為學生制服與體育服混搭無法接受；有的則擔心學生沒有榮譽感，行為會更放蕩不羈；有的覺得手機使用沒有節制與學生態度不佳等等。還有位校友(60歲以上)提到，希望學妹能嘗一下這種威權的滋味。這些校友對現在的批評，有點像我們常說「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這往往是思考事情忽略時間的縱深，年輕時的思想進步，到中年對過去自己的失憶，轉身成為保守的秩序維護者。也就是說，面對新的時代，他們依然用舊的價值來置換。當然，也有校友能夠呈現這樣的換位思考，有位校友(20-40歲)提到「現在在路上看到穿運動服，甚至混搭便服的學妹，有的還特殊顏色的染髮。回家翻過去的照片，一方面覺得自己怎麼穿那樣，一方面又覺得學妹怎麼變這樣。過去在學校時，還有學姊會投訴學校說學生不檢點或沒禮貌。那現在這些學妹，會不會面對到未來的學妹，也會像我們當時的學姊批評我們沒水準呢？」

當然，過去的價值有其意義，它形塑並導航未來。重點不在於決定好壞，而在於給一個開放的平台，讓人們持續理解與互動，來追求社會中每個個體的完整。教育學家Mary Immordino-Yang批評現代懶人包式的教育，認為真正的教育應該是提供豐富的情境，讓學習者挑戰、思考與參與議題，她認為跨領域的學習，是培養公民話

語空間的不二法門，而透過這樣的訓練，期望能避免像納粹大屠殺，即所謂一般人盲從於情境，成為無法切換思考模式的共謀者，因而讓暴力憾事再度發生。最後，面對從拘謹走向開放坦白的年代，我們都必須持續的理解他人與互相尊重，做出超越對的事，譴責錯的事，才能避免成為哲學家Herbert Marcuse所謂的「單向度的人」。

本篇參考書目

- Gay, Peter.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V.III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 Immordino-Yang, Mary. *Emotions, Learning, and the Brain: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ffective Neurosci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 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09。
- Kwane Anthony Appiah著，莊安祺譯，《榮譽法則》，臺北市：大塊文化，2012。
- 約瑟夫·亨里奇著，鍾榕芳、黃瑜安、陳韋倫、周佳欣譯，《西方文化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世界》，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22。

第三章

威權下的人人自保—— 淺談《竹女連環保結》

撰稿人／楊雅峻（國立新竹女中代理教師）

一、前言

不知道各位小的時候，有沒有因為同組的同學太過吵鬧，而整組一起受罰的經驗？這種「連坐」制度，在中國古代並不少見，而在國民政府撤遷來臺後，為了防範匪諜以及控制社會，頒布了《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自1949年開始，要求機關、部隊、學校等公家單位，應該具二人以上之連保切結。在此條例下，公家機關被要求簽署連環保結證明。若有人為匪諜，擔保者以及直屬主管，皆會被處分，而明知匪諜而未告密者，更會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⁰¹

本校保存的《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校教職員防範匪諜連環保結》，(以下簡稱《竹女連環保結》)即為此大時代下的產物。本校的《竹女連環保結》共計三本，裡面記載了民國38、39學年，共二學年的全校教職員工的連環保結資訊。⁰²由於連環保結實施的時間並不長，⁰³且多數學校並未保存，由此更展現《竹女連環保結》的珍貴性。此外，由於竹女目前戰後初期的人事資料以

及畢業紀念冊並未保留，但透過《竹女連環保結》，則可重新建構出戰後初期竹女的教職員以及幹事名冊，並透過上面的資料，可進一步分析當時社會氛圍下竹女教職員工的人脈網絡。

二、史料分析

關於連環保結的資料格式，可參照圖1。

《竹女連環保結》在每頁的標題上，寫有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教職員防範匪諜連環保結。右側內容要求被保證人服務期內思想純正、恪遵法令，並絕對保守機密，如有發現匪諜行為願受法律上連坐責任。資料上，每個人除了本人外，另需有三位保證人。每個人皆須附上姓名、年齡、籍貫、現在職務、永久通訊處、現在通訊處，以及與被保證人的關係，最後並需蓋章。各間學校在格式上有些許差異。⁰⁴

根據《竹女連環保結》第一冊的資料，在民國37學年度，本校教職員與幹事包含校長，在1949年共有52人，包含教職員34位，幹事18位。在當時，若要擔任省立國民學校教職者，根據〈臺灣省國民學校校長教職員任用及待遇辦法〉，⁰⁵須符合：

- (一)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高等師範學校本科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者
-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任教員一年以上者
- (三)高等師範修科高中師範科、舊師範學校本

01 全國法規資料庫，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五條：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或其他團體所有人員，應取具二人以上之連保切結，如有發現匪諜潛伏，連保人與該管直屬主管人員應受處分，其處分辦法另定之。第九條：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網頁資料查閱時間：2023年3月11日。

02 三本在收錄狀態上，第一本的內容皆寫於38年7月，無編號。第二本前半部收錄內容寫於38年9月，有編號(殘缺)，後半部為39年後(填寫時間2.3.5月)，無編號。第三本前半部收錄內容寫於38年9月，有編號(殘缺，與第二本收錄略有差異)，後半部為39年後，無編號，且部分職員收錄二次。故以下推測此資料原本的形式為一式二份，第一本是收錄37學年的連環保結資訊；後二本則是38學年的一式二份。惟後二本整理上有些許凌亂，比方第二本的內容有些許短少，第三本則有重複收錄。

03 此種連環保結，自1949年實施開始，確切的結束日期不明，筆者在國家檔案資訊網，找到連環保結最晚的資料為1953年。

04 比方說新竹高中保留的空白連環保結資料，標題為《臺灣省立新竹中學戡亂時期檢肅匪諜連保切結》，而在資訊上，有多要求性別欄，但未要求籍貫資料。參照說竹中è故事-100+N續說新竹中學：20200727 物件的故事——那份空白的表格。網頁資料查閱時間：2023年2月11日

05 《國民教育法令輯要》卷一(1946)，頁72-73。參照臺灣記憶網頁資料查閱時間：2023年3月11日。



圖1 《竹女連環保結》格式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以下同出處)

科，或舊高等學校高等科畢業曾任教員一年以上者

(四)高級中學畢業曾任教員三年以上成績優異者

(五)舊制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曾任教員五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從上述條件來看，當時能在竹女擔任教師者，在條件上皆為一時之選。進一步分析，可分析出下列資訊，參照表1：

表1 《竹女連環保結》本省外省人數分布統計：

37學年度	教職員	幹事
本省	16	14
外省	18	4
共計	34	18
本省比例	47%	78%
38學年度	教職員	幹事
本省	14	19
外省	24	5
共計	38	24
本省比例	37%	79%

從上述統計，可發現在教師上，外省教師隨著時間開始提升，達到約三分之二的比例。但在幹事上，卻仍是以本省為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教師何菊妹外，這邊所謂的本省，不論是教職或幹事，在籍貫上皆在新竹縣市。⁰⁶

關於外省教師比例較高的原因，可反應在當時的教育制度下，由於要求國語教學，以及教授內容以中華文化為主，本省教師在日治所受的教育訓練，並不一定具備這樣的能力。至於本省教師在省籍上幾乎都是新竹縣市，筆者認為應跟當時的教師錄取方式有關。雖然筆者並沒找到最直接的法規，但根據1948年5月公布的修正條文，裡面第十三條規定附屬小學、省立幼稚園教職員，由教育廳選合格人員派用，或由校長選合格人員，報請教育廳核派之。⁰⁷從中，可看出校長在最後的遴選中，扮演著遴選的重要角色。就地緣關係，因當時校長姜瑞鵬出身自北埔，對於在地出身的人應該更有親切感。且考量戰後教師薪資大幅降低，⁰⁸若有認識並符合資格的在地人，應能確保教師的品質與降低流動性。由此也可看出在選聘上，地緣關係在戰後初期的人事選用上，有著不小的影響。

06 在1949年時，新竹縣市的範圍延續日治新竹州，故新竹縣尚包含今日的桃園，以及苗栗縣的竹南與頭份。

07 《臺灣省政府公報》，1948·夏，頁756-757。參照政府公報資訊網，網頁資料查閱時間：2023年3月12日。

08 在日治時期，雖然臺籍與日籍教師有薪水差異，但台籍教師的薪水尚可維持一般小家庭生活，但到了光復初期，由於當時的公務員薪水皆偏低，要待看教職維持一個小康家庭的生計已變得非常困難。見沈翠蓮，〈光復初期臺灣師範學校教育任務(1945-1949)〉，《國民教育研究期刊》7期，(臺中1999)，頁92。

此外，由於《竹女連環保結》在形式上，每人須由三人作保以達連坐之目的，故從彼此的連保狀態下，亦可探究彼此之人脈網絡。而彼此的保結狀態，可參照表2與表3。

表2《竹女連環保結》的「互保」狀態：⁰⁹

	37學年度	38學年度
四人互保	10組	10組
三人互保	1組	1組

表3《竹女連環保結》的保證人本省外省分布：

	37學年度	38學年度
皆為本省	26	32
皆為外省	21	25
省籍交雜	7	6

高比例的四人互保，代表除了方便外，也彼此信任。但特別的是，37學年度跟38學年度儘管皆為高比例的四人互保，但延續前一年四人的組別，在比例上卻是出奇的低。二學年完全相同的四人互保，只有二組。就算把標準放低成二學年三人相同，也僅增加2組。這也意味著有超過一半的人，在下個學年度，重新找人來簽。由於願意互保的前提，在於彼此的相互信任，並希望擔保的人不會出太多紕漏。故就常理來說，理應會選擇之前互保的同事為優先。而互保四人的不同，除了因為學校教職與幹事人員的更迭外，或許也象徵當時的連保制度，形式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意義，故在人選的選擇上，並不一定反應「患難與共」的狀態。但是，從表三中，可發現在尋找保證人時，本外省交雜的現象相對罕見。在38學年度中，甚至低到不到10%。實際上，就算是外省的

⁰⁹ 此處的四人互保，指的是四個人《竹女連環保結》時，互為對方的保證人。而三人互保的部分，則是「原則」上是四人互保，但其中一個，因為個人因素的關係，而在保證人上換上不同的人。

組合，在省籍上也會傾向找相同省份，或相鄰省份者一起連保。這反應的就會是彼此的熟悉度，至少在1949年的此刻，《竹女連環保結》展現了省籍差異所形成的「我者」與「他者」的想像。也就是本省、外省，乃至各省之間的距離感。

三、個案探討

以下，以本校姜瑞鵬校長，以及曾任文書組長的蔡高在《竹女連環保結》的資料作為個案探討。

(一)校長姜瑞鵬

關於姜瑞鵬校長在《竹女連環保結》的保證人資料，可參照下面表4。

表4《竹女連環保結》中校長姜瑞鵬的保證人

37學年度		
保證人	籍貫	職務
辛志平 ¹⁰	廣東羅定	臺灣省立新竹中學校長
張棟蘭 ¹¹	新竹縣	市立新竹學校校長
鄭昌英 ¹²	新竹縣	新竹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38學年度		
張棟蘭	新竹縣	市立新竹學校校長
鄭昌英	新竹縣	新竹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簡建勳 ¹³	新竹縣	新竹糖廠廠長

¹⁰ 辛志平(1912-1985)，廣東羅定人，1945-1975年間，擔任新竹高中校長一職。

¹¹ 張棟蘭(1900-1979)，新竹湖口人，1928年擔任新竹中學校英文教師，為新竹中學校創校以來第一位台籍教師。1946年擔任新竹市立新竹初級中學校長(今新竹市建華國中)，1956年，擔任省立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¹² 鄭昌英(1900-?)，新竹州大溪郡人，1937年任龍潭庄長，1942年接任水利組合長，1950年接任水利局副局長。

¹³ 簡建勳(1910-?)，新竹州大溪郡人，畢業於臺北帝大，先後於新竹、臺南新營等地的糖廠擔任廠長，為日治時期民族運動者林呈祿之女婿。

此表的特殊性，在於《竹女連環保結》的資料中，絕大多數都是校內人事互相作保，僅有姜瑞鵬校長的保結資料，是全數找校外人士。而從保證人的身分來看，皆是富有相當名望的人士。可注意的是其中的鄭昌英、簡建勳，雖然籍貫皆為新竹縣。但二人的出身，前者來自桃園龍潭，後者來自桃園大溪。就現在概念，皆屬於桃園山線區域。由於姜瑞鵬校長本人出身自同樣山線的北埔舊姜家，在彼此皆為山線大族的情況下，或許在這之前，彼此就已有橫向的網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37學年度的保證人辛志平。辛志平校長於竹中長達30年的期間，作育本地英才無數。二人除了同為新竹地區中學校的校長，辛志平的妻子蔣仲篋，此時亦為新竹女中教師。或許因為有此關係，在保證人的部分，姜瑞鵬校長才會找上辛志平來幫忙。

(二)文書組長蔡高

蔡高¹⁴的保證人資料，如下表5。

表5 《竹女連環保結》中文書組長蔡高的保證人

37學年度		
保證人	籍貫	職務
李宜厂	浙江	教員
陳偉	廣西	教員
陳石言	浙江	教員
38學年度		
保證人	籍貫	職務
程裕仙	浙江	幹事
蔣仲篋	廣東	教員
金毓秀	北平	幹事

蔡高的特殊性，在於其於1950年捲入發生在新竹的白色恐怖案件——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蔡高因借禁書給本校學生傅如芝，後遭判刑感化2年。若說《竹女連環保結》的目的，是為了防範「匪諜」，那麼蔡高，或許就是這時代氛圍下，受影響最深的一位。

從資料中，可看出在37學年度時，擔任蔡高保證人的李宜厂、陳石言，與蔡高皆為浙江人，可理解為地緣關係在此的影響。但有趣的是，李宜厂、陳石言以及陳偉，是跟另一位教師梁宗鯤一起四人連保。而這四人在38學年度則是繼續連保。或許這反應37學年度在作連環保結時，蔡高本人當時是剛好找不到人一起，而後透過同鄉的關係，才找到李宜厂、陳石言、陳偉三人當保證人。但也因此，可發現到了38學年度，蔡高的保證人換成另外三人。而這四人，後來也成為四人互保的狀態。四人中，裡面的蔣仲篋，前面已提及，為新竹高中辛志平的夫人。由於蔡高後來捲入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日後出獄後，就直接離開了竹女，未能持續服務。我們不確定到了39學年度時，蔡高是否尚跟上述三人繼續互保，但從中可感受到，當時白色恐怖那種風聲鶴唳的狀態離所有的人，其距離或許比想像中還要近上很多。

14 蔡高(1918-?)，浙江溫州人，溫州師範畢業。37學年度職務為文書組長，38學年度職務則轉為一般幹事。關於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以及蔡高被牽連的部分，可參照藍博洲，《臺灣好女人》(聯合文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2001年)，頁14-43。同案內容亦可參考同為此案受難者的周賢農自傳，見周賢農，〈青春繫獄獲粹錄——個中學生政治受難者的回憶錄〉，《新竹中學校友會會刊》37期(新竹，2010)，頁24-32。蔡高被捕之口供與判決，可參照國家檔案局，案名：〈傅煒亮等叛亂案〉，頁155-159、256。網頁資料查閱時間：2023年3月15日。蔡高刑滿後發請薪資部分，可參照國家檔案局，案名：〈教育人員被捕停職〉，頁92-96。網頁資料查閱時間：2023年3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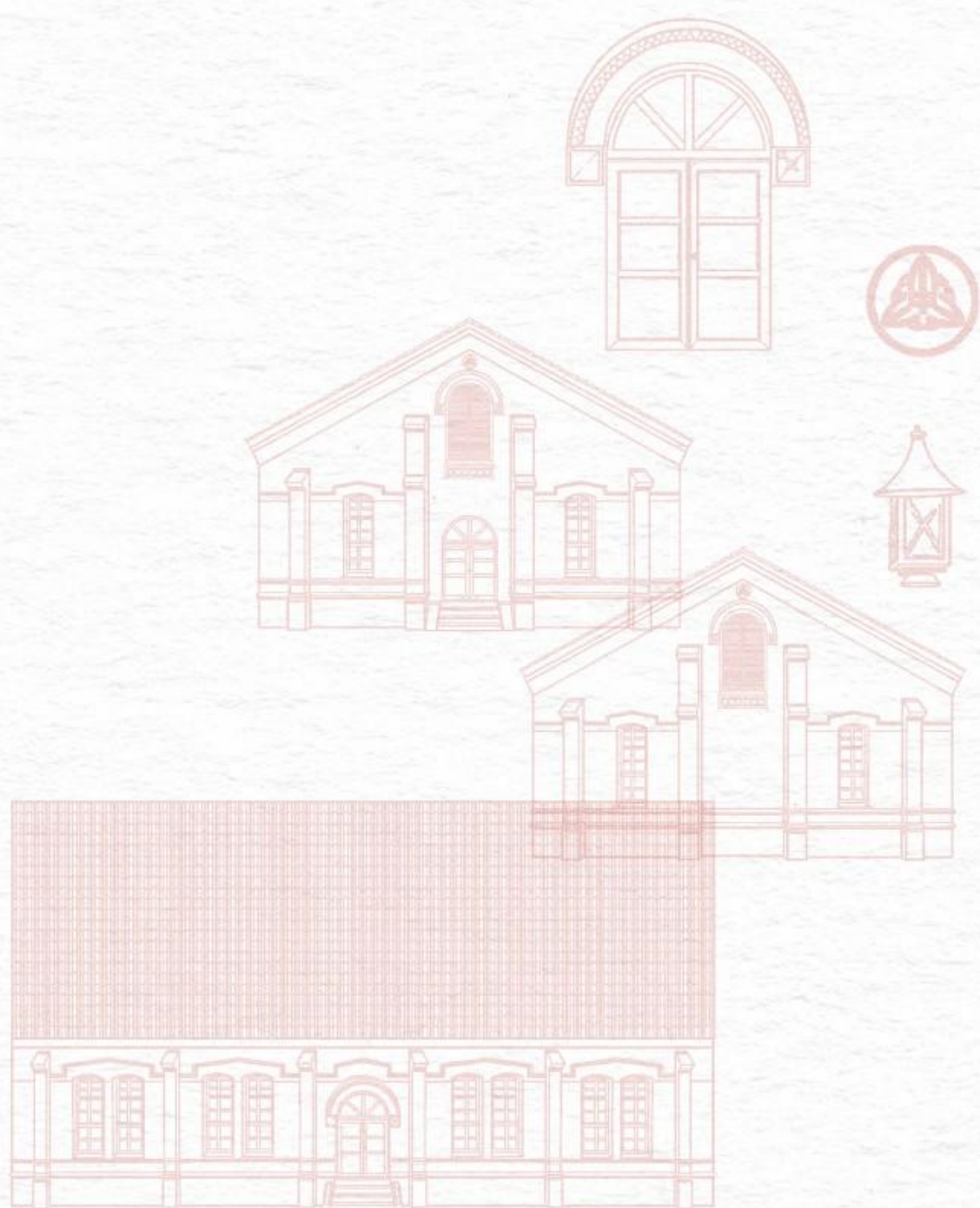


圖2 蔡高被捕後的口供
來源：國家檔案局

四、結語

本文在《竹女連環保結》中，探討了此資料的性質以及其中呈現的人脈網絡。在此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949年的新竹女中，呈現出教職人員多外省，而幹事多本省的一個狀態。此外，透過《竹女連環保結》的「互保」狀態，本文認為此資料展現了省籍差異所形成的「我者」與「他者」的想像。

在目前竹女校史檔案中，戰後初期的資料，因為政權交替之故，數量上相較於其他時期相對偏少。此份《竹女連環保結》剛好可以填補本校政府遷臺之際，校內的教職員資訊。此外，在現今臺灣的白色恐怖研究中，似乎尚未有針對連環保結所作的論文，本文希望透過《竹女連環保結》這份材料，能對白色恐怖時期的連保研究，做出拋磚引玉的作用。



第四章

校刊《菁菁竹女》的情緣

撰稿人／劉麗卿（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

一、前言

新竹女中校史室保存的校內發行刊物中，有份刊物名為《菁菁竹女》(圖1)。<《菁菁竹女》是新竹女中校刊，自七十八學年度從原校刊《竹女文選》(圖2)改名為《菁菁竹女》後，每期均入選全國校刊編輯優良獎。刊名「菁菁」二字有草木蕃昌之義，寓意此刊物將網羅更多竹女人的好展現，並呈現竹女欣欣向榮的氣象。

編者認為，在竹女百年校史中，這份校刊在創刊到歷經兩次改名的發展過程中，承載了竹女人超過半世紀的回憶，⁰¹展現了不同世代竹女師生的文藝涵養，具有相當特別歷史意義。因此，編者特別邀請竹女校友的作者撰寫本文，作者也是曾指導本刊物之當事人，現身說法，希望讓讀者對新竹女中具有悠久歷史的優良校刊《菁菁竹女》有更多的認識。

二、我與《菁菁竹女》的因緣

(一)我與竹女校刊社的邂逅

我在民國八十年剛到竹女教書，按照慣例，新進老師就是要承接校刊社指導老師的職務。曾請教過上一屆校刊社的指導老師——徐瑾老師，相關的指導校刊之經驗，她說：「你自己親自經歷過，就會心知肚明。」言下之意，聽人家講得再多，還不如自己親自經歷，才更體會箇中滋味，所以身為菜鳥的我只好自己邊做邊學習。



圖1《菁菁竹女》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



圖2《竹女文選》6
來源：新竹女中圖書館典藏

(二)三人共同指導的七十週年特刊

我那年接任校刊社指導老師因巧逢下一年要辦七十週年特刊(圖3)，所以這本校刊除了由我跟科內的黃淑玲老師共同負責指導外，還特意加聘一位已有豐富編輯經驗的校友——魏淑娟老師一同編輯(圖4)。魏老師為人風趣大方，也熱心地就她的編輯專長，來跟校刊社的同學，做最適切的編輯技術教導。

接下來就是討論整個專刊的文章編排走向，分組進行邀稿採訪。由於內容涉及已畢業的早期傑出校友和退休老師，所以要透過退休老師聯誼會和學校師長等積極幫忙，穿針引線，才能順利採訪成功。這本七十週年紀念特刊中，也保存了當時李登輝總統與鍾香華校長的合照(圖5)。

01 總編輯何志宏註：校刊《竹女文選》源自民國58年創刊的省立新竹女中《學生作文選集》第一集，由竹女國文教學研究會編輯，精選學生優良作品彙集。從民國63年第6期起改名《竹女文選》(如圖2)，至78學年度改名《菁菁竹女》。本刊物自創刊迄今校刊名稱歷經兩次改名，迄今(112年)已54年歷史。《學生作文選集》第一集之創刊號可參見圖6、7。本篇「前言」、照片與照片說明係由編輯另行補充，若有錯誤為編輯疏失，特此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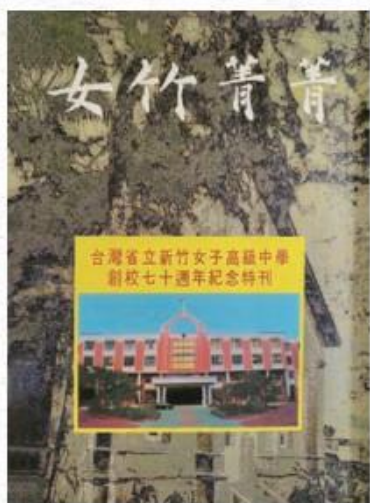


圖3《菁菁竹女》七十週年特刊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4《菁菁竹女》七十週年特刊一頁
底可見出版訊息三位指導老師姓名



圖5《菁菁竹女》七十週年特刊—李登輝總統與鍾香華校長合影
來源：圖4~5 新竹女中校史室

三、校刊《菁菁竹女》的往事

(一)狹小而充滿承傳精神的社窩

我們當時校刊社的社址在現在圖書館二樓左邊樓梯上方那間小教室，裡面空間狹小，大概放個長桌兩邊擺幾張椅子，就覺得沒有餘裕空間，另外有一個擺放舊校刊跟社裡重要資料的書櫃。雖然社窩窄小，但當時的校刊社社員都是經過千挑萬選才進來對編校刊有濃厚興趣的菁英，所以社員配合社務推展的態度都極佳。主要負責編寫的是高二的社幹成員，從一開始就著手設定分組分工，訂定工作進度。然後再逐步按計畫操作實務。同學對上一屆的王維資學姊頗為仰慕，她具有卓越的見解，文筆亦佳，所以他們做事也會徵詢、參考這位學姊的意見，可見學姊、學妹之間的經驗承傳在校刊社是有一定的份量的。

(二)外訪謝詠芬學姊—掏心掏肺的生命精髓分享

在外訪的活動中，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訪問我就讀育賢國中時的同學，後來考上竹女數理資優班的謝詠芬學姊——閱康科技董事長。她的公司位於科學園區，我們一到閱康科技公司，謝詠

芬學姊就要我們換上防塵的衣物，進到工廠參觀廠內的設施和工作環境，並細心地一一為我們解說各項檢測機器的作用跟價值。最後還找一會議室講述她的創業心路歷程。謝詠芬學姊說她當年讀高中時，雖然她也跟別人一樣熱愛觀賞還珠格格這齣熱門的連續劇，但她對自己的功課可是有一定的要求，肯定會花時間把要考的科目在考前都準備好，才有可能名列前茅。可是別人可能只看到、聽到她追劇的部分，覺得她是天之驕子，隨便讀就可以考出不錯的成績，聽她親自剖析，才知道她做事態度其實比誰都認真，自我要求滿高的。她認為該自己做的事，就一定要努力完成。

她舉例說，她是職業婦女，做菜絕不是她擅長的事，但當她的公婆要來她們家吃飯時，她還是很努力地煮出一桌豐盛的食物宴請公婆，這就是她做什就要像什麼的工作態度。像學姊學業、事業如此成功的人，還是有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情。她不諱言自己一直很努力在發展自己的事業，但在婚姻上卻觸礁，不過在她痛定思痛後，決心重新面對這不同的人生，勇往直前。在稚嫩

的來訪小學妹面前，她坦誠真摯的陳述過往的事蹟，可以說是言無不盡，無所不談，就是希望學妹能勇敢、熱情地追求自己的人生。人生雖然充滿各種意想不到的悲喜，但還是要帶著熱情去追求各種可能追求到的成就與快樂。她說自己打理這麼大的公司，最重要的原因，是讓公司員工的家庭都可以幸福地運作下去，她開公司的目的已不是在賺錢、在追求成就感，而是在與勞苦功高的員工共同維繫生活的幸福。我想那次的外訪，給採訪的校刊社學妹很大的人生啟示，就是成就大事業的人要承擔的責任是如此重大，用心是如此溫暖大器。

(三)校內專訪趙麗雲學姊——為擴展生涯發展空間爆發驚人努力

另外一位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專訪學姊，是傑出校友趙麗雲學姊，她是當時的國立編譯館館長。她因為熱愛跳舞，所以原本學的是體育。而就在她面臨職場需求而必須要到美國進修時，她一方面要擔心家人因她出國留學進修所帶給家人的負荷，一方面又須要求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畢業學分，因此她當時是身心疲憊，內外十分煎熬。她把每天要達成的目標寫出，然後要求自己一定要達成。因為家人額外幫忙她的部分已夠多，她絕不能再拖累家人，她希望自己能在最短時間內，取得學位，回國延續她的職場進階生涯。學姊雖是學體育出身，但整個的談吐非常地親切、優雅，可以感覺到學姊真的很真誠地想將她生命中最有振奮人心的風景，跟校刊社的學妹分享，展現出十足熱心，是一位很能啟發學妹處世智慧的好學姐。

(四)訪問中領悟出美麗成功背後的滄桑之必要

這兩次的外訪學姊活動，給校刊社學妹直接感受到，原來人生要成功是要累積這麼多努力，看來光鮮亮麗的她們，也是要嘗盡人生的許多考驗，才能走出自己的康莊大道。這是同學們採訪最大的收穫。兩位學姊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帶給學妹生命新的契機，是那麼的真誠無私，就是希望造就竹女人最好的薪火相傳。

(五)搶時效校稿仍免不了的缺憾

有了原始稿件之後，再來就是來回三次辛勞的校稿，因為表定時間緊迫，所以我需要頻頻跟出版社聯絡，精確地取稿、寄稿。為了把握時效，我常要以快遞取件，我記得當時就曾騎摩托車趕到光復路的某快遞站取件，然後快速分給同學們校稿，當然我自己也要校稿。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後的三校，因為迫於出版的時間壓力，我前一天晚上就通宵熬夜，在家中客廳把全部的稿件再校正一遍。當天我在趕去寄稿件後，仍須如常地上課。不知是因太疲勞，還是真的粗心，事後我有發現，有一頁文字有重複到某些文字，雖然很懊惱、悔恨。但也只能抱憾地接受這樣的不完美，希望這能作為學妹的警惕。人生總是會有些意想不到的缺憾，我也只能忐忑不安的接受。

(六)揪心憾事卻也同時感受學生寬容大度的愛

另外，此次編校刊時，還發生一件讓我很揪心的事情，那是因為我們編校刊時，每個人都有一定的進度，當美編好不容易完成她所畫的校刊封面時，我將之拿給學校師長觀看，想做最後的確認。因為這是七十週年校慶特刊，所以學校會有比較多的期待與要求。他們認為七十週年校刊封面若採用學生所設計，以彎曲軟片造型來詮



圖6《學生作文選集》第一集 封面和底頁
來源：新竹女中圖書館

釋時間的記憶意象的封面，在慶祝七十週年校慶的意象上感覺較薄弱，無法展現七十週年校慶專刊的恢弘氣象。所以硬是要請學校的兩位美術老師，一位負責攝影構圖，一位負責寫字，來展現七十週年校慶所要呈現的隆重與歷史意義。我將師長的想法轉告給校刊社學生，學生當下很不能接受，而我又沒有權責可以改變，只能請他們體諒一下師長的顧慮。但他們似乎更在乎自己的創作被汰換的不悅，所以發生一些不快。我當時也被嚇慌了，還好有熟識當事人的師長出面緩頰、開導，事情才得以和平落幕。這也是讓我至今仍覺得揪心之事，事情要中庸真的不容易，感謝那位師長的出手幫忙，也感謝學生能退後一步，成全大局。事後那位學生有送我一個米色手提袋，感謝我帶領他們校刊社的辛勞。我從側面得知這位同學，為了看自己喜歡的文藝活動，她可以節衣縮食，買饅頭果腹，那她買這個手提包送我，是不是就必須要少吃好幾餐飯包，才換來這項禮物呢？所以當我收到那個手提包，就更加不捨跟愧疚。愧疚我當時沒有智慧化解她心裡的不舒服，這也讓我此後更注意與學生的互動。希望不要再有類似的憾事發生。也很感謝事後她還願意對我釋出善意，讓我覺得竹女學生好大器、好溫暖。

四、結語

(一)校刊名稱的淺探

曾有人詢問我《菁菁竹女》的由來，而我真的不知其詳，只知道當我承接校刊指導老師時，校刊就如此命名，再加上我一心只想趕快順利出刊，所以也就沒去深究刊物的源由。後來我有特別去爬梳相關文章，得知自七十八學年度起，校刊由《竹女文選》改名《菁菁竹女》，每期均榮獲校刊編輯優良獎項。而新竹女中校刊《菁菁竹女》的菁菁二字有草木蕃昌之義，可能就是希望透過此刊，展現竹女人多元、卓越的視野，呈現竹女欣欣向榮的亨通校運。

(二)多元的題材塑造竹女愛校、愛追求新知的良好形象

原來的《竹女文選》大抵是將學生的優良作品編選進來，想做為同學學習以及欣賞文章之用。但是自《菁菁竹女》開始，刊物的結構嚴謹，會先周延地選定刊物主題，再努力去蒐羅校園故事，以及採訪有特殊表現的師生，甚至是去採訪刊物設定主題的相關人物等，讓學生能熟悉學校的各種風貌和相關人物事蹟，甚至是對值得探索的議題展開深入探究，藉此開啟學生不同的視野，去認識並關心生活周遭的重要事務。讓學生們關注的不再只是課業、成績。經由不同題材的探究中，讓竹女人能型塑成一個愛校、愛社會，更愛探索新知真理的青年。

第五章

那些年，我在竹女的數學時光

撰稿人／顏郁婷（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

一、前言

筆者為新竹女中第46屆畢業之校友，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之後，至新竹高中實習一年，通過教師甄選回到母校任教至今。一路保留了當年讀書時期的相關資料及收集了多年來和竹女數學科任教相關的史料。以下為筆者收集之資料，如當年的學雜費繳費單、成績單、部編本國立編譯館課本、竹女數學科題庫、第六區(今稱北三區)分區科學展覽手冊及作品手稿，以下將擇要分別說明，盼能留下在新竹女中的數學足跡，在本刊物充滿人文關懷中，也能有篇專屬於科學的浪漫。

二、竹女註冊購書繳費單

由註冊單中，可以看見民國八十年印刷的國立編譯館數學課本，一本售價為42元，如圖1。由消費者物價指數CPI(Consumer Price Index)當年總指數為65.81，112年CPI為102.95，而今現行一綱多本課本，如本校108課綱高一選定翰林版本數學課本一本售價265元為例，可得知物價指數總指數通膨率 $(102.95-65.81)/65.81*100\%=56.44\%$ ，而數學課本的物價指數通膨率則高達 $(265-42)/42*100\%=530.95\%$ 。

三、竹女成績單

由成績單中，可以看見當年並沒有受個資的保護，全部的學生每一科成績都赤裸裸地呈現出來。但學生座號已經變成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和更早期的學姊們是由班級排名決定座號要來得更尊重人性與尊嚴。可以看出當年的教務主任是張瑞欽主任，導師是朱喜麗老師。在通過個資法之後的今日，在此僅保留筆者的

書名	出版商別	售價
高中公民(二)	幼獅書局	14
高中公民(PH)	台灣書店	17
高中國文(二)	台灣書店	13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二)	台灣書店	11
高中歷史(二)	台灣書店	20
高中地理(二)	台灣書店	20
高中英文(二)	正中書局	71
高中基礎數學(二)	正中書局	42
高中基礎理化(下)	正中書局	27
高中基礎理化實驗手冊(下)	正中書局	10
高中書報(二)	中央書房	30
高中軍訓(二)	幼獅書局	24
高中英文(二)	正中書局	68
高中美術(二)	華岡書局	38
高中軍訓(二)	幼獅書局	24

圖1 竹女註冊單
來源：作者提供



圖2 竹女成績單
來源：作者提供

成績，其他以馬賽克方式處理。當時班上第三名是筆者顏郁婷。如圖2。

四、國立編譯館課本

筆者就讀高中時期，所使用的課本是國立編譯館的部編本，一直持續使用到筆者實習、回母校任教第一年，才改成一綱多本的課本。各家出版社遵循教育部擬定的課程大綱，尋找各家編輯群，用盡畢生功力編書送部審通過後，交由各校各科教學研究會審書、選書，經過各家書商報告各家書籍及配套特色，以決定最符合各校學生學習版本的課本。而今國立編譯館已經於民國100年改成國家教育研究院，正式走入歷史。現今國家教育研究院的主要工作在致力於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擬定。部編版國立編譯館數學課本如圖3、圖4、圖5。



圖3 部編版高一二基礎數學
來源：作者提供

五、新竹女中數學科題庫演進

民國89年開放一綱多本之後，歷經新課綱、95暫綱、103暫綱、105課綱微調、108課綱，因應時代的需求，數學教材日新月異，原由科內元老陳栢榮老師提供自己編輯的講義原稿，在楊大江老師擔任合作社主席的時期，交由合作社依成本印製，各班學生人手一本的新竹女中題庫於焉問世。在民國88年改變課程綱要正式採用新課綱之後，由楊錫金老師、顏郁婷老師、林巧瑩老師、陳肇斐老師、賴承德老師、蔡蕙瑜老師、蔡敏娟老師，共同分工合作，分別製作出六冊新竹女中數學題庫，人稱竹女數講或是竹女題庫，題庫中將各單元題目依照題目難易及解題所需學生數學能力，編號為A-1、A-2，……，C-3，並更彙編高三數學模擬考試題彙，加上後有吳原榮主任熱心整理新竹女中高三基礎數學總複習講義，對於學生們的功力提升，助益甚多。雖然新竹女中數學科題庫近年已絕版，但在此要特別感謝美術科的卓敬棠老師幫忙我們設計封面及封底，一直沿用到108課綱，才結束多年編修的工作傳承。早期新竹女中題庫如圖6、圖7、圖8。



圖4 部編版高二理組統合數學
來源：作者提供



圖5 部編版高三理組理科數學
來源：作者提供



圖6 竹女老師合編高一二題庫
來源：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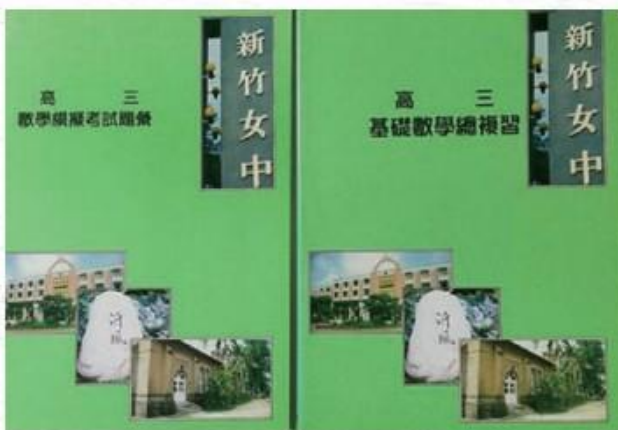


圖7 竹女老師合編高三數學補充題庫
來源：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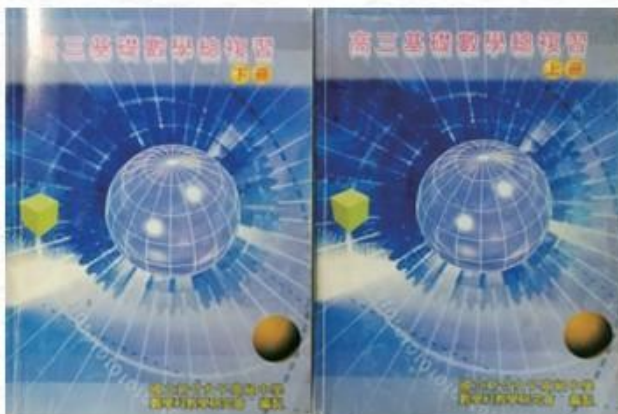


圖8 吳原榮主任編輯高三基礎數學總複習
來源：作者提供

六、科展

教務處裡，「主任您好！我是顏郁婷！」張瑞欽主任緩緩抬起頭來：「怎麼啦？」我：「我因為聯考國文考了一百九十一分，週考時間被分配到國文資優組去了，可是我想要去數學組，我數學沒有考到滿分一百二十分，粗心錯了一題……，如果不能轉的話，我能不能回班上一起考週考？」主任看著我，眼中有溫暖的笑意：「妳去問劉適存老師，他是數學組的指導老師，如果他願意收妳，妳就轉過去數學組做科展！」

感謝劉適存老師的收留，我擁有了在竹女可以盡情跑數學研究室的身份，凡異出版社與九章出版社，是我高中時期的好朋友；而劉老師，更成為我後來在師大唸數學系的時候，經常聯繫的高中老師。

直到回到母校任教，做科展的靈魂，依然延續著。2013年數理資優班317學生吳思蓉、黃湘雯，歷經高二三月時的分區科展，七月的全國科展比賽，隔年高三時同學們在準備著學測，她們同時還要準備國際科展比賽，得到金牌後更是要為了中華民國出國比賽，參加美國英特爾國際科技展覽會Intel ISEF (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而在得到ISEF最高榮譽後更是將獎盃交由筆者保管，於此文完成之際，欣逢母校新竹女中百年校慶，獻獎給予母校，將之永久保存於校史室，藉此鼓勵後進學弟妹們，能在科學的道路上好學、知恥、力行，讓下一代女孩自信擁抱STEM：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等四大領域。科展相關照片如圖9、圖10、圖11、圖12、圖13、圖14、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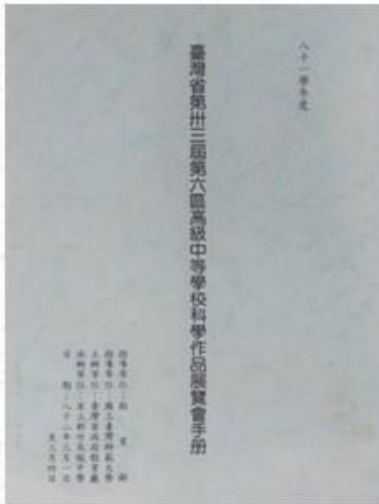


圖9 第三十三屆第六區高中科展手冊
來源：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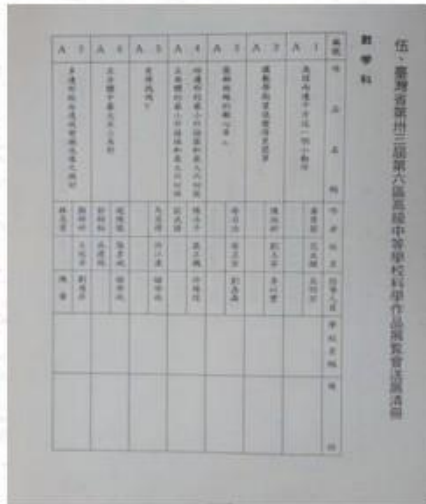


圖10 竹女指導老師 劉適存老師 陳栢榮老師
來源：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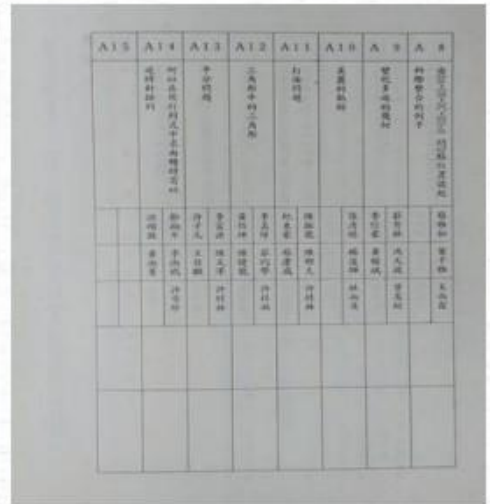


圖11 竹女指導老師 王淑霞老師
來源：作者提供



圖12 科展作品手稿一
來源：作者提供



圖13 科展作品手稿二
來源：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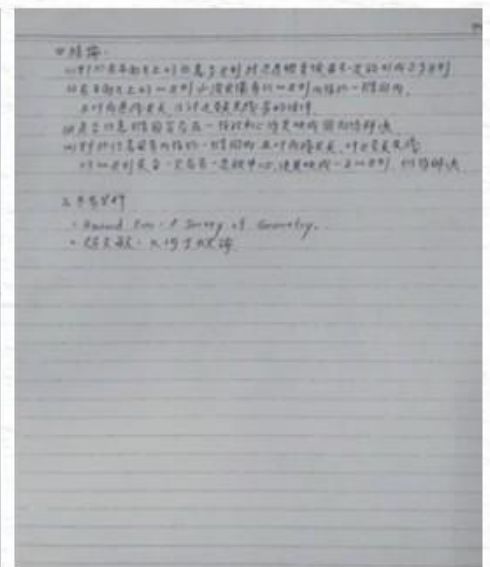


圖14 科展作品手稿三
來源：作者提供

七、結語

筆者非常榮幸能有這樣的機會，在有生之年躬逢母校百週年校慶，並感謝本專刊總編輯志宏組長邀約撰稿，促使筆者著手整理就讀竹女時期的學習，與返回母校任教後，從教學史的角度，回顧本校近二十多年的數學教學。在竹女求學、任教的這些年來，新竹女中學校生活已經占據了我大部分的人生。願能以自己淺顯的文筆，為竹女的數學教育留下歷史的紀錄，祝願母校校運昌隆，繼續作育英才，培養更宏觀的國際視野，讓臺灣能為全球做出更多的貢獻。



圖15 國際 TISF 獎盃
來源：作者提供



第六章

校徽與校旗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本文從相關圖像與文獻資料，探討新竹高等女學校的校徽(校章)如圖1，以瞭解其可能的內涵。由於戰後竹女的校徽，有時也用在校旗上，因此除了追溯校徽的歷史脈絡，並兼及校旗樣式與其源由，藉以從竹女百年校史的整體發展中，認識校徽與校旗的變化。

日治臺灣各校多有校歌與校徽。以校徽而言，各校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同的樣式、形狀、顏色、圖案與字體。校徽是學校的主體標誌，是有別於他者的自我形象的象徵，是呈現學校特色的一種符號，是學校文化的一種表現，也具區別身分的作用，能凝聚對學校的認同。以下先探討新竹高女的校徽。

二、新竹高女的校徽

透過比照日治臺灣各校校徽樣式發現，其中有與新竹高女校徽樣式有若干極為相似之處，比如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今國立高雄女中)與臺南州立嘉義高等女學校(今國立嘉義女中)的校徽，最外圍皆有類似輪廓，只是顏色不同，新竹高女的校徽，今日所見以綠色呈現。北、中、南這三所女校校徽最外圍的主體輪廓，則與日本三大神器中的八咫鏡形象有關聯。有研究者認為八咫鏡形象的某些符號意涵，是期許女學校學生培養大度、反省、正直與智慧的內涵。⁰¹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圖1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徽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新竹高女校徽最外圍的八咫鏡形象，反映在安藤正次所作新竹高女校歌歌詞中：「月の高照るや 智徳の鏡」，訴說藉著明亮的月光，如鏡映射智慧與德性的內涵相互呼應。校徽外圍的八咫鏡形象，與校歌出現的鏡像意涵，其所指涉的智慧與德行具體而言為何？筆者想起1924年6月，新竹高女創立不久後，塚本校長對全校學生的講話訓勉指出：生而為人的真正價值所在，是認真、真誠如一的人生態度，重視一般個人處事常見的普世價值觀如認真、真誠、節儉、勤奮與自我鍛鍊等等，也強調注意女德的培養。⁰²

新竹高女校徽內部為看似竹葉排列的「女」字。「女」字意象多用於高等女校的校徽，如已知現存高雄高女校徽中間也是一個大大的綠色女字。竹葉排列的校徽形式，如新竹中學校校徽根據新竹城的竹子意象，以三片竹葉為象徵，表現

01 參見蔡元隆、陳佳慧，〈日治時期嘉義中學校與嘉義高等女學校校歌、校徽的符號意象及其教育意涵之分析〉，《新生學報》24期(桃園市：新生醫護專校出版，2022年3月)，頁104。不過，筆者與同仁訪談校友洪月娥女士指出，新竹高女校徽外緣與「八咫鳥」有關，但暫無相關研究為據，在此仍以「八咫鏡」說明。

02 有關於此，可參考何志宏，〈塚本校長在竹女〉，刊載於本專刊。

知、情與意的內涵。⁰³校徽內的竹葉意象，有新竹州的地緣因素，而竹子本身具延伸的可能，可象徵正直不屈等特性，則成為具有勉勵學生的道德寓意。圖1新竹高女校徽為綠色，不過現存日治學校相關圖像大多非彩色圖像，為什麼以綠色為整體校徽的顏色？或許與竹葉的聯想意涵有關。

日治臺灣各校學生制服，以校徽標別身分，校徽逐漸與制服連結，新竹高女亦然。1924年至1943年間，新竹高女的制服樣式與時不同，從1928年第一屆畢業紀念冊中可見，制服尚非水手服制服，到了新竹高女第二屆(1929年)與第三屆(1930年)畢業生合照(圖2與圖3)，已穿著冬季水手服制服，並繫有橫紋領帶。不過，有段時間制服尚未出現校徽或其他標章，大約在昭和十三年(1938年)前後，開始有明顯的變化。



圖3 新竹高女第三屆畢業生(1930)

來源：新竹高女第三回卒業記念



圖2 新竹高女第二屆畢業生(1929)

來源：新竹高女第二回卒業記念

03 張福春，《東山弦歌半世紀 新竹中學1922-1975》，頁77-78；
鄭翼宗，《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臺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臺
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年5月15日臺灣版第一刷），頁105。



圖4 新竹高女第十一屆畢業生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一回卒業記念

圖4為1938年新竹高女第十一屆畢業生合照，若仔細觀察可發現，學生制服的左側胸前開始可見有白色標記，細看雖不清楚，但這個特點卻很明顯與前此的制服樣式，大為不同，可視為制服上有校徽的起源。1939年的畢業生合照中的制服也有類似的情形；1940年的畢業生合照中的制服上雖亦有類似情形，但更多數制服沒有校徽。1941年則缺乏資料作說明。

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年)，第十五屆畢業生在校門的合照(圖5)，清楚可見左側胸前已有前述圖1的校徽樣式，呈現類似淺色，但無法確認具體的顏色。

昭和十八年(1943年)第十六屆畢業生在校門的合照中(圖6)，學生制服上的徽章，除了校徽外，第一排左側第二與三位，及第二排左側第一位的制服都出現類似白色的名札，也有少數學生的制服上未有校徽。



圖5 新竹高女第十五屆畢業生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

昭和十八年的畢業紀念冊中另一張合照(圖7)，學生所穿制服左側胸前上更可清楚看見更多類似白色名札，遮住原本校徽所在的位置。白色名札上的文字難以辨認，大概用來標示姓名，或者因為戰時期間，更為重視學生個別姓名之辨識。



圖6 新竹高女第十六屆畢業生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圖7 新竹高女第十六屆畢業生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從以上參考1928年至1943年間，新竹高女畢業紀念冊中的制服樣式的說明可知，新竹高女的校徽應用在制服上，最早可見於1938年的畢業紀念冊中；到了1943年，制服上出現白色名札遮住原本校徽的位置。若從制服使用校徽的情形看來，新竹高女校徽出現的時間應該不會晚於1938年，在此之前未見制服上出現校徽，1938年以後校徽已可見於制服上。不過，到了1942年以後，學生制服上名札的使用顯然蓋過了校徽。

另從1939年的畢業紀念冊中，找到一張類似學生學藝會展覽作品照片(圖8)，地點是現在的竹女小禮堂，細看後方，可見校徽出現在牆面上，作為布置的裝飾圖紋。1938年後的校徽除了開始應用在制服上，亦出現在學校的活動展場。

由於新竹高女校徽有用於校內活動布置的狀況，再觀察現存其他活動照片，如題為「第三回音樂會(補習科)」照片(如圖9)，可看到後人又以藍色筆跡增註「昭和6年2月21日」，其用意在具體顯示照片活動的時間。不過，圖9由後人註記之時間正確嗎？經查昭和四年(1929年)3月6日新竹高女舉辦第一屆音樂會，時值慶祝地久節，有眾多家長來賓蒞臨。⁰⁴因此，「第三回音樂會」確實為昭和六年(1931年)的活動。又，新竹高女補習科設置於昭和四年(1929年)3月30日，⁰⁵因此這張照片也為補習科學生第三屆音樂會。圖9場景為今日小禮堂，牆面有三條裝飾紋線，照片右側窗戶隱約可見有枚校徽。至此，新竹高女校徽出現的時間，又可上推至1931年。

0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7日，版5。

0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12日，夕版4。



圖8 學藝會(1939)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二回卒業記念



圖9 第三回音樂會(補習科)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新竹高女音樂會場地布置曾應用校徽作裝飾，若再前溯1929年的第一屆音樂會(圖10)，現存照片因視角的限制，未具體呈現是否以校徽裝飾，但仔細觀察照片最左側靠牆面處，也隱約可見有三條橫線構成的裝飾紋，與上述第三回音樂

會有類似的場地布置裝飾風格，極有可能也有校徽。若是，則新竹高女的校徽大概於1929年便已形成。

從以上現存相關照片看來，1929年新竹高女的校徽便已形成，並曾被運用在校內大型活動，作為場地布置的紋飾展現；1938年起校徽開始融入學生制服，但1940年代初期的制服雖已有校徽，更多為類似白色名札。不過，由於資料闕如，目前對於校徽的設計者與其創作理念，仍不得而知。

三、新竹高女的其他「徽章」

除了前述新竹高女的校徽之外，新竹高女時期其實還有其他「徽章」。例如圖11為昭和十七年(1942年)新竹高女畢業紀念冊中的一張照片，照片為善方正夫校長與校門，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新竹高女畢業紀念冊中首次出現校旗的圖像，校旗中有一個與校徽形式不同的「徽章」，暫稱為校旗徽章。

此外，昭和十五年(1940年)新竹高女舉辦「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行進」(如圖12)，可見隊伍前面的兩面領隊旗幟上，除了日本太陽旗外，另一面「新竹高等女學校」旗幟上使用另一個特別的徽章，而非校徽或上述的校旗徽章。此「奉祝行進」使用的旗幟徽章，亦可見於昭和十八年(1943年)第十六屆新竹高女畢業紀念冊，新竹市區「祝賀旗行進」照片(圖13)，或許新竹高女師生參加遊行活動時使用的旗幟，有另外專屬的徽章。



圖10 第一回音樂會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11 善方正夫校長與校門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



圖12 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行進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三回卒業記念



圖13 祝賀旗行進(昭和十八年)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五回卒業記念



圖14 照片中為今日小禮堂，照片右側可見第一棟校舍整建中
來源：新竹高女第六回卒業記念

新竹高女時期曾使用過三種徽章：校徽、校旗徽章與行進旗幟徽章。其中，校徽極可能於1929年前便已出現；而行進旗幟徽章最早可見於1940年；校旗徽章最早可見於1942年。校徽出現最早，之後為校旗徽章與行進旗幟徽章，三者皆與新竹高女的校園文化息息相關，校徽最早成為學校的精神象徵之一，而1940年代先後出現的校旗徽章與行進旗幟徽章，是否與戰時體制的各種動員活動有關？不論如何，新竹高女的校徽與各種徽章於1945年後走入歷史。

四、戰後竹女的校徽與校旗

新竹高女於1932年至1933年2月間陸續落成增築校門正門、校長室事務室。⁰⁶圖14可見昭和六年(1931年)第一棟校舍整建中的模樣，圖15為昭和十年(1935年)增築後，新竹高女的新校門正門與塚本校長照片。



圖15 塚本校長與校門正門
來源：新竹高女第八回卒業記念



路環之前厦大公辦

圖16 辦公大廈前之環路
來源：省立新竹女中高中部第八屆畢業紀念冊(民國41年)

06 〈新竹高女增築工事興工〉，《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1月7日，版4。

戰後，日治時代新竹高女的第一棟校舍雖歷經戰火波及，但從圖16為約民國41年的資料可知，修建後大體恢復原貌，當時稱為「辦公大廈」(即第一棟校舍，今行政大樓前身)亦維持日治時代的山牆、圓形小窗與拱門形式，較顯著的差異是圓形小窗上出現今日新竹女中的校徽樣式。由於裝飾在圓窗上，遠看校徽外圍有一輪圓圈輪廓，此樣式也曾出現在戰後的校旗上，後文再說明。

戰後竹女的校徽形式與解說，參考自新竹女中校史館資料，如圖17-1。

圖17-1為民國113年所寫的說明：三個綠色竹葉表示「新竹」；三個紅色接緣合起來是曹全碑的「女」字。值得注意的是，圖17-1的校徽外圍沒有圓圈輪廓，這是目前竹女的校徽樣式。以下藉五種戰後實物中的校徽圖像，探其源由。

首先，是民國38年元月出版的光復後三週年《臺灣省立新竹女中校慶紀念特刊》刊載校徽如圖17-2。原為直式，未註明標題，在此稱之光復後校徽。此校徽樣式出現於姜瑞鵬校長任內，至少民國38年前形成，是目前所見可明確追溯時間的戰後竹女校徽之具體彩色圖像，係由紅、綠與深藍顏色構成，校徽外圍沒有圓圈輪廓，與目前的校徽樣式大致相同，但還是有些不同處，除了顏色上的略微差異之外，其綠色竹葉線條與目前校徽的線條不同，「中」字的線條構成亦有所不同。

再者，是今日小禮堂上方有一枚紅色圓盤綠色三竹葉的木製校徽裝飾，如圖18，大約是戰後1940年代後期出現。筆者在本專刊探討小禮堂歷

光復以後的校徽—



圖 17-1 光復以後的校徽
來源：新竹女中數位校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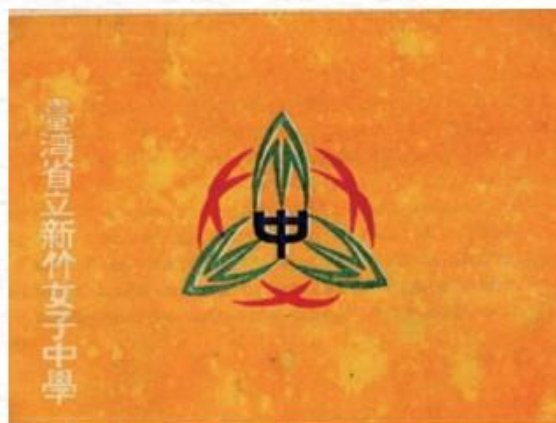


圖 17-2 光復後校徽
來源：光復後三週年《臺灣省立新竹女中校慶紀念特刊》



圖18 竹女小禮堂上方校徽
來源：筆者拍攝

史的篇章中曾提到，日治時代這座建物正立面上方未有此圓盤校徽裝飾。這個校徽的顏色顯然因風吹日曬而斑駁，色澤多有失真，大致看來徽章是以白色、綠色與藍色構成，「女」字的接緣線條為白色，並非前述的紅色。

第三，是筆者從竹女「小禮堂」看到的校旗展物，為省立新竹女中校旗，如圖19。原展物未註明解說，年代亦不詳，旗面雖已陳舊，卻可見此時將校徽應用在校旗徽章上。

圖19看似米色旗面標示為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中間為校徽，其樣式構成與目前竹女校徽大致相同，但以黃底鑲綠邊形成竹葉狀，而「中」字與兩旁的「女」字接緣線條，皆以紅色呈現，外圍無圓形輪廓。此校徽所用顏色，與前述圖17-1、17-2及圖18大為不同，反映戰後竹女的校旗徽章使用校徽，但顏色各有不同。從上述三種戰後的校徽圖像看來，同中有異，其線條與構圖理念大致相同，但校徽配色仍有所差別。

第四、筆者從校史室看到一頂省立新竹女中時期的學生帽(圖20)，其中的校徽為鑲綠邊竹葉狀，「中」字與兩旁的「女」字接緣線條，皆以紅色呈現，外圍亦無圓形輪廓。這個校徽樣式以綠色與紅色構成，與目前校徽以紅、綠與藍色構成，亦不相同，但其鑲在米白色帽上，頗為顯眼。

第五、筆者又從校史室找到一條棗紅色長巾，其年代、具體名稱與用途不明，繡有「高中部第四屆初中部第七屆畢業學生敬贈」，並繡有校徽(圖21)，以鑲黃邊綠竹葉狀，「中」字為藍色，兩旁的「女」字接緣線條以黃色呈現，外圍



圖19 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校旗
來源：筆者拍攝



圖20 省立新竹女中學生帽
來源：筆者拍攝



圖21 竹女高中部第四屆、初中部第七屆畢業學生敬贈長巾
來源：筆者拍攝

亦無圖形輪廓。新竹女中高中部第四屆與初中部第七屆，畢業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年)，既為敬贈母校留存所用，可視為1950年代竹女校友所認知的校徽樣式，其線條與構圖理念，與前述四樣物件大致相同，但其配色則與今日大為不同。

除了以上五種戰後留存的實物所顯示的校徽樣式之外，筆者發現，1950年代竹女校旗上的校徽，又以另外一種樣式存在，主要外圍有圓圈輪廓。民國41年到民國48年現存有關竹女校旗樣式，摘錄如圖22-1至圖22-4所示。



圖22-1 民國41年 校旗
來源：竹女高中部第四屆畢冊



圖22-2 民國42年 校旗
來源：竹女高中部第五屆畢冊



圖22-3 民國44年 校旗
來源：竹女高中部第七屆畢冊



圖22-4 民國48年 校旗
來源：竹女高中部第十一屆畢冊

圖22-1至22-4所示，為民國41到48年間竹女校旗樣式，校旗上的徽章為竹女校徽，校徽外圍輪廓有圓圈，而且內、外似為兩層圓圈。此校旗樣式，亦源自姜瑞鵬校長任內，但其起源仍缺乏文獻說明。此時校旗中有圓圈輪廓的校徽樣式，與沿承自日治時代第一棟校舍，當時的「辦公大廈」正面牆上的圓形小窗內的校徽樣式，可說是互相呼應。至此可見，戰後至1950年代間，竹女的校徽有兩種呈現方式：一者是校徽為無圓圈外圍輪廓，再者為校旗上的校徽有圓圈外圍輪廓，甚至有兩個圓圈外圍輪廓。

到了孟淑範校長任內(1959-1971年)，校旗校徽樣式轉變為外圍無圓圈，如圖23。



圖23 民國50年 校旗
來源：竹女高中部第十三屆畢冊

伴隨著1961年修建明德樓，當時的「辦公大廈」(即第一棟校舍)原本的日治時代的山牆、圓形小窗與拱門形式的建築形態消失，出現全新的建築風貌，明德樓的形象也首度出現在民國51年的畢業紀念冊(圖24)，亦曾是民國52年畢業紀念冊封面。原本辦公大廈圓形小窗上的校徽裝飾，亦隨之消逝。



圖24 明德樓

來源：竹女高中部第十三屆年報

孟校長任內的省立新竹女中校旗樣式，最大的變化是，1961年後校旗中的校徽無外圍的圓圈輪廓。從戰後校徽的發展看來，是回歸到1940年代的校徽樣式；從戰後校旗的發展看來，為日後竹女校旗的校徽樣式所承襲。

五、結語

日治時代新竹高女時期使用過三種不同的徽章：校徽、校旗徽章與行進旗幟徽章。其中，校徽源於塚本清吉校長任內，極可能於1929便已出現；而行進旗幟徽章最早可見於1940年；校旗及其徽章最早可見於1942年。

新竹高女校徽樣式，內部為看似竹葉排列的「女」字，其意象有新竹州的地緣因素，而竹子本身具象徵正直不屈等特性，有勉勵學生的寓意。校徽最外圍的主體輪廓，與日本三大神器中的八咫鏡形象有關聯，是期許女學校學生培養大度、反省、正直與智慧的內涵。大約1938年起，明顯可見校徽被使用在新竹高女學生的水手服制服上；此外，校徽也常見作為學校活動布置裝飾，如1929年起新竹高女音樂會場地以校徽作為裝飾。

戰後，新竹女中的校徽樣式為全新的圖像。目前的校徽，其中三個綠色竹葉表示「新竹」；三個紅色接緣合起來是曹全碑的「女」字，外圍無圓圈輪廓。此校徽源自姜瑞鵬校長任內，現存最早可見有明確時間記載的省立新竹女中校徽樣式，出自1949年的資料。校徽運用在校旗上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一為外圍有圓圈輪廓，此形象的校徽又與從日治時代第一棟校舍整建後的「辦公大廈」，圓窗上的校徽形象，相互呼應，這種形式的校徽可能與接收初期校舍樣貌的影響有關；另者為校徽外圍無圓圈輪廓，可能是校徽較原本的樣式。以上兩種形式的校徽在1950年代並用，但校徽外圍無圓形輪廓，而校旗上的校徽外圍有圓形輪廓。戰後竹女校徽所使用的顏色，至少到了1950年代亦未全部定於一尊，曾分別使用過如黃色、紅色、綠色、藍色與白色，與目前竹女校徽三色：紅、綠與藍色，頗為不同。

1960年代起，新竹女中的校旗樣式有所變化，使用的校徽不再有外圍圓圈輪廓，回到1940年代戰後的校徽樣式。校徽與校旗徽章所使用之校徽樣式，在此時期也有趨於一致的現象，即其外圍皆無圓圈輪廓。

姜瑞鵬校長任內，無圓圈輪廓的校徽樣式，是現存最早彩色校徽的記載，出現在1949年戰後竹女三週年刊物中，有其明確淵源，目前新竹女中的校徽樣式建議回歸於此。百年來竹女的校徽與校旗發展，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彼此關聯雖然不多，但都反映其所處的時代氛圍。日治時代的校徽，有八咫鏡的日本皇國精神意象，戰後的校徽樣式則表現出對新竹在地性的重視。



第七章

被保險櫃耽誤的珍貴文物——奉安櫃

撰稿人／張瑞芳（國立新竹女中幹事 前文書組長）

一、前言

本文旨在說明，筆者於擔任新竹女中文書組長期間，一件珍貴的文物——奉安櫃，納入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的來龍去脈。

奉安櫃的出現，與日本統治臺灣的殖民教育體制有關。學校透過校園內的校舍、塑像、升旗臺、制服與奉安庫等設施，凝塑殖民地認同，或發揮其教育上的功能。奉安庫依據其尺寸與置放空間之差異，或也稱之為奉安庫、奉安櫃，形式更大者，還有奉安殿，顯示其為日治學校重要物質文化的表現，是特定歷史時空下的產物，能讓我們具體地感受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氛圍。

二、竹女校史室典藏奉安櫃的由來

有一個古色古香的鐵櫃，靜靜地待在新竹女中行政大樓一樓總務處置物間的角落，原本大家也不太清楚它的來歷。上面的財產標籤寫著「保險櫃」，但樣式太古老，乏人問津，鮮少有人真的想去使用它。105年筆者接任新竹女中文書組長，前文書組安華修組長曾一直諄諄叮嚀筆者：「務必要將這個櫃子搬到校史室。」然而，它以鑄鐵材質打造，實在太重了，沒人搬得動。

直到民國110年，總務處進行某工程案時，順便商請當時的工作人員幫忙搬運，由於這個「保險櫃」實在太沉重，最後還必須動用千斤頂。過程中，筆者在旁走動協助時，不慎踢到千斤頂，腳指甲還馬上被掀開。欲搬進校史室時，工作人員警示說因櫃子實在太重，門檻被壓過時有可能會碎裂。我們幾經考慮後，仍決定搬進去，還好門檻撐住了沒有裂開，「保險櫃」就這麼在110年時，搬了新家，存放在校史室內。

來到校史室展出後，民國111年的暑假，轉任圖書館讀者服務組的何志宏組長因辦理竹女創校百週年校慶刊物之出版，需至校史室查閱資料。很快地何組長發現道：「這可不是一般的保險櫃，而是日治時期少數流傳下來的珍貴文物『奉安櫃』啊！」歷史老師果然慧眼不凡，看出寶物的價值。

三、從「保險櫃」到「奉安櫃」的正名

嗣後，根據何組長的「正名」，筆者又進一步查找資料發現：這個「保險箱」實在太珍貴了！它在日治時期是「奉安櫃」，裡面保管的不是錢，而是各學校供奉日本天皇及皇后之「御真影」與天皇所頒「教育敕語」之處，為反映日治時期皇民教育及精神內涵之重要文物。

日治時期結束後，大多數的奉安櫃被毀損，保留下來的不多，而能像本校的奉安櫃保存相當完整且仍留存鑰匙可開啟的，應該更為稀有。為此，筆者邀請現任林校長桂鳳等人到校史室「開箱」，大家都很好奇這個沉重漆黑的奉安櫃，其內層是否藏有什麼珍貴的寶物？

四、竹女奉安櫃裡的秘密

竹女校史室典藏的奉安櫃，外層有鎖，據鎖匠師父說是日本時代的形式，據新聞媒體報導，曾有學校為了打開奉安櫃，還大費周章請來專業人士開鎖，卻無法成功的例子。很幸運的是，竹女的文書組歷任妥存奉安櫃鑰匙，終於開啟這個從戰後以來，便埋藏已久的祕密寶箱了。

奉安櫃的外觀如圖1，有一處隱藏得很好的鎖，仔細觀察，本校的奉安櫃為鑄鐵材質，其櫃



圖1 奉安櫃外觀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圖2 奉安櫃第二層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門共有三層，皆為雙門。最外層櫃門上有代表日本政府之「五七桐紋」，三片桐葉上有三穗花束，左右花穗各帶五苞，中間花穗則為七苞，日本稱為「五七の桐」，為象徵當權者之桐紋；「鳳凰蒔繪」之鳳凰及桐樹則為祥瑞高貴的象徵。

用鑰匙打開後，第二層櫃門上有「菊紋」，為日本皇室家徽「十六瓣八重表菊紋」，亦被視為代表日本之國家徽章，如圖2。

奉安櫃的最內一層第三層為木製櫃，如圖3。本校此櫃的木門，可能因幾十年來鮮少有打開的機會，看起來實在還相當的新，簡直不敢相信是日治時代遺留的物品。從相關研究看來，木門內應為放置「御真影」與「教育敕語」之處，日治時期舉行重要典禮儀式時，當時的學生們皆須合唱日本國歌，向天皇、皇后的照片「御真影」參拜敬禮，且師長要戴白手套



圖3 奉安櫃第三層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自奉安櫃恭敬取出「教育敕語」，由校長帶領奉讀。⁰¹教育敕語為明治天皇於1890年頒布之教育

01 如陳美惠，〈鹽水公學校內奉安庫之歷史意涵〉，《臺灣風物》第57卷3期，2007年，頁69-101。蔡金元，〈日本時代奉安庫之調查研究〉（中臺科技大學護理學院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等相關研究。



圖4 奉安櫃 最內層
來源：竹女校史室

文件，內容為忠君愛國思想與修身道德教育之教誨，每個學生都必須熟悉默背。

終於，到了開啟奉安櫃最後一層的時刻，大家滿心期待，裡面是否存放著如前所述的「御真影」與「教育敕語」呢？結果，裡面已經是空的，如圖4。

五、結語

筆者認為，奉安櫃外觀會如此沉重，且設計一層一層的匣門，繁複精緻，是因為此乃神聖之象徵，每次開啟都是很慎重的過程，透過儀式性的教育方式來灌輸忠君愛國的意識形態，並潛移默化對日本國的認同。幾十年過去了，物換星移，現今竹女校園的學生，在相當自由奔放的環境下成長，若非透過這種歷史文物的見證，應該很難想像那個軍國主義威權的殖民時代吧？

如今的奉安櫃內，雖無當年的歷史物件，但它見證了日治時代新竹女中的校史，也是反映殖民地臺灣教育史的重要歷史文物。竹女校史室典藏的奉安櫃具有歷史價值，彌足珍貴，筆者也很慶幸能參與其典藏校史室的過程。



第八章

第一首校歌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國立新竹女中從大正十三年創校至今，校歌歷經三個版本的變化，整理如表1所示。⁰¹校歌具體反映了一所學校之創校理想、辦學方針與學校發展等歷史文化的層面，也是凝聚全校的精神象徵之一。校歌由詞曲構成，本文僅略從歌詞與作者探討，樂理旋律不作討論。

本篇主要討論表1序號1「新竹高等女學校校歌」，簡稱「第一首校歌」，兼略及戰後兩首校歌(序號2與3)。日治時代第一首校歌之誕生，充滿謎團，卻是認識竹女校史之重要課題。此課題以往未見論述，隨著時間漸遠，近人亦多不知其狀況。日治新竹高女的校歌起源為何？詞曲反映的具體意涵為何？如何看待日治時代校歌在竹女百年校史中的意義？希望透過本文的說明，能有助於更認識竹女校史中的第一首校歌。

二、起源試探

第一首校歌之起源時間，今已不詳，約沿用至民國34年。日治學校藉儀式性活動強化殖民地

教育，校歌亦多於全校典禮等重要場合以集體合唱展現。

大正十三年(1924年)四月二十五日，新竹高女首度全校開校典禮與入學典禮，上午九點於新竹小學校講堂盛大舉辦，新竹州知事與內務、警務部等百餘名貴賓蒞臨，與新生父兄等百名列席。典禮流程是：「一、開示の辭。二、唱歌：君が代。三、敕語奉讀。四、唱歌敕語奉答。五、學校長式辭。六、知事訓辭。七、來賓祝詞。八、祝電批露。九、生徒總代答辭。十、閉式の辭。」⁰²開幕式辭後，首先唱《君が代》，為日本官方國歌；而「唱歌敕語奉答」指作為禮儀儀式唱《敕語奉答》歌曲，由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日本文部省告示之「祝日大祭日歌詞並樂譜」而來，與1890年10月30日頒布的《教育敕語》有關，其目的不全是唱歌的音樂教育，是藉詠唱培養「敬虔」，主要在國民精神之涵養。⁰³1924年4月創校後，重要典禮上僅見詠唱《君が代》與《敕語奉答》兩首歌曲，尚未見校歌。

表 1 新竹女中校歌版本整理表

序號	時間	名稱	詞曲/作者
1	日治時代(?-民國34年)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歌	作詞：安藤正次/作曲：田村虎藏
2	光復後至第12屆畢業生(民國34年~49年)	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校歌	作詞：熊澤民/作曲：張彩湘
3	第13屆畢業生至今(民國50年~)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校歌	作詞：傅雲鶴/作曲：李中和

01 參見新竹女中數位校史館：歷史沿革/校歌。各首校歌之使用時間，參考《菁菁竹女：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25，與筆者翻查新竹女中日治至戰後歷屆畢業紀念冊中所附校歌相關資料估算而來。如表1中的第三首校歌所記為新竹女中戰後第13屆畢業生紀念冊(民國50年)記載至今。

02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21。

03 榎藤敦子、嶋田由美、有本真紀，〈《勅語奉答》と唱歌教育—雜誌記事を中心に—〉，《教育学研究》(廣島：広島大学大学院人間社会科学研究科紀要，2021年)第2號，頁20-21。

筆者從新竹高女第四屆畢業生(1931年)川村けい的回憶中發現，她對校歌歌詞有印象，⁰⁴則第一首校歌出現的具體時間，最早或可溯及1927年前後；但1924至1933年間卻少見活動典禮中有合唱校歌的記載，似未普遍，如昭和五年(1930年)三月上旬十點，新竹高女講堂舉辦第三屆畢業典禮併第一屆補習科修業式，貴賓有中島內務部長與高橋教育課長等人蒞臨，典禮儀式「先唱國歌及捧讀敕語」，典禮於十一點半結束。⁰⁵這場包含畢業典禮與補習科修業典禮的全校重要典禮過程中，僅唱《君が代》，未見校歌。1931年的第四屆畢業典禮與補習科第二屆修了式典禮，開幕先「國歌合唱，敕語捧讀，敕語奉答歌合唱」，最後畢業生代表答辭後結束典禮。⁰⁶隔年，1932年3月，新竹高女第五屆畢業典禮亦唱《君が代》與《奉答》歌，⁰⁷亦未見校歌；1933年未見相關具體記載。

到了1934年，4月25日新竹高女舉行盛大的十週年紀念典禮中，「首合唱國歌，次奉讀敕語」，典禮最後「述祝辭，合唱校歌後，至十一時，閉式」。首先合唱國歌，奉讀教育敕語後，由塚本校長致式辭，郡內務部長代理內海忠司知事致賀詞；鈴木家長會長、畢業生代表管八重子與在校生代表安藤道子恭述祝賀辭，後合唱校歌，十一點結束慶祝典禮。⁰⁸這是筆者所見，文獻中首度明確指出「合唱校歌」的記載。新竹高女的校歌於1934年間為全校典禮使用，與因應紀念創校十週年的

慶祝活動有關。此後的重要典禮儀式中，自1934年以來，大致上有三首儀式性的歌曲曾於集會時合唱，如各有位階順序，通常先唱《君が代》，而《敕語奉答》常以奉讀教育敕語取代，未必都唱，校歌則多放在典禮結束前詠唱，但未必皆見於記載。

1934年前後，新竹高女的學生對這首校歌有什麼印象？新竹高女第八屆畢業生(1935年)大垣イサ回憶母校時說：「淺みどり晴れたる空に次高の……あの懐しい校歌は決して忘れることありません」。⁰⁹晴朗天空中，點綴著淡綠色的次高山頂，那校歌歌詞是她所無法忘記的。大垣於1931年入學，可見她在學時已有校歌，並且有一段記憶與學習的時間，讓她能對校歌歌詞相當熟稔，才能在畢業約六十年後，她高齡七、八十多歲時，仍長久不忘校歌歌詞。大垣的例子說明了，新竹高女校歌出現的時間最早為1927年前後，最晚大概不超過1931年，而且在1930年代初期，有的學生還對校歌歌詞背的滾瓜爛熟。我們雖然無從得知大垣女士是否還記得校歌旋律，是否還會哼唱個幾段，但校歌歌詞絕對令她終生難忘。

三、校歌裡的次高山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歌」，由田村虎藏作曲，安藤正次作詞，如圖1。其日文歌詞讓當時的學生記憶深刻，但筆者日文文學造詣不佳，不作翻譯，歡迎有興趣的讀者提供雅達之中文譯詞。

前述大垣イサ提到校歌時說到：「淺みどり晴れたる空に次高の……」。這句話正呼應安

04 川村(應和)けい，〈母校 新竹高女の思い出〉，《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13。中譯。

05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3月19日，夕版4。

0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15日，夕版1。

0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3月16日，版2。

08 〈新竹高女十週年紀念〉，《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26日，版8。

09 大垣(押川)イサ，〈新竹高女創立七十年を祝して〉，《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25。



圖1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歌
來源：新竹女中數位校史館

藤正次所作歌詞。「次高」為日治時代所稱「次高山」，今雪山。整首校歌依序出現新竹可見之本島景物風情，如第一段歌詞中的次高山，第二段歌詞中的南寮之濱，第三段歌詞中的松嶺，¹⁰及第四段的新竹的田野。其中校歌中提到的次高山，更常為新竹高女校友所憶及。

作詞者將次高山的意象放在校歌第一段的首要位置，而新竹高女的畢業生也確實對遙遠的次高山有深刻印象。除了上述大垣イサ，第四屆畢業生(1931年)川村けい提到：

記得那一天也是像今天早晨一樣是個寒冬，天氣青朗的早晨，把兩手插在口袋，走在那下霜後的新公園的草地上，踏著發出撒撒聲的枯葉，遠眺公園對面的大雪山，積在山頂上的白雪，受著昭旭的照射，閃閃發光的情形很鮮明的浮現在腦海中但不知現在也能看到大雪山的雪景否？在母校的校歌歌詞中，也有著讚美不已的美景，至今——呈現在腦海裡的是無法忘懷的回憶。¹¹

從當時的新竹公園(今新竹市新竹公園)可清楚遠眺對面的大雪山，是新竹高女校園周遭最顯著的景物之一；而呈現腦海中，讓人讚美不已的山海美景，還有南寮、松嶺與新竹田野的各種風情，較近的東山(今十八尖山)，反而未入詞。

在新竹高女第十七屆畢業生大浜接子的回憶中也特別提到：「晴れたる空に次高の……」。¹²校歌歌詞中，那淡綠色的次高山頂，點綴於晴朗天空的印象，是1944年畢業學生的珍貴回憶。這首由安藤作詞的校歌，具景物寓意的意境，學生感懷母校多聯想到巍峨次高。在晴朗天空中的次高山頂，隱隱約約可見燦爛陽光，彷彿理想的光芒，映照著新竹高女。今日從竹女校區遙看，因高樓、高架陸橋與空汙等等因素影響，已難復見大雪山。

10 筆者認為所處所謂「松嶺」為當時新竹神社以南的松嶺山，大概是今日新竹市松嶺路一帶，此處又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駐營牛埔山有關。參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頁270-273。

11 川村(應和) けい，〈母校新竹高女の思い出〉，《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13。中譯版。

12 大浜(田口) 接子，〈母校！！新竹高女〉，《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頁58。日文版。

新竹高女校歌中展現如次高山等臺灣或新竹的景物意象，從前述日治學生的回憶看來，並非僅單純是作詞者之文學想像或修辭手法，是她們日常生活中確實可見的景色。若對次高山的印象出現在新竹高女校歌中，那麼鄰近各校之校歌是否也反映類似的情形？創立於1944年的新竹州立新竹工業學校(今國立新竹高工)，當時校舍暫借孔廟新竹家政女學校內，筆者未見其日治校歌，但戰後由湯深洋作詞，李永剛作曲的《新竹高工校歌》有關景物為「竹塹」與「南寮」。1940年創立的新竹州立新竹商業學校(今國立新竹高商)，其日治校歌較缺乏相關資料，不過《新竹高商校歌》歌詞有「東山蒼蒼，南海茫茫」的描述。同樣位於東山的新竹中學校，是否有類似次高山的印象？《新竹街要覽》提到，新竹中學校遷校位處今十八尖山，四周景色收覽無遺：東南巍峨聳立次高山；其西則為澎湃洶湧的臺灣海峽等。¹³日治時代從新竹中學校可清楚觀看次高山，但其發表於1923年4月的「第一校歌」未出現次高山，1942年制定「第二校歌」歌詞則有「東山」與「南寮」。¹⁴相較於鄰近新竹高女之三所先後創立的中學校校歌常見的景物描寫是東山與南寮，僅新竹高女校歌歌詞獨見次高，是這首校歌較獨特之處。

戰後，新竹女中先後兩版校歌(圖2與3)，歌詞明顯受到第一首校歌影響，也描述景物，但寫的不是東山或南寮，而是從新竹風物，轉而面向海洋，從次高山轉移為巍巍的玉山。

13 新竹街役場編，《新竹街要覽》，頁177。

14 參見張福春，《東山弦歌半世紀 新竹中學1922-1975》，頁45-48、頁84-85。

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校歌

Moderato
mf

熊澤民先生 作詞
張彰湘先生 作曲

(一) 海洋蕩蕩 玉山巍巍 竹風吹復吹 山青水秀
(二) 海洋蕩蕩 玉山巍巍 竹風吹復吹 民情淳樸

地靈人傑 文物呈光輝 新竹女校 得時之宜
義氣激越 菁莪成所歸 畢業校友 滿佈全台

風氣最先開 願同學之努力 奮鬥前途莫徘徊 鍛鍊身體
日月相映輝 願同學之努力 奮鬥前途莫徘徊 獻身社會

研究學問 發揚輝煌 個個成為 女性魁
造福人羣 建設祖國 個個成為 女性魁

興 中華 振 國 威 興 中華 振 國 威
興 中華 振 國 威 興 中華 振 國 威

圖2 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校歌
來源：新竹女中數位校史館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校歌

Moderato

傅雲鶴 作詞
朱中和 作曲

玉山巍巍 雲海滄滄 綠竹女 作育賢良
奮立我門 砥礪精神 敦品勵行 大道光芒
八德標以 崇 四維標以 依

玉山巍巍 雲海滄滄 造就英才 器宇軒昂
崇崇沙 國 大任天降 砥礪剛柔 磨礱不壞
奮 國 威 國 威 萬世永無疆

圖3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校歌
來源：新竹女中數位校史館

再對比其他幾所日治中學校校歌，如同為1924年創校的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今國立嘉義高中)校歌，歌詞第一、二段提到「新高昇る」、「嘉南の平野」；第六、八段提及「旭ヶ丘に」、「旭陵」。鄰近的嘉義高等女學校校歌，歌詞則出現「新高山も」、「嘉南の沃野」與「八掌溪」等景物意象。日治時代兩所南部的學校校歌，其歌詞亦融入學校附近相關本島地理景物，且都提到「新高山」，而非「次高山」，在此也反映新竹高女校歌歌詞中的「次高山」意象之特殊性。

四、詞曲作者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歌」由安藤正次作詞，與1932年曾任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總長安藤正次同名。安藤總長原籍東京，1878年9月13日出生於日本埼玉縣，於1952年11月18日逝世。他於1904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言語學科，先後擔任日本女子大學與早稻田大學教授，於1926年前往臺灣，受聘任教於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教授。¹⁵目前未能充分確認作詞者身分，暫且視為安藤總長。新竹高女校歌的日文歌詞，用詞平易，意境十足，並融入新竹景物風情，以自然界的晴、月、浪與風寓意，也似典雅的短篇詩文。

作曲者為田村虎藏(圖4)，明治六年(1873年)五月二十日鳥取縣出生，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一月七日歿。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畢業於東京音樂學校，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同校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帝國高等音樂學校校長，於東京高師任教二十五年。代表作如「いっすんぼ



圖4 田村虎藏
來源：參見註16

うし(一寸法師)」、「きんたらう(金太郎)」與「はなさかじじい(花咲爺)」等，也是明治時代著名兒童歌曲《鐵道唱歌》(てつどうしょうか)第三集作曲者之一，是近代日本音樂教育家，被視為大正時代童謠先驅。¹⁶他創作不少至今傳唱的歌曲，類型常見為軍歌、日本地理及學童教育相關歌曲，輕快明暢。新竹高女校歌可說是其生平少見之創作類型，極為特殊，校歌之曲風也多少融入田村的個人風格。

田村虎藏出生於日本鳥取縣岩美町，與新竹高女首任校長塚本清吉同鄉。田村的母校東京音樂學校(現東京藝大)，於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附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曾是東京高師音樂教師養成專門教育之所在，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再度獨立。¹⁷明治三十二年這一年，剛好是兩校從合而分的過渡期，他同時為東京音樂學校兼東京

16 近代文獻人名辭典網頁資料田村虎藏，提到擔任帝國音樂高校校長。圖4同出處。小學館，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電子資源中，撰者柴田典子記其於1895年後於東京高師任教二十五年；另參考ピクシブ百科事典網頁資料。

17 參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沿革略志》(東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明治44年)，頁48、61。

15 參見安藤正次維基網頁資料。

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的說法，頗符合兩校發展實況。此外，從本書有關塚本生平之探討可知，塚本於1902年至1906年曾就讀於東京高師，而田村約從1895至1920年間任職東京高師，兩人有相識的機會。田村與塚本，同鄉又同校，或者成為日後田村為新竹高女校歌作曲之契機。

田村虎藏之後曾擔任東京帝國音樂學校校長，但相關記載不明。推測田村很可能是在1920年離開東京高師教職後，轉任東京音樂學校校長。此校是由日本著名音樂家與小提琴家鈴木鎮一等人創立於1931年，他曾任校長。¹⁸這所當時首屈一指的音樂學校，培育不少音樂人才，如有「臺灣第一位鋼琴女教授」之稱，出生高雄岡山的高慈美，便於1931年如願考入東京帝國音樂學校，主修鋼琴；昭和九年(1934年)她畢業時，帝國音樂學校校長為北吟吉，他是近代日本思想家，曾任眾議院議員。¹⁹由此推算，田村擔任帝國音樂學校校長的時間大概至少在1935年以後。

校歌之誕生除了是詞曲家創作的結晶，有時也與特定歷史背景有關。以鄰近的新竹中學校為例，校歌係源自紀念大正十二年(1923年)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由創校校長大木俊九郎所制定，《臺灣日日新報》特載盛事，並難能可貴的留下此首校歌之起源與歌詞的記錄。²⁰新竹中學校的校歌涵蓋學校教育理念，共四章十六節，委請東京音樂學校音樂權威信時潔教授譜曲，於1923年4月16日發表。大木校長訂定之校歌與學

校徽章，據說有所關連，「根據新竹城的竹子，以三片竹葉做徽，乃是表現知、情、意；校歌也是歌唱知、情、意的三曲，再加上歌頌明治精神的最後一曲。」²¹之後，新竹中學校於1942年紀念創校二十週年慶祝活動項目之一，又制定第二校歌，由校長松井實作詞，山縣寧作曲，²²歌詞中出現「東山」與「南寮」。校歌之誕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如紀念當時大事或校史發展的重要紀年等，蘊涵歷史發展的軌跡。

然而，新竹高女校歌的誕生背景，未留下相關記錄。前文推測大約於1927年前後出現校歌，可能與1926年4月後從暫借新竹小學校校舍，遷校至現址之發展有關；此後，首見合唱校歌的記載，是在1934年開校十週年紀念典禮上。從新竹中學校校歌詞曲誕生背景看來，校長亦扮演關鍵的催化角色，如親自作詞，並委請專家譜曲。新竹高女的塚本校長雖未直接參與制定校歌詞曲，亦委請於1926年3月後到達臺灣，可能任教於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的安藤正次教授作詞，及同鄉任教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田村虎藏教授作曲。不過，1927年前後田村虎藏已離開東京高師，之後可能在1935年後擔任帝國音樂學校校長，期間不確定是否曾抵臺，而塚本校長於1935年離開新竹高女，在此之前塚本可能另有管道委請田村譜曲。不論如何，新竹高女校歌之詞曲作者，可說皆為一時之選。

18 參見TSA會訊(鈴木鎮一博士)網頁資料。

19 參見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輝く麗眸」—從檔案資料走入音樂家高慈美的生命〉網頁資料。

2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4月24日，版9。

21 張福春，《東山弦歌半世紀 新竹中學1922-1975》，頁45-48。

22 張福春，《東山弦歌半世紀 新竹中學1922-1975》，頁84-85。

五、結語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歌，為竹女百年校史中的第一首校歌，也是新竹高女時期唯一的一首校歌。本文認為其可能誕生於1927年前後，最晚不會超過1931年，於1934年起可見使用至約1945年。第一首校歌誕生的背景，與新竹高女遷校現址後的發展有關，於塚本清吉校長任內形成，他委請安藤正次作詞，田村虎藏作曲，皆為著名學者專家，其對大正至昭和時代的文學、音樂教育多有深遠的影響，多有作品傳世。從這個角度而言，新竹高女的校歌詞曲堪稱是一首出自名家的「經典」。

新竹高女校歌融入日治新竹可見景物，相較於同時期新竹州各校校歌，是極特別的現象，如詞中的南寮、松嶺與新竹的田野，展現有山有海的本島風情，次高山的景象更讓學生難忘，並擅用自然界的月光、晴空與風兒寓意，在輕快明暢的曲調中，勉勵天皇統治下的全校師生。新竹高等女學校校歌的誕生，見證創校初期的歷史過程，亦蘊藏了校友對百年母校的深刻回憶與情感。

第一首校歌今日已走入歷史，成為新竹高女校友的回憶。其歌詞出現的景物，反映作詞者寄予的臺灣或新竹的時空意涵，歌詞最後出現對新竹高女師生的期許與勉勵，則展現出忠於天皇的精神象徵。第一首校歌是時代的產物，當它的旋律再度響起時，彷彿再現了殖民地臺灣教育體制下的校園生活。



第九章

兩個時代的交替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題為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接收清冊》，接收者是戰後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的姜瑞鵬校長，移交者是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的第五任校長折戶傳吉，如圖1。本文主要以《接收清冊》(簡稱清冊)，並參用校史室典藏題為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以降《樂捐名冊》(簡稱名冊)如圖2，略探竹女從日治走向戰後初期概況，展現了兩個時代的歷史交替，象徵竹女校史的傳承與變遷。

筆者所見三本清冊中，第一本內容含封面，全為手寫字跡(如圖1)，共約50頁面，除了封面、接收簽名頁、封底，內容依序為：報告書、印鑑目錄、職員名冊、文書目錄、財產目錄、會計簿冊、預算書，涉及時間從大正十三年(1924年)四月一日年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12月，內容繁複。由於筆者曾根據其中職員名冊部分資料，整理為專刊附錄1，在此暫不討論職員名冊。第二本為民國三十四年「接收報告書」；第三本清冊標題為「報告書」，時間為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一日，其主要是第一本清冊內容的打字印刷版。第一本清冊是最早的版本，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範圍，以下擇要說明。

名冊封面題為民國三十五以降，新竹女子中學家長會。從圖2第一頁可知其為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校舍修理募款名冊》，內容登載樂捐者姓名(或機關)與捐款金額，可供瞭解戰後竹女校舍重建的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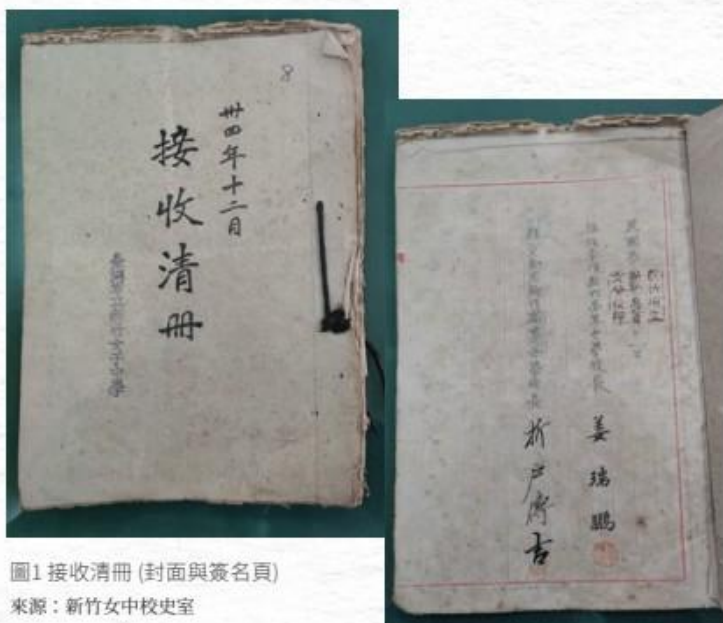


圖1 接收清冊(封面與簽名頁)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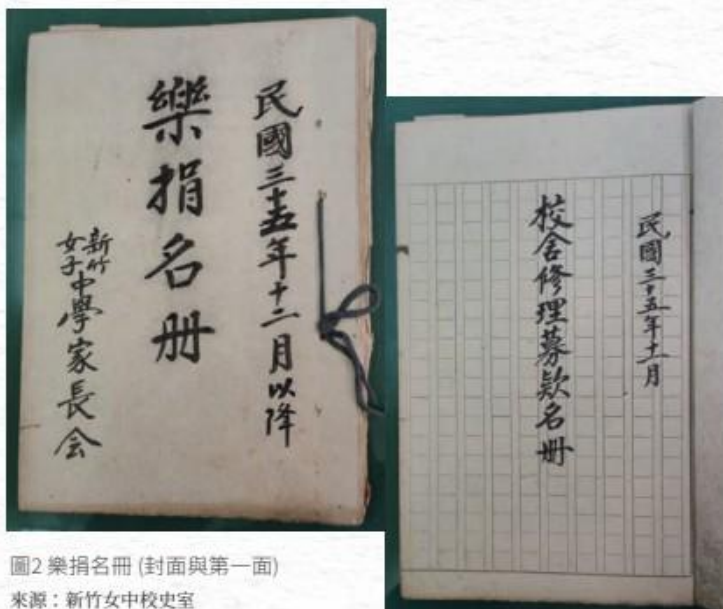


圖2 樂捐名冊(封面與第一面)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二、接收者姜瑞鵬校長

第一本清冊題為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接收者現新竹高等女學校長姜瑞鵬」，「移交者元新竹高等女學校長折戶傳吉」(如圖1)，有關折戶校長生平事蹟請參閱本專刊另篇之說明。

接收者姜瑞鵬，1934年出版的資料記載，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九月九日出生於北埔庄，為名望族姜榮華四男。大正八年(1919年)就讀臺中高等普通學校(按：大正十一年改名「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之後遊學東京二中，畢業於東京上智大學哲學科。畢業後返回鄉里北埔庄與大湖，常綠園經營柑橘園，過著悠閒自適的田園生活。性格「明朗快活，溫厚篤實」，擔任北埔庄協議會員、大隘水利組合評議員、北埔公學校家長會副會長、北埔茶葉組合監事等職務，與竹東郡聯合業佃會代議員。興趣為音樂、登山、象棋、旅行與讀書。⁰¹昭和三年(1928年)取得上智大學文學博士學位。⁰²戰後初期，民國三十六年出版的資料記載，現年四十三歲，畢業於日本東京上野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於德文造詣尤深」，返里後「因不願靦顏事敵乃隱跡山林」，平日兼治農事，「冀為鄉里謀福利，十七年如一日」，光復後「始出任」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校長，貢獻教育，「對祖國文化並固有道德研究興趣尤濃」。⁰³圖3為1930年代，二十九歲前的姜瑞鵬。



圖3 姜瑞鵬
來源：《臺灣人士鑑》

今日我們認識的北埔姜家，為新竹地區歷史悠久的著名客家家族，如所周知，依其世系分為老姜與新姜系，姜瑞鵬過繼給姜榮華，為新姜系第四代。日治時代的記載，已視北埔姜家為名望家族，他少年時期曾遊學日本，與當時其他臺灣士紳家族子弟有類似經歷，之後畢業於耶穌會創辦的日本著名私立天主教貴族學校——上智大學哲學科，而非如本島留日常習醫，可能反映其個人興趣與獨特的自我堅持。日治時期，四十歲以前的他，服務鄉里多年，擔任如地方協議會會員與農事相關評議員，這些經歷多少與家族與地方事務有關，自適於田園生活，表現在對柑橘園的經營。姜瑞鵬是專研哲學的博士，也能治農事，兼顧學問與實業，青年時期即嶄露才華，日治時期曾跨足學、商與政界。

戰後初期的記載，增加描繪他有極佳的德文造詣，應與他畢業於哲學系有關，或許能讀德國哲學家如康德、尼采與叔本華等人的原著。要注意的是，戰後初期的記載強調他「因不願靦顏事敵」，「對祖國文化並固有道德研究興趣尤濃」，姜瑞鵬的隱或仕，除了個人抉擇，似亦牽

01 參見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41。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頁83-84。1934年版另記載妻徐玉嬌氏，有兩男一女；圖3同出處。

02 古武南，《北埔民居》(新北市：遠足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1日)，頁49。

03 參見章子惠編，《臺灣時人誌》(臺北市：國光出版社，民國36年)，頁65。

動著民族意識。隱跡山林，所以平日兼治農事，從1930年以來為鄉里服務。這樣的論述脈絡，多少反映傳記編者的價值取向，不免與臺灣光復後的歷史背景有關，也將原本「明朗快活，溫厚篤實」的形象，進一步形塑成個性更為強烈鮮明，且心懷道德的人物。

姜瑞鵬校長之任期為1945年至1959年，是竹女校史上首位臺籍校長。在民國四十四年新竹女中高中部第七屆畢業典禮，姜瑞鵬校長於典禮致詞指出：

首先，我覺得二次大戰以後的世界，人類的道德愈來愈敗壞，在共產極權的國家，更是不可想像的惡劣；本省好在為自由世界的一環，情形當然是好得多，可是以學校的風氣而言，却不如從前。有人以為現在的學風，大學不如中學，中學不如小學；這也許是事實；彷彿有很多學問越高的人，道德越是墮落，他們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團體，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益，只知有享受，不知有勤勞，只知有物資，不知有精神……這是令人可嘆的現象!!一般學生抱着升學主義，至於最重要的「做人」二字却被忽略了，結果弄得很多學生「人不像人」，求學便完全失掉了意義，一個不像人的人，學問愈是豐富，愈是幫助他作惡害人，教育對於他們，反而給社會增加不幸，這確是嚴重的問題。現在我們的國家是需要具備好公民條件的人，我們不論為人做事，應合乎「仁義」二字，因此我認為一個人有了學問，必須配之以道德，有了知識，必須配之以理性；所以蘇格

拉底說：「理性為知識的基礎」，還是值得各位畢業同學永遠記住的。⁰⁴

姜校長引用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名言，以理性為基礎，以仁義為準則，訓勉新竹女中畢業生最重要的是「做人」，以「人不像人」犀利批判所見社會風氣與學界弊端。

民國四十四年的訓詞中，他融會西方哲學與儒家思想，形成以培育具有良好道德觀為核心的教育方向。訓詞接著談到女子「貞操問題」，他認為男子也該講究，並從理性的角度期勉女子克己與自制，對於流於狂熱，容易發生危險的情感，必須加以節制，呼應「為人做事，務須處處小心慎重，以理智的力量來調和情感」的主張。應用理性並實踐道德，可說是此篇訓詞的主旨，也展現了姜校長的理念。民國四十七年竹女畢業典禮校長致詞中，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能夠像蓮花一般『出淤泥而不染』，那是最理想的」，姜校長的道德論，並非高深的學術思想，也不是自外於塵世的隱士，而是在現實人生落實，「處處要小心慎重來表現個人良好的品格修養」，⁰⁵在此具體顯示，姜校長重視的道德是個人的品格教育，從講詞看來，他確實是位心懷道德的人。

民國四十七年的致詞中，他又毫不客氣的指出時任教育廳長劉真所言「以前中國女性是不輕易出門的，現在我國受過相當教育的女性却有許多不下廚房」，姜校長認為這是極端的論調，

04 姜瑞鵬，〈校長訓詞〉，《省立新竹女中高中部第七屆畢業紀念冊》民國44年，未標頁數。

05 姜瑞鵬，〈校長致詞〉，《省立新竹女中高中部第十屆畢業紀念冊》民國47年，未標頁數。

都是不正確的，其實女子有著「雙重責任」正提高了婦女的價值與地位，因此他勉勵女學生「盡忠盡孝」為起碼的功夫，就是齊家的功夫開始，發揚「賢妻良母」的美德於將來。他對長官不留情面的批評，是基於知識分子的就事論事，展現理性篤實的個性；而對女學生的期許，在肯定現代婦女的價值外，仍以傳統婦德為女性道德的依歸，女性因此對維護家庭制度有其責任與重要性。

至於有關前述「因不願覲顏事敵」的說法，民國三十八年刊行省竹女特刊「發刊辭」中，姜校長指出：

時光易逝，本校成立迄今，瞬息二十五年矣！回憶往昔，長夜漫漫，校政操諸日人之手者念有二年，斯時宗旨差異，體制特殊，故所可道者，僅設施粗具規模而已，言及其他，實無足置喙稱述之處也。⁰⁶

姜校長是接收者，對於日治新竹高女校政的總體評價不算佳，認為無足稱道，二十五年的校史，彷彿走過黑暗時代，不能說沒有「敵」的意識，看似為對於「校政操諸日人之手」的感受。不過，日人治校期間，校政是否「僅設施粗具規模而已」，時至今日，可再思考。

他接著又說：「迨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臺省光復，鵬奉命於政局甫定之際，接長本校於復員伊始，校務紛紜，百廢待舉，但以責任攸關，祇有限勉從事，不敢告勞。」百廢待舉之

際，奉命接掌，職責所在，此實為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竹女《接收清冊》的緣由，主要在光復後校務之復原。

三、清冊反映的學校設備概況

校務狀況，校舍設備為最明顯可見者。清冊中涉及校舍設備概況的篇幅，主要為「報告書」與「財產目錄」。清冊「報告書」由三部份構成：一、過去概況；二、現在情形，與三、未來計畫。過去概況指大正十四年(1924年)創校至昭和十八年(1943年)的校政狀況，包含了沿革概況、設備、入學志願者與畢業生狀況。現在情形指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交接前後的現況，包含職員狀況、學生與班級數、教育狀況。

以「報告書」中對「過去概況」的設備而言，各有四類建物：校舍、寄宿舍、官舍與教室。校舍建坪1,560,000坪，包含七棟九戶168,260坪的官舍；寄宿舍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二月二十二日，轉移至租位於新竹市東勢的「新竹州農會獨身官舍」，建坪141,082坪，學生宿舍的遷移，是校舍建物配置的重大變化。教室包含普通教室十四間，特別教室九間，分別作為物象、生物、家政、禮法、音樂、被服三間，與洗濯染色的專門教室，共23間。「財產目錄」記載整體校舍建坪1,869,342坪，但因空襲有所破壞燒失，曾於校舍外設四個分離教室。在「現在情形」中，對未來規劃中，如購買校舍東側耕地充實校舍的預算；此外，以特別教室為未來規劃重點之一，特殊設施之設置，有女子教育與科學訓練之考量。特別教室規畫尤細，也反映在「財產目錄」所列各樣物品。

06 姜瑞麟，〈發刊辭〉，《臺灣省立新竹女中校慶紀念特刊》(新竹：省立新竹女中，民國38年元月1日)，未標頁數。

四、清冊中的財產目錄

「財產目錄」有22頁面，占最大篇幅，內容為校舍、物品及物品數量的資料。經筆者粗略計算，物品多達約464項，物品清單標題為「物品數量調(州費)」，以第一頁面為例(圖4)，項目包含品名、數量與摘要。

圖4所列物品，如第一項算盤，數量九，上方另手寫標記「備」，標註物件所在地為儲備室；如ピアノ(鋼琴)，數量二，「音」為音樂教室。本頁還有一個重要的物件「奉安金庫」一個，放在校長室，此外還另有一個「金庫」，註記「中手提一破損」。由此可知，目前竹女校史室典藏的「奉安櫃」，在清冊中是放在校長室的「奉安金庫」。此外，有不少標本與實驗室器材，舉其特別者，如「火山噴出物標本」、「寶石模型」、「化學用寒暖計」、「電氣時計」等物件。各項物品琳瑯滿目，校舍設備似不能全以「粗具規模」形容。

五、學校接收

清冊中的「學校接收報告書」記載，新竹州接管委員會令接管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接收(圖5)。接收典禮狀況另整理如表1。⁰⁷

07 〈學校接收報告書〉，《接收清冊》(新竹：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民國34年12月)，未標頁數。表1中「折戶傳吉先生」係依據原資料標註，有刪除之意，參閱圖5。此外，原資料文字可辨識但有誤者予以更正，如原寫為「民口三十四年」調整為「民國三十四年」等。表1「九、接收後工作計劃」，因內容龐雜，暫時省略。



圖4 物品數量調(州費)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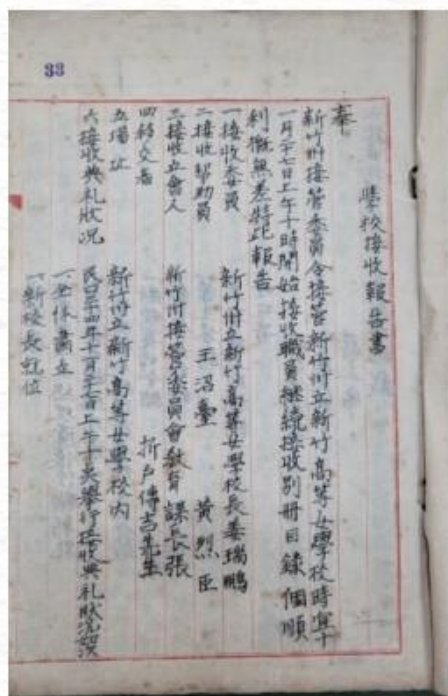


圖5 學校接收報告書(部分)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表1 接收狀況說明

項次	內容	狀況說明
一	接收委員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長姜瑞鵬
二	接收幫助員	王沼臺、黃烈臣
三	接收立會人	新竹州接管委員會教育課長 張
四	移交者	折戶傳吉 先生
五	場址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內
六	接收典禮狀況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上午十點舉行接收典禮狀況如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全體肅立 • 新校長就位 • 唱國歌 • 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鞠躬禮 • 新校長恭讀總理遺囑 • 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默念三分鐘 • 新校長的介紹 • 新舊校長訓詞 • 學生答詞 • 來賓陳上尉祝詞 • 呼口號 • 新臺灣萬歲 • 中華民國萬歲 • 蔣主席萬歲
七	接收物件	如別冊記載
八	接收物件保管並另備物件保管簿冊由各擔任教諭保管	
九	接收後工作計劃	(略)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委派姜瑞鵬接任校長，正式就職親事，同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新竹高女校內正式移交接收，接收委員為姜瑞鵬校長，已如前述。根據清冊，接收立會人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新竹州接管委員會教育課長與主任委員郭紹宗，列席見證。郭紹宗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戰後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新竹市政府成立，以新竹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代理新竹市長；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新竹州接管委員會撤銷，郭紹宗專任市長，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到任；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新竹市政府主任秘書陳

貞彬當選新竹市長到任，郭紹宗辭任。⁰⁸新竹州接管委員會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結束接管任務，並完成列冊移交新竹縣政府及各區署。⁰⁹從日治新竹高女，到戰後的新竹女中，係在行政長官公署新竹州接管委員會主導與見證下完成轉移。

08 參見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438；「新竹市市長郭紹宗派代案」（1945-11-24），〈縣市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1148009。

09 「新竹州接管委員會結束日期」（1946-01-22），〈臺灣省工作報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2100014002。

助接收員為王沼臺(圖6)與黃烈臣(圖7)，經查閱戰後竹女畢業紀念冊職員資料得知，皆曾為新竹女中教職員。王沼臺約於1945年任職至1970年，黃烈臣約於1945年任職至1958年。王沼臺有時也被記為「王沼台」，在此以上述清冊所寫「王沼臺」記之。

黃烈臣為臺灣商工學校畢業，戰後任新竹縣政府書記，新竹女中庶務組長。¹⁰昭和十一年(1936年)至十九年(1944年)，擔任新竹市役所勸業課職員，並於昭和十七年(1942年)由雇員升任書記。因業務與提倡地方實業有關，且熟悉新竹市務，於光復後協助新竹州接管委員會辦理交接。從其學經歷可知，黃烈臣並非教師，而是學校職員。

位列助接收員首位的王沼臺(1916年—1999年)，為新竹竹東人，昭和九年(1934年)新竹中學校第八屆畢業，期間受教於圖畫教師南條博明。早年油畫作品曾獲新竹州美展特選，在日本東京美術館展出。1941年「公園景色」在日本贏得第五屆臺陽展的臺陽美術協會獎，第六屆臺陽展獲邀請展出。1942年由日本返臺，任新竹州屬中等學校教員，1945年於省立新竹女中擔任美術教師，直至1970年退休。1985年移民巴西，定居聖保羅，成為僑界德高望重畫家。1999年逝世，安葬在巴西的聖保羅市和平墓園。¹¹

王沼臺師承曾任教新竹高女的南條博明(1924至1927年任職)，與竹女頗有淵源。他從新竹中學校畢



圖6 王沼臺先生
來源：竹女光復後第十屆畢業冊(民國47年)



圖7 黃烈臣先生
來源：竹女光復後第四屆畢業冊(民國41年)

10 《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慶祝第十週年校慶建校州一週年紀念特刊》(新竹市：省立新竹女中，民國45年1月出版)，頁37。臺灣商工學校為1917年成立的東洋協會臺灣支部附屬私立臺灣商工學校，屬於日治時期的實業學校，為今日臺北市立開南高級中等學校前身。

11 參見張德南，〈王沼台(1916-1989)〉，《竹塹文獻》(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2008年5月)第41期，頁111-112。但本篇原著標題似有誤，或應更正為王沼台(1916-1999)。

業後，於昭和十年授予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講習科結業修了證書，同年三月十六日授予公學校乙種本科臺灣教員免許狀。¹²取得任教資格後，昭

12 《臺灣總督府報》第2364號，昭和十年四月六日，頁50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93504。《臺灣總督府報》第2437號，昭和十年七月十日，頁32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93507。

和十年(1935年)任職臺南州佳里公學校訓導，昭和十二年(1937年)至十三年，轉任創立於1907年的新竹州六家公學校（今新竹縣六家國民小學）訓導。¹³昭和十三年(1938年)以後的狀況，從前述可知赴日本，但未具體描述他在日本的經歷，筆者另從其他資料得知，他之後畢業於日本東京武藏野美術學校，並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到校。¹⁴1938年後赴日期間，他除了於武藏野美術學校就讀畢業，並參與台陽美展，也可能於1942年前取得文檢資格，返臺後擔任中等學校教員，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任助接收員，為姜校長所重，隔年一月到新竹女中服務。

接收典禮唱國歌後，眾人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鞠躬禮，恭讀總理遺囑，到呼口號「新臺灣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蔣主席萬歲」，政權轉移，時代交替。日治時代學校有奉讀教育敕語等效忠天皇的國家儀式，光復後則轉為對蔣主席所代表的黨國體制的忠誠。從新竹高女時期唱「君が代」，到戰後新竹女中唱「國歌」，新的時代來臨了。

六、戰後初期的重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3年底美軍空襲臺灣，1945年的美軍轟炸更使新竹市東南區幾乎全毀。戰事影響多所學校難以正常運作，或有校園荒蕪。民國三十四年的清冊描述現況為「現在校舍全體燒失破壞」，不堪授業繼續使用。民國三十八年的資料中，姜瑞鵬校長回顧三

年來的校務指出，光復後接掌本校校務，百廢待舉，「本校在戰時所受損失特重，光復後所購無多，除家事，體育，音樂，圖畫等設備尚具規模外，至圖書，儀器則頗感缺乏」，在校舍上雖然大部分改建完成，但仍有小部分尚待修建，「除本期得教廳撥款一千兩百萬元動工修復走廊及教室三間外，仍餘炸毀教室三、四間，目前如欲重建，所需數目龐大，一時籌集，實非易事」，¹⁵呈教育廳列入明年度預算。

1950年代校舍重建後的整體概況，如圖8為民國四十二年新竹女中高中部第五屆畢業紀念冊中，所附校舍全覽圖，標題為「從廢墟中奠定再建」、「煥然一新」，圖9為民國四十七年新竹女中高中部第十屆畢業紀念冊中，所附「全校鳥瞰圖」，更清楚可見當時有四棟校舍的狀況。



圖8 從廢墟中奠定再建(民國42年)

來源：參正文說明

13 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14 《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慶祝第十週年校慶建校卅一週年紀念特刊》，頁36。創立於1929年的帝國美術學校於1948年改稱東京武藏野美術學校。

15 姜瑞鵬，〈三年來之校務〉，《臺灣省立新竹女中校慶紀念特刊》(新竹市：省立新竹女中，民國38年元月1日)，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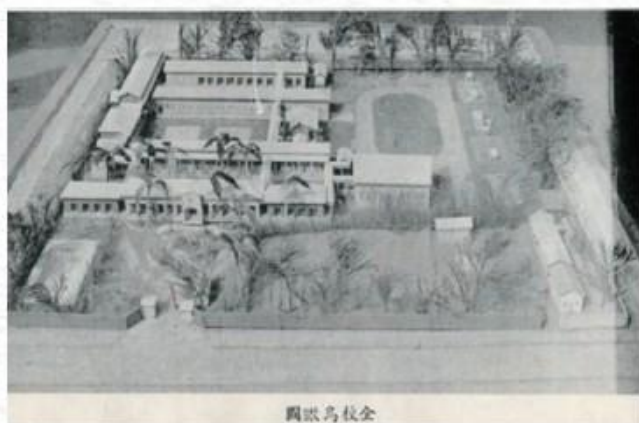


圖9 全校鳥瞰圖(民國47年)

圖9 全校鳥瞰圖(民國47年)
來源：參正文說明

光復後1945年至1949年間，在姜校長的經營下，獲得教育廳撥款一千兩百萬元改建受損校舍，但教室仍未能全部恢復，可見戰火對校舍造成不小的破壞。另從清冊所見，接收之家事與音樂設備較為齊全，校舍後方的專門教室所受損害應相對較小。接收後著手校舍重建過程是，「除請示上峯指示外，復籲請地方協力，其間幾經挫折，數遭困難，終賴羣策羣力始得順利完成。」¹⁶從前述可知，此處的「上峯指示」是從戰後新竹州接管委員會的交接，到省教育廳的撥款重建，至於「地方協力」所指為何？另以《樂捐名冊》試探。

竹女校史室典藏的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以降《樂捐名冊》，為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校舍修理募款名冊》，列出「樂助者芳名」等訊息，首頁如圖10。

16 姜瑞鵬，〈發刊辭〉，《臺灣省立新竹女中校慶紀念特刊》(民國38年元月1日)，未標頁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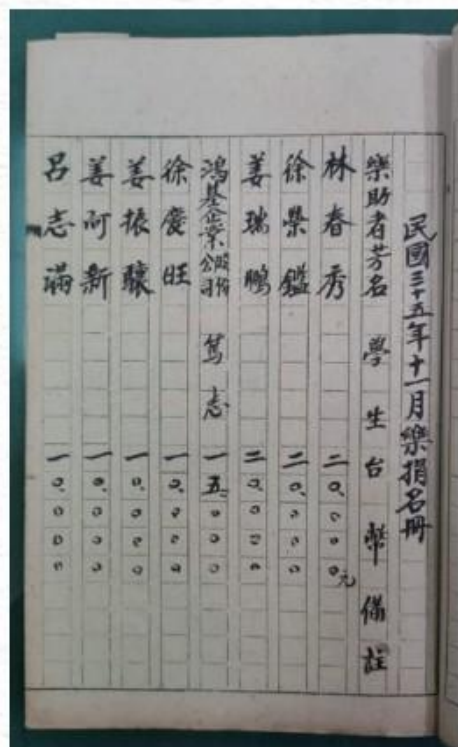


圖10 樂捐名冊(第一頁)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樂助者芳名」登載姓名或機關，依樂捐金額高低排列芳名，分別從台幣20,000元至2,000元，共有68筆，詳請參見本專刊附錄3。筆者初見「樂助者芳名」時，發現不少日治以來新竹地區著名地方人物，如林春秀、徐榮鑑、周敏益與姜阿新等人，稍知竹塹文史的讀者，或許會同感驚豔。以下對名冊所錄人物作簡要說明，機關單位則暫不討論。

圖10所列「樂助者芳名」首位是林春秀，是日治竹東鎮二重埔著名士紳，籌建竹東圳，起造「九牧第」客家合院，為今日新竹縣定古蹟，見證竹東地區的發展。北埔的姜滿堂三子姜瑞金娶林春秀的長女，其過繼之四子為姜瑞鵬校長，林春秀乃姜校長之姻親。芳名第二位的徐榮鑑，是

今日新竹新豐著名老宅—徐家洋樓起造者(圖11)。日治時期徐榮鑑參與各項地方建設，如籌資興建新竹廳下紅毛港(今日新竹縣新豐鄉)警察官吏派出所，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獲總督府褒賞。¹⁷父徐慶江，為萃豐莊徐氏家族三房第十六代，清授例貢生，日治初期擔任紅毛庄地方總理，於明治三十年(1897年)卸職，並授佩紳章，曾任新竹辦務署參事。¹⁸新豐徐氏家族從日治初期以來逐漸成為今日新豐地區地方勢力家族，多有族人擔任地方公務，如徐慶江的四房堂兄弟徐慶火，他從1910年任新竹廳紅毛港區長，首度籌資興建區役場於新庄仔庄。¹⁹1921年時，以勤績公職二十年以上，為新竹州廳表彰，²⁰長期在地方上具有影響性。



圖 11 新豐徐家洋樓
來源：感謝古佳怡老師協助拍攝

戰後新豐徐氏各世系家族，多人贊助新竹女中校舍修理，徐榮鑑之外，尚有芳名第五位的徐慶旺(附錄序號5)，為徐榮鑑叔伯輩，徐慶江堂兄弟，同為第十四代徐國懋(三房)之後系；而徐慶江的另位堂兄弟，四房世系第十六代的徐慶火，正是「樂助者芳名」第三位姜瑞鵬校長的岳父，而日治時代徐、姜兩家族先祖亦曾合作開發竹東

圳，可說早有淵源。戰後竹女校舍之修理，與新豐徐氏家族世系三房(徐慶旺與徐榮鑑)，有更緊密的直接關聯，與第四房(徐慶火)之姻親，亦有所關聯。

周敏益(附錄序號11)，與今日坐落於新竹市北門街的古宅——周益記宅有關，他是日治時期新竹首屈一指的大米商，妻子陳寶釵是大稻埕錦記茶行，茶業大亨陳天來的女兒，²¹這樁婚姻可說是強強聯手的商業家族範例。戰後，這位新竹著名的商人，響應樂捐，以萬元贊助新竹女中校舍修理。

17 《臺灣總督府報》第3541號，昭和四十五年六月十一日，頁51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91206。

18 參見游素美，〈區域拓墾與祠廟之關係：以溪南楊梅伯公祠集義祠為例〉(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民國104年)，頁100，作者推算從徐氏家族第十二世祖徐立鵬起，徐慶江為第十六世。另參見游素美，同引文，頁103，引見徐勝一、徐元強，《新庄子東海堂徐氏族譜》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2，頁66。

19 〈新建役場〉，《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21日，版4。

20 〈勤績區長表彰〉，《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5月13日，版7。

21 詳參周宗武、王惠光，《雙慶記：錦記茶行與周益記古宅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臺北：平安文化，2023年)一書。

芳名第六位的姜振驥(附錄序號6)與第七位姜阿新(附錄序號7)，皆為新竹北埔姜氏家族，姜瑞鵬校長是姜振驥的叔叔。姜振驥為北埔姜家第五代，日治時期先後出任新竹州北埔庄協議會員，新竹州會議員及總督府評議會員；此外亦是北埔信購販利組合長與新竹州地主會會長，²²活躍於日治新竹州政商界。光復後的事蹟，如網頁資料常見介紹，擔任如新竹縣參議員、北埔鄉第一屆鄉民代表會主席、褒忠義民廟董事長、義民中學董事長、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商業銀行前身)董事長等。姜阿新為北埔姜家第六代，畢業於明治大學法科專門部，日治時期擔任北埔茶葉組合學務理事、北埔庄助役，歷任北埔庄協議員，並擔任北埔信購販利組合理事與竹東茶葉株式會社會長等要職。²³2021年上映的臺灣電視劇《茶金》，以廖運潘著《茶金歲月》描繪北埔姜阿新洋樓為主要故事原型，倍受矚目，而故事中的女主角姜麗芝，為姜阿新獨女，也是新竹女中的校友。

名冊中還有多位北埔姜家人物。如姜瑞鵬的三兄姜瑞金(附錄序號15)；姜榮富世系第三代的姜崇燾(附錄序號17)；姜滿堂一系，姜秀福第三代的姜瑞昌(附錄序號46)，為著名臺灣攝影先驅者鄧南光(鄧騰輝)的叔叔(父承鄧姓)。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姜瑞昌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之後由訓導昇為教諭，返回母校任教，大正九年(1920年)拔擢為北埔庄長，並曾擔任北埔信用組合長及大隘水利組合長，昭和三年(1928年)十一月，臺灣總督授予銀杯表彰。他也致力於提升製茶技術，改良茶品，昭和八年擔任新竹州農

會竹東茶出荷斡旋所主事，在地方上是有勢力的家族。²⁴

整體看來，「樂助者芳名」中明確可知出於北埔姜家有六人，以老姜系四人(姜瑞鵬、姜振驥、姜阿新、姜崇燾)為多，新姜系兩人(姜瑞昌與姜瑞金)，姜家各世系有多人參與樂捐，其中姜瑞鵬校長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樂助者芳名」中，尚有其他日治以來新竹地區著名地方士紳。呂志滿(附錄序號8)，於昭和八年(1933年)擔任新竹州中壠郡新屋信用組合長，以職務精勵多次受新竹州知事與總督府表彰。²⁵黃恭士(附錄序號9)，大溪郡龍興茶葉組合代表，曾任龍潭庄協議會員。²⁶黃興生(附錄序號10)，昭和六年竹南郡水利組合評議員，昭和七年擔任頭分庄協議員，昭和十年為頭分信購販利組合理事。²⁷何禮棟(附錄序號16)，大正十一年(1922年)開業後，曾為日治竹東醫院醫師，皇民化時期改名松原棟一，曾任竹東信組理事、竹東街協議員等。戰後，何禮棟為高雄醫學大學籌建人之一。何乾亮(附錄序號57)，大正十年(1921年)起曾擔任新竹公學校訓導，與寶山公學校勤務，昭和七年離開教育界後，拜命為寶山庄長。²⁸行文至此，意外發現，筆者寶山何姓宗族先人亦為竹女募款樂助者之一。

22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119。

23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119。

24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頁41。

25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467。

26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151。

27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152。

28 參考自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372。

「樂助者芳名」中，還有多位日治時代醫師。除了前述竹東醫院的何禮棟醫師之外，邱雲賜(附錄序號8)於大正十三年(1924年)三月卅一日，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本科，²⁹為苗栗醫院內科醫師，其妻劉玉英為客家人，是首位臺籍立法院院長劉闊才(1911-1993)的姐姐。羅享標(附錄序號53)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明治四十四年獲頒醫業免許證，於臺北市東門町的大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執業，大正四年為新竹州北埔庄公醫，³⁰長居北埔，與姜振驤相識，姜家後人曾典藏兩人於天水堂騎馬之舊照。宋枝發(附錄序號59)，昭和十年(1935年)六月總督府登錄齒科醫籍，³¹他出身醫師世家，其父宋燕胎於明治三十九年畢業於臺灣醫學校(今臺大醫學院)，大正五年任公醫，³²與弟宋燕翔於竹東開設之長春醫院，為1912年新竹廳首家公認之私立醫院。戰後，宋枝發投入政界，形成日後竹東政壇「宋系」，竹東宋家從日治時代至戰後，為竹東地區長期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士紳家族。

醫界人士之外，亦有多位商界與政界人士為竹女校舍修理樂助人。除了上述投入政壇的竹東宋枝發醫師之外，如戰後竹東政壇另一派系「蘇派」創始人一蘇廷清(附錄序號47)亦為樂捐者之一，他於1970年代曾任竹東鎮民代表。換言之，日治以來至戰後初期，竹東政壇兩大派系皆參與竹女校舍重建。此外，劉石郎(附錄序號25)為民國四十九年苗栗縣議會第一屆議員；鄭雅軒(附錄序號27)，曾任新竹市北區區長(1946-1950)，及新竹縣新竹市市長(1952-1960)。³³劉興枋(附錄序號34)於日治時期曾任中壢街助役，³⁴戰後為民國三十七年改組的中壢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金柚(附錄序號51)出生於新竹郡竹北庄，於昭和十四年擔任新竹州米穀商同業組合理事，昭和十五年為新竹州水飴製業組合長，之後為新竹州米庫信購販利組合專務理事，與皇奉新竹州支部委員等，³⁵1950年代曾擔任新竹縣議員。詹煥奎(附錄序號54)為1939年臺灣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新竹郡新埔庄民選協議會員。³⁶黃瑞發(附錄序號21)於1945年至1946年，1947至1948年兩度擔任頭份鎮長。³⁷

鄭作衡(附錄序號45)之經歷較為特殊，他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十一月五日出生於新竹，於大正八年(1919年)畢業於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學

29 《臺灣總督府報》第3229號，大正十三年五月九日，頁40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92405。

30 「羅享標醫業免許證下附ノ件」(1911-03-01)，〈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六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782002；「羅享標(公醫ヲ命ス、特別手當ヲ給ス)」(1915-11-01)，〈大正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十一卷秘書〉，同前，典藏號：00002470067X002。

31 《臺灣總督府報》第2584號，昭和十一年一月十二日，頁16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93601。

32 「臺灣醫學校卒業證書授與式報告」，〈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二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66003X001；「宋燕胎(公醫ヲ命ス)」，〈大正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二卷秘書〉，同前，典藏號：00002578036。

33 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44-45、446、448。

34 《臺灣總督府報》第3463號，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頁67中，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93812。

35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137。

36 臺灣新民報社，《全島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一覽》(臺北：臺灣新民報社，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頁6。

37 參見苗栗縣頭份鎮公所網頁資訊。

校，昭和四年(1929年)合組協同商行，經營布料批發，之後獨資創設新協同行，當選為新竹商工會議所議員，昭和十七年擔任新竹商工會參事。³⁸其幼時之求學經歷，較為特別。戰後，1945年後，全力發展紡織業。1946年當選為市參議員、市商會理事，後被推為「新竹市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總務部負責人，政務組委員。1951年當選為縣議員，議商會理事。1970年任臺灣區織布公會理事長。此外，1925年倡議作中國白話詩，組織白話詩研究會，與楊雲萍及其「人人雜誌」頗多聯絡，對新竹地區新文學的發展頗有功。³⁹鄭作衡之經歷跨足政、商與文學界，其影響力由日治時代延伸至1970年代。

除了上述各地望族士紳外，地方商界與法界人士也參與樂捐，如戴吳獅(附錄序號26)。他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出生竹塹北門後壁(布)埔，漢學頗有根基，平日自習日文。1920年在東門市場內，開設小洋品店新州屋，戴氏對客戶一視同仁，誠實以待，深受塹城居民好評。1934年，遷入東前街四層店舖，直接進口日本產品，堪稱新竹最早之百貨公司。1945年後，店號改為錦華行，兼開濟生藥局，承辦新興血清研究所特約，為新竹縣人畜疫用疫苗之血清貯藏所。對地方公益不遺餘力，戰爭時期被炸毀或拆除的廟宇寺庵，如東寧宮、法雲寺、仁光寺等之擴建及新建工程都出錢出力，新竹二公需擴大運動場時，自動獻出鄰近校園之私有地，一再被推舉為里長。二二八事件時，被嫉之者所構陷，遭憲兵隊逮捕，後以無辜開釋，1972年去世，享年七十八。⁴⁰

38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275。

39 參見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212-214。

40 參見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206。

此外，郭開成(附錄序號19)於昭和十九年(1944年)開設中壢郡紙文具配給株式會社。⁴¹林日輝(附錄序號20)為竹南郡竹南庄的商人，為總督府第七十三區東港煙草專賣匿名組合員出資金者之一，⁴²戰後是新竹女中民國三十八年度家長委員，時任竹南運輸股份公司總經理。陳明清(附錄序號43)與林日輝同為該年度的家長委員，曾任新竹地方法院推事。⁴³黃維生(附錄序號22)亦為竹南郡竹南庄商人，是頭份的展南拓殖株式會社社長，為今日苗栗客運前身；大正十一年(1922年)起主要經營石炭開採。⁴⁴羅仁里(附錄序號31)則為新竹郡湖口庄人，先經營米穀商，昭和十四年(1939年)起為丸仁合同運送株式會社社長。⁴⁵

文教界亦有多人參與樂捐，如臺灣早期著名哲學家黃金穗(附錄序號49)，他於1915年出生新竹郭家，後過繼臺北萬華黃家，昭和十一年(1936年)從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文科乙類畢業，⁴⁶應屆考上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師從田邊元(1885-1962年)指導，主修哲學，副修數學。京都帝大畢業後，1939至1943

41 《臺灣總督府報》第625號，昭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頁78，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92903。

42 〈自昭和十二年七月至十五年六月煙草賣捌人關係指定期間內異動〉，《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999002。

43 參見《臺灣省立新竹女中校慶紀念特刊》(民國38年元月1日)，頁35-36。

44 「增區許可伺(黃維生)」，〈大正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六七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437008。

45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年版，頁432。

46 《臺灣總督府報》第2635期，昭和11年3月15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2635a007。

年，在日本岩波書院工作。太平洋戰爭期間回臺後，曾在臺北帝國大學工作，之後在延平學院教書，據說亦曾於新竹中學與新竹女中任教。1945年11月20日於新竹市創辦《新新》雜誌，為中日文化交流媒介，後移至臺北，1958年起在臺大教書，1967年逝世。⁴⁷此外，彭禮崇(附錄序號18)為新竹州人士，於昭和四年(1929年)臺灣教員試驗檢定合格，具公學校專科正教員資格，教授農業。⁴⁸方石福(附錄序號63)，於大正七年(1918年)授予公學校訓導教員免許狀，⁴⁹為1920年建立的新竹廳崁頭厝公學校首任校長。以上為筆者查找部分樂助芳名者的來歷。

七、結語

本文主要以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民國三十四年的《接收清冊》與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以降《樂捐名冊》，略探竹女從日治走向戰後初期概況，展現了兩個時代的歷史交替。

戰後，1945年11月16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委派姜瑞鵬任本校校長，正式就職親事。《接收清冊》記載11月27日新竹州接管委員會令接管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姜瑞鵬校長擔任接收委員，移交者為折戶傳吉校長。清冊內容呈現大正十四年(1924年)創校至約1945年之校政狀況，包含校舍規模、設備與人事狀況，頗具規模；但受戰火波及，校舍全體燒失破壞，不

堪使用，姜校長參與接收後，亦感到接掌本校校務，百廢待舉，校舍重建較為棘手。到了1949年，在省教育廳撥款下，校舍雖大部分改建完成，但仍有小部分尚待修建，因此除了繼續爭取中央經費，亦請地方協力，如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的《校舍修理募款名冊》，正反映了地方群力，協助戰後竹女校舍重建的狀況。

從本文對樂捐名冊部分人物的簡單分析，可見幾項特點。首先是樂助者的地域分布，由今日桃園市大溪、中壢，新竹縣竹東、北埔、新埔、湖口、寶山與竹北等地，及新竹市區，至苗栗的竹南、頭份等地，此範圍非今日的「竹竹苗」，而是更類似日治時代新竹州的地域分布。樂助者多出身於日治以來新竹州的地方人士，有從清領以來漸成地方望族者，如北埔姜家、新豐徐家，竹東林家與北門周家等家族，亦有日治時期逐漸成為地方人物者如呂志滿、黃恭士、何乾亮與黃興生等人。其中樂助款項最多者，來自竹東林家、新埔徐家與北埔姜家，而北埔姜家更有多位不同世系族人參與樂助，與姜瑞鵬校長出自北埔姜家有關；此外，戰後竹東政壇的「蘇派」與「宋派」領導人皆參與樂助，竹東地方勢力與竹女重建之關聯，值得注意。

樂助者之身分、職業，遍及政界、商界、醫界、法界與文教界。其中，有在政商界具有影響力，且出身新竹望族之人物，如林春秀、徐榮鑑、姜振驤、姜阿新、鄭作衡與姜瑞昌等人；也有並非世系望族的地方商業人物，如郭開成、林日輝、黃維生、戴吳獅與羅仁里等人。有日治時代極有聲望的醫師，如何禮棟、邱雲賜、羅享標與宋枝發。在學術單位或學校任職為主的文教界

47 參考網路資料：郭彥伶，「臺灣當代哲學的起點—從日治時期的三位哲學家說起」(2019年臺北國際書展——臺大出版中心系列講座，2019年4月2日刊登)等。

48 《臺灣總督府官報》號外，昭和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頁7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7-194409。

49 《臺灣總督府報》第1531期，大正7年4月，頁33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1531a010。

與法界人士相對較少，如法院推事陳明清、小學校教師彭禮崇、小學校校長方石福、竹女的姜瑞鵬校長，及臺灣著名哲學家，臺大教授黃金穗，但職務涵跨小學至大學。還有新竹女中家長會部分委員參與樂助，如姜振驤、林日輝與陳明清，顯示在日本人離去後，戰後初期新竹女中學生的家庭背景狀況，及其與日治以來地方人物的關聯。樂捐名冊由多族群的樂助者構成，又以竹苗地區客家族群為大宗，舉其著者如竹東林家與北埔姜家。較特別的是戴吳獅與鄭作衡，兩人早年類似「唐山仔」形象，憑藉自學日文或漢文，漸在地方上發展出一片天空。

此外，尚有本文未及討論之公司行號樂助者如：鴻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茶葉股份有限公司、竹東茶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新竹書局與雅雅書局，這些響應樂捐的公司行號，可能與當時學生的家長背景有關，而兩家茶葉公司大概多少又與北埔姜家有關。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前後，在推動校舍修理募款的背景下，地方上羣策羣力，協助戰後竹女之重建。雖然竹女校舍重建於戰後初期，卻與日治時代新竹州各界人士有緊密關聯；而樂助者及其家族，亦有戰後在臺灣政商各界持續發揮其影響力者，竹女的校史，在此又與各家族的歷史交會。再從地域分布看來，樂捐者不侷限於今日新竹市區，從今日桃園市到苗栗縣皆有跡可循，戰後初期，竹女可說是桃竹苗地區倍受關注的女校，回顧此段校史，不免感念先人之協力。在兩個歷史時代的交替中，回顧校政交接與重建的過程，毫無疑問的是，姜瑞鵬校長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奠立今日竹女蓬勃發展的基礎。

姜校長離校後，民國四十八年(1959年)七月卅一日接任的孟淑範校長，撰寫之校史提到：民國三十四年，姜瑞瑞先生到校接收，校舍十燬八九，勉強可資應用者僅辦公廳一幢，教室四間，「幸賴姜氏卓越之領導」，終於十二月一日開課，後五日復奉令改稱校名為「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從此革新校務，「正式報行祖國學制，分設初、高中二部。校史逐展開新頁」。孟校長又指出：

姜氏慘淡經營，不遺餘力，其私人首先捐資，並先後承省政府當局撥款，與地方熱心人士之贊助，分期定校之藍圖，乃得逐步實現，迄四十三年重建餐舍，卒獲全部竣工，自是規模粗具，煥然一新，更於四十四年秋奉令增設北埔分校，一年後，以交通與經費等所限，致將部份校舍借與當地中學使用，學生則歸併於校本部上課……。⁵⁰

光復後，竹女校舍建物之重建，持續至民國四十三年(1954年)全部竣工，將近九年。於公，姜校長領導卓越，慘澹經營，不遺餘力；於私，其私人捐資金額亦較多。民國四十四年(1955年)又奉令增設疏散分部於北埔，得地方熱心人士協助，借用北埔初中校址，新建教室四間，宿舍四間，附屬室數間，曾將初一一班，高一班疏散至北埔分部上課，再彼處辦理一年，以時局漸定，復因往返不便，乃又將分部師生撤回本校，而該處房舍即借與北埔初中使用。⁵¹重建後，因應政令，姜校長還致力於家鄉開設北埔分部，而民國四十二年創立之北埔初中首任校長姜炫達，為姜瑞鵬校長姪。

50 孟淑範，〈校史〉，引見《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高中部第十二屆畢業同學錄》(新竹市：省立新竹女中，民國49年)，未標頁數。

51 傅雲謁，〈校史〉，引見《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廿十週年校慶特刊》(新竹市：省立新竹女中，民國54年)，頁3。

從最接近姜校長任期，孟校長時期(任期1959-1971年)的記載看來，戰後竹女展開之「校史新頁」至少包含以下層面：首先是從1945年至1954年耗時九年之校舍重建，及新校舍竣工後，隔年1955年，曾短暫增設北埔分部，至1956年停辦。這是從日治末期校舍燒毀後，戰後首度校園有「煥然一新」的感受。其次，是民國三十四年的改新學制。

依筆者的認知，民國三十五年為戰後初中部第一屆入學，至民國四十五年教育部指定新竹地區為免試升學實驗區，本校奉令停辦初中，專辦高中，初中部持續至民國四十七年為止，共十三屆；而1942年入學新竹高女的學生，至民國三十四年改制分初、高中部後，為新竹高女第十九屆畢業生；民國三十五年時，戰後高中部第一屆入學，至民國三十八年，為戰後高中部第一屆畢業生，至今民國一一三年為新竹女中第七十六屆畢業生。新學制受「祖國學制」之影響，但其淵源為歐美學制，如從日本高校三學期制改為歐美的兩學期制，畢業季也從每年三月轉為六月等，改變極大。

第三，是校名的更迭，從大正十三年(1924年)四月一日創立「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至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二月一日開課，六日奉令改為「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藉由移交與接收，完成兩個時代的交替。影響所及，新竹高女的校慶記念從日治時代的四月二十五日，因戰後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重新開課，成為日後竹女校慶之期。兩個時代對「時的紀念日」已有不同感受，象徵著竹女的校史有傳承，也有改變。



圖12 我們的校長 姜瑞鵬

來源：竹女光復後第十屆年冊(民國47年)

最後，筆者認為，姜瑞鵬校長在竹女校史占有重要地位，也在新竹文教發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姜校長治校傳承日治以來的校史沿革，並逐漸轉變，從物質上的校舍重建，到精神上的勉勵學生須重視為人處事的仁義道德，與養成理性判斷的精神，讓戰後的竹女逐漸呈現煥然一新的轉變，他是帶領新竹女中走過兩個歷史時代的關鍵人物，也象徵眾多新竹地方士紳推動戰後新竹文教發展的力量。姜校長對竹女學生的勉勵，不但蘊含豐富的人生哲理，也反映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良知與寄望。

圖12為民國四十七年，姜校長任期最後一年，親筆題詞「有志竟成」，勉勵畢業生，今日看來也反映重建竹女的姜校長終於有志竟成。當前新竹地區有不少保存紀念地方人士之故居或古宅，但姜校長之事蹟卻如塵封往事。或許，北埔水井茶堂，仍藏有姜校長少年勤學的身影，而柑橘園或茶園裡的汗水下，亦留有一代文人之風範，百年風華，更待後人發揚。

第十章

竹女「小禮堂」百年風華

撰稿人／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一、前言

竹女校內有一座保存完整的日治建築，今人稱為「小禮堂」。從1931年落成至今2024年，承載了近一世紀的歷史記憶，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圖1-1為今小禮堂靠行政大樓拱門入口處有四階梯，正立面上方長拱形百頁推窗上，有紅色圓盤綠色三竹葉的木製校徽。圖1-2為建物東側面，正對著今日新竹女中籃球場方向。整體外觀為日本大正建築風格，為簡化版仿文藝復興樣式，門窗以幾何線條並帶有三角形三葉竹泥塑裝飾。

本文從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照片與相關資料，試圖探尋其沿革與發展，及其在竹女校史上所扮演的意義。筆者所處的環境，常聞時人稱之「小禮堂」，故以此為標題，後文使用「小禮堂」一詞時，不再另加引號標示。要注意的是，此建物雖歷經數十寒暑，屹立不搖，但其名稱事實上隨時代而有所不同，這與當時人們對它的認知與感受有關，後文說明。其中又牽涉今人如何定義歷史建物當代名稱的課題，比如中華民國總統府之前身，為日本時代之臺灣總督府，是重要的歷史建物，戰後曾短暫更名為介壽館，但今日稱為總統府，而非總督府或介壽館。限於篇幅，難以詳述，但透過本文的探討，或可略窺今日這棟建物之沿革，思考其名稱之由來。

二、興建與落成

小禮堂落成於何時？民國九十三年出版的《竹女八十週年校慶專輯》「校景巡禮」照片註明「民國13年小禮堂的落成」如圖2，但時間須作釐清。



圖1-1 小禮堂入口
來源：筆者拍攝



圖1-2 小禮堂 側面部分
來源：筆者拍攝



圖2 民國13年小禮堂的落成
來源：竹女八十週年校慶專輯



圖3 屋內體操場落成記念(昭和六年九月七日)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根據竹女校史室典藏照片，小禮堂於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七日落成，註記為「屋內體操場落成記念」(圖3)。目前難以得知此舊照片具體於何時、為何人所註記，但代代相傳保存至今，卻成為今日認識小禮堂沿革的主要線索。圖3可見「屋內體操場」初落成時，建築風格呈「和洋折衷」，屋頂為雙坡式水泥瓦，南北面山牆開有長拱窗可作氣窗，為石灰塗抹之磚造建物，外牆面有扶壁柱裝飾。門窗框以幾何線紋勾勒，並有三角形三葉竹泥塑裝飾。此時正立面上方尚未出現今日紅色圓盤綠色三竹葉的木製校徽。內部地面可能原本為磨石子地板，建物側邊為兩兩一對拱窗，南面與西面有拱門階梯入口。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新竹高女)屋內體操場啟用之際，同時整容室(更衣室)亦落成。

新竹高女屋內體操場至少從昭和四年(1929年)四月起動工興建(圖4)，未完工之側面暫為三組拱窗。在未用吊車、堆高機與挖土機等現代工程設備前，施工者頭戴斗笠，利用槓桿原理施作，



圖4 雨天體操場及校舍建築(民國18年4月)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於四周雜草叢生處，搭建類似簡易工寮堆放建材。從圖4照片註記可知，屋內體操場在興建期間也稱為「雨天體操場」，用意是雨天供體操活動的室內場地。此張照片為前述《八十週年校慶專輯》引用，但民國13年時，今日小禮堂尚未興建，更不可能落成。

從圖4又可知，1926年遷校後至1931年間，同時有其他校舍陸續興建。有關於此，依據筆者的認知，至少有1929年4月落成的作法室(參本書另篇)、四年級生教室，及1931年9月7日落成的整容室。⁰¹整容室(圖5)約位於當時第二至三棟校舍側邊，鄰近操場、庭球場及雨天體操場，大致在今日竹女圖書館至超商一帶。選擇鄰近體育設施處修建，可方便學生就近換裝。由此看來，1931年以前工事建築的重心，主要圍繞新竹高女第一至三棟校舍鄰近操場周邊之營造，特別是作法室及整容室等專門用途的建物，係對應女校所需，是原址較缺乏的校舍空間，今日小禮堂的興建正是此時整體校舍營造規劃之一環。不過，校舍之營造從規劃、施工到落成並非簡單的事，長達數年的工事費用來自何處？誰設計規劃校舍樣貌？誰負責承辦營造？除此之外，1926年至1931年間是否還有其他校舍也在修建？校史室留存的舊照片仍不能充分解決這些疑問，以下參考其他資料以瞭解今日小禮堂與當時校舍興建概況。

參照新竹州廳1930年的決議事項指出，相較之下，新竹州內中等學校設備經費較其他各州「貧弱」，學校經營存在不少障礙，但各校舍建設又急須經費，如「高等女學校本館寄宿舍改造、職員宿舍之建設焦眉之急，刻不容緩」，所需經費多達「十九萬百二十一圓」；而中學校講堂、寄宿舍與職員宿舍之建設預算為「十六萬二千四百八十二圓」，希望如期完成。⁰²挹注建造所需經費較同期



圖5 整容室落成紀念(昭和六年九月七日)
來源：新竹女中數位校史館

新竹中學校略多。州廳籌建高女宿舍建設時，同時雨天體操場正在興建中。「十九萬百二十一圓」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對比新竹高女創校時，州廳編列1924年度總預算二百六十萬圓，其中教育費多達八十一萬七千圓，預計為新竹高女「校舍、官舍及其他新營工事費約三十萬圓」，⁰³佔1924年度教育預算24.3%，投入不算少的比例。不過，此時因新竹高女暫借新竹小學校校舍，所以這筆工事費大概部分回到新竹小學校校舍營造。⁰⁴1930年規劃新竹高女本館寄宿舍改造、職員宿舍建造就需十九萬圓多，若未計其他校舍修建，佔1924年度州預算三十萬圓約63%。在此可見1930年前後，除了前述雨天體操場建物，主要在州廳經費的挹注支持下，亦同時進行其他校舍的營建。

01 作法室為禮儀學習教室，位於當時第三棟校舍靠操場側。參見何志宏，〈課程與特色〉，刊載本專刊內。四年級生教室位於當時第一棟校舍側邊(今行政大樓)，介於小禮堂間；整容室作為更衣換裝室，位約今圖書館一樓，比鄰當時醫務室(今健康中心)，皆已不存。
02 〈新竹州勢調查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7月3日(日文版夕刊)，版3。

03 〈新竹州來年度預算二百六十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9月28日，版2。

04 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出版地不詳，大正15年12月4日出版)，第八章，頁54記載如大正十三年度新竹小學校教室增築與寄宿舍倉庫新設等營繕，筆者統計約略為一萬六百八十圓；頁184又提到新竹小學校部分操場空間作新竹高女教室，工事費也可能用於此。

新竹高女的校舍營建，實際上從1925年10月後已正式啟動。報紙出現招攬校舍工事如投標公告：「新竹高等女學校校舍新築工事。定來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在土木課入札。希望包辦者，當到土木課，細詳閱覽設計書、建築圖面、入札須知書。……得札請負人，要納金百分之五」。⁰⁵這則聲明雖然未明確指出「新築」哪些工事，但「新」築應是遷校後現址，並透露當時營造前工程投標過程，由新竹州土木課負責，請有意標案者先觀看設計書與建築圖等營造相關文件，確保可順利完工，由獲標案者先支付部分保證金，工事投標之過程公開透明，須嚴謹按圖施工，設計與施工分流，小禮堂應該也是透過類似方式開始興建。有些日治建築在營造前會有「棟札」儀式，類似將建物設計者、工事名稱等，甚至上樑時間記錄在木牌上，也有在神社祭拜後再共同釘掛保存，可說是辨識建物身分的重要依據。然而很可惜小禮堂並未保存當時的棟札、相關閱覽設計書或建築圖等文件，透過這則資料，或可想像當時工事營造的狀況。

類似的工事營造狀況亦可見於其他各校。與新竹高女同年創立的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今國立嘉義高中)，於昭和七年(1930年)五月中旬修建雨天體操場舉行工事入札，大致上由臺南州廳主導，營建百二十坪經費為五千兩百五十圓，預計同年九月中竣工。⁰⁶臺南第二中學校(今國立臺南一中)昭和六年(1931年)三月初，已著手起工修築雨天體操場與講堂兩處，經費為二萬四千圓，「付諸包辦人住吉組手包辦」，預計來年四

月底全部完工。⁰⁷臺南第二中學校工事經費較嘉義中學校數倍之多，浩大校舍工事，亦由「包辦人」承辦工事，類似上述新竹高女的「得札請負人」。

今日竹女的小禮堂落成後不久，1932年11月的報紙刊載「新竹高女增築工事興工」，注意「增築」兩字。具體工事為「新竹高女正門，並事務校長兩室之增築工事。……者番由竹州出札，即以工資二萬五千四百圓，落札於請負人包辦，經自月二十二日興工，按來年二月十七日竣工。」⁰⁸在此更具體看到新竹高女校舍營造從入札、出札到落札，即校舍工程從投標到得標開工的過程。「增築」顯示這批建物原未納入1931年前的整體校舍工事標案計畫中，此次增築正門與面對正門第一棟校舍內的校長室與教師辦公室，亦由州廳出資委請包辦，預計從1932年11月22日開工至1933年2月27日竣工。1933年1月起又「增築工事」設大弓場，預計來年3月底完工。⁰⁹由此看來，1931年後的建設在當時被理解為新增建築案，因此之前的營造，筆者暫稱為「1926至1931年新竹高女校舍營建期」，是新竹高女遷校後，校舍營造最初主要的陸續施工時期。

以上說明提供我們思考有關今日小禮堂興建的狀況。首先，州內各校舍之營造建設與地方教育財政規畫有關，工事經費來源主要為州廳編列年度教育預算計支。其次，校舍興建有公開投標過程，由州土木課承辦，得標「請負人」依設計書

05 〈新高女工事入札〉，《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0月2日，版4。

06 〈嘉中雨天體操場工事入札〉，《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5月19日，版3。

07 〈臺南第二中學雨天體操場興工〉，《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6日，版8。

08 〈新竹高女增築工事興工〉，《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1月7日，版4。

09 〈設大弓場〉，《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月24日，版8。

與建築圖等包辦工事。再者，從1932年「增築」看來，「1926至1931年新竹高女校舍營建期」應該是新竹高女遷校後，包含今日小禮堂在內的校舍工事主要營造期，落成時間以1929至1932年間為主，至1934年增築落成的大弓場為止，大致奠立遷校後新築校舍規模。最後，總結上述各項工事，已知興建或落成時間者，整理如表1。

表1 1929至1933年間校舍興建與落成

時間(西元)	名稱	說明
1929年4月落成	作法室	當時為禮儀學習教室，位於第三棟校舍邊靠側。
1929年間落成	四年級生教室	當時第一棟校舍側邊，介於今日小禮堂間。
1930年前後改造或建設	本館寄宿舍、職員宿舍	本館寄宿舍改造。 ¹⁰ 職員宿舍建設。
1931年9月7日落成	屋內體操場	今日小禮堂。
1931年9月7日落成	整容室	更衣室。靠今圖書館，比鄰當時醫務室。
1932年11月22日~1933年2月27日落成	增築校門正門、校長室、事務室	位於正門內第一棟建築，約略是今日新竹女中行政大樓。
1933年1月興建~1934年3月底預計完工	大弓場	大約靠近今日操場附近。

今日竹女小禮堂於「1926至1931年新竹高女校舍營建期」興建，於1931年9月7日落成啟用。到了1933年校門增築完工，可見校園景觀的顯著變化(圖6與圖7)，從最初漫天草地中，有一座簡易白色木造短柵式校門，到1935年的校門正門為



圖6 校舍全景 正門 (1926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藏照片



圖7 塚本校長 校舍正門
來源：新竹高女第八回卒業記念

類似水泥構成的校門，加上之前落成啟用的小禮堂等校舍，使新竹高女校園帶有嶄新的氣象。此時校舍逐次興建完工的過程中，正值塚本清吉校長任內。增築校長室與職員辦公室，並將第一棟校舍入口美化等，塚本校長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本書另篇曾探討塚本校長在新竹高女的情況，請參閱。至於今日小禮堂的修築維護，資料較欠缺，暫不討論。

10 為何學生宿舍是「改造」，而非「建設」？筆者從前藤信雄的記載中得知，在1926年4月新竹高女遷校現址時，從新竹中學校處交接了數地坪數九千坪餘，其中包含有二棟他認為是美輪美奐的寄宿舍(學生宿舍)，6個普通教室與2個特別教室等建物。由於已有寄宿舍建築，1930年前後為「改造」整理。參見德重彪一編，《校友會々誌》第一號，頁9。

三、名稱變遷

從小禮堂的興建與落成可發現，日治時代並未稱為小禮堂。先後出現的稱呼如：雨天體操場、屋內體操場與現在的小禮堂等，是不同時期對這棟建物的認知與感受的反映。為何用這些名稱？這些名稱出現於何時？只有新竹高女有雨天(屋內)體操場嗎？以下從不同時期的名稱變遷，說明小禮堂的沿革。

(一)雨天體操場與屋內體操場

雨天體操場是小禮堂較早明確的稱呼，至少從1929年起可見，但此名稱卻非個別現象，在新竹高女雨天體操場落成前，事實上已存在多時。大正十二年(1923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新竹高女創校前一年，日本海軍軍樂隊假當時臺北的新公園演出，報載若遇雨則於臺北師範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雨天體操場」舉行。¹¹大正十四年五月總督府高等學校(今臺灣師範大學)設立高等科開校典禮也於「同校雨天體操場」舉行，¹²此名稱是當時用語。高等學校有雨天體操場，各級學校也有雨天體操場，且有與屋內體操場並用之例。

臺人最早創立專收本島學生的臺中中學校(今臺中一中)，報載於1923年3月底於該校「雨天體操場」舉辦兩日，共有427名受驗者參加的入學試驗，¹³此時校名為「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係因1922年頒布《臺灣教育令》更名而來。不過這座雨天體操場並非1937年創建的臺中中學校講堂(今臺中一中校史室)，2015年臺中一中百年校慶特刊引用昭和十三年配置圖，將之記為「屋內體操場」，其落成的時間在1917年10月15日以前。¹⁴此例不是日治臺灣中學校最早出現有關雨天體操場的記載，卻說明了由臺籍士紳創辦的學校，其校園規畫也考量到配置雨天體操場，且「雨天體操場」就是「屋內體操場」，講堂也未必等同於雨天體操場或屋內體操場，可能是不同的建物。在講堂落成前，屋內體操場是其最主要的室內活動場所，從可容納427名受驗生看來，實際建物應該不小。此外，如位於赤土崎的新竹中學校有雨天體操場；¹⁵小、公學校也有雨天體操場等例，¹⁶是各級學校常見的校園建物。這些例子皆顯示，雨天體操場並非新竹高女的個別現象，是日治臺灣校園常見的建物。

11 〈雨天ならば 臺北師範で〉，《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25日(日文版)，版2。

12 〈來賓が一人もなく 内證高校の開校式〉，《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5日，版5。該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1926年4月遷校現址前借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今臺北市立建國中學)部分空間作臨時校舍。參見《百年學思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專刊》(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民國111年6月出版)上冊，頁50。兩校共用校舍，因此本處所指「雨天體操場」應該不是今日臺師大講堂(1928創建)或文香樓(1926創建)。總督府高校於1925年4月23日「體操場」舉行第四回創立紀念式，從活動流程看來應是室內典禮，這座體操場應該是建中日治建築，至於是哪棟建物另待考察。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24日，版4。

13 〈臺中第一中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5月5日，版2。

14 參考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網頁資料；另參見《臺中一中百年校慶特刊》(臺中市：臺中一中，民國104年)，頁33。屋內體操場位置可參閱頁46，昭和十三年(1938年)校園配置圖，位於面對當時正門後靠右側建築，而講堂則靠左側。目前該建築可能已不存在，為今日麗澤樓後光中學區域。又，頁421指出1917年10月15日「本校校舍等建築全部落成」。

15 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第十章，頁174。記載其雨天體操場約七七坪。

16 不少公學校有雨天體操場例如：新竹州大溪公學校(今桃園市立大溪國小)有雨天體操場，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2月13日，版5。臺北州的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今北市福星國小)，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2日，版7。宜蘭女子公學校(今宜蘭縣立宜蘭國小)有雨天體操場，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9月5日，版5等例。

資料中亦可見單獨使用屋內體操場一詞，如1930年6月17日上午，嘉義郡鹽水公學校(今臺南市立鹽水國小)預計舉辦鹽水公學校「屋內體操場落成式」，上午有學童才藝表演，中午設祝賀午宴款待貴賓，晚上七點還有寫真展覽活動。¹⁷校方與各界貴賓隆重慶祝屋內體操場的啟用，可見相當重視。

因此，缺乏雨天體操場的學校，還會積極籌措興建。如1913年設立的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公學校(今北市立內湖國小)初期校舍營造困窘，長期無雨天體操場，直到1924年4月，當時的校長赤羽操「憾尚無雨天體操場」，以紀念同年皇太子裕仁成婚為由，向地方募款，由擔任當地保正與庄協議會員，總督府授勳的地方士紳郭華溪為首，與郭章棟與郭華天等人慷慨應承捐款營建，並請託郡役所設計雨天體操場為百坪建築。¹⁸內湖公學校校舍至此更趨完滿，赤羽校長終不再有憾。校長將雨天體操場視為重要校舍，若州郡較難提供營造經費時，積極爭取地方士紳募款籌建，但仍由主管機關設計並招募建造。對比新竹高女雨天體操場之興建與經費由州廳主導招標，是截然不同的管道。

日治時代曾發生數起學校雨天體操場失火事件，其重建過程透露有不同用途。昭和四年(1929年)7月初，羅東小學校(今宜蘭縣羅東國中)突發火災，燒毀部分雨天體操場，大火延燒近一小時，

所幸火勢及時控制，評估受損約千圓。視學到校關心火災後學校狀況提到，該校七月一日起便撥工事費五千圓增築兩間教室，並還好將「敕語謄本」安置在郡役所。¹⁹資料未提五千圓增築哪兩間教室，不過翻查相關記載可知，1929年該校設尋常科5班與高等科2班，²⁰推測這兩間應該就是高等科教室。這則失火案例顯示東部學校也有雨天體操場，校舍營造經費來自州郡，而雨天體操場內還可能有安置教育敕語的場所。

昭和五年(1930年)臺北醫專的講堂，因私人恩怨導致被放火燒失，損失約十八萬兩千圓。「惟儀式時，覺其不便」，講堂再建卻須籌巨款，因此擬先建造雨天體操場，於1931年2月「已付工人入札，不日將興工」。²¹講堂失火後興建的雨天體操場，同時具集會場所的講堂功能，可舉行儀式。本例的講堂和雨天體操場在本質上也是不同的兩種建物，只是因為特殊狀況，將雨天體操場作為講堂，而後其用途與名稱，可能逐漸並用不分。有關講堂舉行的儀式，臺北高校講堂(今臺師大禮堂)保留收藏教育敕語的奉安櫃，臺南中學校講堂(今臺南二中)有存放敕語的奉安室，前述羅東小學校雨天體操場亦可能有安置敕語的場所，臺北醫專重建所說「儀式」，應該也與奉讀教育敕語有關。上述失火案例，間接透露雨天體操場從原本單純作為體操教學場域，又兼為講堂，可作集會舉行重要儀式活動的場所。換言之，在思考日治臺灣各校的講堂與雨天

17 〈鹽水公屋內體操場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6月16日，版7。

18 〈捐款建雨天體操場〉，《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3日，版6。昭和三年郭華溪被表彰為有功勞者總督府授勳六等，參見《臺灣總督府報》526期，昭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頁4下。臺北市內湖區的內湖郭氏古宅與其有關。

19 〈白晝羅東小學校雨天操場焚如〉，《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4日，版5。

20 參見〈教育篇〉，出自《羅東鎮志》，(宜蘭縣：羅東鎮公所，2002)，頁402-404。

21 〈火災後醫專〉，《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18日，版4。

(屋內)體操場前，要先辨別對該校而言，其之間的關聯性。新竹高女的雨天體操場與講堂之間有何關聯？其等同於新竹高女講堂嗎？

(二)講堂的意涵

新竹高女有「講堂」，但日文的講堂可指中文裡的禮堂，卻不一定就是今日竹女小禮堂。要注意的是，與上述各校講堂相較下，新竹高女的「講堂」在不同時空，其實有不同意涵。1926年4月3日新竹高女正式從新竹小學校搬遷至現址，特別挑選神武天皇祭典當日開始遷校，具有儀式性的象徵意義。遷校後首次於1927年3月25日預計在新竹高女「講堂」舉行第三屆學年修業證書授予典禮。²²此外，同年3月底，新竹高女招募百名新生「在該校講堂開始入學試驗」，為期兩天。²³然而，這些典禮所在「講堂」並非未落成啟用的雨天體操場，是借寄宿舍部分空間作為臨時講堂。²⁴此時的講堂至少要能容納三屆約三百多名師生的空間。此外，如1929年3月，地久節儀式後舉辦新竹高女第一回音樂會，地點在「同校講堂」，有許多家長來賓參加。²⁵此處的講堂也非今日小禮堂。1930年12月2日起，新竹高女同窗會主辦音樂家永井郁子的獨唱會，可能對表演場地有較高要求，當時的地點另選在「小學校講堂」(新竹小學校)，而非新竹高女借宿舍空間之講堂。1931年以前新竹高女有講堂，但並非一座單獨的講堂建物，遷校初期至雨天體操場落成前，主要是借用其他校舍作講堂使用。

1931年以後，新竹高女的雨天體操場，亦曾被稱為「講堂」或「禮堂」的情形。如第十屆畢業生(1937年)官金菊日後的回憶提及「運動場旁的禮堂」，²⁶稱之禮堂。此外，當時報刊明確指出於「講堂」進行的校內活動，如昭和八年(1933年)8月中於新竹高女「同校講堂」舉辦第六屆同窗會活動。²⁷此時所謂「講堂」便是當時已落成的雨天體操場(圖8)。照片可見其前方第一棟校舍仍有修築工事，應是前文所述1932年「增築」，預計1933年2月底完工的正門、事務與校長兩室之增築工事。第六屆同窗會(1933年)便在增築完工後的第一棟校舍前留影(圖9)。



圖8 雨天體操場

來源：新竹高女第六回卒業記念

22 〈竹高女修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3月21日，夕刊版4。

23 〈新竹學事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3月24日，夕刊版4。

24 德重彪一編《校友會女誌》第三號，頁10。前藤信雄回顧遷校後的校舍規劃暫改造第一至二側邊的宿舍空間，如宿舍講堂邊兩間教室作為音樂室與裁縫室，當時宿舍有講堂的空間。

25 〈新竹高女音樂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7日，版5。

26 參見官金菊，〈陣陣竹風憶當年〉，《菁菁竹女——台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新竹市：新竹女中發行，民國83年10月，頁68。官女士時任新竹市元培醫專學校董事長。

27 〈新竹高女同窗會〉，《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8月2日，版3。



圖9 第六屆同窗會紀念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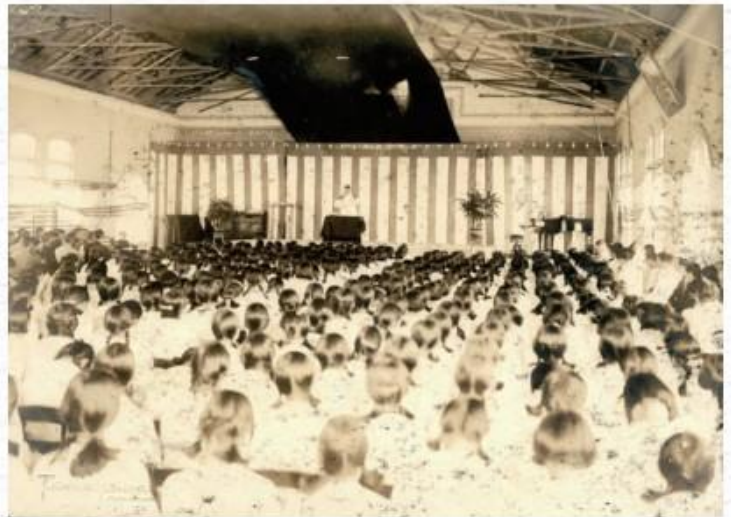


圖10 十週年校慶慶祝會 (1934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從1934年新竹高女創校十週年校慶大型紀念活動的場地，證明此時所指講堂正是當初的雨天體操場。《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公告於1934年4月25日10點「於同校講堂舉行紀念式，下午一點有學藝會」等一系列慶祝活動。²⁸從新竹女中校史室典藏十週年校慶照片(圖10)證實，此處「講堂」並非昔日借宿舍空間之講堂，或借用新竹小學校講堂，而是已落成啟用的今日小禮堂，建築內部上方可見清晰的木構「貓道」。當時報刊以「同校講堂」稱呼，而非雨天(屋內)體操場或小禮堂，說明了新竹高女雨天體操場在1931年落成後也被稱為「講堂」，作為禮堂集會的情形。有關於此，署名新竹高女第四屆畢業生川村(應和) けい(1931年)提到，當時為了音樂會演奏「乙女の祈り」曲，她每天在「講堂兼雨天體操場」的臺上，練習彈著平台鋼琴

的甜美回憶。²⁹她的認知是，主體是「講堂」，兼「雨天體操場」，兩者雖有主從，但從1931年起確實為同一建物。

到了1940年代，戰時體制下的各項動員活動也在講堂舉辦，如1943年新竹高女的「報國校友會」有關勞軍音樂舞蹈會報載於「同校講堂」舉行。³⁰目前對新竹高女「報國校友會」的組成及其具體運作方式，尚缺乏更多資料說明，但從竹女校史室保存標註「勞軍音樂會」照片(圖11)，從內部高掛旭日旗舉行活動看來，所指「同校講堂」即雨天體操場，對照圖10看來，此時內部天花板的整建較為完備。1943年第十五屆畢業生蘇櫻，用日文書寫回憶母校「講堂」有亮晶晶的玻璃，及從花壇、第二校舍延伸至講堂有排列整齊的鬱金香，是難忘的美

28 〈新竹高女の開校十週年祝ひ〉，《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20日，版3。

29 川村(應和) けい，〈母校新竹高女の思い出〉引自《昔日情懷：回憶新竹高女》(新竹：國立新竹女中，1994，日文版)，頁11、頁13。

30 〈新竹州〉，《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2月12日，版4。



圖11 勞軍音樂會 (約1940年代?)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麗景色。³¹到了1944年，光復後第二屆畢業生陳寶玉，以日文書寫對母校的回憶中，也以「講堂」稱呼。³²不過，現代的中譯者將原作此處日文的「講堂」譯為「小禮堂」三字，以呈現對小禮堂的深刻印象，但筆者認為小禮堂此詞是特定時空的產物(詳後)，故仍以「講堂」稱之。

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期，新竹高女雨天體操場有逐漸稱為「講堂」的情形，而營造前後所用「雨天體操場」或「屋內體操場」，之後反較少見諸回憶。有「新竹高等女學校講堂」的稱呼，但它同時包含雨天體操場與屋內體操場的意涵，這是「新竹高等女學校講堂」的原貌。

31 蘇櫻，〈母校を憶子〉，《菁菁竹女：預祝80週年特輯》(新竹市：國立新竹女中出版，民國93年5月)，頁53-54，日文版。中翻參考同書，頁55，譯者將日文「講堂」譯為「禮堂」，筆者認為符合當時的情境。

32 陳寶玉，〈思い出草〉，《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26。「講堂」中文版被譯為「小禮堂」。

(三)戰後逐漸成為「小禮堂」

從以上說明可見，新竹高女時期尚未出現「小禮堂」名稱，但其由來不易探究，筆者摘選新竹女中戰後畢業紀念冊現存照片等資料試作探討。先依序排列如圖12-1至12-6，再作說明。



圖12-1 莊嚴肅穆的大禮堂外貌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四屆畢冊，1952年



圖12-2 禮堂側影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五屆畢冊，1953年



圖12-3 禮堂的一角

圖12-3 禮堂的一角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七屆畢業冊，1955年



圖12-4 精神的堡壘 大禮堂前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九屆畢冊，1957年

1931年落成的新竹高女屋內體操場，於戰後至1960年代曾被稱為「大禮堂」(圖12-1、12-4、12-5)或「禮堂」(圖12-2、12-3)，仍未見「小禮堂」。從前文可知，日治時代稱之「講堂」，或也稱為「禮堂」。民國38年(1949年)出版的省立新竹女中三週年紀念特刊記載，民國35年(1946年)2月27日「修理教室(七間)及禮堂，並改築校門」。³³戰後之初仍以「禮堂」稱之，時值姜瑞鵬校長任內，可能是目前首見「修理」今日小禮堂的較早記錄。1950年代出現「大禮堂」的稱呼，視為「精神的堡壘」(圖12-1、12-4與12-5)。「精神的堡壘大禮堂」之象徵意涵，大概持續到1960年代後期(圖12-6)。1960年代時入口銜接處還保存日治時代留下的迴廊(圖12-6)，實際上有兩道迴廊，整體看來極有規模。

1950年代屢見「大禮堂」名稱，到了1960年代，由時任文書組長的韓雙慶先生所撰記新竹女中校誌，亦頻繁出現各項活動於「大禮堂」舉辦，如民國49年7月13日「本日在大禮堂舉行四十八學年度第二



圖12-5 精神的堡壘-大禮堂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十屆畢冊，1958年



圖12-6 精神堡壘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十八屆畢冊，1966年

33 〈大事記-民國34年至37年〉，《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94。來源為《省立新竹女中三週年紀念特刊》，民國38年。

學期休業典禮」；民國50年3月11日「本日在大禮堂舉行國文教學研究會」；或民國54年2月11日「本日在大禮堂舉行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輔導座談會」等。³⁴或許，戰後約二十多年間，今日的小禮堂在當時人們的心中是「大禮堂」。

1970年代新竹女中畢業紀念冊中，仍可見以「禮堂」稱呼，但仍未普遍出現「小禮堂」一詞，亦將禮堂視為學校的重要象徵。如圖13-1與相關校景並稱「心中宏巍的校門」，是竹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禮堂入口處(圖13-2，靠今日操場的那一面)比鄰球類網架，形成與操場連成廣闊一片的空間感，看來確實宏巍。此外，如竹女第十九屆1970年畢業生吳秀真提到就讀期間曾於「禮堂」聽老師精神講話。³⁵憶舊雖出自民國93年的資料，但透露1967年至1970年的在學生，於2004年前後亦稱「禮堂」而非「小禮堂」的情況。參照前文對戰後初期禮堂的說明看來，吳女士的憶舊極有可能正是反映她念書時，即1960年代後期校內對禮堂的一些印象。

到了1970年代末，今日小禮堂已給當時學生「陳舊」的感受。1979年的畢業生留下一句有趣的手寫題詞：「禮堂陳舊 我們——年輕」(圖13-3)，亦以「禮堂」稱之，對落成至此已歷經48年風霜的「禮堂」外觀已有陳舊之感。從同年照片可見，學生精神抖擻列隊行經今日小禮堂時(圖13-4，靠今藝能大樓的那一面)，仔細觀察可發現，禮堂外牆確實已顯斑駁。

34 〈大事記-民國49年至54年〉，《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98-312。

35 吳秀真，〈憶舊〉，《菁菁竹女：預祝80週年特輯》，頁55。吳女士時任新竹市教育局局長。



圖13-1 心中宏巍的校門(部分)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三十屆畢冊，1978年



圖13-2 入口處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三十屆畢冊，1978年



圖13-3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三十一屆畢冊，1979年

來源：新竹高女第六回卒業記念



圖13-4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三十一屆畢冊，1979年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1980年代末可見明確使用「小禮堂」一詞的記載。1988年竹女畢業紀念冊上出現一張班級合照有手寫題詞：「戌辰、春月、校長、小禮堂前」(如圖14)。「辰戌、春月」指民國77年春天；「校長」為民國76年到任的鍾香華校長。此為筆者目前所見戰後竹女畢冊中首度明確寫下「小禮堂」一詞的文字記錄。由此看來，1980年代以來，竹女校內或已逐漸定型並最晚在大約1988年前後確立「小禮堂」的概念與相應的稱呼。「小禮堂」的名稱大概是距今(撰稿時為民國112年)近三十五年以來，從1980年代後逐漸形成的普遍稱呼。

然而，「小禮堂」名稱似乎也可能於1960年代後期逐漸形成。1967年的畢業生，之後於1971年返回母校任教至2001年退休的劉秀茶回憶提到「學生時代的小禮堂、明德樓、天橋的紅樓以及操場邊的維也納森林都是三年高中生涯中難以忘懷的地方」。³⁶雖然劉老師畢業於1967年，較前述吳秀真女士早，可能是目前所見較早出現「小禮堂」一詞的記錄，但其出處源自2004年的資料中，很難據此斷定其反映的是劉老師讀書時代的稱呼，還是訪錄時因長期任教竹女時，已受1980年代後常用「小禮堂」一詞的影響。故筆者暫傾向如上述，1980年代以來，竹女校內已逐漸定型並最晚在約1988年前後確立「小禮堂」的概念之說法，但在此亦不排除1960年代後期逐漸形成「小禮堂」名稱的可能性。³⁷



圖14 小禮堂前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四十屆畢冊，1988年

36 劉秀茶，〈沂風情懷〉，《菁菁竹女：預祝80週年特輯》，頁59。竹女英文科退休教師，曾任校友會理事長。

37 民國60年畢業的何靜秋回憶「小禮堂參加精神講話」。但也可能如正文所述，受1980年代以來的影響。參見何靜秋，〈記憶中的趣味〉，《菁菁竹女：預祝80週年特輯》，頁61。

上述同時期任教竹女的不同校友之回憶顯示，1960年代後期以來，「禮堂」（吳女士所稱）與「小禮堂」（劉老師所稱）的稱呼，可能開始逐漸有同時並用的現象，但仍較以「禮堂」稱之。由於劉老師於竹女畢業後不久便長期任教母校，她先後在新竹女中渡過約三十七年，時間幅度從1960年代後期到20世紀初，回憶所稱「小禮堂」，或也反映從戰後到21世紀初，一個竹女人對今日小禮堂的認知變遷，即從「禮堂」逐漸轉變為稱「小禮堂」的一個例子。

1990年代後更常見「小禮堂」一詞。1994年新竹女中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中，抽樣訪談外校學生最難忘的竹女校園的建築物為：「有，就是妳們新大樓旁邊的，小小間的」，編者當即回應「小禮堂，為什麼？」，外校學生回答「因為那一棟很老式跟妳們整個很合不來」。³⁸在此以「小禮堂」回應，並透露出因1988年明德樓拆除重建為今日行政大樓後，形成的新舊對比感受。1994年的竹女特刊專訪當時在校服務已三十五年的職員夏金英提到，孟淑範校長任內(1959-1971年)有集合學生於「小禮堂」推展「精神講話」的活動。³⁹訪談也顯示1990年代使用「小禮堂」一詞，但或許仍非孟校長時代對「小禮堂」的普遍稱呼。此外，1992年竹女校刊中有篇由畢業校友，當時任教已逾十六載的音樂科李寶鈺老師撰稿篇名「小禮堂與我」，提到民國五十五年夏天

就讀竹女時第一次踏上竹女小禮堂的回憶。⁴⁰這段「小禮堂」的回憶也顯示，從1970年代起便長期待在竹女20年以上的人，對今日小禮堂的認知變遷，多有從「禮堂」或「大禮堂」轉變為「小禮堂」的情形，2015年出版的九十週年特刊也有類似例子。⁴¹

此外，1992年竹女校刊文章中，於1981年起任教竹女的校友陳淑琴則寫道，她記憶最深的「是那間舊禮堂」。⁴²與上述李寶鈺老師的記述不同的是，她並未使用「小禮堂」一詞。1970年代的畢業生，於20世紀初仍長期任教竹女的校友中，對今日小禮堂的認知可能多是陳舊的「禮堂」，而非「小禮堂」。

前述例子，有學生、職員或長期任教的校友教師之回憶。她們的回憶雖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卻反映1960年代至1990年代之間不同身分的人對今日小禮堂的認知變遷，有從「禮堂」或「大禮堂」逐漸轉變為「小禮堂」的情形。

那麼，1980年代末以來，校內出現明確使用「小禮堂」一詞的原因為何？1989年畢業紀念冊有張側拍小禮堂照片(圖15)，右前方為日治以來保存雙坡斜頂的小舍(現已不存)，可能作為器材室等用途，左後方可見當時竹女新建中正育樂中心一隅。三棟建物從右到左，構成校舍變遷景

38 訪談引見《菁菁竹女》第四期(新竹市：省立新竹女中出版，民國81年5月)，頁175。

39 夏金英，〈專訪夏金英女士——綜談五任校長〉，《菁菁竹女：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新竹市：省立新竹女中出版，民國83年10月)，頁37。原資料寫為「精神講講」活動，應該是誤字，筆者於正文中更正為「精神講話」。夏金英為幹事，應該是民國48年到校服務。

40 李寶鈺，〈小禮堂與我〉，《菁菁竹女》第四期(民國81年5月)，頁168-169。

41 如《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38中當時任職三十年的何秋英老師以「小禮堂」稱之；頁246，目前已退休國文教師也是校友陳秋園老師也稱為「小禮堂」等。

42 陳淑琴，〈竹女散記〉，《菁菁竹女》第四期(民國81年5月)，頁171。



圖15 小禮堂側面

來源：新竹女中光復後第四十一屆年冊，1989年



圖16-1 體操

來源：新竹高女第四回卒業記念

像。筆者個人的感覺是，這張照片主角雖是小禮堂，卻無意間流露的隱喻是：小禮堂仍是竹女人的精神核心，但育樂中心的實質意義也逐漸提升。中正育樂中心落成於1982年，時為孟淑範校長任內，它的啟用帶來更寬闊的室內活動場域。或許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後，因育樂中心的啟用、民國77年明德樓的拆除與新建行政大樓等校園環境的重大變化，不變的禮堂顯得小，是否使原先「大禮堂」或「禮堂」逐漸轉變成今「小禮堂」的稱呼？其用途是否亦隨之有所變化？

四、形象變遷

從前述看來，今日的小禮堂，從落成至今，各時期有不同名稱，反映其從過去到現在，形象的變遷。

(一)如母親般的講堂

1944年入學的校友陳寶玉描述，印象中新竹高女「講堂」的用途為：入學考試跳箱項

目的場地、音樂活動。⁴³她對今日小禮堂的特別情意在於，外觀「氣派堂皇」，她在講堂順利通過入學的跳箱測驗，及講堂角落放置高不可攀的直立式鋼琴，是庶民人家出身的她，練習彈琴的好場所。正規課程之外，講堂帶給她豐富的校園生活體驗。曾經的「雨天體操場」以「講堂」的姿態，作為入學測驗場地與學生自行練習樂器的地點，被視為「如母親般的講堂」。在物質環境與女性生活空間仍較有限的時空中，講堂彷彿倒映出一個日治時代女學生對母校校園生活的回憶與感激。以下沿著陳女士的回憶，以「講堂」稱之。

如母親般的新竹高女講堂，在日治時期的校園生活中扮演多樣的角色。講堂外的廣闊空間，學生可演練體操(圖16-1)，是各種室外活動的場地；遇雨則為雨天體操場。1931年12月20

⁴³ 陳寶玉，〈思い出草〉，《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九十週年特刊》，頁230。在此筆者以原使用日文之「講堂」。



圖16-2 第一回バザー

來源：竹女校史室，昭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圖16-3 第四回音樂會(四年)

來源：竹女校史室

日，講堂落成三個月多，舉辦第一屆義賣會(バザー)，則為學生手藝與裁縫課程成果的展場(詳參另篇)，親師同樂(圖16-2)。

目前未見銘刻「新竹高等女學校講堂」的匾牌，但實質上曾作為各種重要活動的集會禮堂。如1931年底在今日小禮堂舉辦的第四回音樂會，四個年級的學生在講堂內觀賞表演(圖16-3)，講台旁有臺黑色直立式鋼琴，或者就是陳寶玉女士提到的樂器。畢業同窗會也在母校講堂舉辦(圖16-4)，百餘人攜家帶眷，與昔日師友重逢，堂皇宏觀的講堂外，襯托出每個校友及其家庭對母校的感念。從1932年的照片看來(圖16-5)，其豎立在平坦草皮旁，看起來極為耀眼。1932年後的開學與畢業典禮多在講堂舉行(圖16-6)，離情依依，同時伴隨著深刻回憶。講堂還成為日治畢業生合照留影的熱門景點(圖16-7)，女學生舉止端莊，姿態高雅，與簡樸經典的講堂外觀構成一幅美麗的景致。1934年值新竹高女創校十週年，各



圖16-4 第五回同窗會記念

來源：竹女校史室



圖16-5 屋內體操場

來源：新竹高女第五回卒業記念



圖16-6 第五屆畢業生歡送會
來源：竹女校史室



圖16-7 第六屆畢業生合照
來源：新竹高女第六回卒業記念



圖16-8 十週年校慶(同窗會大會)
來源：竹女校史室

項慶祝活動於講堂開始，前文曾提及當時報刊也大幅報導。從圖16-8可見，在講堂內舉行的創校十週年的校友大會，講堂上有應屆校友會成員與師長等人，台下可見著和服的校友，兩側坐位上是觀禮的來賓。

值得注意的是，圖16-8的兩側可以看到仍放置雨天體操場中練習體操用的爬竿。原本的雨天體操場，至1931年底起，逐漸轉成兼為講堂的形象，講堂的名稱有凌駕於雨天體操場的趨勢，或者因不常雨天，多作為活動場所。1943年前後，講堂也是「華道班」(いけばな)上課場地(圖17-1)，學生端坐在看似磨石子的地板上，寬廣的空間成為學生學習部份課程的教室。

日治時代的學生對具有多功能用途的講堂印象深刻。1937年的畢業生官金菊女士便說「運動場旁的禮堂，用途可多呢！有慶祝節日時，同學們齊聚一堂，聆聽校長的訓示，雨天時則在此上體操課，平時也兼上音樂課」。⁴⁴在此可見畢業學生將講堂也稱為禮堂。從1930年代後期以來，除了仍具原本雨天體操場用途之外，也是培育學生練習體育、音樂與特殊課程的學習場地；是學校重要典禮如開學與畢業典禮等舉行儀式的場地；當校長在臺上誦唸儀式致詞，效忠國家時，它又是凝聚殖民教育的精神核心。講堂不但是在校期間最重要的活動場地，也是校友畢業後維繫情感的集散地，更是在校生離校前留念合影的熱門地點。陳寶玉女士視之為「如母親般的講堂」，它正如母親般，風雨無阻，孕育著新竹高女的學生。從入學到畢業，從團體的體操課，到

44 官金菊，〈陣陣竹風憶當年〉，《菁菁竹女：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68。



圖17-1 華道班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圖17-2

來源：光復後第三十屆畢冊，民國67年

參加音樂會，或課餘獨自在內彈琴練習，講堂的身影已深深烙印在新竹高女學生的心中。民國六十七年的講堂內仍有鋼琴(圖17-2)。悠揚琴聲的曲調也許不同，但難忘的回憶彷彿似曾相識。

(二)精神的堡壘——大禮堂

今日小禮堂於戰後到約1960年代後期時，也稱為「大禮堂」，視如「精神的堡壘」，象徵此時新竹女中之精神所在。這段時間為何以「精神堡壘」的形象樹立在當時師生的心中？「精神堡壘」具體的意涵又是什麼？戰後二十餘年間，正值省立新竹女中歷經姜瑞鵬校長(任期民國34至48年；圖17-3)與孟淑範校長(民國48至60年；圖17-4)任內，以下由此試探。

姜瑞鵬校長帶領竹女從戰後廢墟重建。民國34年姜校長奉派接收竹女，由於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轟炸新竹機場，戰火波及，多為木造校舍的校園，滿目瘡痍。畢業於民國41年的校友，曾任立法委員的溫錦蘭回憶，當時僅存



圖17-3 姜瑞鵬校長於校長室(部分)

來源：光復後第四屆畢冊，民國41



孟淑範校長

圖17-4 孟淑範校長

來源：光復後第十四屆畢冊，民國51年

辦公廳乙座，教室四間。屋頂漏水，窗戶震破暫用木板修理，百廢待興，但經費短絀，幸賴姜校長積極經營，努力恢復校園，於光復後三年，班級人數漸增至十六班共七百六十六人，修復校舍二十餘間等。⁴⁵在戰後重建，與後續校舍大樓的陸續興建落成的背景下，「大概只有升旗台及禮堂保持舊觀」。⁴⁶不難想像日治時代的禮堂因此成為戰後竹女重建期間的精神堡壘，象徵校史的承先啟後，是對恢復校園風光的一種精神寄託。

孟淑範校長(圖17-4)於民國48年7月到校服務。根據時任幹事夏金英回憶，孟校長曾任今北一女中訓導主任、彰化社教館館長等行政經歷，深富愛國情操，到任新竹女中後，常藉各種活動引導強調愛國精神。孟校長非常重視「精神教育」，特別在每週二、五課間操時，推展「精神講話」活動，於今小禮堂集合學生，由老師輪番擔任講者，給予精神鼓勵，並規定學生須將內容速記於小手冊內，此作法當時或有小怨。夏女士說：「後來許多學生告訴我，她們高中時代懷念最深的還是那一刻——小禮堂的精神『點召』」。⁴⁷孟校長「對灌輸榮譽的觀念相當重視」，從要求學生重視自己的名譽，到重視校譽，國家及社會的名譽。⁴⁸重視品德教育，期望

學生能五育兼備。⁴⁹1960年代孟校長任內，今日小禮堂曾是「精神點召」的時代軌跡，有如樹立竹女風範的「大禮堂」形象。

此外，今小禮堂外觀於戰後出現「校徽」裝飾。圖18-1為今小禮堂正立面上方的紅色圓盤綠色三竹葉的木製校徽裝飾，此為目前竹女校徽樣式。新竹高女雨天體操場落成後，日治期間並未見此木製校徽裝飾。日治時期看待小禮堂的視角，多由東南向西北，即從今日竹女正門籃球場往今藝能大樓的方向拍攝或觀看小禮堂，大概當時空曠，視野較佳，致使靠近今行政大樓的另一正立面較少見之於舊照片。不過，筆者仍從昭和十三年(1938年)新竹高女畢業生的合照中發現，作為遙遠背景的小禮堂建物正立面，確實未有此校徽裝飾(圖18-2)。目前對新竹女中百年來校徽的發展，尚缺乏相關論述，筆者於另篇探討。⁵⁰戰後小禮堂外觀出現的「校徽」裝飾，是展現有別於日治時代的竹女精神。

(三)與時推移，因應無窮的小禮堂

1992年的竹女校刊記載，音樂科李寶鈺老師描述回母校執教逾十六載，每天在小禮堂上四、五堂音樂課，「那份血濃於水的情感是無以名狀的」。小禮堂在當時平日兼作音樂教室。她又指出，此時的小禮堂是全校師生所有集會及活動的重心，「三年前經過翻修後」曾短暫作為各處室辦公室，直到行政大樓落成才又供集會使用，是「與時推移，因應無窮哪！」⁵¹李老師對小禮堂

45 溫錦蘭，〈飲水思源-緬懷姜故校長瑞麟〉，《菁菁竹女：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29。

46 官金菊，〈陣陣竹風憶當年〉，《菁菁竹女：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68。

47 夏金英，〈專訪夏金英女士-綜談五任校長〉，《菁菁竹女：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7。民國60年畢業的何靜秋也回憶到「小禮堂參加精神講話」的緊張時刻。參見何靜秋，〈記憶中的趣味〉，《菁菁竹女：預祝80週年特輯》，頁61。

48 參見《菁菁竹女：預祝80週年特輯》，頁21。

49 何靜秋，同前引文，頁61。

50 請參見何志宏，〈校徽與校旗〉，刊載於本專刊。

51 李寶鈺，〈小禮堂與我〉，《菁菁竹女》第四期(民國81年5月)，頁168-169。



圖18-1 今小禮堂校徽裝飾

來源：筆者拍攝



圖18-2 1938年合照後方小禮堂

來源：新竹高女第十一回卒業記念

的深刻感觸，反映1970年代至1990年代小禮堂的多樣用途，不但可作大型音樂教室，更與校園重要集體活動有緊密關聯。這段資料也顯示，小禮堂大約於1989年再翻修，大概與1988年起拆除明德樓，重建為今日行政大樓的工程有關聯。如前文所述，隨著中正育樂中心與行政大樓的先後落成，對比之下，難免對小禮堂有陳舊的感受。不論如何，小禮堂長期以來具有因應無窮，與時推移的形象，至少從1970年代以來逐漸深入每個竹女人的心中，如李老師般，感到其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有如血濃於水的濃烈情感。

二十一世紀初，小禮堂的形象深深印刻在校友心中，並發揮其影響力。如2010年聯合報曾報導一則「百年保健教室竹南國中盼維修」的地方文教新聞。時任苗栗縣立竹南國中校長胡玉燕，為竹女校友，她發現校內保健中心所在建物「是日據時期竹南尋常小學校禮堂，已有近百年歷史」胡校長說：「我的母校也有這種禮堂建築！」，她認為竹南國中這座據說於大正六年(1917年)興建的禮堂，「格局、空間與竹女幾乎一模一樣，讓她一見，就覺得備感親切」，之後於2009年被苗栗縣政府登錄為苗栗縣歷史建築。⁵²今日的小禮堂是1970年代就讀的校友，對校園生活的親切記憶，從而帶動維護地區歷史建築的美事，在校外也發揮其實質的影響力。

竹南國中的禮堂登錄為縣級歷史建物保存維護。那麼，在都市現代化日新月異的過程中，將近百年歷史的新竹女中小禮堂，是否登錄為文化資產？民國八十八年新竹市政府曾委託日本東京

52 參見《聯合報》竹苗新聞，2010年11月1日，B版竹苗運動版。

大學工學博士，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的黃俊銘教授進行「新竹市日治時期建築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對市內保存日治建築構造物進行全面歷史文獻調查，研究其背景、使用狀況，以評估其歷史價值及瞭解其保存維護程度，並出版成書。當時已有六十八年歷史的「新竹女中禮堂」經評估為「應列管調查」，屬於「未來歷史性建築保護運動的對象」。⁵³負責調查研究的黃俊銘教授在整體調查後提出：

歷史性建築的保存與發展，應被視為新的市民運動或是社區運動，是提高地區認同的重要工作。而對歷史性建築所催生的區域發展運動，也會是新建築的反思，所以若能重視歷史性建築的保存運動，同時也會是新建築的開展性開始。⁵⁴

此調查報告以「新竹女中禮堂」稱呼，但根據前文可知，1980年代末以來，竹女師生亦多稱之「小禮堂」。這座建物從日治以來，倖免於無情的戰火，世世代代豎立於新竹女中校園，是歷屆校友們的珍貴回憶，隨著時代演進，也成為新竹地區的歷史記憶，展現竹塹百年來地區認同與區域發展的部份面貌。因此，竹女百週年校慶之際，2023年4月，校方再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建物文化資產。

53 黃俊銘，《新竹市日治時期建築文化資產調查研究》(新竹市：新竹市文化中心出版，民88年)，頁109、110-111等。本調查研究由當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主辦。

54 黃俊銘，《新竹市日治時期建築文化資產調查研究》，頁114。頁107提出判斷建物的主要三個原則：歷史事件的反映、藝術美學的表現與學術上的原則。此外，添入新的原則如生活史的表現、歷史解釋的多樣性及地區性的原則作考量等等，為本文結語參用。

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校園景物經歷修建營繕，至今對日治時期所存竹女小禮堂的認知，亦有所變化。在新與舊之間，面對現代化校園的各項教育改革的進展中，科技城市新竹快速發展，同時在校務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歷史建物如何與現代人共存？2023年7月暑假，公共電視台新聞部節目群「我們的島」媒體人也關心這個課題。在竹女林桂鳳校長的帶領下，筆者全程陪伴節目組到校拍攝製播「小禮堂」的節目，呈現其歷史風貌。百年，從歷史的角度是時空與人事的演進，未來的小禮堂將繼續見證下一個百年竹塹的演進。

五、結語

今日的竹女「小禮堂」從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七日落成，迄今承載了近一世紀的歷史記憶，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

從歷史的發展而言，竹女小禮堂是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的校舍建物，是目前新竹女中校內保存最完整的日治建物。所謂的「新竹高等女學校講堂」是客觀存在的建築，但先以雨天體操場的型態出現，落成時也稱屋內體操場，1930年代起亦稱「講堂」或「禮堂」，在日治時期其本身便是多種意義的集合體，是可流動的觀念，如下雨天是體操場，畢業典禮時是講堂。戰後初期以來，從「禮堂」、「大禮堂」到今日「小禮堂」，也歷經變化，唯一較少明顯變化的是其簡樸典雅的外觀。這座建物的歷史，起初反映當時殖民地學校教育對體操的重視，漸成為重視儀式舉辦大型集會典禮的禮堂，或部分技藝課程場地。如今的小禮堂是跨越兩個時代的校園文化縮影，投射出不同時期的竹女人，對學校的情感。

過去是新竹高等女學校的雨天體操場，現在筆者周遭的師生稱為新竹女中小禮堂，而核定市定古蹟稱之「新竹高等女學校講堂」，反映了這個時代不同群體對這棟建物的主觀感受。歷史事實無法改變，但歷史解釋卻可能有所轉變，猶如歷史建物在今日應如何定位與稱呼的課題，如何在過去與現在之間進行妥切的認識與取得平衡，值得我們深思。

從藝術美學的表現而言，小禮堂保持著日本大正時代建築風格，帶有簡化版仿文藝復興樣式，展現日治建築美學。雖然今人已不清楚建築師與相關營繕訊息，但從本文可知，其營建應是新竹州廳經費挹注，是1926年至1931年間新竹高女校舍營建期的成果。戰後歷經戰火重建，新建物逐漸落成，校園四周高樓大廈櫛比林立之際，更襯托今日小禮堂獨具的日治建築美學，屹立不搖。

從學術上的意義而言，新竹女中校史室保存相關資料如卒業紀念冊、舊照片與校刊等文獻，透過這些較少被探究的材料，有助於認識小禮堂的沿革，同時也顯示竹塹地區的文教發展。校友們的回憶記錄，嚴格而言，或有視如「訪談文學」，可能充滿個人想像，未必是可靠史料，但不能忽略的是，這些回憶是堆疊了不同世代，不同身分別的校友，所形成的共通歷史記憶。

如何看待這座近百年建物的現代意義？它是日治時代學生心中「如母親般的講堂」，風雨無阻，孕育著新竹高女的學生。它是歷經無情戰火波及，在姜瑞鵬校長苦心經營下，成為光復後百廢待興時竹女「精神堡壘」的「大禮堂」，象徵日治至戰後，竹女校史的承先啟後，是對恢復



圖19 新竹高女揭旗式，遠處的糖廠煙囪
來源：新竹女中校史室

校園風光的一種精神寄託；它也是孟淑範校長治校時，培養學生愛國，重視榮譽的精神點召處。1960年代後期以來，到了1980年代後，小禮堂逐漸成為竹女人的稱呼。時至今日，小禮堂更與時推移，成為因應無窮的多功能禮堂。

今日，小禮堂的形象深入竹女人的心中，其意義不僅是老舊歷史建物，或地理位置上的校園景點，透過歷史的沉澱，它更可以是竹塹地區人們集體記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見證一所歷史悠久的女校的百年風華。

新竹高女創立時，四周是農田與遍地荒草，水渠附近的水牛，有時還會闖入校門，操場遠方還可遙見帝國製糖場的煙囪，瀰漫的濃煙(圖19)；如今車水馬龍，高樓林立，糖廠原址日後也成為今日新竹人最愛去的巨城百貨公司。百年來，竹女走過兩個歷史時代，小禮堂就那樣一直靜靜地豎立在校園裡，看著轉瞬即逝的滄海桑田。

結語

從專刊各篇看竹女的發展(1924至1971年)

撰稿者／何志宏（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西元1924年)四月一日，伴隨著日治時代「內臺共學」的實施，臺灣總督府內田嘉吉總督准設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新竹高女)，為今日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創校起源。同年4月25日舉行首回開校式入學典禮，開始正式上課，為新竹高女校慶日。新竹高女為四年制本科學制，每學年編制百名，招收女性，約三分之二學生以日本子弟為主，亦有臺人子弟，共歷十九屆；1929年至1940年間，因應新竹州內培育公學校師資所需，增設補習科一年制，共11屆，日治時期有超過兩千兩百多位畢業生。

新竹高女的成立，是總督府與新竹州官民，排除萬難籌設而成，新竹州知事佐藤勸稟申總督府促進認可最為關鍵，教育課堀內林平課長亦積極推動。堀內課長在創校後，代理新竹高女校長，至同年6月26日塚本清吉派令到任，其後新竹高女共歷經五任校長。

塚本清吉於1922年從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轉任臺北第一高女教諭，1924年昇任新竹高女學校長，於1924年至1935年，綜理校務十一年，是新竹高女任期最久的校長。創校後暫借新竹小學校校舍為教室與寄宿舍，1924至1925年間，歷經從開校過渡期走向奠基期。塚本校長從樹立學校的精神價值著手，校內運動團體也於此時期逐漸發展；課程多以「國民精神涵養」為目的，培養學生日後成為「良妻賢母」，反映殖民地臺灣女子教育的特色。

1926年4月3日遷校至新竹中學校原校舍，即竹女現址。1926至1931年間走向校務發展高峰期。塚本校長任內有長達近八年的時間，致力於校舍營建與整修。1926年4月後至1934年3月底，逐步整頓與修建校舍，如1931年9月7日屋內體操場(今日小禮堂)落成，強化體操教學。此外，學校規模亦有顯著的發展，學生人數逐年增加，此後受「增級陳情運動」影響，於1937年增為三班，1943年增至四班，1930年代以來的學生數大致維持300多人。1934年盛大舉辦首度創校十週年慶祝會，展現新竹高女創校十年來的蓬勃發展。1932至1935年間歷經時局變動下的發展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之擴張，師生成為戰時體制下國家動員的一份子。

1935年10月15日塚本校長退職返回東京。新竹中學校教諭美間正道昇任新竹高女第二任學校長。美間校長到任後，首先於1936年起著手營造第一棟校舍與教室間花園及水池，校園美化形成「柔和、女性化」的景觀氛圍，其影響及於戰後竹女的校園。1937年首度於「全臺灣女子中等學校庭球大會」獲得第二名，庭球(軟式網球)是新竹高女時期，較早出現的一項球類運動，時至戰後，竹女出現臺灣第一位在軟式網球與網球個人賽均贏得冠軍的女子選手。此外，隨著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臺灣戰時體制表現在經濟統制、社會動員與軍事動員等層面，美間校長任內的學校活動，多與戰時體制的動員有關聯。

1938年5月23日美間校長退職，同年5月25日，臺北二中教諭深井米次郎昇任新竹高女第三

任學校長。隨著皇民化運動的積極推進，從1938年7月起陸續透過校友會或同窗會等組織，捐納獻金皇軍與慰問遺族，在戰爭蔓延的氣氛中，顯示女校亦肩負著後援的重任。深井校長沿續美間校長對校園的美化，聘請關西范家庭園設計師，規劃日式庭園，今竹女校園留存可能的石燈。1940年2月22日，轉移租位於新竹市東勢的「新竹州農會獨身官舍」，將學生寄宿舍遷移至新竹市區，承沿至今。1940年4月6日，深井校長轉任新竹中學校第四任學校長。

善方正夫於1932年抵達臺灣後，曾於嘉義中學校、臺南第一中學校、臺中第二中學校與臺南第一高女等校服務，於1940年4月6日至1943年3月31日擔任新竹高女第四任學校長。任內除延續既有校舍整建，另有兩項建設落成，為1940年游泳池竣工啟用，與1941年豎建塚本校長胸像揭幕。善方校長到任之際，正值皇紀二千六百年，重視以昭和天皇為核心的國族認同，強調婦德仍為女子教育重心的理念。同時他因兼任皇民奉公會新竹州支部委員，促使1940年代初期的新竹高女，成為州內推助皇民化運動的重心之一。

1943年3月31日善方校長轉任臺南第一高女第九任校長，折戶傳吉接任新竹高女第五任學校長，他也是新竹高女時期最後一任日籍校長。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節節失利，1943年底美軍開始空襲臺灣，受戰火波及校舍幾近燒失破壞，折戶校長於戰爭期多方應急，如於中壢、新埔、竹東、竹南四處設置分離教室，收容安置學生，在滿目瘡痍中慘澹經營。

光復後，1945年11月16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委派姜瑞鵬接任校長。從1945年的竹女《接收名冊》可知，同年11月27日，在新竹高女校內正式移交接收，姜校長為接收委員，新竹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郭紹宗等人，列席見證。1945年12月1日正式開學，此日為今日新竹女中校慶日由來，12月6日奉令正名為「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革新校務，正式推行新學制，分為初中部與高中部。竹女校史至此歷經兩個歷史時代的交替。

1945年至1959年，出身新竹北埔望族的姜瑞鵬，成為戰後新竹女中的校長，他也是竹女校史中首位臺籍校長。姜校長接收竹女之初，因校園受戰火波及，滿目瘡痍，校舍殘破不堪，百廢待興，然經費短絀，因陋就簡，勉強開課。1946年12月以來，姜校長積極籌畫校舍復建，除請示教育廳爭取中央撥款補助，復籲請地方協力，其間幾經挫折，數遭困難，從1946年的《樂捐名冊》可見，終賴羣策羣力，至1954年卒獲竣工。1955年，又奉令增設疏散分部於北埔，當時得地方人士之協助，借用北埔初中校址增設分部於北埔，設初、高中各一班，此時本校初中十二班、高中部六班，共達二十班之最高額。1953年創立之北埔初中首任校長姜炫達，為姜校長之姪。1956年時以時局漸定，復因往返不便，北埔分部遂撤回本校。1956年，教育部指定新竹縣為「免試升學實驗區」，初中統歸縣辦，本校次第結束初中部班次。自光復至1956年，計高中七屆，初中十屆，校務蒸蒸日上。1958年，變更校名，正式定名為「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1959年7月，姜校長調職，改派孟淑範女士接任校長。

姜瑞鵬校長治校長達十四年，傳承日治以來的校史沿革，並從戰後廢墟中重建本校。他勉勵學生須重視為人處事的仁義道德，與養成理性判斷的精神，讓戰後的竹女逐漸呈現煥然一新的轉變，也在新竹地區的文教發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他是帶領新竹女中走過兩個歷史時代的關鍵人物，也象徵日治時代以來，新竹地方士紳推動戰後新竹地區文教發展的力量。

1959年7月31日，臺灣省政府派孟淑範接任本校校長，為竹女校史上首位女校長。孟淑範校長治校，相當重視「民族精神教育」，深體時艱，激發青年愛國觀念，嚴格實施軍訓，期收文武合一的教育實效，曾於每週二、五課間操時間，推廣「精神演講」活動，藉以灌輸學生榮譽的觀念，重視個人名譽，更要重視學校的名譽，並推廣及於社會與國家的名譽。此外，加強科學學習，注重品德陶冶，鍛鍊學生體能，提高合作精神。

孟校長廣續校內各項建設，如民國49年度第一棟校舍明德樓完成，51至53年度陸續完成新建校舍或改修，共教室十間，辦公室兩間，並定期檢修或翻新老舊校舍，同年度亦向臺灣省教育建設基金會申請貸款，籌建近代化圖書館一棟。此外，孟校長格外重視科學教育，如改修實驗室，以教育廳專款與美援經費，擴大實驗室面積，增添理化儀器與顯微鏡等所需用具，提升科學教育品質。民國53年度，於今育樂中心位置興建教職員宿舍，解決教職員住宿問題，使其安心工作；54年度亦收購學生宿舍房地(今竹市公園路)，期使遠程學生能穩定就學。

孟淑範校長在竹女十二年，辦學首重品德涵養，以培育愛國愛鄉土的青年，且致力提升女性科學教育的品質。對校舍與教學設備之擴充，承先啟後，使竹女歷經戰後重建下，穩定成長，推進校務之進展，在孟校長任內，學校已增至每年級各十七班，全校共五十一班級的大型高級中學。1971年4月，孟校長調任臺南女中。

1950年代的竹女校史，呈現多樣的面相。此時運動風氣非常興盛，在強國必先強種的口號之下，體育課項目有各種球類運動，游泳、跳高、標槍、鐵餅等，體育校隊更是屢創佳績，戰後竹女培育不少體育人才，如專刊論及的許淑貞、劉玉蘭與劉慕沙等人。同時，從對1950年代竹女的獎懲登記表的分析可見，在當時威權體制的時代下，透過比賽、「政治測驗」與宣傳，實行對身體的規訓，讓單調重複的愛國教育能夠持續，這也為前述孟校長所重視的精神教育。從《竹女連環保結》的探討中顯示，在戡亂時期，檢肅匪諜的背景中，校園裡瀰漫特殊的時代氛圍，呈現戰後初期新竹女中的發展與大時代的交互脈動。

1960年代的竹女校史，有新的進展。首先是校舍出現新建物，如前所述於孟校長任內1961年度起陸續增建明德樓、至善樓落成(第三棟已拆)，至1968新民樓落成(第二棟已拆)。此外，1969年創刊省立新竹女中《學生作文選集》第一集，從1974年第6期起改名《竹女文選》，至1989年改名《菁菁竹女》，迄今(113年)已有55年，超過半世紀的歷史。文藝創作與理工科學教育，都於1960年代起逐步提升，有相當顯著亮眼的表現。

總體看來，這段時期竹女的校史發展，有兩點值得深思：一、以日治時代的校史而言，過去長久以來，較為忽略竹女日治時期的校長與校史。《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後，臺灣逐漸建立中等階段的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其中與新竹高女同樣於1924年創設者為：嘉義中學校、基隆高等女學校、高雄高等女學校與附設於臺南商業補習學校一年制女子專修科的今日國立家齊高中，共五所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相較於這四所學校，竹塹地區自清領時期文風鼎盛，但女子教育自日治時代新竹高女創設，成為新竹州(約今日桃竹苗地區)唯一的高等女校，係竹塹地區女子教育發展之重要里程碑，竹女日治時期的校史，仍值得持

續探究。二、以校長的定位而言：新竹高女首任校長塚本清吉的事蹟，少見列於當代所著傳記，而戰後省立新竹女中校長姜瑞鵬之事蹟，牽涉日治後期至戰後初期，新竹士紳與地方社會之發展，但今未有姜校長故居留念，甚為可惜。未來若能持續深化對這兩位「首任」校長的研究，有助於更提升竹女校史在社會上的能見度，並給予這兩位歷史人物應有的校史定位。

本專刊各篇涵蓋涉及竹女校史之範圍，大致到孟淑範校長任內之1960年代為止。有關新竹女中歷屆校長任期與校名沿革，如結語表1所示。後續竹女校史的精采篇章，期待後人之繼續探究。

表1 新竹女中歷屆校長任期與校名沿革(1924年——2024年)

屆任	校長	任期 西元(年)	校名沿革
(1)	堀內林平 (代理)	1924.4-1924.6	1924.4.1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創建
1	塚本清吉	1924-1935	1924-1945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2	美岡正道	1935-1938	
3	深井米次郎	1938-1940	
4	善方正夫	1940-1943	
5	折戶傳吉	1943-1945	
戰後			
6	姜瑞鵬	1945-1959	1945-1958 臺灣省立新竹女子中學; 1958改名： 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7	孟淑範	1959-1971	1958-2000 臺灣省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8	沈雅利	1971-1985	
9	王雁彬	1985-1987	
10	鍾香華	1987-1997	
11	陳健鏘	1997-2003	2000-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12	張瑞欽(代理)	2003.2-2004.2	
13	周朝松	2004-2013.2	
14	吳原榮(代理)	2013.2-7	
15	呂淑美	2013.8-2021.7	
16	林桂鳳	2021.8-	

註：以上共17任校長(含代理)。

附錄



National Hsinchu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附錄1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職員一覽表(1924-1945年)

整理者／何志宏 (國立新竹女中專任教師兼組長)

氏名	職稱	任教	本籍	就職時間(西元)	退職時間(西元)
塚本清吉	學校長	修身、歷史	鳥取	1924.6.26	1935.10.15
堀内林平	代理學校長	修身	長野	1924.4.1	1924.6.26
出洲ミヤ	教諭	國語	岩手	1924.4.11	1928.5.15
林 懋	教諭	英語		1924.8.15	1932.9.1
飯田リフ	教諭	音樂、作法	福岡	1924.9.24	1928.8.17
齋藤カセ	囑託	裁縫	香川	1924.4.11	1931.3.1
崎山用喬	囑託	地理	廣島	1924.4.22	1924.8.19
本多教雄	囑託	數學	東京	1924.4.22	1924.8.19
原田龜善	囑託	音樂	宮崎	1924.4.22	1924.10.4
猿渡甚喜	囑託	理科	熊本	1924.4.22	1924.4.15
鹿住陟倫	囑託	體操	新潟	1924.4.22	1925.5.30
福永マスエ	囑託	體操	熊本	1924.4.22	1925.5.30
吉田兼造	囑託	歷史	福井	1924.4.22	1926.4.15
南條博明	囑託	圖畫	山形	1924.4.22	1927.3.30
徳重彪一	書記		鹿兒島	1924.4.5	1944
藤井三平	雇		佐賀	1924.4.22	1943.4.1
郭榮波	雇		新竹	1924.4.12	1928.1.6
連煥明	醫務囑託		新竹	1924.4.22	1935.3.31
神田莞爾	醫務囑託		埼玉	1924.9.19	1925.4.25
田島秀	教諭	家事、裁縫	高知	1925.3.28	1927.4.9
前藤信雄	教諭	國語	新潟	1925.4.1	1928.9.26
山崎カヨ	教諭	理科	福岡	1925.4.1	1931
江頭乙治	教諭	體操	佐賀	1925.5.18	1941.12.18
榎本茂	醫務囑託		静岡	1925.3.17	1926.6.28
柴田信太郎	教諭	數學	兵庫	1926.4.1	1932.3.31
津田勝野	教諭	作法、裁縫、手藝	福井	1926.4.1	1945
中村菊平	教諭	歷史、地理	山口	1926.9.6	1940.3.15
津波古靜	囑託	體操、習字	沖繩	1926.4.6	1927.3.30
乙咩嘉門	醫務囑託		大分	1926.6.30	1927
香山靜郎	教諭	英語	兵庫	1927.3.31	1928.9.16
安田光夫	教諭	國語	鳥取	1927.3.31	1945
辻イチ	教諭	體操	福岡	1927.3.31	1927
下宮芳枝	教諭	家事	廣島	1927.3.31	1936
谷喜一	教諭	圖畫、歷史	徳島	1927.4.1	1937.3.31
西田登美	囑託	作法、習字、裁縫	福井	1927.4.1	1928.2.2
高平イチ	囑託?		福岡		1928.3.31
安田光夫	教諭	國語	鳥取	1927.3.31	1945
大原節枝	囑託/教諭		鹿兒島	1929	1931.3.31
高丸靈教	教諭	國語	廣島	1928.8.11	1940.4.1
太田慶一	教諭	化學	岐阜	1927.4.1、1931.4.1	1930.3.31、1940.5.30
本池董	教諭	英・修	鳥取	1928.9.25	1945
田中八千代	囑託	體操	群馬	1928.4.1	1929.3.23
趙秉乾	雇		新竹	1928.4.1	1937.7.31
龜山相次	教諭	國語	岡山	1929.4.1	1934.5.10

氏名	職稱	任教	本籍	就職時間(西元)	退職時間(西元)
坪田久恵	教諭		福井	1929.4.1	1930.3.30
吉森ウタコ	教諭		廣島	1929.3.31	1933.9.30
鮫島菊	囑託	作法、裁縫	鹿兒島	1929.4.8	1945
八田知恵子	教諭	音樂	神奈川	1930.3.31	1939.10.30
可富美恵	囑託		鹿兒島	1931.3.31	1935
富田富美恵	囑託	體操	鹿兒島	1931.3.31	1939.10.30
國友カヨ	教諭		福岡	1932.3.31	1932.8.30
熊谷堯雄	教諭		宮城	1932.3.31	1934
二反田益美	囑託	農學	鹿兒島	1932	1936.2.1
久保毅	教諭		長崎	1932.3.31	1933
渡邊松二郎	教諭	英語	新潟	1932.9.1	1941.11.14
杉山茂	教諭	地理、歴史	静岡	1932.6.30	1944
櫻井清香	囑託		茨城	1933.3.31	1938.4.1
相原堯雄	教諭		宮城	1934.3.31	1940.4.1
山本豐子	囑託	國語	香川	1934.6.17	1944
楳原堯雄	教諭		宮城	1935.4.1	1940.4.1
小川一	教諭		福岡	1935.3.31	1938.10.31
衣笠勝	醫務囑託		京都	1935.5.1	1944
美間正道	學校長	博物	山口	1935.10.16	1938.5.23
小島道衛	教諭	數學、理科	香川	1936.4.30	1945
三島利正	教諭	理科？圖畫	鹿兒島	1937.4.1	1941.3.31
大久保みさを	教諭		長崎	1937.4.1	1938
深井米次郎	學校長	博物	香川	1938.5.24	1940.4.6
木村教雄	教諭			1938	1941
後藤清人	書記	書記	熊本	1938.4.1	1941.1.29
井上きみよ	囑託		群馬	1938.4.1	1940.3.31
永井ふみ	囑託	數學、理科	宮崎	1938.9.7	1941
鄭建炫	雇/囑託		新竹	1938.4.1	1940.7.15
松尾壽治	教諭			1939.4.1	1939
下間ふく榮	教諭	家事	奈良	1939.3.31	1941
鈴木晃	教諭	國語	兵庫	1939.3.31	1945
平山繁夫	教諭		大分	1939.4.1	1940.3.31
大久保操	教諭		長崎		1939.3.31
平田勝江	囑託		新潟	1939.3.31	1941.4.7
藤井キクエ	囑託	花道	佐賀	1939.1.27	1941.3.31
内馬場なか	囑託	茶道	宮城	1939.1.27	1944.3.31
鈴木テト	囑託	琴道	千葉	1939.1.27	1940.3.31
小豆澤利之助	囑託	音樂	島根	1939.12.12	1945
鈴木テイ	囑託	梨	千葉	1939.1.27	1944
松末壽治	兼公學校訓導		鳥取	1939	1939
善方正夫	學校長	修身	福島	1940.4.6	1943.3.31
久志助賢	教諭	修身、英語	東京	1940.4.2	1945
山中正夫	教諭	理科	東京	1940.5.29	1944
丸山茂樹	教諭	數學	長野	1940.4.1	1943.3.31
廣瀬智恵子	教諭	裁縫、手藝	岩手	1940.3.31	1943.3.31

氏名	職稱	任教	本籍	就職時間(西元)	退職時間(西元)
本池久子	囑託	手藝	鳥取	1940.4.6	1945
谷向蘭英	囑託	醫務	新竹	1940.11.14	
古澤伸世	教諭	地・歴	香川	1940.4.1	1945
三村元朗	囑託	作業	千葉	1940.9.3	1941.12.16
楊火俊	雇		新竹	1940.8.1	1942
高一龍藏	書記		熊本	1941.1.29	1941.7.30
井上辰雄	書記		宮崎	1941.7.31	1945
高木勇	教諭	作業	熊本	1941.11.20	1945
林田信幸	教諭	工・國	熊本	1941.9.17	1944
内野すみ	囑託	裁縫	佐賀	1941.4.5	1941
藏元敏子	囑託	雑刀	鹿兒島	1941.3.31	1942.5.25
林田信幸	教諭		熊本	1942	1944
遠藤敏一	教諭	體育	福島	1942.1.17	1944
三角茂助	囑託	弓	福岡	1942.5.8	
大野尚代	看護婦		佐賀	1942.7.15	
折戸傳吉	學校長	修身	大阪	1943.4.1	1945
池野一郎	教諭	體操		1943.4.1	1944
森田文子	教諭	國語	熊本	1943.3.31	1945
江口恒子	教諭	家事		1943.4.1	1944
阿部ヨシ子	囑託	雑刀	宮城	1943.3.31	1944
大村武	囑託			1943.4.1	1944
加藤知子	囑託	家政		1943.4.1	1944
黄石齡	雇			1943.4.1	1944
岡平吾	囑託?		愛媛		1940.6.25
村田六郎	醫務囑託		高知		1940.12.15
梅沢ハル	醫務囑託		埼玉		1942.4.10
岸田芳枝	囑託?		廣島		1937.3.31
羽鳥貞子	囑託?	家事	群馬	1943.3.31	
木村道	雇員	看護婦	熊本	1940.11.14	
加藤彦市	雇員		島根	1943.5.15	
林氏雪芳	囑託	家政		1944?	1945
高村夏樹	囑託	商業		1944	1945
富永一郎	囑託	物象	廣島		1945
吉田美知子	教諭	手藝			1945
阿部島布	教諭	生物			1945
本園勳	教諭	數・國	鹿兒島		1945
上羽龍雄	教諭	數・國	京都		1945
蔡氏淑	雇兼囑託	事務補助	新竹		1945
陳乞生	小使				1945
林吳氏珠	小使				1945
金丸寿子					
村田龍雄					

附錄2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學校長簡歷表(1924-1945年)

整理者／何志宏

日治校長	1.塚本清吉
本校任期	1924-1935年
本籍	日本鳥取縣東伯郡由良町
生卒年	1880-1938年
學歷	1906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地理歷史學部畢業
在日簡歷	1901年任鳥取縣西伯郡御來屋尋常小學校訓導；1906年任高知縣立第二中學教諭； 1907年任鳥取縣由良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兼校長；1909年(或1907年)任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教諭
在臺簡歷	1922年臺北第一高女教頭、1924年任新竹高女學校長
日治校長	2.美間正道
本校任期	1935-1938年
本籍	日本山口縣豐浦郡黑井村
生卒年	1887年-?
學歷	1912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博物學部畢業
在日簡歷	1916年(或1912年)赴任臺灣
在臺簡歷	1916年任臺北中學校生徒監；1922年任新竹中學校教諭 1935年任新竹高女學校長；1938年任臺北第二高女校長
日治校長	3.深井米次郎
本校任期	1938-1940年
本籍	日本香川縣高松市族籠町
生卒年	1893-1983年
學歷	1918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博物學部畢業
在日簡歷	1918年任愛知縣一宮高女教諭；1919年任福島縣立盤城中學教諭；1920年任廣島縣尾道高女教諭
在臺簡歷	1922年任臺南師範學校教諭；1927年任臺南二中教諭； 1935年任臺北二中教諭；1938年任新竹高女學校長；1940年任新竹中學校學校長
日治校長	4.善方正夫
本校任期	1940-1943年
本籍	日本福島縣岩瀨郡長沼町
生卒年	1891年-?
學歷	1919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第二學部畢業
在日簡歷	1913年任福島縣大關尋常小學校訓導；1919年任島根縣立女子師範學校教諭；1920年任島根縣立今市高等女學校教諭；1921年任鳥取縣立米子中學校教諭；1922年岡山縣立第二中學校教諭；1923年任栃木縣立大田原高等女學校教諭； 1925年任福島縣立白河高等女學校；1926年任新潟市立高等女學校；1931年任新潟縣立卷中學校教諭
在臺簡歷	1932年任嘉義中學校教諭；1934年任臺南第一中學校教諭；1937年任臺中第二中學校學校長； 1940年任新竹高女學校長；1943年任臺南第一高女學校長
日治校長	5.折戶傳吉
本校任期	1943-1945年
本籍	日本京都府興謝郡伊根村
生卒年	1893-1990年
學歷	1915年京都師範學校畢業、文檢合格
在日簡歷	1915-1927年日本各地小學校擔任訓導，之後擔任京都府實業補習學校助教諭兼學校長
在臺簡歷	1927年任臺北二師與臺北一師等校教諭；1932年任臺北一師附屬公學校主事； 1932年任教科書調查會委員、教員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 1941年任初等教育制度審議委員會臨時委員、國民學校教育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 1943年任新竹高女學校長

附錄3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以降省立新竹女中《樂捐名冊》芳名錄(1946年)

整理者／何志宏

序號	樂捐者芳名	學生	台幣(元)	備註
1	林春秀		20,000	
2	徐榮鑑		20,000	
3	姜瑞鵬		20,000	
4	鴻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篤志	15,000	
5	徐慶旺		10,000	
6	姜振驥		10,000	
7	姜阿新		10,000	
8	呂志滿		10,000	
9	黃恭士		10,000	
10	黃興生		10,000	
11	周敏益		10,000	
12	吳結		10,000	
13	臺灣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篤志	10,000	
14	竹東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篤志	10,000	
15	姜瑞金		6,000	
16	何禮棟		6,000	
17	姜崇燾		5,000	
18	彭禮崇		5,000	
19	郭開成		5,000	
20	林日輝		5,000	
21	黃瑞發		5,000	
22	黃維生		5,000	
23	謝進德		5,000	
24	邱雲賜		5,000	
25	劉石郎		5,000	
26	戴吳獅		5,000	
27	鄭雅軒		5,000	
28	鄭劍華		5,000	
29	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篤志	5,000	
30	新竹書局	篤志	5,000	
31	羅仁里		4,000	
32	曾新旺		4,000	
33	彭達基		3,000	
34	劉興枋		3,000	

序號	樂捐者芳名	學生	台幣(元)	備註
35	張伴池		3,000	
36	謝火明		3,000	
37	羅紹恭		3,000	
38	彭成運		3,000	
39	羅慶坤		3,000	
40	盧清水		3,000	
41	李茂庸		3,000	
42	林水樹		3,000	
43	陳明清		3,000	
44	蔡清標		3,000	
45	鄭作衡		3,000	
46	姜瑞昌	篤志	3,000	
47	蘇廷清	篤志	3,000	
48	雅雅書局	篤志	3,000	
49	黃金穗		2,000	
50	陳增獄		2,000	
51	吳金柚		2,000	
52	朱新在		2,000	
53	羅享標		2,000	
54	詹煥奎		2,000	
55	姜陳甜		2,000	
56	郭福興		2,000	
57	何乾亮		2,000	
58	彭達洲		2,000	
59	宋枝發		2,000	
60	黃煥智		2,000	
61	黃坤陞		2,000	
62	吳金木		2,000	
63	方石福		2,000	
64	林運相		2,000	
65	曾安勤		2,000	
66	鄧秀振		2,000	
67	林錦盛		2,000	
68	陳乞食		2,000	

註：原資料「台幣」金額改為數字，序號另加，餘同。

世紀竹女 御風翱翔

國立新竹女中百年校史文物專刊

發行人	林桂鳳 校長
作者	何志宏 林春蘭 周愛文 張瑞芳 楊雅峻 劉麗卿 劉曜璋 顏郁婷 (按姓氏筆畫排列)
特別感謝	財團法人新竹市文化基金會補助出版經費 翁沛沛 贊助
主編	何志宏
編輯校稿	陳玉蟬 陳佳華 陳宥任
封面設計	卓敬棠
美編印製	天晴文化事業
出版者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地址	300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270號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
I S B N	978-626-7540-02-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

世紀竹女·御風翱翔——國立新竹女中百年校史文物專刊。—新竹市：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2024.11

304冊；21.5×30.5公分

ISBN 978-626-7540-02-2(精裝)

LCST: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2.CST: 歷史

524.833/112 113012711

